

聯副文叢
34

沉 雪

第十九屆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評審獎

李晶、李盈著

遺忘的一種形式

——關於《沉雪》

李晶

城市每天都在建設中，走在街上，或者站在窗前，會見到那些民工，民工身邊，有沙堆、混凝土，還有磚瓦。磚瓦是淺紅色的，棱角齊整，和我記憶中的沒有什麼兩樣。而那些民工，他們幹活時的大響動，打逗的鬧聲，常令我分神。我常想，我曾經和他們是一樣的，一樣的。曾經，我也像他們那樣子，搬磚弄瓦，搶鍬使鎬，整整幹過七年。

後來寫過一個散文，叫《不羈的聲魂》，表達自己心懷中一股濃郁情緒，是很悵惘，很傷感的。那時我好像才突然間發覺，青春消失無跡。不論當初有過怎樣的喧嚷，怎樣的掙扎，今日全都傾入一派汪洋的大水之中，全都剩成一片無言的寂寞。而記憶裡，似乎只存留著一條漆黑漆黑的地平線。偶爾，當意識稍事停歇時，那條地平線就要晃蕩。在它其上，空

曠的天裡，跑滿聲音，聲音像大面積的飛瀑，淋灑我的全身——在好多的靜夜裡，我聽著這些音響，這些聲魂，又看見沖騰不息的荒火，數不清的泥腳板兒，當然還有那夾風打旋兒的大雪，它們像海浪一樣，在靜夜中層層飛過……

我做了夢。夢見十七歲的我，獨自在黑龍江邊上狂跑著，也是在夜晚；而現在的我，竟在她後面苦苦地追，追不上，因為她跨起長長的兩條腿，忽然高到我的上面去，翻越了一座橫過來的山峰……很奇怪的夢，醒來後，久久詫異，難忘夢境裡那個年少的我，那樣矯捷、勇敢、飄逸，完全是一個陌生的別人。

我慨嘆，確是物質不滅呵！說來鏽跡斑斑，飄零無痕的東西，其實永遠是塵泥在世，又在心的。

所以，尼采就說，事物的價值有時不在於一個人獲得了什麼，而在於一個人為它付出了多少代價——它要走了我們多少……七年，要算生命史中一個比較短暫的過程，但是因其勞動的強度，而帶來意志的強度，情感的強度，由此而鑄成個人生命史中最大的高潮期，由此，那記憶也成為最強烈的一頁——最強烈的記憶，像一重創傷。

在文學裡，最有一種命定的力量，促使我，把什麼都停下來，要好好地投入一件事，必須得完成它，不管多難，不管成功與否，我都得做。可怎樣做呢？卻不知道。開始是有點兒撞頭。人與事，汨汨而來，欲寫已忘言。我不要再簡單地復原過去，不要那些擇不清的細節。

可情緒擋在那裡，非常礙事。一種莫名的哀感，長痛不已，徹骨透髓——我受不了。李盈時常過來幫我。她的敘述全面，準確，並且凝練。她修正了我好多的「偽記憶」，尤其從心理方向上，她給我以有力的把握，那是形而上的，必不可少。

但是，那種真正創作狀態的冷靜與孤寂，我好久都沒有找到。我知道，必得把隨身的那個沉重的行囊摘掉。必得從心緒上，從血肉裡，剝離自己。

悶悶地看了很多書，嘗試形式上、技術上的努力，發現不行。我沒有那種本領，或者，那種本領不適合《沉雪》。是不自然，不自由，充滿華麗的操作性——都撕掉，開始學電腦。同時開始改視角，就讓「我」來直接表達。直接表達，容易犯嘮叨，容易矯情。重看勃朗蒂，普魯斯特，還有安妮·弗蘭克等等。覺得一種樸素的誠懇，實在是藝術的大乘。

又看帕斯捷爾納克，很入迷，久久地默視他的肖像。一雙多麼人性，多麼深湛的大眼睛，一定是鐵灰色的。他在終於寫罷《齊瓦哥醫生》之後，在一封信裡說，「聽從命運的盲目擺布，我有幸充分表現了自己，既表現了我們已經習慣於犧牲的東西，也表現了我們所具有的最好的東西，作為一個藝術家，我沒有被扼殺掉，也沒有被踐踏死。」隨後，在一首詩裡，他又寫道：「創作的目的，是將自己獻給大家」——這是一句多好、多坦誠的詩呵！

我感動，大悟。我發現，相比形式上的百般的考慮，意志的頑韌，精神的純粹，才是創作至為重要的。而假若我，一定要以「我」來寫，那麼無非是，盡心。

以前一些東西，大概僅是用腦子寫下的。《沉雪》的完成，卻是實實在在的靠了盡心。一個人，門窗緊閉，疏於見人見世，坐在電腦前，感到一種奇特的亮度。記憶變成舞台，語言，在上面跳舞……

這時的盡心卻顯得難了，因為我一直企圖制住傾吐，而進入思味——思味存在，思味歷史。想盡可能地「在過去的時間中認識現實」（昆德拉語）——我為自己設下的一個莫大的難度，正在於：如何能夠達到真實。

我反覆想，在人類經驗中，究竟什麼才是無可置疑的真實呢？唯有個人的知覺。這才是屬於想像之母的，是來自生命本身的，真相的東西。

從作者言，我和李盈是溶成一個人，可是在生活裡，其實相差很大。那時候，她姿態上是超越的、冒險的，我則看著她，看著自己，心中難過，「成天價哭哭啼啼」，覺得天塌了，暗無天日。她的鎮靜，我的驚惶，她的忍耐，我的衰弱，完全是像兩個家庭中的孩子。雖然常常我們間存在著奇怪的「通感」，以及各樣的不可言傳的共同信號。我常覺得，我們的同種，其實只是在生物學上的。我們的知覺，絕對是屬於各自的，單數的。具體在創作中，既是要忠於它，又要想像它，化合它。這當然很不易。

經過了很多的想，很多的不易，現在，孫小嬰總算是從書裡面跑了出來。她的稚拙，懼怕，她的憂愁，以及她的無可救藥的耽於落後的心理，佯裝強者的情態，小說是盡可能真實

地「復原」。我們覺得，這是「真實」。

——她的逃脫別無選擇——她並不是真的憑藉力量，而是憑藉了她的脆弱來支配著生命的。那麼，這支配能是怎樣的？而舒迪，她的性格限定也只能如此那般著，也是一種「真實」。

處在無理性的年代，整整一代人，大規模地被改造，大家盲目地在霧中行走，可怕的無意義，可怕的耗損，其中，該有很多東西，是值得揭示和思味的。但願《沉雪》有所努力。

一直覺得，卡夫卡那一對碩大的招風耳是藝術家最傑出的器官。這器官，不少大師都有，比如昆德拉。而昆德拉的高處，尤在於他對時間的刻意的計較，以及對於人自身奧秘的刻意的探究。像好多的好作家一樣，昆德拉也是情願花費大量的精力，來「尋找失去的現在」。而他，又如此輕淡地告訴我們，「回憶，不是對遺忘的否定。回憶是遺忘的一種形式。」

我想到，《沉雪》雖然耗費了我們很多，最終，它也不過是如此。

三十年，彈指揮間，「知青」這個字眼，舉世掂量。作為一樁個案——時間的，文學的個案，《沉雪》無論如何是要被刻入公衆的記憶中了。這事現在想想，實在是有些可怕。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得獎感言〉

人，無論怎樣地擁有生活，仍沒辦法征服生命中的孤獨感，從一種意義上說，人的這一弱項也可以叫做詩感。當我們步入文學，這詩感會耀出奇特的光亮。光亮之下，那個辛辛苦苦至的寫作過程呈現出美，呈現出人生無盡的懸念與萬千況味。處在甚囂塵上、日趨斑斕的世紀之末，這樣來提及文學，提及寫作，只能是出於痴愚。可是，這使我們深愛，以至痴愚的東西，確是能夠回報快樂的。

在遙遠的寶島，沉雪之河靜靜流淌，通過了一次考試，從而得到一個陌生的「寫處」，接踵而來的，將是充分地釋懷，去見更大的世面，去吸收更多的聲音。

我們待在天津衛和北京城，期待著恭聽這些聲音，無論是嘆賞的、或是討厭的，皆以為貴；誠心希望它們能夠無所遺漏地傳應過來。

衷心感謝聯合報副刊的編輯以及評審委員會的諸位專家學者。

——李晶、李盈向你們遙致深深的敬意！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八日於北京馬神廟

我們冷靜地在生活中進行這種對照，恰恰就是因為，
我們目前的現狀就是冷漠和遺忘。

——馬塞爾·普魯斯特

0

她獨自站在麥田上，陽光無所不在地照耀著。

她非常懼怕太陽。那是一隻火球，一隻非人間的液態火球。它高懸在頭頂，彷彿一枚巨大的徽章，被上蒼牢牢釘住，無限的光芒向她身上投射。她無處躲藏，身前是紛亂的麥穗尖刺的麥芒，一派金焰的天地裡，一切都像是在燃燒。熱灼的風暴從四面八方圍襲過來，愈逼愈近，許多東西正在被點燃——麥秸、青草、人的汗毛和肌膚。空氣中流竄著鹹腥的糊味兒。

小時候蹲在大陽底下，看鄰居男孩握一隻放大鏡燒螞蚱。螞蚱由綠變黑，千瘡百孔地蜷成一隻酥脆的蟲乾兒，在放大鏡底下冒出藍色的煙。現在是她罩在放大鏡下面了，放大鏡是整個天空，她在變成又小又脆的蟲乾兒，藍煙一縷一縷地在眼前繚繞。陽光已不再是陽光，而是噴霧般的辣椒面。她感到憋氣，喉嚨裡面在噙血，血的鮮腥湧入鼻腔，想到心臟周圍許多脆弱的組織在膨脹——膨脹的結果，是呼一聲爆裂嗎？

那輪火球發青發黑了，像一隻怪獸擰猛可怖的頭。天地卻更加燦爛，以一派恢宏氣勢環繞這顆怪獸的頭渾渾運轉。

眼睛炙疼，用力閉上，感覺一道細細的汁液黏重地落下來。不是汗，汗早就乾涸了，早將焦脆的頭髮硬巴巴地貼在耳邊。是淚，淚像一道細細的汁液。這來自生命的最軟弱又最頑強，最無用又最安慰的東西，一滴跟著一滴，灑向麥子，灑向土地，沒有聲響，沒有色澤。

她想，人並非是最寶貴的，人原是和草芥一樣渺小的，卻不像草芥那樣自然安恬——人是充滿痛覺的可憐蟲。但是，人卻有一個大大的目標，活著，要創造奇蹟，無論何樣的奇蹟，都可以造出來。所以，重要的不是收穫，而是怎樣收穫。（收割機閒置不用，是因為）鐮刀雖小，可以打敗機器，可以匯成汪洋大海，打一場人民戰爭；人在戰爭中經受洗禮，變得意志如鋼——她不知道，一再地體會渺小，對她的損害有多大，只是一味地感到，那些昂揚的精神太龐大太重，自己這麼薄弱，要將其承受過來，哪怕只很少一點，也會被壓死，因此她只能視之為與自己絕對無緣的東西。這樣一來就抵觸了，抵觸到強烈，竟從那集體性的豪邁之中感覺到入骨的疼痛。

微頭徹尾的曝曬，多像生命被點燃的過程——生命，將於燃燒中完結，這是怎樣的一種輝煌？身體熔成一個通體燦爛卻不知其名的東西，在飛舞的光焰中，猶如金剛一般耀眼，乾柴一般顫縮，最後化爲一縷煙氣，揮發於空……

這麼想真夠絕望，可又怎能不絕望？此刻，她被單獨釘在一塊孤島般的麥地裡，除了忍受現眼示眾的莫大恥辱，不會再有任何前途。指導員臨離開時回頭掃她兩眼，習慣地向空中揮舞鐮刀，厲聲說道，孫小嬰，你原地留下——抓緊，你抓緊！

抓緊。我一直在抓緊，你看不見？！我一直抓緊，一直磕磕絆絆瘋割瘋趕，末了還是落後、落後。這落後的結果，是拼盡全力換來的……你看不見。

落後，落後是什麼？是消極怠惰，笨拙脆弱，還是那個再怎樣賣力也別想改變的生就的姿態？

人聲鼎沸的場面忽然消逝掉，一切皆被炎熱與遺忘吞沒。耳畔總是自己一個人的聲音，彷彿偌大的世界只由自己一人獨占著。然而，哪裡會有真的遺忘，真的獨占？時刻感覺到那個集體，方陣般的集體，像一支沸騰的吞了火藥的大軍，正在東面百米遠的地方酣戰著，看得見那邊的天空泛著一派赫赫紅光。卑縮的心感到那個世界遙不可及，不安地想，那個時刻就要到了——他們就要班師回朝了，她和她的孤島麥地，將成爲他們勝利的視野中一枚突然扎入的釘子，現場批判會很現成地開起來，她像白骨精顯形一般的好看……

她對著金光繚繞的世界發愣，茫然望前方，前方總是麥海，無邊無沿的麥海，即使到了下輩子，也割不完。

她切齒地想：陽光是一種殘害，收割是一種殘害，而我永遠永遠，都是最後一個！

但是……什麼東西忽然一躍一躍……長了腳似地向這邊靠攏？

——初看像一隻紙船，紙船金黃色，貼著麥梢兒最上一層，無聲地飄浮過來。近了，看清是一頂草帽。草帽破著沿兒，歪斜地扣著，草帽底下一張臉——他，挑著一副水桶。

會有人挑水過來，這令她吃驚。她不讓這吃驚顯露出來，默默地蹲在桶邊，一口一吹地喝個沒夠。一邊留意他是個傷員，左手大約割了重傷，繃帶吊到夾板上，平搭胸前。等候她喝水，他腳步悠閒地在一旁溜達，眼睛不住地四外望。

她十分羨慕，想，做個傷員多好啊，做個傷員就可以像貴族似的了。

她一向怕喝燙水，越怕就越喝得慢。發覺自己在被觀看——有什麼好看的？

覺得我慘嗎，我這張被汗水蟄腫的臉？慘像一隻被開水燙過的西紅柿？

知道嗎，這是一張見不得太陽的臉，往常它蒼白如紙，一經日曬，面皮就要淌出血來。

——沒辦法，天生的，我自己沒辦法。

被她嚴肅地迎視，他把眼睛挪開了。她卻突然有了一個重要的發現，更加灼灼地盯住他。他的臉方形，棕色，在草帽底下默默地靜著。強烈陽光被帽沿兒接住，篩下來一圈細密有致的光斑，使那張臉罩在一圈陰涼中，顯出一種優越的朦朧。

她望著他——不是他，是草帽。那一圈陰涼將她有力地勾住，心中掀起一陣神經質的猛跳——把草帽給我……給我吧給我吧！

——這渴求他不會想到。草帽被那隻好手摘下來，一翻一翻在臉側擱汗，臉的線條由生分轉為柔和，眼睛裡邊有內容地閃光。

我可以幫你——他說。聲音不真。

她沒理會他，轉過身去紮麥捆。騎著的麥棵整個用膝蓋壓住，糾起兩頭的腰子扭擰一處，擰緊，死勁擰緊。手指又被麥桿兒劃破，麥捆上瀝出鮮血——捆紮像一個表演，她努力而又吃力。腦袋裡面控制著，別去想那個東西。但是，心中為何會如此難過？

人需要陰影，如同需要水——此刻深深悟到這一點，不能得到那頂草帽，竟然覺得比喝水之前更為乾渴。

……那一片小小的陰涼，那一頂破了沿兒的草帽……她喃喃地念叨著，幾乎落下淚來。摺下麥捆，起身拾鐮刀，卻發現，鐮刀直插在地裡，那頂草帽，正悠悠地挑在刀柄上！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它確實就在那兒。像一隻乖巧的生物，安閒搖掛著，靜靜嗅著麥地的氣息。她忘掉一切地奔過去，將草帽抓手裡，想也沒想就扣到頭上。

太陽一下子縮小了，一下子往後退了。那麼輕微的涼爽，那麼巨大的舒坦。周圍的一切全都變得柔和起來。帽沿兒上細碎的光斑溫靜地亮著，再也不扎眼睛，無數麥芒摩擦著頭圍，再也戳不到臉皮——呵，多美。她閉緊眼睛，貪饞地大喘一口氣。

遮護僅是片刻的事。她忽然感到不安——像是一個捉弄，或者一次遺忘，她在想。

決斷地將草帽摘下，高揚在手裡，朝著那個快要隱沒的身影猝然喊道：喂，你的草帽！她把自己的舉動鎮住，而自己的叫喊掀起來的回聲尤其令人驚異。她不知道自己為何要這樣超越本意——急步追上去，站下，將草帽扔到他腳前的麥茬地上。

他返回來了，又走掉。

獨臂挑擔的身影在一顛一晃地遠去。她盯著那片方扇形的後背。

他的工作服撕破了口子，肩頭一片亮肉裸在陽光裡。看不見的風吹拂著他，他經過的地帶麥子分開又合攏，草帽遮住他的頭飄浮在麥海中……那圓圓的金黃色的邊輪，在視野中輕輕轉著，化爲一隻移走的船，一粒消逝的金點……

陽光依舊，依舊鞭打如火，依舊發黑發白。瘋狂的毒焰掀捲著嗜血的威風。東面的地界響起一串尖利的哨音，燦燦的光芒裡剪出芸芸人影，麥浪裏挾中，人群像被風吹鼓了的線團，蠕蠕地滾動過來。

她呆怔著臉，一再地回味那片小小的陰涼——一個算不得什麼的小經歷，一瞬間微如滴露的感受，卻同現實截然地分離開。那刻不想承認的，此時已經推拒不走；還原著那分感動，暗暗發覺，心靈間，最空缺、最遙遠、又最敏銳的部分，驟然間明朗了。

眼裡一陣痠痛，看身前的麥穗麥桿全數昏花起來。緩緩將頭抬起，紫色的臉孔仰向天空——哦，我是要什麼？

是要烏雲，烏雲，我要烏雲——灰濛濛、陰沉沉的烏雲。我要它們；要它們遮蔽我的天空，我的身體，我整個的身體！

——好多年過去，她就這樣又見到年少的自己——

那年春天，一個陰沉欲雨的傍晚，解放牌大卡車跑了好長的路，將我送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某部，一個團直屬磚瓦廠。

磚瓦廠與公路相銜，一條碎磚與煤灰鋪就的走車道，將左右兩旁殘雪覆蓋著的荒草灘切割開來。一根約莫兩丈長的粗鐵棍，將車道橫攔住了，作成這裡簡便卻重要的門欄。

卡車在鐵棍前煞住。司機伸出來一隻大手橫過我臉前，砰的一聲，爲我撞開身邊的車門——還暈嗎？閨女，看看你的家到啦！

司機的大粗嗓門很震耳朵。我勉強應一聲，抬起臉，感到凌厲的寒風從車外直撲過來。將身上的棉大衣裹緊，拔腿出去，一腳踏到北國堅硬的凍土地上。

還未到漆黑的夜時，天地是幽暗的，以一種原始的荒曠迎候我。荒曠造出來的驚駭迅速掃除視覺上的昏聩，我好像那個得到七色花的女孩，撕掉一片藍色花瓣，一念咒語，立刻孤零零來到冰冷的北極。

這裡當然並非真正的北極，我看見的，是像模型一般四面鋪陳著的圖景：窩頭形的寂寥的山崗，深褐色的矮而凋零的叢林，黑渾渾的一直通向地平線的荒野。荒野一角，擠著一個朦朧的村屯，彷彿幾隻青灰色的大鳥巢堆臥一起；泥草覆蓋的屋頂上，白色的煙兒不斷地被風颳散；不怕冷的豬和狗在高大的柴垛前邊走來走去。村屯的西頭，列著兩排磚房，輪廓稍顯齊整，房前搭著幾件色澤相同的衣裳，大約是集體宿舍。宿舍過去百米處，影影綽綽地立著連環形的棚架和方窯，想必是幹活兒的場所了。這場所，陰灰之中挺舉出來一管極爲粗壯的煙囪，直指蒼黯的天空，不禁使我想起古代的巨型戰炮。

戰炮高而長的筒管上，豎著刷下來一行紅字標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心底厲害地抖一下，覺得茫茫天地間，這行紅字氣勢格外莊嚴。

司機幫我從垮斗上卸下來衣箱，隨後啞啞一聲上好了擋板，一雙大手對著搓一搓，他朝我呵呵一笑：行啦，閨女，我得趕回團部，你就站這道口上，先甬動彈，一會兒準有人接你進去。說完，他鑽進駕駛樓，車頭嘎地後撤一下，再向前，轟轟地消失了。

我獨自站在磚瓦廠的路口，連同我的兩隻衣箱，因爲一路上持續的暈車，渾身上下虛乏之極。愣愣地望著眼前的一切，是如此生疏，又如此沉靜，像是一副罩在千年長夜中的神秘的巨畫。

家和城市，似乎是上一輩子的生活。

從地理課本上，我已經提前了解，我將來到中國雞形版圖的冠首之地，將站到地球北緯49度，東經130度的位置上，所處方圓數千里的界域，均為多年來江河沖積而成的原態荒原區。我覺得荒原的風一無阻擋地橫吹過來，耳際間竄著喂兒喂兒的鳴響。一股森冷的氣氛擁裏我，令我感到四面八方隱藏著無可預知的內容。

有人推著一隻雙輪車從磚房那裡走出來，向我這裡拐了。是個女生，短短的頭髮，腳步捷快，雙輪車空著車斗，軋軋軋著路面咯咯沙沙一通響。

她把車子停在橫攔的鐵棍前面，人邁出一個跳高的剪式步跨越過來。這個活潑的動作並未使她現出笑容，有些浮腫的臉上布滿操勞的神色。

她認真看著我，問：你叫孫小嬰？

我點一點頭，朝她微笑。她把眼睛射向箱子，同時將手伸過來扣住我的手，緊緊一握，說，我叫林沂蒙，連長分配你上我們班。

在完全不習慣中，我感到她的手又乾又硬力氣大得出奇。

箱子越過粗鐵棍搭到雙輪車車斗裡，林沂蒙在前頭推著車子引領我。我們一言不發，朝那排磚房走去。我注意到，她身上褪了色的綠工作服和腳下的綠球鞋上，都沾著厚厚的泥跡，還發覺，她的步態舉止中，始終有一種奇怪的匆忙。箱子撞著車斗的鐵皮鏗鏗直響。

默默聽著，一顆心禁不住劇烈地悸跳。

——我知道，一種生活，一種從未經歷，也從未想像過的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同外邊相比，磚房裡頭是暖和的。走廊一米多寬，地上遺著些豬狗的糞便，兩個未上玻璃的窗洞透著光亮和風，幾間宿舍的門口砌著方大的磚爐子，爐口上坐著冒熱氣的臉盆及茶缸。穿過兩扇門，到了我該住進的宿舍門口。林沂蒙貓腰將車把摺下，讓我打開衣箱取出被褥來，搬入屋子裡面去。她則將衣箱再向前推，說是要集中到另外的「箱子間」去。

宿舍裡，撲面一股潮膩膩的肥皂味兒，地面十分的泥濘。幾個女生正一字排開，站在一塊長木板搭就的臉盆架前，嘩嘩啦啦地洗著。見到我抱著一大卷鋪蓋走進來，她們都有些生奇。這個錯開毛巾點點頭，那個抓著肥皂楞一楞，相互間議論幾聲，並未停止稀哩嘩啦的洗。

距她們身後兩尺多遠，是一面共同的大炕。炕上一塊緊挨著一塊，鋪列開幾床乾淨被褥。我拿眼睛數了數，七床。

林沂蒙很快轉回來了。她脫下鞋子上炕，高高站在那兒，頭抵著矮屋頂，跟大家說：這是新來咱班的戰友：孫小嬰——大家擠擠，先給她騰塊兒地方，回來再叫排長調宿舍。說完，她哈下腰，從頭一床被褥開始，一寸一寸地為我挪空兒。

我看到屋裡每人的鋪位因此全都窄了些，心裡不由得有些不安。懷著這不安，把自己的被褥解開，鋪好——一邊挨著林沂蒙，一邊挨著一扇小窗子，擠在牆角裡，是最合適的。

牆面不可亂掛，一些零用品全都壓到枕頭底下，枕頭套裡，拿換洗的衣裳來當枕芯兒。這時注意到牆上貼著兩條綠紙墨字：「做一顆革命火種，點燃這片沉睡的土地」；「埋骨何須故土，永做扎根大樹」。

詩一樣的誓言，令人不由得激動，激動地想，這就是歌子裡邊總唱的革命大熔爐，我加入進來了，成爲普通一兵；今後的生活，將會怎樣的高昂、激越；怎樣的新鮮、動人，充滿了一種詩的味道……

我下了炕，想到該去箱子間，取過來自己的洗漱用具，再打上一盆水，和大家站到一塊兒去，洗。

正要出門，一個女生從外頭闖進來。她小巧玲瓏的個子，面孔上奇怪地布著一層怒氣，兩隻眼睛直截地盯著我看，好像早就和我認識似的。她忽然高揚起鳥兒一般清亮的尖聲，很不客氣地斥責我：儂是啥麼人？儂有啥麼了不起？儂剛剛來就想欺負人呀？儂快去抬開，快去抬開！

我沒聽懂。她又把手指著我，再嚷一遍。我才明白了：她是不滿意我把箱子壓到了她的箱子上面。我很緊張，卻不敢說話，快步隨她過去。來到箱子間才發現，已經沒有第二個地方可以放置我的箱子。假如一定要抬開，只能將我的箱子抬出門外，摺到過道去。

我努力使自己友好地笑著，說，你來幫幫我，先抬外邊去，好嗎？

很遺憾，她誤會了我，以爲我要爲難她，要使她難堪，因此不僅不打算幫我，還變本加厲又叫喊起來：儂有啥麼了不起？儂從啥麼地方來？睜一睜，似啥麼箱子呦……喊，古董，老古董！

我面紅耳赤，無言以對。古董，這個字眼太叫我討厭了，叫我一下子想起自己不光榮的出身，想起傷痕累累的家。

兩隻箱子是父親當年回國時帶來的。一隻是寬大厚實的褐色牛皮箱；一隻是沉重堅固的黑色鐵皮箱。這種箱子如今只能招人側目。決意隻身到兵團來時，家裡可供打點行裝的東西一件沒有了。媽媽拿不出買新箱子的錢，只好到父親的學校去，跟軍宣隊頭頭說，把紅衛兵抄去的箱子騰兩隻，女兒要去上山下鄉了，是去反修前哨。這才有的箱子。現在看看箱子間裡，大都是模樣相仿的棕色木板箱。好多上面印著紅太陽，或者紅語錄。我的箱子夾在其中，確實顯得老舊咯眼。古董——人家這樣說它們，其實是在貶損我，我很清楚地感到這貶損，頃刻之間，心中滿是辛酸與自卑。

我自知不具備對付的力量，只有紅著面孔逃出箱子間。正看見林沂蒙走過來。我低著聲音慫屈地說：我的箱子沒地方放，壓了她的。

林沂蒙站住腳，簡潔說：讓她克服一下，先就這樣。這時我發覺，在林沂蒙身後，一扇扇宿舍門相繼推開，一張張陌生面孔閃了出來，走廊幾乎擠滿。

我覺得，全世界的目光都讓我一個人領受了。

解決的辦法，還是我的箱子挪進過道。同時又有另外兩人順勢將自己的箱子也挪出來，與我的列爲一排。聽見她們議論：早就該這樣，爲個內務評比，讓這麼多箱子羅一塊擠疙瘩，取點兒東西麻煩死啦！

林沂蒙不知從哪兒找到兩塊草簾子，板著面孔給幾隻箱子苦出來一律的面貌。我不禁暗喘一口氣。然而情緒上，仍難以平靜。

宿舍裡已經沒人在洗了。臉盆架濕漉漉的空下來。幾個人都坐到自己鋪位上，看書的寫信的或者一針一線地縫衣裳。林沂蒙蹲在靠門的炕洞口前，埋頭往裡邊添木頭。一種充滿內容的安靜，令我困窘難受。背對她們，獨自站盆架前洗臉，洗得又慢又小心，沒個完了，因爲我在悄悄落淚。傷心地落下來一串眼淚，不敢發聲，使勁按著毛巾洗眼睛。箱子風波也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可是它發生在我最易受傷的時刻，那突然的跋扈計較的尖聲，狠狠掃蕩了我的心情。

我不知道，那個不相識的上海人，她是一時的惱火失態，還是一貫的作風。我不會記恨她。可我因此卻強烈意識到，一種無可救藥的孤單，甚至至於從洗臉的聲響裡都能夠聽出零落可憐無所依傍的滋味。

我是有過一些訓練的。曾因日記被別人盜去並遭展覽，繼而是鬥爭。一些紅衛兵同學把課桌搬走，椅子擺做一圈，讓我坐中間朝著大家，將日記裡最隱秘的奇思異想逐句地念出來。那種聽憑他人恥笑、質問、譏諷的怪笑，可怕地折磨我。從小我是一個既膽怯又愛哭的孩子，那次的厄運，其極大的傷痛性，過後是伴著滂沱的眼淚浸入於心。

這一回，事情雖小，效果卻相同。在來磚瓦廠的頭一夜裡，待到周圍一片沉沉睡聲時，我不再限制自己，讓自己哭了個夠。雖是蒙在被子裡悶聲來哭，依然覺得舒展。

我了解自己不是一個十分合群的人，這是從小就明顯的了。從小我便少有一種共同性的歡樂，似乎集體的生活對於我是從天性裡邊就遭排斥的——我懼怕集體，懼怕他人，也不知道是爲什麼。

出生三個月時，我被送進全托制的保育院，在那裡，一直長到六歲上學。期間每逢周日乘兒童車回家半天，傍晚返回保育院。所以，直到上小學以前，始終覺得家陌生得很，不認識爸爸媽媽，老是管他們叫老師阿姨。因爲一向在我眼中常見的，除了老師阿姨就是小朋友。這情形直至脫離保育院上完小學一年級才得以改變。

但是，小朋友們相處多年，並不記得有誰會喜歡跟我玩兒，在他們眼裡，我自來就是個別和孤僻的怪物。

然而，怎麼會是自來就個別孤僻呢？也許，個別和孤僻是老師撒給我的種子——以前我

總是這麼以爲。

那個保育院在當時，規模以及名氣在全市都是第一流的，因此規矩也是極多，每一條都嚴格不苟。解釋不清的是，我常常出問題。

我們總在周日回家前的一大清早，將衣裳脫淨了，在盥洗室排好隊，等待阿姨一個一個地給洗澡，洗罷，換上一律的乾淨院服，去乘兒童車。這天輪到我洗時，阿姨忽然張著兩隻滿是皂沫的大手從澡盆邊驚跳開。她高聲叫，啊呀，你們看，你們看，澡盆裡頭是什麼？！幾個阿姨都跑過來，伸頭看我身下的澡盆，我也低頭看。一條細細的白色的軟體動物——是活的！它在我的腳趾邊盤來繞去，像條蚯蚓似的伸展開——這是我身體中的嗎？它是怎樣爬出來的？

我在阿姨們的驚呼之中，尖噙著大哭，用大哭來抵抗心中的懼怕。我那赤條條的小身體站在水中無依無靠地打著抖顫。誰也不肯過來抱走我，我只有水淋淋地自己趴住澡盆邊兒往外爬。

另一次事情出在午後喝奶時。爲了曬下午的太陽，我們的小桌椅被安排在外面的葡萄架底下。奶很燙，喝時都聽阿姨話，不要出一點聲音。誰知正悶頭慢慢地喝著，突然一條大豆蟲從葡萄架上掉下來，恰巧掉到我的碗裡，燙奶濺到我的臉上，我哇地哭起來。阿姨依舊一點兒不哄我，惱著面孔將我拽起，大步拎向臥室去，門一關，她走掉了，任憑我在裡面獨自乾哭個夠。

類似的倒楣事情不止這兩件，統統是打擊我，令我對阿姨抱著一種極度的反感，對各樣的規矩也懷了深深的牴觸，而最妙的，是我開始了獨處。可能，這就是個別的開始。

我不被別人喜歡，自己同自己玩。這麼發展情況當然不好，也許是因爲寂寞的緣故，我時常控制不住地想做違反規矩的事情。比如吃飯時自言自語出聲音，做手工時把老師發到小桌上的膠泥坨糊到椅子背兒上，或將剛剛疊好的紙船拆成片兒。老師斥責我，餓過我的飯，閉過我的課。又好幾次罰我單獨在臥室中靜坐。然後，一次天大的「罪行」終於發生，它從根兒上懲治了我。

——這天夜裡十二點鐘的打鈴撒尿我竟敢不起來。這是很多制度中很重要的一項。鈴聲炸雷般響起，都從睡夢裡驚醒，實在是大難受。但所有的孩子都聽話，紛紛從床上爬起來，在走廊中撞來撞去地奔廁所。這一次，我記得自己忽然生出一個想法，我可以躺得像片樹葉似的，蒙頭蓋好了被子，阿姨過來不會發現我還在床上，我不必像那麼多的孩子一樣，揉著眼睛擠在樓梯上的廁所前排隊——我就這麼做了，阿姨真的沒發現我，我一點兒沒動彈，睡了一個美美的長覺。轉天早上，正要起床時，忽然被阿姨拽了起來。阿姨一臉凶相，大聲提醒我：你尿床了！

是的，我尿床了，尿了老大一圈兒，以至於周周圍圍充滿騷氣。

我的小褥子晾到院子裡，我站到褥子跟前，陪著它晾，一直陪到尿跡被太陽曬乾。足足一個上午的時間，我供大家參觀認識。我先是站著的，後來蹲著，再後來坐到了地上，眼淚不知落了多少。

——此後的我，精神上，好像再沒振作起來。開始怕了。怕像一種毒藥，使我的神經日益畏縮。我膽怯，怕人，極不愛講話，心裡層次卻開始繁多，而且秘密，敏感，敏感得讓我自己都苦惱。

……腦袋伸出被窩，看見身邊的灰牆像岩石一般冷硬，上面綴著點點冰花，冰花砒霜似的閃著雪光。耳邊有種種睡聲、磨牙聲，這些聲音告訴我，今後絕不可以隨心所欲。龐大的集體向我擺出的面孔，是無比冷峻的。

想想我煞費苦心，遷徙遠行，脫離開鬥爭過自己的同學，隻身投到一個嶄新的環境裡。可是，一不小心，先把人家招惹了，立刻遭到兜頭一擊。這以後，將是什麼樣的命運在等著我呢？淒惶的心中完全沒了底，隱隱感到，一個討厭的影子，魔鬼似的緊緊相追我。

2

我聽見哨聲，在窗前房後穿越著響，一陣緊似一陣，彷彿有無數根細長的針在空中橫飛。隨即是雞叫，一隻，又一隻，比賽似的使勁兒往高處啼，好像在追趕那尖利的哨音，狗被招惹起來了，相當粗野地狂吠，遠遠近近亂紛紛響作一片。

睜開眼睛，感覺晨光十分扎眼，片刻內恢復知覺，才看清那並非晨光，而是低矮的屋頂上一隻無罩的燈泡白濛濛地照著。

身邊的林沂蒙已經穿好棉衣半跪在炕上，呼呼地疊被子，她順手推我一把，說：出操哨，趕快出去集合！我應一聲，立刻坐起，抖擻地把毛衣套到頭上。同屋的人都在穿著蹬著。她們的面孔帶著遲滯，大都眯著眼睛，動作卻飛快。沒人說話，只有緊張的悉悉擦擦聲。

幾分鐘後，宿舍前面站好兩列面影不清的隊伍。我貼到隊尾，隨著一個連著一個快速轉

臉的人頭報數：「三十五！」

——我是第三十五個。剛剛意識到這一點，腳下便騰騰地跟著跑起來。

是春寒料峭的時節，是在北國的凍土地上跑。昨天發給我的新棉烏拉，鞋底比穿過的鞋要厚實一些，依然覺得地面梆硬震腳。冰冷的夜氣凍在身上，臉感到風如刀割，呼吸很是艱苦。然而不停地跑，不停地跑，還要高呼口號。

沉悶的腳步踏著寂寥的大地，最後的昏黑漸次散開，絕遠的空中，有一道銀灰的光亮正向四外擴展。宿舍、草棚、方窯、高大的煙囪，所有靜物的輪廓，逐一地清晰出來；煙囪直刺的天幕裡，低懸著兩顆銀釘似的白星，正一點點地變虛幻，像是什麼人的靈魂，蕭索地隱匿掉。

「一、二、三——四！」前面傳來粗豪的口號聲，緊接著一片重喊——另一支男生的隊伍從斜叉裡跑了過來。

男生的隊伍比我們的顯得雄壯，他們從我們身邊跑過，腳步故意踏得很響，像坦克車似的橫衝過去。看不清他們的面孔，只覺得他們個個頭髮蓬亂，臉面烏塗。幾人土黃色棉衣的後背布面撕開了，裸露出機器砸著的一條條棉花，顯得襤褸，許多人攔腰扎道粗麻繩。

我感到跑不動了，心臟突突地亂蹦，像要從喉嚨裡飛跳出來，眼前一陣陣發黑。堅持

著，大口喘氣，感到自己的臉憋得像紅布娃娃了。只想掉隊，只想跌倒。

——真不明白為何要這樣沒完地跑，好像要跑到世界盡頭去。我想到今後的每一個凌晨，想到無休止的日日月月……

出操結束，我蹲在地上，雙手掩著臉，像一條剛剛脫水的魚那樣大口地喘氣，半天站不起來。林沂蒙站在旁邊等我，問：你怎麼啦？她拽我的衣領，俯身看著我，驚訝地叫，呵，你的臉紫青紫青的，真嚇人，這說明你平時太缺少鍛鍊啦！

我只想窩著喘個夠，不在乎她說什麼。

回宿舍時林沂蒙一直數叨我：你這樣可不行啊，白天還要幹活兒呢，你不知道幹活兒是什麼樣子，你必須增強體力！

林沂蒙說得對，我們主要的任務是幹活兒，幹各種各樣與製磚製瓦有關的活兒。頭一天是挖排水溝。那些草棚要晾曬濕的磚坯，兩側必須疏通積水。林沂蒙推來一車鐵鍬，每人先選走一把，都是帶了記號的，剩一把新的留給我。握住鍬把比一比，看它和我個頭差不多高。林沂蒙招呼一個本地姑娘，說：小金子，你跟孫小嬰去挖一號棚。

我和小金子從坯棚南側的中心位置開始，一個朝東，一個朝西，一鍬一鍬地挖溝。很快就覺得吃力了。鍬把是新砍下來的禿樹桿兒，握著刺手，鍬頭上沒有開口，使起來厚敦敦的蹬不上勁兒，一會兒的功夫，鍬頭就黏一個沉甸甸的大泥坨子。揀根兒荆條不斷地刮，進度

便慢極了。看看身後的小金子，人家挖過去好大一截兒了。

眼睛望前方，面對著的荒原空闊無比，它從根本上吞噬著我的精神。荒原袒露無遺，以侵占一切的趨勢向外延展，未曾見過的景物全部真實如鐵，我好像站在了北極圈的永凍土上。我想，大概，人類首次從洞穴裡出來，就是在這樣又荒又凍的土地上開始耕種的。因為剛剛燒過荒火，黑漆漆的荒原上沒有一株樹，甚至連一叢高些的茅草也沒有，煙熏火燎的焦枯色給荒原一派混沌之氣。

荒原如此地逼近我，令我感到面對著的是一派洶湧浩蕩的黑色大海，一種可怕的壓迫力和震駭力全面地灌注下來，心裡沒有一點兒承受的準備。也許，我寧願見到密密匝匝荆棘叢生的草野，也不願見到這般蒼茫的焦土。面對它們，外界的荒涼與內心的荒涼糾合一起，形成打擊，令我想到滿目瘡痍的戰場，天災人禍的劫難……

我正在荒原闊大的胸膛上開掘一條細紋般的小溝，這於整個荒原無關痛癢，可我已筋疲力盡。並非我不知努力，事實上我已經相當拚命了。越是拚命越是顯出笨拙。胃裡一陣一陣發酸，想那早飯真是難吃，玉米麵的發糕鹽放少了，就著土豆湯往下嚥，怎能不胃酸呢？

一陣哨聲響，是叫人休息一會兒，小金子走過來，看了看我可憐的「戰績」，晃晃腦袋說：歇會兒吧。說著她貓腰鑽進坯棚，鋪開一卷苦坯子的葦簾，招呼我和她坐上去。

困頓地坐在坯棚裡，想打瞌睡，又不敢。寒風嗚嗚地勁吹過來，攜帶著荒原上焚燒的氣

味，天是鋼灰色的，大團大團邊輪破碎的雲朵在眼前飛馳，坯棚四外透著天，因此什麼都遮擋不住。

小金子突然就唱起歌來。原來她是個鮮族人，她的歌子全是用鮮語來唱。我聽不懂，但我能體味出內容的蒼涼與哀傷，感到悱惻動人。她已經忘記我，只一味地面向曠野，雙手抱住膝頭一路噱唱下去，黑紅的臉膛上布滿簡單的快樂。

聽著她的歌聲，眼望莽莽荒野，我憂慮地想，這大荒野總該在什麼地方有個完結，完結之後的地界該是何種樣子的？

……是否，「廣闊天地」，就是這樣的，荒僻蒼茫，無邊無涯，什麼也沒有，哪怕走上七天七夜也不會走到盡頭？（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為上山下鄉的革命口號）

……「廣闊天地」，應該叫我想翅膀，想到飛翔，可是，飛翔的目標，在哪兒呢？人，是這樣的小，包括我們的連隊，我們的營地；「大有作為」，我們的作為能是怎樣的？顯然我得糾正自己，我的憂慮很成問題，可是，我不知道，怎樣想才合適。

我總相信，感覺比之覺悟是要快得多，就像光比聲音要快得多一樣。我發覺，荒原給我的壓抑感，在頭一天就深入於心，烙成一道沉黯的永遠也抹不掉的底色。

就這樣我加入到了身邊的隊伍裡，以虛弱的體力，憂慮的情緒，困惑的心。聽著手推車裡躺著的鐵鍬和十字鎬不斷地敲打車幫，我在想，也許此後一生都要這麼排著隊往前走。

我看清，負苦像空氣一樣鋪天蓋地，存在於每一個白天黑夜裡。我不知道別樣的生活能是什麼樣的，卻深感現在的生活令人鬱悶，心猶如一葉逆行的小舟，同整個的隊伍難以相合。但儘管如此，仍不斷催促自己，跟上，跟上……

在頭一天上工的路上，我緊隨推著車子的林沂蒙在前邊走，聽到身後有人在竊竊地議論我，說我走路樣子特別——她怎麼走路的，怎麼那麼文啞？我聽清了最後那個字眼是平聲的「文」，而不是仄聲的「穩」，辨得出那種議論的口氣絕非是讚賞，心中十分驚扭。

——什麼叫「文」？我怎麼「文」啦？

仔細琢磨自己走路的样子，在左右沒人時，藏到坯棚緊裡邊，自己走給自己看。發覺確是有點兒不大方，甚至於還帶著微微側頭的痴呆狀。我想，以前自己一直是有走路看小人書的毛病——是這毛病影響的我嗎？一定是因為長期的走路看小人書，使我走路的姿勢「文」了起來。我不想顯得個別，偷偷在坯棚裡自己給自己做糾正，又時時細心觀察別人都怎樣走路。

這天，我在小金子面前拿出一種新姿勢，走給她看，問她，我這麼走，行麼？

她莫名其妙，大笑不止。我沒得著答案，心中憋悶。以後越發的沒了信心，凡集體性上打工，只要不嚴格排隊，我絕不主動往前走。

原來，像挖溝這樣的活兒，在這裡算最輕的一種，很難攤得上。一般情況下，都是集體

作業。現在是乍暖還寒的春季，瓦廠是室內活兒，軋瓦機開著，磚廠露天作業，氣溫低，機器停著，活兒都是預備性的。二排是女生排，主要幹些磚廠開工前的預備活兒。運沙子，挖水溝，修棚倒架……每項勞動都極其漫長，感覺不到時間的界限。

而所有的活兒幹起來，大家總是顯出一種比賽的氣氛，似乎為著一種集體榮譽感，人人早都養成「力爭上游」的習慣，表現出一種可怕的力量，一種不可理解的急驟的狂熱。似乎幹活兒本身足以使人著迷，使人產生近乎瘋癲的拚勁兒。而這拚勁兒背後是否具有意義，事實上已被忽略掉了。

相比大家，我太缺少完備的意志，心裡老是擰著疙瘩，從根本上不願意接受這樣的生計，這就必然會障礙忍耐力，難免使我常為一種明顯的差距而苦惱——無論幹什麼活兒，我準是一個殘兵敗將；總抵除不了心中的畏怯與羞愧，總感覺在這個集體中抬不起頭來，而所有的活兒對於我，全都變作一種懲罰，一種傷害，以至使我從生理上都產生厭惡。

又是尖利的哨聲響過，我們領受了一項緊急任務：林沂蒙帶著我們七人，要在半天裡把二號窯內剛剛燒好的兩萬塊紅磚搶抱出來。連長說，這是我連燒出的質量最好的一窯磚，必須高度重視，好鋼用在刀刃上！大家一上來就幹得極猛。一趟趟上跳板，鑽方窯。跳板是單行，女生推不了大獨輪車，只用雙手抱磚，一長溜兒直碼到下巴頰那兒。從跳板上一步一

踏下來，把磚抱到窯地上，碼成堡壘似的垛子。

人人都變得嚴峻了，人人都如鐵人一般強硬，燥熱的磚灰撲灌全身，滿面棕紅色。我手薄力小，像別人那樣把磚碼到下巴頰我做不到，每趟都要比別人少抱幾塊。儘管如此，上跳板時仍然笨拙害怕，老是擔心會掉下去，再鼓勇氣還是下意識地前後看著，跳板上，時刻有別人，我踩上去不敢快走，幾乎是半步半步挪蹭。

心裡萬分緊張，一再叮囑自己不要踩空不要踩空，踩空了你就全完啦……在每一趟回走的間隙得以空手，大口地喘氣，盡量延長些微的時間來緩一緩勁兒，但稍微怠慢了，背後就嘖嘖地震響，別人的大腳步急追過來，像要踩到頭頂上。

我的節奏與衆人不相符，明擺著我老耽擱大家，使大家的衝天幹勁受到不應有的妨礙。看得出別人對我的忍耐，心裡頭又急又慌。但越是這樣，腳下越是亂顫不休。

榜樣的力量是驚人的。我看見林沂蒙像個男生那樣大步流星地來去。她和另一個女生兩個人比著幹，磚比所有人都抱得多，不是碼成單行，而是碼成方塊田字，她們大步走在跳板上，一躍一跳地帶著沖力。她們的工作服後面濕出深黑色的汗圈兒，臉上掛滿汗溜子。她們使我從心裡震驚，卻知道學不來，怎麼拚命也學不來。

然而明白，跟不上大家，必須得想辦法。

情急之中我乾脆鑽在窯裡不出來，只爲別人羅碼磚行。竟沒有人說我，都默默認可著，

噔噔地奔進磚窯，接走我碼好的磚行，好像這多少減少了一道工序。

可我錯了。磚窯裡太不好受，磚灰瀰漫得十分厲害，沒有辦法躲藏，鼻孔裡，眼睛耳朵裡，哪兒哪兒都灌滿磚灰，喉嚨裡嗆得辣腥腥的，呼吸艱難，卻一絲一毫不得間歇，總是轉體九十度，一百八十度，貓腰，再貓腰，沒有人換我，手指頭磨得要破，腦袋天旋地轉，忽然指甲又被厲害地擠撞一下，整個心臟都疼起來了。我想到手套，想到口罩，想到外面的露天作業再苦再累也比這磚窯裡面好。

——哦，這磚窯，真是地獄啊，這世上再沒有什麼地方比這紅塵滾滾的磚窯更叫人難受了！

不知怎的鼻孔裡躡出血來，呼地一下，竟血流如注。觸目驚心的血令我的身體一下子全軟了，我倒在窯裡，捂著鼻子嗚嗚嗚哭起來。

林沂蒙扒開我的手，看我花紅的臉，口氣不滿地說，你哭什麼哭什麼！

她又叫葉丹嬈，就是那個和她比著幹的女生。她叫葉送我回去。

宿舍是寧靜的，空氣也乾淨。葉丹嬈爲我擰了一把濕毛巾，給我擦臉，又找塊小紙幫我，把鼻孔塞上。躺著，別動，她說。我仰臉朝天躺被子上，血漸漸不流了。葉丹嬈又將毛巾投了投水，疊成方塊，遞給我，說：拿它壓住鼻樑，要是再止不住，就找衛生員郭小剛。

葉丹嬈的嗓音柔似絲緞，很是好聽。不由得多看她幾眼。她的長相也是很好看的。兩條

齊肩的小辮軟軟地攏著臉，臉上雖然糊滿汗漬，仍遮掩不住五官少有的精緻端莊，一雙眼睛就像黑櫻桃一樣。

不知爲何，我覺得這雙眼睛更像幽深的水潭，隱藏著好多東西。而剛剛在窯地上奮力爭先的那個人，並不像她。

很希望她陪我多待一會兒，說上一會兒話，她的聲音是好久不曾聽到的，讓我想起姐姐來。在她轉身時，注意她臉頰的側影顯出來流麗的線條，實在很像姐姐。

可她僅是給我倒了杯水，自己不喝，溫和地說一句：好像不再流血了，那你就躺著吧，我還回工地去。說完，她那張好看的臉朝我微微一笑，匆匆拉開門走掉了。

轉天林沂蒙分配我單獨幹活兒，抱一把大竹笤帚掃騰空的坯棚。這是一份輕活兒，也用不著再被別人盯著。坯棚距磚窯不遠，能望見林沂蒙她們一律的綠色工作服、蒙著紅磚灰的頭和臉。她們幹活兒的聲響很大，沓沓沓的腳步聲，噠噠噠的碼磚聲，都能聽得比較清楚。但漸漸地，她們被碼起來的高大的磚垛遮住。

我感到孤獨，笤帚揮得緩慢拖沓。我想，我已經處於集體之外，被集體所照顧也就被集體所排斥——是由於我的低能。低能是一種不幸，也是一種宿命。可是毫無辦法，我已經固定了在集體中的低等的姿態——落後。

落後，這是我的面目和我的厄運，在我充分認識它之前，它已跟定了我。

我想，我之所以爲落後而悲哀，是因為，落後也是需要膽量的，這膽量我還不具備。

我產生了把手中的笤帚丟掉，跑過去跟大家一起幹的念頭……不要在乎窯裡的粉塵，不要害怕顫動的跳板。去，像別人那樣，動作鏗鏘有力，磚在手下噠噠響……一再地命令自己，身體卻不動彈。

忽地胃裡泛上來一股酸水，壓抑不住，趕緊蹲下，在新挖的水溝裡大口地嘔吐起來。

嘔吐之後，竟想清楚了，我不能走過去，不能加入那個拚命的隊列，情願付出孤獨的代價，也要逃避那磚窯。精神上的痛苦和皮肉的痛苦相比較，現在我寧願要前者。也許，這就是低能的弱者的邏輯吧。

休息哨響了，風送來窯地那邊一陣清亮的說笑聲，還有歌聲。獨自坐在笤帚桿兒上，耳朵支起來，專心去聽她們，感覺到她們如此放鬆，竟和在學校課間時候差不多。

我納悶，我們年齡相仿，但爲什麼，她們就能處之泰然呢？我的那種戰慄，那種畏怯，她們都沒有，更不用說我的鬱悶與厭惡。這是因爲什麼呢？僅僅就是因爲她們比我來得早些嗎？那麼，時間，會給我一個消解融化、習慣適應的過程嗎？——我很難相信。

可是相信與否無關緊要，我總是集體當中的一員，連做夢都會跟隨著。跟隨才有安慰，跟隨即是生活，爲這跟隨，惟有竭盡全力。

我很孤獨，我又需要真正的孤獨，這其實是很難的，因爲環境裡屬於我個人的地盤不過是一塊三尺寬的鋪位。除去上厕所的片刻，再不可能有一個看不到人臉的角落。獨處，實在是一個莫大的奢想。

我的鋪位因爲緊靠著牆和窗戶，算是擁有了個相對自守的死角。很草率地吃過洗過，趕緊丟盔棄甲，將身體快速癱到被窩裡。躲在被子裡，感覺衰竭的身體稀薄如紙，散如亂沙。這時只希望自己統統地失去，失去，一切都不要有——痛覺啊，思想啊；我知道，重新知覺與重新受苦，是在下一天，是下一個黎明的事情。

這樣急不可耐地搶先睡下，又是很個別的了，沒可能找出一片簾子將自己遮住。這時候人人都在大洗特洗。這時的宿舍，是一個澡堂子。

洗，真像一種本能，或是一種娛樂。無論一天裡有多麼勞累，她們也要洗個夠。水是不用節約的，來自於一口井。水房分給每個人的熱水極其有限，靠火牆燒也等不及，所以早就習慣了涼水。身子洗完了，還要洗衣裳，洗得地面從未乾過；倘若半夜裡幹了突擊性的活兒，她們還會一直洗到天亮。沒有條件全身脫淨，都是半身半身。盆子裡擦著洗。幾人排開站在炕前的盆架前，兩手來回拉扯濕毛巾，把香皂沫子甩到旁人身上臉上。一邊洗一邊大聲地逗笑，愛比較誰的皮膚黑，誰的胳膊粗；還愛比較乳房的大小，腰肢、肩膀的寬與窄。那逗笑聲，真是顯示著人同勞動同泥水作鬥爭的力量。

——我何嘗不想也像她們那般痛快地洗呢。我也喜歡皂香，喜歡身體經過搓洗後發出來的奪目的光潔，這感覺何等舒適。可我總是洗得飛快，正與幹活兒的效率相反。知道自己遠未洗淨，尤其頭髮裡邊還埋著好多的粉塵沙粒，然而，實在不願再多動彈一下了。

被窩多好，被窩多像一個掩體，將身體完全護佑起來，哪怕只有五分鐘、十分鐘，我都深深貪戀它。

燈光濛濛地亮了，宿舍裡漸漸安靜下來，潮濕的空氣中瀰漫著凡士林或蛤蚧油的香味兒。林沂蒙坐在我身邊，靠著她的被垛，像個老鄉那樣盤腿坐著，她叫我：孫小嬰，你起來，咱們讀報紙！

明白自己不對，我們還不能夠睡覺，還有學習任務沒有完成。坐在炕上的人不約而同都

把潔亮的面孔衝著我——趕緊坐起，穿衣，跪在炕上將剛剛攤開的棉被又疊起來，也像她們那樣靠住被垛兒坐好。

林沂蒙打開報紙讀起來——兩報一刊元旦社論：〈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毛主席最新指示：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革命委員會要實行一元化領導……

林沂蒙是北京十三中六八屆初中生，和我是一屆的，她讀報口齒清楚，字兒咬得準確，夠得上廣播員水平。

我們都聽得認真，雖然對社論的內容並不能懂。不是大新的報紙，沒有可能看到新報紙，大部分報紙殘缺不全。看起來，晚上的讀報時間，抓到什麼報就是什麼報，哪怕是去年的，也可權當新聞讀一讀。

——鋼琴伴唱《紅燈記》誕生了，中國日蝕研究進入世界先進行列，毛主席把外國朋友送的芒果轉送給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

報紙分到大家手上，都在燈光下嘩嘩啦啦翻看。我那張報紙上有芒果的照片，芒果放在玻璃罩子裡，周圍是革命群眾聚攏的眼睛，還有一隻隻手，手裡都揮動著小小的毛主席語錄本。

誰問了句：你吃過芒果嗎？誰又接一句：酸酸的，像梅子。林沂蒙說：怎麼會像梅子？

你沒吃過，好吃極了，向毛主席保證。都聽林沂蒙說，芒果，是杏黃色的，中間有一個扁核，比所有的水果都甜！大家知道林沂蒙爸爸是大軍區的政委，她說吃過那肯定就是吃過。

林沂蒙把一張報紙遞給葉丹嬈，叫她接著讀。

這張報紙可能是最新的：〈做好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的工作〉——編者按語……

我支著耳朵認真聽，一句一句往腦裡走。這時發現，葉丹嬈晶瑩的面孔上掛著奇特的笑意。笑什麼，什麼事情好笑？注意看她，覺得那笑並非出於某種緣故，而是她臉上一種習慣性的與眾不同的特徵，就像她的美麗一樣，也是獨一無二的。

文章讀完，林沂蒙說，報紙今天就讀到這兒，誰要是想看晚上抓緊看，明天連部要收回去了。另外，還有兩件事跟大家說一下。咱們排通知，準備讓我們上「優秀班集體」，不知道連裡能不能評上，大家都要努把力，先進的要注意幫助後進的。再就是要選「五好戰士」（革命思想好、政治學習好、團結好、勞動好、紀律好），排裡給咱們班兩個名額，大家看看，誰合適？靜一刻，有人提林沂蒙，又有人提葉丹嬈。

林沂蒙叫舉手表決。我舉起手，看見林沂蒙很大方地四面轉轉眼睛。又看見葉丹嬈神情有些窘迫，一道笑容很勉強又很分明，傷疤一樣在她的臉上凝固著。

都睡下，林沂蒙躺平身體，將面孔轉向我，帶著笑意對我說：孫小嬰，別總愁眉不展的，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的「兵團戰士」團裡批下來了！「邊防證」明天就辦，文書小盧叫

我通知你。

我聽了興奮，一下就不睏了。問，那我的出身最後怎麼定的？

她說，定爲「偽職員」，因爲你父母解放前就工作了。

林沂蒙臉向我湊近了，問我：知道兵團戰士意味著什麼嗎？這就是說，你也能發一支槍了，是7.62型蘇式步騎槍，沉著呢，很好看。

我亮起眼睛：真的？什麼時候發？你們都有嗎？

林沂蒙興致勃勃告訴我：都有都有，什麼時候練什麼時候發。葉丹燒開始沒有，兩個月後也有了。因爲她出身太複雜，兵團戰士批得有點費勁兒。

——我是兵團戰士了，這事著實令我高興。很記得那份報紙，上邊「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一說，我挺往心裡去。我爲被批了兵團戰士而感到高興，可慶幸中又焦慮，生怕那件事被別人發覺。在前些天填新表時，我做了一個很大的隱瞞，在「家庭成員有無歷史問題」一欄內，我填了端正的「無」字。這是一個特別可恥的行爲。

父親文革前故世，生前在大學任教。我在「出身」欄內填了兩個簡單的字：職員。我知道父親那段複雜的歷史，絕非幾個字幾句話可以說明白——三十年代，父親自輔仁大學教育系畢業之後，去日本留學多年，研修東方教育學，邊研究邊從教。至戰亂期間，頭腦一時昏聩，接受國內偽政權的任命，做了駐日某領事館的領事。不久幡然醒悟，自覺退棄回國。曾

想方設法奔至解放區，然而畏懼於「洗腦筋」和「清審」，又不得不離去。隱匿兩年之後，傾盡全副心力創辦私立學校。待到全國解放，父親將兩所私立學校連同祖父財產全數捐獻國家，自己退入書齋專心治學，直至去世。父親一生博學清高，不愛錢財，不迷仕途，努力忠於個人志向，但因政治頭腦淺薄輕易上到賊船，使得個人歷史難以澄清，導致滿腹才學無從施展。雖然解放後被派任大學教授，實際精力多用於無盡無休地做檢省，最終因爲精神上無法擺脫頻繁的政治審查而鬱鬱離世……

做子女的再繼續承受父親甩不脫的陰影，卻又不一律。文革未起，支援新疆建設的哥哥出身定爲「歷史反革命」，文革之時，電臺工作的姐姐出身改劃成「反動學者」——他們的境況都慘痛可憐。

我決心接受他們的教訓，逃避可怕的羅網，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斗膽作出越軌之舉。在跨校前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招兵站報名時（我校當時的去向沒有兵團，只有農村插隊），一個機會被我抓在手裡：我被允許自挾檔案上報名站聽候政審，這是天賜良機。我從學校先取了檔案迅速回家。家裡沒人，那隻燒過不知多少本書的爐子正燃著，我把厚厚的牛皮口袋打開。這事比想得容易些。從沒有貼過封條的信封原口做，先用濕抹布蘸濕老舊稀薄的乾漿糊，然後一點點揭開——果然，有一大卷子父親的親筆反省，黃底紅道的條格紙，細秀的鋼筆字。後面簽有組織的結論。很難懂的文字，很嚇人的紅章，一系列令人可怖的東

西。我的心臟跳得快極了。哪裡有半點興趣研究它們，不敢耽擱半分鐘，抖著手指，將父親的歷史材料，全數擇盡……媽媽的簡歷很簡單，「一二九」之後，她自北平燕京大學轉入上海震旦女院，遂後入父親學校從教，直至今日，再清白不過……

我將擇盡的檔案封了口，藏到一邊，握住爐鉤子，挑爐門，嗚地一聲，火被掀亮，熊熊的紅焰苗歡躍地跳起來。

——就這樣，我對父親的歷史，永遠拒絕了，是用我自己的手。

這件事是藏在心底的秘密，我知道我的行為是比盜竊還可怕得多的。竟然奏效了，果真祛除掉了災禍之源。「偽職員」——這個詞兒也叫人討厭，但終究是算不得很反動。知足的同時又不免心有餘悸。我想，但願組織上不會去做調查，父親雖已作古，檔案雖被擇清，但父親大學裡厚厚的卷宗還在，而媽媽和哥哥姐姐那裡，早也都有父親的材料夾在檔案裡，倘若再經調查過來，我是要下地獄的——反覆地掂量自己的行為，終覺別無選擇，哪怕會在將來的某一天擔負不可規避的責任。我為自己開脫的理由是，父親已不在世，我小小年紀，不該為父親的歷史承受任何的歧視與罪罰。而我脫離學校到兵團招兵站去報名，就是想叫自己清清爽爽，走一條生存的新路，像毛主席說的，放下包袱，輕裝前進。

——但那些鐵樣的事實，我不可能拒絕得了，是因為，他是我的父親。我深知，自己從根子上是生不如人的。

……別無選擇，我不後悔自己的行為。盡管我知道，永遠都會對自己的行為感到負疚與恐懼，以此為代價，也許將要終生不寧。

那個晚上選五好，選了林沂蒙，還選了葉丹嬈，這讓我覺得我們班上有善心，有公平。我承認，林和葉確實都是先進的榜樣，值得學習，可又覺得她們二人雖然都是先進，卻是有著本質的區別。很顯然，吃苦與吃苦，在心理上是不同的。林沂蒙怎麼幹都充分顯出一種光榮的責任感，是滿懷了巨大的純粹的革命熱情，因此，她可以將樣樣活兒都幹得生龍活虎。可葉丹嬈卻叫人怎麼看都像是在受難。

真的，不論幹哪一種活兒，只要看一看葉丹嬈，我總是從心裡發疼，不忍目睹。她老是在拚命，老是極用力地揮動著手臂，將手裡的工具掄出一陣風。頭不抬，手不停，手指上常常帶著傷，臉上永遠大汗淋漓。她的工作服是大號的，裡邊穿一件古銅色的舊皮坎肩，還有小棉襖，依然被汗水浸透，在後背上深深洩出一個發黑的大汗圈兒。天氣寒冷，她因為汗灑得猛，身上和頭髮梢上都在冒白氣兒，好像冰棍剛剛出了棉被箱似的。

她是那麼好看，卻好似完全不把這好看當回事兒，反而有一種因此上對不住人的歉意。永遠是強笑，抱歉的強笑。似乎，來到這世界上，她早早就對不了所有的人。在宿舍裡，她從不照鏡子，不抹香脂，兩條小辮閃電一般編得飛快，省下時間，默不吱聲地為大家打水洗衣裳。一雙傷手一抖一抖，抖得拿不住一隻鞋刷，端不穩一盆水。

聽說剛來的人，爲了批兵團戰士，辦「邊防證」，填寫出身時極嚴格，經過上級一通審查之後，要在全連大會上一個個地公布，×××地主，×××工人，×××革幹，念到她時可怕了，出身竟算「官僚資產階級」。聽說，她的父母已經「遣送原籍」了，這倒楣的出身太令她難堪，她會給家裡去信詢問，讓父親詳細說明自己的歷史，結果已在鄉下的父親一下子又受刺激，突患腦溢血，搶救過來人快完了，家裡拍電報讓她速歸，電報到了連裡時，她當著文書的面把它撕個粉碎……這些事情是如此公開，她一心想給自己製造盾牌，以抵擋種種的議論。可實際上，最有害的，還是她自己對自己太不公平。

我看得出她是多麼鄙視自己。那麼執著地「忘我改造」，簡直使勞動成爲一種懲罰，一種暴力，勞動被可怕地推向極至，變得殘忍——一種絕對的精神上的虐待，是通過肉體的受苦。我看到，她所有的表現都在昭示著身心的破損。我覺得她慘。

想想中世紀的基督徒，他們把苦行當作一種榮譽，當作上帝施與的大愛，作爲靈魂能夠新生的必由之路——可我們，是基督徒嗎，不，我們是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青少年，即使父輩反動有罪，與我們做子女的，有何相干？

兩年前，一個深深的夜裡，滿面油污的哥哥從新疆扒了貨車回來，進門後馬馬虎虎洗個澡，就朝壁櫥裡邊藏。哥哥藏在壁櫥裡，一邊狼吞虎嚥吃著東西，一邊圓瞪著眼睛囑咐媽媽，要是有人敲門，千萬別叫他們進來！他們兵團武鬥了，出身不好的「狗崽子」好多都挨

了打，有的還被關押。與哥哥同去新疆的宋大民，是天津一個大資本家的兒子，他很不明智地參加了一派組織，在武鬥時中了槍彈被打死。開始並沒死，中彈的大腿被打穿動脈，血流不止，幾人抬著擔架急急往醫院趕送，他有氣無力絕望說，別送我了，我是「狗崽子」，沒有紅革會證明，到了那兒人家也不給治……後來人搭到醫院，果然耽擱了好半天，終於大夫過來了，人已經僵硬。

他就那麼流血流死了——哥哥縮在壁櫥裡說，身體蜷成一團掉眼淚。這是我頭一次見到哥哥掉淚。沒過多會兒，街道赤衛隊和聯防隊來人砸大門。他們胳膊上戴著紅箍，滿面威嚴。質問我們，剛才來了什麼人？看看證件！哥哥狼狽地鑽出來，耷拉腦袋說，沒有證件，剛從新疆回來，那邊太亂了。聯防隊人大聲教育哥哥：亂？亂什麼？亂了敵人，亂不了群眾！你們「狗崽子」，更得老實回去，跟定組織，就地鬧革命……

我想，現在，苟活著的宋大民們，照著報紙上的新提法，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意思是說，出身不好的子女還有被教育好的可能。怎樣才可以教育好？就是那麼拚死拚活苦幹，在苦幹之中，「脫胎換骨」，成爲新人，成爲符合革命時代需要的新人？可這還不是說明，這些人生就跟別人不一樣嗎？這些人，生就是一個大錯誤，活著，只是爲改正而來的。

我感到沉重的壓力。一種來自於權威力量的命運的重擔，令我慙悶。

邊境線告急已經兩個月了，團裡電影放映隊巡迴各連放映最新紀錄片《新沙皇的反華暴行》。放映之前，全連先開大會，重新學習前一段的報紙。二百來號人集合在大食堂裡聽指導員在前頭念報紙。念完報紙，指導員又大聲宣讀上級的戰備命令，然後嚴肅地說——我們天天喊屯墾戍邊，今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者已經把黑手伸到了珍寶島，戰火熊熊燃燒，我們身在祖國邊防前哨，每個人都是光榮的兵團戰士，是鋼鐵長城的組成部分，我們要一手拿槍，一手拿鎬。我們有七億人民做後盾，什麼也不怕，一定得叫「老毛子」死了那顆賊心！全連指戰員手臂林立，高呼口號：打倒新沙皇，反帝必反修，侵略者是紙老虎，誓死保衛邊疆，將革命進行到底……

電影在露天放，大幕四角扎在白天脫粒的空場子上。這個夜晚，天上沒有星月，四外一派沒有中心也沒有極限的墨黑。放映機打出一道白光柱，照見那塊方大的白布在風中索索地鼓脹著。人們肅然端首朝向它，密密實實的黑帽頂子排得一層層。膠帶在冷風中凍得咔咔脆響，解說詞振聾發聵。畫面極其嚴峻，蘇聯邊防軍、裝甲車越過冰凍的江面入侵國境。鋼鐵履帶蠻橫地碾著潔白的冰雪前進，冰雪炸開花，宏亮的火光冲天而起。人影凌亂，人的軀體撲倒在雪地上……幕布被強猛的夜風拍打著，一鼓一鼓，在我面前大幅度掀撲。幕布變作一隻大怪鳥，滑翔的白翅在頭頂傾斜，彷彿要裹挾地面上的所有。

人群中響起憤然的怒吼，振臂如林。我也夾在其中。

回到宿舍半天不能入睡，久久地回想著紀錄片——夜風中飄蕩的白幕，熾亮的火光，黑而圓實的槍口。一再想，這就是戰爭，戰爭是什麼？是寒冷、泥濘、饑餓、圍困，是天空戰雲密布，曠野森林皆成浴血之地，血肉之軀與鋼鐵較量，生命被橫飛的彈片擊碎……

一種生的恐怖直逼心靈。睜大眼睛，看身旁的黑窗簾檻樓的毛邊兒，耳際放大了窗外寒風的嘯聲。身邊的人都已沉睡，被子上方搭晾著剛剛洗過的濕衣裳，水一滴一滴滴到盆子裡，濕衣裳給盆架後面的牆上投出一個連一個深黯的影子，影子寧靜不動，散發出日常的氣息。

——忽然意識到，我多麼需要身邊這個集體！

大食堂門前的黑板報上，新抄出來毛主席最新指示——「團結起來，準備打仗」。戰備訓練開始了，先練摸爬滾打，匍匐前進，然後學現代戰爭常識。武器的基本構造，坦克與槍的型號，什麼叫弧線、彈道高；坦克開起來，哪個位置是死角可以保護自己。還學

俄語的戰爭口號，總是練不好老毛子的捲舌音。每人都驗了血型，又在棉衣裡懷貼胸的位置那兒，打上一個三角小紅章，印明自己的血型符號。

——然後，人人得到一桿槍，7·62型蘇式步騎槍。

大家一起練瞄準。分成三種姿勢，臥姿二百米，跪姿一百五十米，立姿一百米，後兩種都端著練，手上亂哆嗦，所以以前一種為主。人像一條胖魚似的臥在地上，地上剛剛化過雪，陰氣嚇嚇地貼著地皮往身體裡鑽。都穿一色的土黃棉衣，看著沒有性別，又笨又臃腫。但武器對人竟有一種吸引力，好像明日就要親臨前線似的，每人臉上都煥發出一種生猛的氣質，似乎真的擁有力量了。

靶場設在寨地前的曠野上，人工堆起一長溜兒凍土坡。一個排一個排地乾練瞄準，是極累人，極枯燥的。身體趴在寒冷的地上，一趴一上午。長長的大桿槍在身前平著，冰涼的槍管貼著臉頰，總是閉一隻眼睜一隻眼，注意標尺準星和靶心，三點成一線。眼皮因為太緊張。老是抽搐不止。幾個鐘頭之後眼睛腫成小包子，中午大家吃飯時，看人人眼睛只剩一條縫。

有人講起古代一個「憤虱」的故事，說要將虱子瞄成了磨盤大，功夫才會練到家。林沂蒙說，忍著點兒，再有兩天，就能實彈練習了！

果真發下子彈來，子彈發給五枚，每人要計分數。亮煌煌的子彈粒掂在手心裡又涼又

沉，打出去，看見漆黑的槍筒子裡好像在躡火，很大的後坐力和前衝力震得整個腦袋發懵，耳膜裡尖叫。林沂蒙蹲在坑裡給全班報靶，子彈好像一粒一粒全都照著她的頭皮飛去。

我連著打了三發，都是零蛋，到了第四發忽然聽見是六環，第五發就遲遲捨不得射出去了。別人越是催叫，我越是磨蹭。使勁兒地覷著眼睛咬住靶心，屏住氣，砰一聲扣動扳機。一會兒，聽見林沂蒙在遠處啞啞著嗓門大叫道：孫小嬰，十環！

大家都誇我，頭一回參練，就有十環的成績，我們排還沒第二個人。聽了心裡振奮，連眼睛都紅了起來。生平頭一回受到讚揚，竟是在鋼鐵的武器面前，不是奇蹟嗎？

我見識了槍的可怕的能量，一種瘋狂的強大，令我心中亂跳。

深夜，外邊突然吹起長哨。「緊急集合！」連長在窗上篤篤篤敲玻璃——「不許點燈，動作要快！」宿舍裡一通亂，穿衣服，捆被子，繩子甩得噼噼啪啪響。

隊伍在夜幕中站成黑壓壓的一片。連長壓著嗓門在隊伍前面發出口令，立正、稍息，報數。一個人報數卡殼了，連長打一下手電照住那個人，嚴厲地說：重報！整好隊伍，指導員做簡短動員：兵團戰士們，剛剛接到團部緊急命令，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者已經對我國發動了戰爭，飛機越過黑龍江上空，闖入我國境內，轟炸了三葉溝。現在，飛機正往我團部方向飛來，我團二個武裝連正在駕炮堵截，我連的任務是，迅速進入戰壕，嚴肅待命！

指導員話音剛落，團部方向就傳來巨大的爆炸聲，天上紅光閃閃，荒野被不祥地照徹。

隊伍在火光中噹噹奔跑，尋到連隊邊上一條長戰壕快速地隱入。

戰壕深深的，到人肩膀高，像是把大地扯裂開一道黑粗的傷口。裡邊還積著半尺厚的冰雪，沒人在意它，都把臉孔抬起，看團部那邊發紅的天空。聽著爆炸聲在空中猛烈震撼，我想，將要過戰時生活了嗎？沒有郵路，沒有水電，沒有食物，沒有生活……

忽然記起來自己褥子底下的影集，我忘記把裡面摘下的一小包照片帶到身上了！我真後悔，真遺憾。我一直視它們珍貴無比，告訴自己，一旦有了突然行動，千萬別忘這件事。現在，後悔已經來不及了，心裡一陣難過。

漸漸，身邊的人有了鬆動，開始有人小聲說話，也有人貓腰在戰壕裡走動。身邊的張霞低聲問我：你知道炸子兒嗎？能在身體裡頭爆炸呢，一粒就能死人，都說叫達姆彈。她又說：現代戰爭是核戰爭與游擊戰相結合，也許幾分鐘就能定大局啦！

看我沒反應，張霞失去彈琴對象，扭頭去跟另一邊的夥伴說話。

我這邊是葉丹嬈。她一手摸著壕壁湊近我，低著聲說：瞧你背包都快散了，趕緊卸下來，我們快點兒再捆一捆吧。

我覺得這事重要，轉身把肩上歪歪扭扭的背包卸了。葉丹嬈把背包接住，支在腿上飛快捆扎，還用上牙齒咬，眼看著背包方方正正見棱見角了。她幫我重新上肩背好，習慣地拍一拍，說：你知道男生他們怎麼叫這背包嗎？他們叫它「棺材被」，多難聽啊！

大約過了好久，不知誰突然叫一聲，「信號彈！」我們仰臉看，果然，天上有一道弧形微紫的亮光颯地劃過去，只一瞬，又隱沒了。過一會兒，再劃出一顆。

忍一會兒，一聲長哨響起來。隊伍躍出戰壕，集中到大食堂裡——方知是場演習。

指導員清點人數時，我們看見有人把棉衣穿反了，有人背包散成了爛包袱，還聽說剛才誰誰誰哭了起來，誰誰誰尿濕了褲子。

我們班被評為標桿兒班，連長叫林沂蒙做現場示範。林沂蒙口號喊得極響亮。我們這支小小隊伍在眾人面前氣昂昂地走幾步，再向後轉，再立定。大食堂燈光較亮，我們十分顯眼。我夾在隊伍中間，認真聽口令，邁步有力，臉孔發熱，心裡竟也有幾分驕傲。

逐漸地，訓練項目又有增加。時常在谷場上，脫掉棉衣練匍匐前進，工作服磨出來窟窿，一個對一個地練拚刺刀，突刺——刺！刀鋒相撞，頭皮發麻，牙齒痠痛。還練夜老虎，天黑時點著小燈泡打靶，人影幢幢中，子彈呼嘯。燒窯班嚇得乾脆不幹活兒了，嚷著說，懸啦，太懸啦，窯地上子彈颯颯兒飛，連窯地的柴草都打著火了！

緊急集合又接連演習幾次，哨音把人全數拽離熱被窩，整好隊伍在小路上急行軍，腳底下步履生風，踩著又乾又脆的草莖，人們習以為常一句句小聲說話。聽說北京家家燒磚挖防空洞，還堆土造假山，在假山裡頭隱藏著高射炮……忍著困倦，大家在路上走得雙腿發直，往回趕的時候，隊伍散亂零落。有時候，還是進戰壕裡老實待命，人人乾脆墊著行李坐著，

待得渾身痠麻，每根骨節都硬挺挺的。夜風從頭頂吹過，看月亮高高升起，感覺遠處地平線那裡傳來劇烈震顫，猜不透是轟炮還是炸雷。但總之，告訴說又是一場演習。

轉過天來工地上往往士氣不振，很多人都迷迷糊糊的。接連不斷的演習開始使人厭倦，好像山裡的孩子一次次喊狼來了，可狼就是不真來——眼見著緊急集合消滅了緊急性，眼見著嚴肅的軍訓變成一項項的遊戲，大家的鬥志消滅了。

5

北大荒轉暖了，青草死而復生，絲絨般的綠色或深或淺無邊地鋪展，幾乎與天相銜。暖風薰薰吹來嗡嗡的機車聲，一架一架的拖拉機駛出地平線，整個曠野在顫動。

我站在半人高的沙坑裡，向外揚沙子。很濕潤的沙子，帶著一股冰雪融化的濕味兒，揚起來嚓嚓的，一點兒也不沾锨板兒。幹著活兒，時時停住，看雞鴨一拽一拽地在春風裡跑，身上毛被吹亂，歪歪斜斜的，但叫聲是歡實的。一隻淡金色的小甲蟲緩緩爬出沙層，爬到腳面上，這是第一批蘇醒的昆蟲吧！將腳挪開，伏身去捉，捉到手心裡輕輕托起來，送到沙坑外的草枝上，看它在萬物醒覺的天地裡毫無顧忌地爬行。人真是季節性動物，嚴寒一捱過去，心情也開始變得鬆快些，一種少有的寬暢鬆解我，覺得身體裡邊積存的寒冷盡被暖風吹化。

緊接著就沒有星期天了，磚廠進入開工的大忙季節。全連在大食堂裡開動員會。會上，指導員說，北大荒一年四季金不換的無霜期又到了，可釘可鉚就那麼一百天，不搶不行。去年我們戰績不錯，今年再要翻一番！看看團裡很多連隊，還住著「披麻戴孝拄拐棍兒」的泥草房，我們是乾磚瓦的，有責任讓大家都住上磚瓦房。我們要爭分奪秒，苦幹加巧幹，出它一千萬！

大食堂爲了配合動員殺了一口豬，這會兒傳來尖銳的豬嚎，還有喀嚓喀嚓的剝菜板聲。指導員總說，好鋼要用在刀刃上，告訴大家今天伙食要改善——飄繞在頭頂上的煙氣，已經卷出一股子香味兒，似乎是小米飯。聞著，喉嚨裡邊立刻滑潤起來。

忽然聽見指導員在大聲宣讀磚廠重新調整的班排名單。我的名字還在二排五班，但班長換成了葉丹嬈，林沂蒙做了排長。轉臉看見葉丹嬈在後排的條凳上正襟危坐，兩隻眼睛目不斜視，神情極是激動。

磚廠作業一條龍，龍頭是機器房，機器房三面無牆，靠幾根粗柱子支撐，裡頭一架帶攪拌帶滑輪以及軋板的老舊製磚機，算是磚廠唯一的半手工機械。機器轟鳴起來，幾里遠的地方都能聽到它嘎啦啦的大聲響，同時機器房三隻空門洞裡，川流不息地走動著人與車。

男生排那邊負責餵土，開機器，抬出來一板板的濕坯子放車上，女生排緊跟著一車車推走，一塊一塊整齊碼到坯棚裡，蓋上葦簾子，以備晾乾入窯。我所在的五班是碼坯班，分兩

人一夥兒在坯棚裡一輛輛接車。一天下來，一隻二十來米長的棚子從頭碼到尾，能夠盛坯一萬四千塊。

一上來，我就看出碼坯這活兒酷似練體操，腳底下的動作幅度雖小，腰板兒卻要不停地來來回回一百八十度大轉體，還要不斷地彎到地面，手握一把鐵叉一回挑兩塊，腦袋隨著一起一落，一起一落。這種活兒幹上五分鐘便覺腰腿疼手發抖，一味堅持簡直不可想像。

可一車一車不停歇，機器開起來，泥條猛龍一般從機器口上躡出，快到一分鐘出坯十幾板，能裝兩輛車。推車班選的都是高個子女生，由林沂蒙帶領著，裡頭外頭跑著趕。一旦機器泥口那接不上，濕坯子便一板一板地摞成了山，弄不好只有關掉機器。一關機，餵土工地上便一片亂糟糟的，盡是打口哨聲，男生笑話女生終於跟不上趟了。

連長排長都邁著快步子趕到坯棚這邊察看，是哪對碼坯的手太磨蹭，在坯棚裡頭存著車子窩工吶？

開始我和小金子一道碼坯，存住車子的事兒一下子出過幾回。葉丹嬈就把小金子換開，自己來和我搭伙兒。這一來她是很吃虧的，那一板坯子十六塊，兩人一左一右碼，速度均等的活，一人各碼八塊。可因我手慢，她總搶十塊或十二塊過去，然後又率先來碼下一板……近近地感覺她風風火火的速度和幹勁兒，覺得她可怕。她搶走了我半個人的活兒，又令

我深感內疚。心裡頭一味地急急催促著，可就是追不上她那閃電般的速度。

偶爾獲得一點喘息的空檔，一分鐘裡先沒有坯車推來，我就跟她小聲說：你別太快了，我們反正沒存車子，還不就行了嗎？我這麼來說，幾乎是懇求，她卻不大在意，汗津津的臉上泛著幾絲笑，不作回答。

我知道作為班長，她是怎麼想的。看得出她那一股拚命向上的意志比以往更加強烈。她堅信人是有改造的可能，這使她的勇氣充沛而持久，但她不僅想叫自己出色，還要叫全班出色。這使我吃不消。

好容易吹休息哨，疲乏無力躺到葦簾上，臉貼近了棚邊的土地和花草，十分軟弱地看著。坯棚周圍有鳥兒在叫，聲音那麼近，看那鳥兒輕盈自在，真恨不能自己即刻變成一隻鳥兒，叫生命自自在在的。

葉丹嬈上趟廁所回來，貓腰拍拍我身下的葦簾子，小聲問，你很累了是嗎？這便是她的責備了：葦簾子是不該躺的，只是用來苦坯子。

我說：我們坐在這又潮又涼的泥巴地上，會生病的，會長痔瘡。

她不在乎地搖頭，向我靠過來，替我捶腰，拳頭點得很碎小很舒服。

我說，你好像汗腺特別發達，以前練過什麼似的。

她點頭說，以前練過幾年籃球，球打得不好，倒先學會出大汗。那時候教練總說，出汗好啊，出汗能帶走你體內的毒素，能使身體裡邊清潔，還能大開胃口。

我反對說，這也不能太出圈兒了，體力消耗太厲害，只能損害肌肉，還有關節、筋腱什麼的，出了問題就不好辦了。我說，咱們早晚會幹得身體畸形。你沒聽推車班大個兒趙榮說嗎，推車再累，還是能全身舒展胳膊腿，可是碼坯子，老是一蹲一起的，往後兩邊的胯骨會拉寬，越長越朝橫處長，個子卻要往矮裡抽抽，體型保證不好看了。

她不接話，猛地打出一個大哈欠，眼睛立刻水漣漣的。過了一會兒再看她，人已經靠著柱子睡著了。那張標準的鵝蛋臉上，布滿泥淚與汗漬，此刻微微地仰著，已經見出削瘦的輪廓，卻依然是美。美得不合時代，美得有些淒茫。她的兩隻手臂歪斜地垂著，一隻手肘的外側，勒著一條寸長的疤痕，手指已經完全走形，虎口處裂紋四出。

製磚生產爲了突飛猛進，時間上拉得漫長，幾乎是連軸轉了。

出操暫時被減掉，起床哨響在凌晨三點鐘。人人腦袋昏沉沉，全數穿過朦朧的過道，臉孔沉默順和著，像是去做集體早禱。

黑黑的上工路，兩條隊伍——男生排女生排，無聲匯合了。手電光裡拉開距離，誰也不去理睬誰，耷拉著未及梳洗的頭臉緩緩地歪斜地隨著走，腳步遲鈍氣氛沉悶。倘若晨光亮

起，人們定會爲自己稀鬆不整而羞慚。

迷糊著，我會很本能地找到事物間的聯繫，挨著次序，一點一滴地回想，想郵包裡尙留存著幾塊糖，想昨日裡誰對我說過一句誇獎的話，或者，一把剛修好的壞叉子，一雙補好的鞋。總之，一些聊以自慰的小細節，皆爲我所珍視，似乎沒有它們，這一天將難以撐持下來。

工地上較亮堂，坯棚裡串掛著一隻隻小燈泡，好像電影《燎原》裡面那黑深深的坑洞。棚邊未及刈除掉的旺草已長成半人高，裡面密藏著蚊蟲。現在它們也急急忙忙上起早班。我們手裡幹著活兒，它們口上忙著咬。沒多一會兒，髮根裡邊，眉毛裡邊，鼻孔周圍，嘴唇邊上，盡是粉紅色的疙瘩。本地有一種奇怪的飛蟲叫小咬，比蚊子毒性大，專愛叮人最無奈的地方，如果頭上戴了帽子，小咬會圍著帽沿兒死咬上一圈兒癢得人蹦跳。

於是才一會兒功夫，每張面孔都慘得沒法看了。

剛來那天爲箱子地盤和我爭吵的上海人陳梅英，似乎是最最怕咬的一個。她在六班幹倒坯架，挨著我們碼坯的棚子不遠，總在那裡一句句亂叫，「咬得嘞，咬得嘞」！忽就發出嚶嚶的哭聲來。林沂蒙推車過來，沖她那邊喊：陳梅英，不是就你咬！

她更加撒潑似地嚷，要死羅，要死羅，阿拉就是最咬的！儂過來睜一睜，阿拉身上，哪裡還有一片好肉哇？一天天咬一天天抓，所有時間都用在抓癢上，也都還不夠，連包子餡裡

都是死蚊子、死小咬的尸體呀……還是要幹活，幹活！噉，儂是大排長，儂總要想辦法，想想辦法喲！

林沂蒙顧不上理會她，臉繃著，車子推得悠悠生風。

小金子在另一頭叫：排長，你來替我碼一會兒，我去揪把蒿子桿兒來熏熏吧！

林沂蒙又沖小金子喊：沒用，別理她，別過去，又不是沒熏過！

幾小時熬過來，天真正發亮了，蚊蟲大軍才像一窩子小妖怪似的隱沒掉。食堂那邊遙遙吹過來開早飯的哨聲，機器房嘎地一下沒聲了。

天地又變得靜靜的，燈泡一齊關上。大家揉揉眼睛搓搓手，離開坯棚和推車，又列成隊，一起匆匆往回走。這時看到發藍的天空仿如倒懸的海洋，闊遠的原野碧綠如洗，村屯的黑屋頂上，裊裊升起白色的炊煙，嘹亮的雞鳴狗吠混合一氣在半空裡響。這時，方覺得體內的血液一點點流得正常了。

然而已經模糊了時間的界限，彷彿自己也剛剛和這世界一起蘇醒過來，新的一日是從這會兒起，才按部就班開始。

團裡氣象站來通知，這幾天將有雷陣雨。連長叫各排抽人力提早做防雨準備。機器還是照開。林沂蒙從五班抽下我，跟她一起粘補坯棚頂的裂縫。要熬柏油粘上小塊兒油氈來堵，活兒挺難幹的。熱熱的天氣裡燃柴禾熬柏油，再拎上小黑桶爬梯子夠棚頂，我的所有笨拙此

時又都暴露無遺。林沂蒙覺得我礙手礙腳的，但也還算耐心，她叫我在梯子下邊及時遞給她這個那個。漸漸幹得順手了，竟也配合得不錯。

她昂揚地唱起來：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
國家者，我們的國家，
社會者，我們的社會，
我們不說，誰說？
我們不幹，誰幹？！

她以一種特別的氣勢來唱，其聲豪邁，整個工地都會聽得到。看她容光煥發的臉孔那麼興奮，眼睛縱覽天地，滿懷一份崇高向上的勁頭，彷彿，她的體內除了充沛的活力就沒有別的了。

「你要學會吃苦，學會樂於吃苦！」這是她平素和人談心的口頭禪。

——她沒有憂愁的時候，片刻也沒有，她對憂愁毫無概念。

我承認自己是羨慕她，她所以這樣全是源於優越的出身。她的父輩從馬背上打下了江山，她生來就體會到優越，連身體都長得矯健。我想，任何一個人，只要當他對自己的出身和全部作為抱定了充分的自信和滿意時，就能在心裡充滿水晶般的熱情，並且具有一份豪邁。

她又唱起李劫夫譜的毛主席詩詞歌曲，挺好聽的。唱到「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傑怕熊羆」，她從梯子頂上轉給我一張開朗的圓臉，問我，你說，「熊羆」是什麼？這個我有研究，曾經查過字典。我告訴她，羆是熊的一種，也叫馬熊，能爬樹游泳。東北的熊瞎子本事大概比它差遠了。林沂蒙在上邊說，呵，你墨水喝得還挺多。

再粘下一個坯棚，林沂蒙不搬梯子，叫我踩在她的腿上換粘活兒，說這樣幹又方便又帶勁兒。她把腿拉開弓箭步，很舞蹈式的，把手用力朝大腿上啪一拍，說，來，你腳就踩在這兒！我搖頭。她硬抓著我的手腕叫我去。我的腳板軟篤篤的身體亂晃，退縮著站不住，她卻像鐵鉗一般把我，說，沒事兒，你輕極了，你就粘吧。

我們就這麼著一氣幹了好一會兒，她托著我，人在底下姿勢越來越舒展了。她一臉愜意的神氣，說：這太不算什麼了，我腿力強，彈跳力特好，小時候，跳皮筋兒，專跳大舉，又在學校文藝宣傳隊練了半年功，我演過《東方紅》裡托小紅軍的那個角色哩。

我信她不是吹。心想跟她一起幹活兒確實別具趣味，生氣勃勃的。

哪知剛這麼一想情況就變了。我覺得下邊的她膝頭上一陣亂顛騰，剛想說你別顛，手上就抓了一個空，身體的重心猛地擰歪了，整个人撲地跌下來，她雖然及時扶我一把，但我還是頭朝地摔個嘴啃泥。

爬起來時，滿臉是土，腮幫上炙得很，又發覺一隻手肘疼得厲害，連小鉤子也拿不了。

衛生員郭小剛斷定我手肘內的骨頭摔折了，我聽完，當即哭起來。

林沂蒙從屯子裡借來一輛腳踏車，叫我坐好了「二等」（車後架），她帶我到離著連隊十五里遠的團部醫院去接骨。一路上，我的哭止不住，她很反感，在前邊說我，你真是嬌氣！

聽她這麼說，我倒收了淚，氣咻咻地沉默著，不管她再說什麼，也不理她。忿忿地在心裡說，我就嬌氣了，我生來就是再脆弱不過的，我可以很輕易地受傷出事，誰叫你幹活幹出花樣來的？誰叫你唱歌唱得手舞足蹈？

接骨回來已是傍晚，我的模樣好看了，左手肘打了厚厚的石膏吊在胸前的掛板上，一側腮幫上粘著一記方塊膏藥。這副樣子叫大家看得新鮮，我自己十分氣悶，乾乾地坐在角落裡，跟誰也不說話。

6

然而我卻可以休息了。在大家都上工去的時候，我有權獨自留在宿舍。偶然的受傷換得了寶貴的假日，原來這挺值的，這非常的值。我像小孩子忽然得著一塊奶油蛋糕，一點點舔它，心中湧起快意。

一個人了，竟有一種完全癱軟的感覺，整個人鬆鬆垮垮的，有些淡淡的空茫。一個人，在靜靜的宿舍裡悠悠蹣跚，仰頭看洗臉架上方，一面茶杯口大的小鏡子。這是上海人周細珠的。大家梳頭時總是輪流來照，我很少照過。我不習慣在身後左右盡是眼睛的時候照鏡子。但是現在，我可以盡情地照一個夠。

攪鏡細照，發現自己的臉乾紅乾紅的，皮膚明顯粗糙了，鼻翼周圍出現了一點一點淺棕色的曬斑，抹也抹不掉，像洗不掉的泥跡。我有些吃驚，傷心。雖然一直想往黑裡曬，卻也不想變成一隻麻土豆。

這麼小的鏡子，我無法將自己看得全些，然而新的發現落在眼睛裡，叫我看清楚現在的自己，是那麽一副深受損傷的可憐相。

離開鏡子，勸自己別想太多，快抓緊時間睡個覺。真的，在這難得的時刻，最好的選擇只有睡覺——我有一生的覺要補啊。

將那黑布簾兒遮上窗子，落下蚊帳正要大睡，忽聽得一隻手在敲打窗子。坐起來看，是連長。

連長從外邊伸手，掀開簾子，隔著蚊帳，他看見我胸前的掛板，並未顯出要照顧我的意思，他在窗外大聲說，你去馬號吧，幫著鋤草鑿鑿豆餅，現在啥時候，還悶頭睡大覺！

懶散地踩著一片野地悵悵往前走。連長指給我馬號的方向在連隊的緊東頭，我還從未去過。一路上，看見好多的婆婆丁和野雛菊醒目地開著，忍不住彎下身體掐幾枝。聞出空氣裡邊有一種混雜的動物的臊氣，抬起頭，見不遠處有一個四方的大原木棚子，想必就是馬號了。

馬號顯得古老，破敗，幾根粗大的原木柱子歪歪扭扭地支撐著厚重的草棚頂，有一種隨時要塌下來的感覺。兩排長方的牲口槽周遭空著，牲口們還都沒有歸圈，因此馬號裡現在很清靜。

一名農工雙腳穿著泥靴子，站在浸著糞尿的濕地上，一鍬一鍬，鏟起糞肥往提筐裡裝。

這活兒看著便覺齷齪得很，不用說幹了。

不自覺地往棚子外邊走，驚奇地發現，在馬號後面，正有一匹剛剛成年的小黑馬要被釘掌。它被鐵鏈縛在木柱前，身體仰坐著，四蹄無可奈何地向外伸出來。隨著鐵鏈拉力時緊時鬆，它發出短促而刺耳的叫聲，蹄腳在空中可憐地胡亂踢蹬。小黑馬的自由掌握在一個駝背的老職工手裡，一張飽經風霜的臉斜側著擋住陽光，看上去冰冷無情。

在小黑馬越來越連貫的痛叫中，我別轉了身體。這時注意到那個起糞的農工在那邊盯著我，並且，他似乎也一直在等待我回頭來看他。

我和他目光相接，他遠遠地向我笑，那笑容因露出雪白的牙齒而顯得爽朗。

走過去，我想是否也得跟他打個招呼。忽然詫異地發現，這人，竟是一個女生——也許因為她渾身盡是污泥，因為她幹活兒時一種瀟灑的架勢，一開始，我真以為她是個本地男農工了。

她看上去像運動員，是那種一個年級裡頂多能挑出來一個的少見的大個子。而她的身材，體態，特別是一雙大號的手腳，都與她的性別極不相稱。她拄著鐵鏈站直身體，頭幾乎挨上棚頂的燈泡，短短的頭髮掖在一頂工作帽裡，遺露出來幾絡子，被汗淹著凌亂地貼著臉盤。這張臉是叫人一看就要留下印象的：大眼睛，眼光機敏，鼻直口方，下巴頰微微往前兜著，兜出一種奇怪的勁頭來，很吸引人。

看我遲疑地打量她，她眼睛溫和地轉動著，大大刺刺說，我叫舒迪，你手怎麼啦？

她嗓音粗粗的，像是被砂輪打磨過，並不難聽。

我說，我叫孫小嬰，這是昨天摔斷的，又上圍部看了。

她的臉上一道笑容牽動起來，好像很有經驗地說，沒事兒，你只要別碰它，吃得有點兒，多曬太陽，有兩禮拜，也就全長好了。

我聽了點頭，問她，你是舒服的舒嗎？她搖頭，糾正我——舒服不了，不如說舒爾貝克的舒，聽說過吧，舒爾貝克，他是南斯拉夫乒乓球運動員，我在北京工人體育館看過他打球，贏了後他興奮過頭，在場子上連蹦帶跳，翻了一圈兒大斛斗，眼兒極了……

我說，舒是舒爾貝克的舒……迪吶？肯尼迪的迪嗎？

——噉，不敢當，是愛迪生的迪。她說著將扁擔拿過來，鉤住兩隻盛滿了糞肥的提筐，鑽過頭去，端平肩膀肩好，挑起來向外面走。

看她確實是一個身大力不虧的人，肩膀像基石一樣堅實，雖然她不斷地用臂肘擦抹著汗津津的額頭，不讓汗水流到眼睛裡，可整個姿態都顯得捻熟麻利，顯出來一份罕見的老練，有點兒男裡男氣的，可是並不魯莽。道兒是十分泥濘的，她的步子蹬踏有力，腳下一雙泥靴子撲撲撲的，踩出一種好聽的節奏。

我問她，我能幹點兒什麼？她一雙亮眼仔細看著我，說，這哪裡有你的活兒哇？你就好好歇著吧。我搖頭說，連長叫我來這兒，叫我鋤草，或者鑿豆餅。她說，那你給我遞草試試，你可小心點兒。

她帶我到一架大鋤刀跟前，好多的乾草在一旁堆著。她叫我蹲下，半寸半寸地往鋤刀底下伸草絡，說一次一小撮即可。我照著做，眼睛很緊張地盯住長長的大刀口，心裡想到偉大的劉胡蘭。

我們一個蹲著單手續草，一個站著雙手軋刀，配合越來越有默契。

我發現她心很細，也很耐心，總是有板有眼一刀一分等我，絲毫也不煩氣我的笨拙，心裡不禁有了一種難得的放鬆。

我問，爲什麼要這麼半寸半寸地鋤，那麼一大堆乾草，得鋤到什麼時候啊？

她說，你沒聽過「寸草鋤三刀，無料也上膘」嗎。

我新鮮地笑了起來。她也笑，說，看你滿面愁容的，還以爲你不會笑呢。

我白她一眼，你才不會笑。她說，真的，你剛才打遠處走過來，一副神氣兒蔫蔫巴巴的，就像一棵小泡菜。我真不喜歡她這麼來打比方，卻不好意思作生氣狀。過一會兒，我很抱歉地說，你看我也換不了你，叫你乾累著，豆餅在哪兒？我鑿豆餅吧，你歇一會兒。

她喘口大氣點下頭，將鋤刀住到口裡，兩隻大手響亮地拍一拍，引我走開。

我們一起進到馬號緊裡面一間黑濛濛的小屋，拉亮燈，看見一面炕上烤著一羅子鍋口大的硬豆餅，一股撲鼻的豆香味兒好生誘人。

她摘了帽子，拍拍身上的草屑，說，來，脫鞋，上炕。說著拿過來一把菜刀一把錘子，問我使哪個，我接了錘子。我們就一起盤著腿，在光面席的大炕上鑿豆餅。

開鑿時，她先掰一塊，讓我嘗嘗。我嘗了一小點兒，雖說也能吃，卻覺得特別扎嗓子。她說，這是榨過了油的豆拌子軋成的，還是有很高的營養，切剝以後，泡軟泡碎了，合上草合上水，是馬們最好的料了。她一邊飛快地切著，又一邊時不時往口中塞一塊豆餅，咕嚕咕嚕大嚼。我被她引誘，叫自己再吃一點兒。大概我那樣每咬下一塊都嚼好半天的吃法令她詫異，我發覺，她老是全神貫注地看著我，一種眼光難以解釋。

她的眼睛有點兒與眾不同，烏亮的瞳孔又大又清亮，正像一場炎夏的驟雨之後，必然會雨過天晴一樣。但是，當她仔細看著我時，她這雙眼睛又似乎充滿變幻，在微微的笑意後面，靜靜地隱藏著鋒利的直覺力。

——那樣來看我，似乎是想洞察什麼，似乎含著好多審視的意味。在此以前，從未有誰這樣來看我。我感到一種特殊的氣氛。

她問我，你是不是牙齒有問題？怎麼吃東西比老太太還老太太？

我說，怎麼啦，沒問題，我就是這樣吃東西的，就是老慢。

我說，我是保育院長大的，我們那裡教過一大堆習慣，比如，吃飯細嚼別著急，比如，飯前便後要洗手，飯後百步走睡覺不蒙頭……

她像聽了一段單口相聲似的哈哈笑起來，是那種真正的縱聲大笑。

我不禁受了感染，忍俊不住。她停了刀，說我，你真好玩兒，怪不得，你會最後離開大食堂。我問，此話怎講？她說，那天中午我上食堂挑泔水，看見你獨自留在飯桌前——幹什麼吶？正慢條斯理地喝大碴粥呢，喝得那叫細緻磨蹭。司務長在伙房裡直跟我嘍牙花子，我心想這誰呀，她好像還是在自己家裡哩，她還是個毛孩子！

我的臉騰地紅了，說，誰細緻啦，怎麼細緻啦，我老是怕沙子硌著牙，還怕自己吃得少；吃得少，幹起活來，一會兒就餓就沒勁兒了，所以才總落後……

是嗎。你看著可真小啊，老初一的吧？

是，我老初一。保育院上學早，我們小學還是五年一貫制。

她一撇嘴：難怪，我老高三，快大你一輩兒了！不過。你體力也是明顯夠差的。嗨，落後怕什麼？落後就落後吧，落後也是一種哲學！

她這麼說著，又掄一下胳膊來強調：真事兒，你看我膀大腰圓的，想落後也不行，沒條件呀。不過我覺得你可以先從牙齒上練練。你看，一窩的小豬崽，怎麼就有的胖，有的瘦呢？想必也就是牙齒的問題。明白嗎？所謂勝優劣汰——誰牙口兒厲害誰就有能耐長肉！你

不妨就拿這豆餅練牙齒，也就是練咬嚼肌，懂嗎？咬嚼肌。你大塊大塊嚼，使勁兒嚼！

她給我做樣子，一勁兒攪撥，我就又塞了一大塊豆餅進嘴裡，狠狠嚼。

嚼著，她面帶微笑看著我。我也看著她。

她的眼神善意，熱忱，帶著一種老高三人特有的涵養與理解力，叫我心裡舒服。

可是，大團的豆渣一下堵在喉管那裡，噎得我上不上氣，猛噎起來，整個嗓子裡頓時滿是小針，扎得難受，立刻就迸出眼淚來。

她趕緊湊過來拍我的背，拍得很小心，一面說，你看你，就是不行，賴我——人啊，天生是怎樣的就得是怎樣的，哪能輕易改得了嘛！

這時外頭忽然一陣亂亂噪噪的聲音，數匹馬在昂奮地叫，車輪車轆巨大的擦撞聲……

舒迪騰地下炕蹬鞋子，緊緊張張說，活兒來了活兒來了，我得餵馬去啦！

她下炕下得太急，赤裸的胳膊撞著我。我覺得她的胳膊好硬實，好涼，簡直像一塊生鐵疙瘩。

我沒有想到，馬號竟是一個挺好的去處。馬匹，水井，牲口槽，一垛垛的乾草……一切顯得那麼寧和、古老，看不到一點嚴酷生活的印記，好像所有的角落裡都發散著讓人鬆心的氣息。

一連幾天，我都呆在馬號，覺得自己已經從所屬的班排裡分了出來，連「天天讀」也借機不去參加，讓人以為我是去馬號義務勞動了，只在吃飯和睡覺時，我才很難捨地回到宿舍。

舒迪很照顧我，老是讓我做點兒小活兒，大部分的時間裡我純粹是閒著，像是一個觀賞者。養傷倒像也養了心，可供我觀賞的東西馬號裡邊比比皆是。

我發現馬是一種很受看的動物。尤其當它們在吃料時，一副樣子格外有趣。它們的嘴巴非常的大，咀嚼起來卻是不慌不忙，慢條斯理的，鬆懈的下唇掛著碎沫，老將鼻翼張大吹開槽邊的草屑。

它們安穩靜默地吃著，只有磨齒聲沙沙細響著。料吃夠了，它們通過噴鼻吸鼻蹭鼻互相交流，睜著和善的大眼睛，沉靜地望著歪斜的大食槽，望著這有些寒儉的它們自己的家。

我看見自己的頭影貼印在一匹古銅色大馬的臉面上，它似乎有所知覺似地停了咀嚼。我想大著膽子挨過去摸摸它，那發亮的鬃毛，溫軟的唇鼻，碩大的骨架，尤其想撫摩它們的脊背，那脊背由於長年的駕馭，深烙著挽具狠狠壓出來的死繭兒。有一個美國童話叫《小紅馬》，說馬最喜歡讓人摸它的腿，摸得高興，它的耳朵就會說話。可眼前這匹，說不定會踢人，還是摸摸它的背吧……實在是有點怕，但也奇怪，當我越是怕，越是好像發生了感情似的特別想觸摸它。手指感到它溫厚的皮肉先哆嗦一下，隨後就柔順地靜待著，一雙大眼睛分外明確地注視我，令我感到，它那無言的神情裡含有許多的善意。

腳下踩著的地面潮濕發暄，到處淋著除不盡的糞尿，到處散發著酸腐的草料味兒和尿臊味兒。一面土牆上投著牲口龐大的黑影，幾乎凝然不動。只有當蚊蠅聚得多了，它們才會慢吞吞地踩踩蹄腳，甩一甩尾巴。

——一個很齷齪的地方，我不知為何會大受吸引。用童心未泯來解釋，可能太不充分了。也許這裡凝然不動的空氣，安詳到優雅地步的馬匹，使我恍然進入一個別樣的世界，使我忘卻了真正的生活。

不知覺中，心裡許多愁緒都給沖淡了，一系列的困擾似乎也算不得是困擾。甚至於我覺得自己並不是居於它們之上的（人），我和這些生動的異類其實是夥伴關係，不僅它們的呼吸、舉止，我都可以接受，連它們眼界的長度、亮度，也都和我相同。我還相信，在它們的眼睛後面，有思想，也有判斷。

舒迪和那個老職工總在一旁忙著。他倆之間很少說話。

老職工一身黑衣服是囚服，那長著駝峰般的脊背再加上白髮蒼蒼，加上那滿臉的枯槁灰暗，看去大約足有九十歲了，可幹起活來人卻像一頭頑強的動物。身體盡管不大便利，套起車子來立刻就使馴良的馬匹變得振作。它們應和著他的吆喝噴出響鼻，跟著吼出充滿激情的大聲，昂揚地隨著他的牽引踏到外面去掛轅子。當馬匹全都離號後，他又像一個懶惰成性的

人，頭朝下扎在草堆裡，淋著日光呼呼睡大覺。

舒迪告訴我，他叫老蒙，是「漏網地主」，剛來時，都看他樣子可笑，脖子上整天掛個大大的圓形「忠」字牌，就像電影裡的清兵。

我有點警惕，小聲說，注意啊，那他可是有問題的壞人……

舒迪搖頭：嗨，也不一定是壞人，也不見得是好人，只不過是個活人。

我便覺得舒迪每天是過於的清靜了。問她在馬號多久了？她告訴我，半年了，剛來是分到農業連，後來磚瓦廠充實人調了過來，先讓做食堂的火頭軍，沒幾天就顯得耽誤材料了，連長問，願不願意到馬號幹，能說不願意嗎？我說，那麼說你是經過了冬天了，我想像，冬天這小屋子裡一定是爐火熊熊的，茶缸子在竈上冒熱氣，可以烤點兒什麼東西吃吃，還可以摟著大馬捂捂手……

你想像力夠發達的啊，你想得這裡這麼好，那咱倆換換吧。

換什麼，咱倆一起在這兒幹，多好！

她聽我這麼說，不由眨了眨眼睛：那你何不去問連長試試？可又說，算了吧，我是泥捏的，你不是。你幹嗎傻呵呵往牲口窩裡跳？

我問，你不會嫌我礙事吧？她笑我，你真小心眼兒，雖說你幹起活兒來不怎麼樣，可我還希望你在這兒，哪怕你一直就袖手旁觀萬事不管，把這裡當個動物園呢！

我說，要真是動物園，那你該賣門票了。

我覺得舒迪是我從未見識過的一種人，似乎從一開始，她就格外地吸引我。似乎，她的每一舉手投足都帶出一種我完全不具備的東西。它們令我羨慕，驚異，從而就看出，在她渾厚的身體裡面，包藏著比我強大多少倍的力量。但是，又好像，這些並不是最主要的。好像，她所以格外地吸引我，是因為我感到了她對我的關切。這關切，不僅包含著關心，同情，還有重視——一種含著探詢的重視。

我說的探詢也許是難以言傳的感覺。也許從根本上是屬於很感性的東西，大概是包含著某些興趣，某些猜測。我那樣呆看著馬，使她很希奇，常常發現她同時也在悄沒聲地從後邊注視我。我奇怪那樣的注視又固執，又頻繁。感覺到她的眼光，不僅是眼光，而是我們之間的一個聯繫。莫名其妙地，我很在意它。當我碰上她的眼睛時，她會遙遙地朝我點頭，給出一個友善的笑，好像說，沒事兒，你看你的。

我解釋自己對這些馬的喜愛，說，我記得一個童話，裡頭說，劣馬喝水時只用嘴唇沾水，駿馬喝水時，則是連鼻子帶嘴巴全都浸到水裡，我看，咱們馬號差不多都該算駿馬了。

舒迪很新鮮地咧嘴笑，嚙，你知道的不少哇。我也記得，好像希臘神話裡把馬說成是上帝送給人類的禮物。

——確實是禮物，你看那匹白色的，那麼高大，膘肥體壯的，像不像《靜靜的頓河》裡，葛裡高利騎的那一匹？瞧它眼睛總是水汪汪的，像黑寶石似的——好像它們馬永遠不懂得驚慌，不懂得訴苦。

你呢，你訴苦嗎？

哪有權利訴苦？訴一點兒苦，簡直像犯罪似的。

我說這話，令舒迪楞了一下。她說，我看得出來，你老在傷心，你老傷心，你就更看著弱，看你整是一根兒脆弱植物，小花小草的，一點勁兒沒有……

……什麼小花小草，要能變匹馬才好吶。

老蒙扎在草堆上打盹時，我們就在馬號的小屋裡坐著說些話。不吃豆餅了，乾盤著腿，互相臉對臉，瞎聊。聊起來各自的家。

她也來自天津，出身不好，算小業主，公私合營以後她家吃社會主義利息，到文革揪牛鬼蛇神的時候，父親遭了挨鬥，挨鬥的第二天人就頂不住，自殺了，喝的車間裡現成的電鍍液。人搭到醫院時，因為沒有革命群眾證明，醫生遲遲不過來管。她眼看著父親一口口噴血，直噴到她的手上，臉上。後來不噴了，頭一歪，死在她懷裡。她在西郊火化場的高爐前頭排了很長時間隊，直到有個工人發現，那具屍體發出的臭味兒太嗆得慌了，一喊，人家才管……

舒迪用平靜的口氣說著家裡的慘事，漸漸繃了臉，把眼睛盯住自己的鞋子。

她說，我是老大，我媽那時已經嚇得痴呆，我還有個弟弟小我十歲，現在在街道小工廠裡幹活兒，我媽由他管了。

舒迪說起她的弟弟時，臉上布滿感情。她換一口氣，說，我弟弟生得一副女孩兒相，細皮嫩肉的，很水靈，沾點事兒就愛大紅臉，愛哭，我上火車時他來送我，那份生死離別的哭勁兒就別提了，後來火車咔嚓動了，他想起來給我錢，是一堆平時積攢的鋼蹦兒，裝在一隻小布襪袋子裡……他追著火車，一隻白白的小嫩手，舉著那隻嘩啦啦響的袋子，使勁兒夠我那扇小車窗……使勁夠，使勁跑，嗨，多傻啊。

說到這裡她聲音顫了，小了，忽然亮起眼睛盯牢我，認真說，這些，我就跟你講了，你可給我保密。我點點頭，轉移她的情緒，來說自己家，說得輕描淡寫，她卻聽得用心。

她問我，你對你父親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我說，印象最深的是他夜裡老也不睡覺，他的書房徹夜亮著臺燈，臺燈座上有隻銅狗，早上摸那銅狗，往往熱得燙手；他常常在黑暗的過廳裡踱著步子吸煙，每當我夜裡睜開眼睛，一定先看到一隻紅閃閃的煙頭在過廳裡慢慢轉著，像隻忙碌的紅螢火蟲在飛動。

——不知為何，我喜歡聞父親的煙味兒，喜歡在夜裡看那隻熠熠閃亮的紅煙頭。父親不去學校時，往往總是坐在那裡寫字，厚厚的字稿由姐姐謄寫。姐姐跟我說過，那都是檢查，

但是姐姐從不告訴我檢查的是什麼。父親在白天，心情好些的時候，會搬隻藤椅上院子裡去坐著，那時我去纏他，問我的作文怎麼寫。父親耐心給我作些指導，然後就不管我了。他老是靜靜坐著吸煙，把疲倦的臉向著天空，朝著耀眼的天空吐出一朵又一朵的灰煙圈兒。父親吐煙圈兒的功夫很是講究，可以讓煙圈兒一個套上一個，漫漫散去。我攪他，問，爸爸你在想什麼呀？他不回答，手指著天上說，嬰兒你看煙圈兒，你看煙圈兒。

我看著煙圈兒免不了注意他的眼睛，他的眼睛裡網滿了嚇人的紅絲。

現在想來，那裊裊的煙圈兒，是父親留給我的最深的記憶了。

舒迪並不打聽父親老寫什麼「檢查」，可她提出了一個奇怪問題：

——你注意過他的手沒有？他的手長得什麼樣？

我記得父親的手。面粉色，很長很長，手掌比較單薄，骨絡不大明顯，手指頭是尖尖的。他坐在字臺前，愛用手不時地撫摩臺燈座上的那隻銅狗，手指動得像麵條魚。偶爾我們一道上街散步時，我總愛落在他身後，低頭數著便道上的格子磚，他一邊往前走，一邊伸給我一隻手，並不回頭來看我，我要表示自己沒丟，須時時拉一拉那隻手。那隻手給我又涼又軟的感覺，像一片合好的麵皮，沒有一點兒勁兒。

舒迪說，你很像你的父親，有其父必有其女。她說著，便來握我的手。

我看到自己的一撮手指在她的虎口中豎立起來，那虎口是見稜見角的。

她問我，你看，像不像一把小洋蠟？她這麼問時眼睛看著我，目光是近切的，奇妙的。這大約是我們第一次相互握手，握得那麼熱烈，出奇的熱烈，竟使我有一種異樣的被控制的感覺。我覺得，她手掌裡分明是想使上一些力氣，卻又控制著沒使出來。

以後她時常來握我的手，好像很樂意看到一種反差極大的比例。她的手掌厚實寬大，因為手繭過硬而有些刺人，但我喜歡它裡面溫溫的熱度，喜歡那種不尋常的舒服的摩擦和擠壓。放開我手時，她通常會有一刻停頓——好像有些難捨，然後，她眼中閃著笑意，親切地盯著我，為我摘去頭髮梢兒上的草棍，伸一伸我的衣裳領，或者，幫我繫齊了衣扣……

類似的小動作很多，並非微不足道，彷彿，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激動人心的東西，在其間隱含著。默默地接受它們，默默地發覺，它們具有極大的影響力。

一種深深的快樂，神秘的聯繫，足可以抵消疲憊的東西，由她的手，悄悄潛入我心裡。也許在粗糙鈍重的生活裡，我太缺少這種稀罕的感覺。這又溫柔又細膩的感覺，如此寶貴難得，被我敏銳地捕捉著，一經接觸便迅速地吸收掉。

我這麼想，舒迪好像是我的一個長者，好像她對我早已持著一份責任，要關心我的情緒我的思想，以及我的行動——這多好！

那隻手肘長好之後，我又回排了。一天裡，總是禁不住地老想舒迪，總是很厭煩地在坯棚中幹著活兒，盼望著快點兒結束，好同舒迪會合。卻只能在晚上，在各種學習或是開會之

後。很晚的時間了，我犧牲一些睡眠，去馬號。

一個人，從宿舍出來，走進深海般的黑夜，頭髮會嚇得倒豎起來。漸漸適應些，覺得四野夢一般空闊，馬號好似在天邊上。手電的一小圈光亮，在抖抖地躍動著，劃出一寸一寸的白路。心裡感覺到慌急，一種違背了我本性的勇敢，有力地推送我往前走。終於，看見了馬號空洞的大門口，晚風送過來熏人的牲畜的氣息，間或夾了幾聲長叫，一隻不戴單子的小黃燈泡孤零零地吊在棚前亮著，像一隻靜靜喘息著的寶貝。

剛一看見它，我那搖蕩的心便安定了。

在馬號，我幫舒迪抱抱草，添添水，說上一會兒話。四周是靜靜的，暗暗的，馬嚼夜草的聲音嚟嚟的好聽。一天裡，本來已累得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可到了這會兒，渾身又都興奮起來。舒迪詢問我這一天又碼了多少坯子，棚子裡存過幾次車子。她認為，我除了比別人力氣小，技能差，主要還是手裡沒有一把好使的坯叉子。

她親手給我打了一把，叉子把上還給我纏了圈兒小麻繩。

她說，打乒乓球講究得有自己的「手拍」，你碼坯子，也得有自己的「手叉」。

我抓緊時間跟她說話，話匣子一開就顯出傾訴的勁頭，像潑水似的，全是發牢騷。我說你多美，你就自己管自己。可我，總覺得八面是眼睛。你說說，怎麼都專愛盯著我呢？

我問舒迪，什麼叫不聯繫群眾？什麼叫不走群眾路線？什麼叫團結不廣泛？我告訴她，

這個月總結會開過後自己特別警扭。又讓選先進，幾乎每人都被提過名，惟獨我，就沒人提——好像，我老是被忘了，好像，排裡根本就沒我這個人，哼，我就這麼差嗎？

我差，我差，可我已盡力了，真的盡了力了。

舒迪看著我，笑說，你這麼想不開，還挺在乎表揚的？唉，可憐見的，看來，人人都有自尊心呀，你別急，回來我申請調你們排去，到時候提表揚，我就專門提醒你——好不好？

——你說話算話！我一把抓住她，轉憂為喜，笑了起來。

她也陪著我笑。我們的笑聲破壞了馬號的幽靜，四外都聽見回聲。

老蒙提著馬燈進來了。舒迪向我使個眼色，說，回吧，要不宿舍插門啦。

馬號值夜一直是老蒙負責，舒迪不住在馬號這，她的宿舍是在後勤排。

我說，不回去行嗎，我們就在草堆裡頭忍一夜，跟星星做伴。

不怕蚊子小咬哇？能咬死你！她這麼說，我便無奈。

我們一起往回走，一起感受夜風的潮潤，一起看到黑夜流動著大氣，這大氣溫靜純粹。

我們發現，夜天裡的世界本是很美，曠野的大邊際上，一道水線似的紫色與天空相銜。

那裡，是黑夜尤其深邃的所在，那裡，深埋著世間不可測知的生存奧秘……

夜露在降臨，仿若細碎的花蕊撒在臉上。她握著我的手，默默地拔腳步，腳步帶出重

量。或者她摟著我的肩膀，摟得越來越緊，使我整個倚靠著她。她是那樣強大有力，和她作對是不可能的，我也不想。被摟著，聞到一股馬號的味道，這味道連同一種輕輕的擠壓，溫熱而著實。這時，聽得見她身體裡面的血流聲。

然後，前方出現一排小亮珠般的燈光，散得很開——宿舍到了，身上沾著她的熱氣，壓低聲音，向她道一聲再見。

木工班幾人兩天裡釘出來兩個大大的籃球架，一夥男生轟著叫著抬上肩膀，將籃球架豎到女生宿舍前面的空地上。傍晚時候，女生排義務勞動，清除了空地邊上的垃圾，再將雜草全部鏟掉，四周撒了一大圈白花花的石灰粉，籃球場建成了。

連裡開會，大食堂臺子上站出一位穿制服的幹部，是團裡邊來的薛幹事，政治股的。他說，磚瓦廠要成立一支籃球隊，要配合全團的籃球大聯賽，搞好循環選拔，這是一項不可輕視的新任務。這任務有這樣那樣的深遠意義。

薛幹事說完指導員說——我們連就是只出女隊，因為我們連比別的連女戰士力量突出，便於出人才。

我們二排挑出來六個人，葉丹嬈在其中。

製磚生產還照常，抽走的人不幹活兒，整日裡練球。咱子聲一直不斷，一直傳到工地上。人們都有一種關心的興致，每天一幹完活兒，抓緊時間吃飯，然後就圍著籃球場，看幾

位女運動員練球。爲了讓看球的和練球的一起更興奮些，指導員這時就選男生過來上場打比賽。

男生女生平時不說話，現在這樣等於有場好戲看了。指導員讓大家底下給女運動員打分，要詳細評說誰不錯誰不行，怎麼不行。

我總是獨自窩在宿舍裡，貼著鋪邊的小窗口往外看，又自在又安全，也能看個八九不離十。我最注意的人其實只有一位，便是葉丹嬈。葉丹嬈這時是相當出衆的一個。不僅是她容貌。看她四肢舒展起來，雙腿顯得修長輕盈，運球敏捷，手勢準確，種種姿態裡透著技術，看上去是那麽標準，漂亮。都誇讚說怪不得她原來就是校隊的。我在心裡爲她叫好。同時注意到，像我一樣專門注意她的人太多了，幾乎所有的男生，所有的本地人，他們的眼光以及表情實在是難以形容的。而一種不約而同的期望，是這些眼光中共同的内容。

人人都要她的出色持久再持久，必須得有價值，作爲我們連的法寶，她只能準確，只能敏捷，要奔跑如飛，投擲如遞。好像，我們磚瓦廠能否百戰百勝，就在她一個了。

她當然懂得這些，卻又有點兒太在意這些了。在人們的叫聲裡，她臉上越來越明顯地掛出一種緊張神情，彷彿箭在弦上，彷彿把整條命都附在了籃球上。又拿出來幹活兒時的拼命勁兒了，一種動物般的衝勁兒看著叫人擔心。那兩根小辮兒編得死緊，用皮筋繫到一起，在腦後打成一個斜叉——這斜叉著的髮辮兒是她身上唯一未被汗水浸透的東西。

這天聽見一種議論，說葉丹嬈有個奇怪的毛病，一上籃投球，準保會尿裤。

我詫異，不相信她會這樣。可是再看她時，確實發現，她一到上籃的時候，便掩不住一種慌亂，甚至是錯亂。那時，她的臉紅紅地仰著，眼睛緊緊盯住籃板，動作是僵硬的，扭曲的，雖然每每還是不大掉籃，可樣子實在不算美。

籃球場外一些男生，一些老職工，都對比賽戰況毫不關心了，只是緊緊追著她的褲子。

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樣，現在眼光免不了要射向她的褲子——褲襠。那裡濕著，濕跡很深。盡管她的褲子整個都是汗涔涔的，但嶄新的濕跡無從遮掩。

我不忍看她了，感覺一種特別的難堪此刻正從心裡折磨著她。聽見許多刺耳的聲音，摻著怪笑。可葉丹嬈一直就那麼打著，掙命的架勢始終如一，褲子每天換出一條來。

我將籃球場上的事跟舒迪說，她也有點兒驚扭，一會兒話茬換了，她皺眉頭說，怎就沒我的份兒？難道我這人，天生幹活兒的坯子，只配跟牲口混嗎？我說，怎麼的，你心裡癢癢啦？告訴你，幸虧沒去，那份兒罪，還不如幹活兒呢。

可是舒迪伸出雙手按住我的肩膀，幾乎是懇求地說，你給我找找指導員，你告他——我以前不光校隊兒的，還隊長呢！

舒迪一副按捺不住的神氣叫我沒法不幫她。

我找了林沂蒙，林沂蒙再找指導員。這天傍晚，果然看見舒迪上陣了。

她居然令人耳目一新。很精神地穿了一身兒深紫色的老運動服，上身兒後背上印著「女四中」三個大白字。即使不穿這身兒運動服，她也特別像回事。球總是粘在她的大手掌裡，來去如梭，像是全無阻擋，能遠不可及地投籃不失誤，人跑起來，腳底下踩了風火輪似的騰騰奔著。而別人無論怎麼拚力，都蓋不過她所特有的勇勁兒。

毫無疑問，她給整個隊帶來了真正的靈魂和希望。

人們格外振奮，不斷地向她叫，老舒——上，老舒——上！

做裁判的指導員喜不自禁地跑前跑後，嘴邊泛起唾沫星子，口裡叨叨著，呵呵，舒迪真不賴，舒迪真不賴！

舒迪的形象充分展示，壯實的身體一顛一躍，帶出一種特別強勁的氣質，一頭齊耳短髮黑火焰似的揚著，叫人想起貝多芬的頭像。

她身上還一個最與眾不同的地方，是過於龐大過於飽滿的前胸。這是不興講究，不興戴乳罩的時代，對於舒迪，卻有些不妙。那前胸好像一隻奇異的胖動物臥在懷裡，當她劇烈跑動時，這隻胖動物不甘寂寞，鼓蓬蓬地上下左右不住亂跳，彷彿是要飛起來。

人們的眼光不約而同又都開始追逐她的前胸。幾個嘴欠的男生朝她亂吹口哨。

舒迪也像葉丹嬈那樣，對此全不理會，汗淋淋的臉始終繃得緊緊的，除去那顆飛著的籃

球，視線內再無別的東西。

磚瓦廠女隊正式出賽，果然是頻頻告捷。接連奮戰十幾天後，薛幹事又來了，開大會，頒發冠軍隊獎旗。之後，女隊中的葉丹嬈張霞二人被薛幹事挑走，去參加團裡的組隊集訓。

舒迪又回到她的老崗位上了。我怕她不高興，去馬號勸她，沒想到她神氣兒還是照常。

她攥著我的手一搖一搖地說，你不知道，馬號師傅比籃球手難培養得多，指導員不放棄，我是抓革命促生產的主力軍！

這麼說時，她眼睛看我，大而富於表情的眼珠一閃一閃的。

她問我，你心裡也巴不得我不去集訓，對吧？

我點頭承認。突然覺得手指一下子生疼極了，是她突然使了力氣把它們攥緊，好像要將它們擠出血汁來似的。一會兒，她將我手放開，在我的尖叫聲中笑起來。

在她的笑聲裡，我感覺到她特別的快樂，心裡很有些驚愕。

8

林沂蒙問我，馬號的舒迪挺好是嗎？連長叫她上咱排。

我趕緊說，舒迪當然好啦，沒看她打球一個頂叁，來咱排做個班長也是富裕的。

舒迪真的來了，來我們班，鋪蓋搬到我們宿舍，因為葉丹嬈張霞暫時搬走了，她進來不會擠著任何人。不過她說，她想住到炕頭上，每天負責燒炕。她這麼爽快地把負責燒炕當作爲了住炕頭而甘願付出的代價，炕頭的于文謹立刻答應，快速挪騰自己的鋪蓋，一邊說道，嚟，老舒真痛快，行，我讓你熱炕頭！不過要著了火，可得你負責啊。

舒迪滿面感激，寬厚地說，我負責我負責，管保這炕決不會燒塌。

她的眼睛在整個宿舍裡溜一圈兒，朝每個人點頭微笑，說，你們叫我老舒我沒意見，可別叫成老鼠啊。全屋人一下子都哈哈笑開了。林沂蒙帶頭打趣說，誰能管你叫老鼠，你這麼膀闊腰圓的，眼睜著是一頭大象嘛。舒迪搖頭，鼓一鼓嘴說，我可比大象輕靈得多啦。

然而她的確是在重手重腳地做事，撿個盆，放個鞋，都會出奇地響，在過道裡端水倒

水，稍微說點什麼或者只一聲輕咳，都讓人有些害怕，以為是指導員連長來了，於是急急惶惶要插門。她見了不由發笑，笑聲呵呵的，顯得老氣，還摻著男人才會有的的一種嘯音。

一種嶄新的刺激令大家又驚又喜，整個宿舍彷彿過節一般快活起來，大家禁不住好奇心，注意力都圍著她轉。纏著她，問種種問題。

——你吃了什麼了，怎麼長得那麼軸實，那麼勇哇？你那是什麼嗓子呀，怪嚇人的！瞧這大腳丫子，領鞋還不得四十三號？你說，你兩隻大爪子，乾嘛老那麼張著，老像要幹活兒，老像要勒馬嚼子似的……

舒迪成了宿舍的中心，確有很多成爲中心的理由。尤其在洗的時候，整個宿舍對她的包圍簡直達到高潮。大家像是商量好了，都爭著讓她給擦背，她也滿足每個人的要求。因爲賣力，臉盆架子撞得搖搖晃晃的，臉盆一勁兒往外濺著水，一會兒工夫，一片片雪白的後背都讓她擦得紅鮮鮮的了。因爲這樣盡義務，她自己沒法洗了。頭髮打過肥皂顧不得沖，將頭髮捋成一隻白花花的大箭頭，好似頭頂著一隻大號的洋蔥，她就一直那個樣子爲別人忙不停。

全宿舍人都洗完上了炕，她臉上帶著汗珠子又出去給大家倒水，返回來，再接再給這個那個捶背掐腿。這是她自己說的，還會一點推拿的本領，於是又有點供不應求了。可她還是很樂於這一種服務，和善寬厚的樣子好像一個萬家奴。這時姿態也顯得瀟灑，往往在每回結束動作時不由自主地將胳膊在空中劃個大圈，一左一右比劃抽球或上籃的姿勢，非常帥。

忽然，她在屋中站定了，嚴肅地向上方板起臉，眼睛銳利地緊盯住屋子裡低彎的繩子，那繩子上擗得滿滿登登的，就要墜斷了。她過去，把濕衣裳一件件摘了都搭肩上，手裡抓塊磚頭站到臉盆架上重新釘繩。一副身材貼著牆面拔得像巨人，喉嚨裡還「霍霍」有聲。釘完，她轉過來，手裡磚頭全碎了。她丟了碎磚頭，硬生生邁腿下了地，手向空中猛甩一個響亮的樞子。一刻間人人看得發楞，隨後又都嘩嘩笑開了。

工地上的舒迪當仁不讓也是出類拔萃的。不論幹哪路活兒，她都令人讚嘆，渾身上下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氣，好像能夠發出電來。卻一點兒不毛躁，全無林沂蒙和葉丹嬌那種競賽式的狂熱，那種不顧死活的拼命，而是極其熟練沉穩，像哪樣都幹過了多少年似的。

林沂蒙惟恐舒迪碼坯子屈才，叫她推車。她就悠悠地推獨輪車，一側肩膀上斜挎一根粗麻繩，架勢像一個老職工。她說自己常使獨輪車推泔水從食堂一氣兒走到馬號，慣了。

休息時，舒迪又被好些人糾纏。她們喜歡坐上獨輪車，叫她輪流著來回推。她會推得懸一些，老要左右擺，她們嚇得尖叫，從車上下來時揚手假打她，她得意地樂。又徒手背她們，一個一個背，告訴她們誰最沉，誰最輕，時而有人調皮地纏她，將胳膊環過來給她當腰帶，手指在肚臍那裡作祟，她禁不住大叫——癢呵！

舒迪似乎是生就爲了給別人添加樂趣的，又確實具有才能，尤其具有永不厭倦的耐力和

好心腸。工地出現了從未有過的笑聲和熱鬧。

如果笑聲燦爛過分，通常是因為舒迪給大家講了笑話。舒迪模仿他們學校軍宣隊隊長，此人看不懂秘書寫的省略號，發言時候，竟將「五洲震盪……，四海翻騰……」念成「五洲震盪——盪、盪、盪、盪、盪、盪！四海翻騰——騰、騰、騰、騰、騰、騰！」底下聽眾為他爆發了雷鳴般的掌聲。軍宣隊隊長一高興，以後每逢運用毛主席任何一句詩詞時，都這麼念了。

舒迪還說小幽默，外國的：一個旅行家坐飛機，不幸中途飛機發生了故障；所幸的是呢，旅行家身上拴著降落傘；不幸的是呢，降落傘打不開了，旅行家眼看著就直掉下去；所幸的是呢，地面上有一個高高的大草垛，旅行家是頭朝著大草垛往下掉；不幸的是呢，他忽然看見，草垛上一把杈子，杈子尖兒直衝著他……

大家笑出眼淚來了，簡直前仰後合。精力過剩的舒迪不滿足，見縫插針，一刻不停地再說一個，說時她的臉煥發著光彩，眼珠靈活亂轉，人顯得狡黠多端。

忽然發現指導員站在那裡。鬧哄哄的氣氛把他攔住了。指導員說，呵，二排好活耀（躍）呀！說完站著不走，待會兒走了，還捨不得似地不斷朝這邊回頭望，嬉笑的臉上帶著狐疑。

這天不知是誰，又發明出來叫舒迪給掏耳朵的遊戲。仍舊把舒迪圍中間，一個個來。這

時她既像家長又像大夫，滿面掛著耐心和細緻。

她直接坐在地上，身體好像北京大鐘寺裡的大鐘那麼座實，後背靠著坯棚一根立柱，比別人高出來一個肩膀。每個被掏的人把上身彎彎地伏在她粗滾滾的大腿上，腦袋橫擱在她的膝頭。她眉頭高聳，雙目圓睜，武器是一根纖細的髮卡。看得出來，在所有的節目中，掏耳朵是最令舒迪喜歡的，似乎這是件極過癮的事情。一隻隻耳朵被她提捏在手裡，她叨叨說這一隻像馬蹄蓮，那一隻像「耳朵片」。「耳朵片」是上海知青從家裡帶來的一種餅乾，脆酥可口。她極其認真地對付手裡的每隻耳朵，動作盡量勻著勁兒，慢慢地轉，輕輕地撥，掏得她們個個舒服。奇妙的快感使她們哎喲喲亂叫，因為舒服太過，猛地往舒迪懷裡扎，於是她們滾成一團……

這種熱鬧我沒參加。

舒迪被搶走了，被那麼多的人。她們原來都不曾理會她，現在卻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老是擁著她纏著她。

說實話，我不慣她們。我的不合群現在又充分表現，她們越是熱鬧我越是躲開。與此同時，我忽然和舒迪不說話了。假如發覺她要和我說話，我會及時地提前避開。

這樣一來，我們的關係僵住了。

我敏銳地感覺到，有一種東西在離間著我們，不知道這東西是什麼，只覺得它強有力。

因此而暗自嘔氣。當好多人在那裡笑鬧時，我想法排解。默默地躲到一邊，將注意力投向花草昆蟲。挑一根葦棍，很無謂地給蜘蛛搬家，看蜘蛛智力低下地一陣繁忙，捷快的爬行使樹枝一陣顫抖，陽光將新搭的絲網照得銀亮，一隻小咬撞上去，粘住了。又用手指接近螞蟻窩，抖一抖衣袋中的餅乾渣，給它們撒在窩邊上，看它們奔走相告，忙不迭地把那美食拖進花芯般的洞穴裡。

木然地看著，看著。身邊的空氣裡真切地飛翔著舒迪的聲音。是那麼結實，那麼豁亮。不管在被多麼紛亂的叫嚷攪擾著，我都能將特屬於她的聲音辨得清清楚楚。

我覺得，她的聲音在我的身體裡頭穿越，我感到，她的聲音比她人更容易貼近我。

看她現在比任何時候都快樂，那張興致盎然的臉令我感到陌生。

也許，是因爲她一向離女生群太遠，嘗夠了獨個兒的滋味，生怕重蹈舊轍，所以格外看重人們對她的喜歡？

我不願以這樣的理由來解釋她，我願往斜處想，甚至聯繫到她的出身。

我覺得，她絕不是一個簡單而傻氣的人。或許，她是有意識地利用著自己奇特的氣質、力量，加上罕有的寬厚和大度，來把大家都抓得緊緊的，從而在新環境裡叫自己站住腳。

我瞧不上這樣的動機——一個人，你怎能使人人都喜歡呢？又怎麼能將自己的精力完全用在這邊呢？大家，大家，大家的位置，在一個人的心裡，要怎樣的重要才算合適？

我留意到她時時在注意我，對我的一切，她的眼睛很少放過。然而我看不到，那份注意之中是否帶著歉意。

我老想著，舒迪，你那麼聰明，當然應該感覺得到我的寂寞，我的苦悶。可你爲何不來同我談心呢？

休息時間，連裡通知二排上香瓜地吃瓜，爲了統一打籽，也算對一線人員的慰問。此前一天是一排去的，弄得瓜地老魏很生氣，罵他們簡直就是土匪下山，幾分鐘功夫，竟把兩垸地的熟香瓜一舉掃蕩了大半。所以我們來吃時，定下規矩，不可以自己瞎動手。都站那兒排隊，等老魏下瓜，下了瓜一個個發給我們，吃時定要圍著一隻筐甩籽。

老魏說，這是鮮族人育的種，叫黃金啞瓜，根本沒地兒去買，不精心打籽兒，來年就白瞎了。

排到我時，老魏發我的三隻瓜只有一隻是大大的，我很知足，提起衣襟兜住了，小心地站到筐前慢慢吃。

身後有人撞我背，回頭看，是舒迪。她把一隻沉甸甸的大瓜摺到我懷裡，換了個小的走。她低聲跟我說，你可快點吃啊，馬上要吹哨了。

我捧住那隻瓜，想要還給她，可抬臉時，見她已快步離開了。

隨後，回到工地，在坯棚中仍舊聽到她跟推車班的人高聲逗樂。

她們因為剛剛吃了香瓜，精神顯得比先前更為旺盛。她們幾乎就在我眼皮底下鬧著。這時舒迪的笑聲聽上去，就像玻璃敲碎了似的那麼尖脆刺人。

我感到傷心，以至鼻子都酸了。

我一向是自覺渺小的，所以我的心既非有力也不寬宏，實在不知該怎樣盛下眼前的一切。

慫恿地想著，我不能改變自己，我寧肯犧牲掉對她舒迪的需要，也絕不參加那種叫我討厭的哄鬧。

傷心著，反覆勸說自己，還是回到孤獨，回到孤獨吧，孤獨，這有什麼了不起的，我不是向來就是如此嗎？

9

葉丹嬈張霞回連來取她們的箱子。她們算徹底調走了，葉丹嬈落在團直屬的加工廠，張霞落在團供銷社，都是爲了賽球集訓離得近些好招呼。連裡套馬車送她倆，之前正趕上晚飯，她倆還在我們桌上吃。也許意識到是在吃最後的晚餐，我發現葉吃得比我還慢。漸漸桌旁就剩下我們兩個。都不說話，默然的样子好像存有好多話。

想起以前有一次爲了五班爭上節約標兵，她也是這樣一直吃到最後，當我轉身走開，貓腰在地上的大鐵桶那兒盛湯時，忽然發現她將桌面上大家丟的碎發糕，以及沒揉開的齷齪痞痞，不乾淨的發糕皮兒，一股腦兒都斂到手心裡，飛快地往嘴裡塞去。我盛了湯過來，驚訝地叫，你這是幹什麼？可是她根本不在乎我如何反應，硬是將滿嘴的東西一噎一噎地咽了下去……很難忘當時她那副樣子，記得她並非感覺不到吞咽的痛苦，甚至她的眼睛裡都噙出了淚水。但她脖子那裡頑強地使著勁，梗了好半天，執拗的勁頭叫我想起北京填鴨。

不知爲何現在我要想起這一幕，想得心裡頭酸酸的。

她摺下了碗筷，向我微微一笑，我也不由朝她笑。我說，祝賀你，調到加工廠，那兒肯定比這裡好多了。至少，活兒都是室內的，而且，那兒準得老加工食品。她說，分配我是乾洗豬皮的活兒，你沒見識過，回來，你去看我，好嗎？我說，當然了，馬號每月都去車拉酒糟，到時我跟車就能去了。她點點頭，說，咱們去路口上待一會兒吧。

我們一同走出食堂，一同上了行車道，邁過磚瓦廠進出口上那條粗鐵杠子門欄。

並肩在灰白的公路上漫步，覺得公路特別平坦。據說，這公路是當年日本人抓中國勞工修築的，極為長遠，一直通貫到邊境線。想想當我第一天乘著大卡車獨自來到這裡的時候，到處還是一片片的荒涼，現在卻是滿目草野了。公路兩側的深溝裡湧滿灌木，有些不知名的小花斑斕地開著。此刻，落日絢麗的紅光正輝耀著它們。

一時間我們好像都忘記了身邊的現實，不約而同地在腳邊一起一蹲地捏花擇草。我發現了一株完好的蒲公英，捻下來遞給葉丹嬈。她伸手接了，將蒲公英白茸茸的籽球貼到臉邊，嘴唇優柔地噉起，輕輕吹，無數的針籽毛蓬蓬地飛起來，飛得輕盈，飛得遠遠。

她眼睛追逐它們，視線綿長，直至草野之外。然後她轉過身來，默默注視連裡。

宿舍的幾片窗子由於夕照的緣故，現在耀出來火一般的反光。不尋常的玫瑰紅裏在金色的光芒裡，一下子接通了記憶深處一個最最熟悉的畫面——看見了家的樓窗，每當我背著書包放學回家時，常常最先見到我家樓窗上，這美麗無比的反光。

反光倏忽間過去了，視界裡赫然排列出另外的景致——那些灰撲撲的坯棚，簡陋的磚窯，高大的圓錐體的煙囪，煙囪口上，騰騰吞吐著黃煙，黃煙形成一個碩大的傘蓋罩在磚瓦廠上空。

離大食堂不遠處，一個深大的土坑裡，還有兩班男生在加班備土，爲了明天製磚用的。

因爲製磚數字猛增，機房後面的土早挖盡了，於是備土戰線拉得極長，挖到了相距一公里多的大食堂這邊，老是要不停加班。土坑的外延越來越大，比地面低著一米多，人的身體全陷在裡面，這邊看去，一些赤裸的脊背閃著亮亮的油色，時而從傾斜的坑道上躍出躍進，一座黑色的新土堆像小山似的在口上漸次高了起來。

微風繞過那黑色的小土山，吹過來一股汗氣味，聞著酸兮兮的。

——有時候，他們男生比咱們女生真要辛苦多了。她看著那邊，發出感嘆。

她的臉這時很靜，目光宛若湖水，又有比湖水更深的東西。它們是什麼？

我問：你還留戀磚瓦廠嗎？

她沒有回答，不再凝神了，從衣袋裡掏出一隻小藥瓶子，遞給我，說，這裡是一點兒核黃素，也叫維生素B₂，你不是愛長口瘡嗎？有時自己吃兩片，或者，就直接把它貼在瘡口處，也能管點兒用的。

我接過小藥瓶，對著光看看，說，總見你在沒人時候偷偷往嘴裡扣一大把又黃又白的藥

片，就是這個嗎？

哪能光是它啊？我得過腎炎，我媽媽總是寄各種藥片來。我媽媽不像你媽媽，她從來也不寄餅乾，更不寄糖來。

那你媽媽才有頭腦呢，你看陳梅英不斷地叫她媽媽寄上海糖果來，結果讓指導員拿她當資產階級典型開了批判會。

她笑了，說，有天半夜我醒來，看見她正在枕頭前坐著，一勺一勺吃肉鬆，像隻餓貓。你猜，她把肉鬆盛在哪兒呢？盛在一隻從來也沒有用過的新尿盆裡！

我鄙夷說，哼，真是自私得可笑，她把寶貝尿盆永遠存在箱子裡，當點心罐子用，卻整天使我的尿盆撒尿。

我把手腕兒上一副白色的護腕擱下來，遞給她，說，這是我媽從天津的體育用品店買了寄我的，幹活兒能護著點兒手腕子，你戴上，這護腕很有用的。

可是她非不要，非還我不可，說，我可不戴，多礙事啊，我早練出來了，用不慣，你手肘折過，還是你戴著吧。

沉一會兒，我問葉丹嬌，這麼長時間了，你做我的班長，你是怎麼看我的？

她想了想，眼睛看著我說，其實你挺好的。

我一撇嘴，說，「其實」挺好的，就是本來不好唄。

不是不是，她糾正自己，又囑咐我，以後你得多和別人說點話。尤其要向團員多靠攏，主動跟她們匯報活思想。你跟謝謝談過話嗎？

——謝謝？人家那種大人物，我哪敢啊？

他挺好接近的。他曾找我談話，說我哪都好，就是太不潑辣了……你知道，什麼叫潑辣嗎？

我不知道什麼叫潑辣。團裡大喇叭宣傳過，八連一個女司務長敢殺豬，可是殺不好，後來技術學得精了，能夠一刀下去就把一頭豬捅死。聽著真是挺嚇人的，大概，就得那樣才能算潑辣吧，還有林沂蒙，她也能算潑辣吧……

回到宿舍，葉丹嬌跟我抓緊時間交換照片以作紀念。

她指著她的照片，顯出一種喜歡的神情，說，你看，這是那會兒我剛剛剪掉小辮兒時的樣子。我覺得那張照片像「劇照」。她獨自站在毛主席的大畫像跟前，身穿軍綠制服，扎著一道寬皮帶，左臂上，竟然戴著紅衛兵袖章，面孔莊嚴，頭髮短到了耳朵以上，那架式有點兒像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我沒問她哪兒來的紅衛兵袖章，只說行啊，你夠精神的！

她一笑，說，你好好收著吧，這可是紀念。

舒迪接替葉丹嬌任了五班班長，卻很少跟我們一起幹活兒，總是被抽走。要不是去推車班補缺，要不是上機器房抬板兒，若是連長來抽她，又得上窯地去，不是糊窯門，就是扛跳

板。

有一次我親眼看見她在窯地獨自扛一塊大跳板。那大跳板本該由三兩個男生一起來抬的，而她自己扛著，後背壓得像老頭，腳步蹣跚得很，汗水多得連褲管都浸得精濕了。我在她後面站著，好像看見她滿面滴答地淌汗，好像聽見她脊椎裡壓得咯吧響。

想起來《童年》裡面的伊凡。伊凡在高爾基的外祖父家做幫工，扛一隻巨大的十字架上墓地，被活活砸死，小人書裡那一頁畫面十分淒慘。

我不願舒迪那磨盤樣的後背老是那麼沉重地扛跳板。

天氣逐漸涼了，磚坯子乾得慢，機器也就開得慢了。可以不必在早飯前出工，這一來又恢復了出操。舒迪是排頭兵，她跑步習慣於緊皺眉頭，面孔嚴肅而沉鬱，像個思想者。

活兒越來越雜了。女生排時常要抽出一些人去菜班幫著收菜，時常會抽上我。相比之下，收菜比碼坯要開心些。砍白菜時有人挖出菜芯來大吃大嚼，又在懷裡揣上一顆最寶貴的帶到宿舍來，找食堂人要一些醬油，切成塊兒曝曬著吃。

這法子舒迪想出來的，還貢獻了她的臉盆。每每飯後，宿舍裡像有一窩兔子在那兒圍住臉盆，咔咔地啃白菜。我沒加入這一項「補充維生素」的活動，是因為我曾見過一位男生拿根小棍子挑著一隻死老鼠在食堂喊，說是剛從醬油缸裡撈出的。

我比較喜歡收穫向日葵。它們每棵上面頂著豐碩的果實。大圓盤的花輪乾燥沉實，靜靜地墜著，一起站成一個向陽的整體，似乎一齊熱烈呼喊著什麼。想起一個很形象的歌舞，「我們是朵朵向日葵，陽光沐浴我們長大……」。幾月前，我們清早義務勞動播種它們，那時它們還都是些小小的籽，很不經意地把它們丟下了事兒，現在，竟讓我們收不過來了。

宿舍裡立時又掀起不絕口的嗑瓜子熱潮，開會學習時也不停歇，潮濕的泥地面，每到夜晚都要鋪上一張寸厚的瓜子皮地毯，鞋子踩上去扎扎拉拉的。

享受著收穫果實，看到土地和人最基本的聯繫，看到土地對人辛勤勞動的報答。可是，我想，在這碩碩秋日裡，屬於我自己的收穫是什麼呢？

——是一言難盡的辛勞？種種農工的技能？或者，與日俱增的惆悵？

站在已經收穫過的土地上，看四外裡剩餘的作物連同草木呈現出一派萎謝的面貌，空氣中穿行著敗落的苦味兒。嗅著這苦味兒，我看到這世上所有生命的終場，想到了生命的短暫與偶然。秋色蒼黯中，怔怔地遠望光禿禿的曠野上斜行的日影，注意那日影走得飛快，帶著一去不回頭的氣勢。與此同時，一隻候鳥嗚咽地叫著向南飛去，倉皇的樣子像是帶著恐懼。假若我是寓言裡說的蛤蟆旅行家，我可以叫這隻候鳥叨來一隻草棍兒，我會咬緊草棍兒，跟它一同遠行，飛回溫暖的家鄉去……這當然是愚蠢的夢想。

惘然仰對漠漠天空，久久地追逐那隻孤零的候鳥，一直追向天之深遠處。看前方地面

上，升起一條土灰色煙柱，像道士作法似的，來得快去得快，兩根草棵掀起來，在空中杳杳地相撞。

——又要冷了，又要冷了。到處一派幽冷的靜，沉默的黑土地正在蓄積充沛的寒意。我憂心忡忡，像一隻寒號鳥，敏銳卻又無奈地察覺到，季節的轉換，真像風一般無法控制啊。而風，一時是隱藏的，假若掀起，一切都將是脆弱的被動的，一切都將聽憑擺布瀕臨冰凍……

我犯了一個錯誤，別人並未發現，自己卻十分害怕。

這天下大雨，機器房停了，我們都分散到瓦廠幹。我在烘瓦室下瓦。這活兒還從未幹過，想不到如此難熬。烘瓦室溫度高達四十度，門窗封得嚴實。人在裡面，雙腳又開，踩著一楞一楞的木瓦架子抽上面烘乾的瓦片坯子，以備裝窯。這活兒本算小活兒，可是幹上一會兒臉就憋紫了，全身大汗淋漓，人成了籠屉裡頭蒸著的肉籠。

我喘不上氣來，一心只想快快跑出去。門外正對著軋瓦棚，軋瓦機在那兒鏗鏘地響，送瓦的小車行走如梭。瓦廠排排長侯玉才叫我們下瓦的幾人聽他招呼，過會兒一起出去換氣，之前不許隨便開門，一是怕攪亂軋瓦秩序，二是怕烘瓦室漏風。

可他就怕我們熱死憋死。

侯玉才是個退伍兵，都知道他一向憑靠擰眉立眼發號施令治理瓦廠，成天老是不客氣地

指著人的臉派活兒，粗暴地喊：你一個，你一個，他一個！誰要動作慢了點兒，他張口就罵：媽拉個巴子！他曾經捆過一個被他叫做「美國鬼子」的男生，美國鬼子不服管，挨過捆後，侯玉才不解氣，又攏撥連裡，調「美國鬼子」上磚廠去燒大窯。

我心焦如火，想這個侯玉才肯定把我們該換氣的事給忘了。瓦架子一排一排像圖書館藏書架，滿登登地豎著擋著，這邊幹活兒的人看不清那邊幹活兒的人。從越來越緩慢的抽瓦聲中，我聽出別的人也跟我一樣，守紀律已經到了不可忍耐的極限。但是，怎麼就沒有一個人敢開門出去換口氣呢？我敢嗎？也不敢。侯玉才那張臉我想著就怕。

水深火熱的絕境。我在煎熬中不住打抖，聽見心臟憋得砰砰亂撞。

我盯住了一扇窗子，它在挨我很近的角落上，那兒沒人，那兒弄出聲響不會被聽到。聽到也沒辦法了。窗外是瓦廠出瓦的窯地，此刻正靜著。我把袖口拽長些將一隻拳頭包好了，咬住牙關，把心一橫，使足力氣掄過去，玻璃格外尖脆地碎裂開。寶貴的風，甜絲絲的空氣，呼地撲到臉上，我幾乎噲暈，張開嘴巴哈哈喘大氣，眼睛頓時模糊了。

我聽見侯玉才的招呼聲在門外災難般響起，趕緊逃離那扇打破的窗口，讓臉上保持鎮靜，隨著幾人快步走出去。

晚飯後舒迪找我，問我那窗子的事。我毫不含糊地否認，同時氣咻咻問她，你幹嗎單問我？我這異常的反映似乎說明了什麼。她不再問了，沉著臉走開。

跟著是二排開會，林沂蒙用非常尖利的言辭斥責不知名的砸窗人。

她說，侯排長很氣憤，他要求連裡搞調查，說此事不查清楚了就沒個完，他認為就是我們排的人幹的：到底是誰？誰幹的？你站出來！

我調動全部意志保持鎮靜，眼睛平平地盯著林沂蒙身後垂搭的一件濕衣裳。猜疑似乎難以避免，我發覺許多的視線在我臉上打轉轉，許多的私語在耳朵周圍響個不停。我很緊張很困窘，覺得繃著的神經就要斷了，我就要充分暴露，就要臭不可聞……

忽然聽見是舒迪在說話，聲音平和，甚至還帶著笑。她說，我覺得侯排長把問題想得過於嚴重了，不是說窗子裡裡外外都有碎玻璃嗎？那就不能單方面猜疑，毛主席最反對主觀主義。我們都客觀地想想，天氣又是風又是雨的，怎麼窗子漏了洞就準是人故意破壞的？難說吧。也許是外面什麼東西撞的，也備不住。再說，他們瓦廠自己，搞不搞調查呢？

舒迪這麼一說，林沂蒙那裡火氣就堵住了大半，她轉身下了炕，坐到小板凳上，臉一悶，沉默了。舒迪又說，我還看出一個問題，也挺關鍵的。他們排為求進度，瓦坯子不乾透了，就碼進窯，這可不對，沒乾透的瓦坯子，一燒準變形，要麼變成了酥餅子，這不是最大的浪費嗎？舒迪完全轉移了鬥爭大方向。我聽著心裡悄悄鬆口氣。

可是，我的手上已經落了傷，打碎玻璃窗時雖然墊了袖子，一片淤血的紫斑仍是烙下了，看著很明顯。上醫務室要了傷濕膏貼上，一時不好，老疼，幹起活兒來很不給勁，甚至帶出一種殘相，幹活兒戴手套，吃飯洗臉都使左手。因此也顯出可疑。

可疑是自己頻頻感到的，覺得不妙，越發沉默寡言了。

整個五班都上蘿蔔地起蘿蔔。蘿蔔起得有些晚了，第一場霜凍下來不久，地裡又迎接了最初的細雪，入夜後到處結出一層薄冰。所以蘿蔔起出來個個都冰涼冰涼的。卻一點不耽誤吃。是東北特有的汗蘿蔔，外面紅得發紫，裡邊晶白如雪，如果會挑，生吃甜得像梨。

舒迪帶頭，上來就拿鏟刀剝著吃，吃的速度驚人。因此五班全體女生都是邊吃邊幹，人人手裡抓著碗口大的蘿蔔，嘴裡咔咔緊著嚼。不過大多數人不會挑選，毫不吝惜地吃兩口就扔，再挑新的來嘗。這樣眨眼功夫蘿蔔地滿地開花，看上去有些過分。

舒迪喊起來——喂，都注意點兒，都注意點兒，別太浪費啦，看準了再砍好不好？她喊著，不斷低頭哈腰，把到處扔的碎蘿蔔斂一塊兒，挖個坑埋起來。

我吃的比較少，主要是嫌涼，剛吃兩個肚子裡頭就咕嚕嚕亂叫，還一陣陣打嗝。便不敢再吃，老老實實悶頭幹活兒。

舒迪走了過來，臉上笑呵呵地說：你怎麼不吃著幹？這活兒，可不是天天有啊，不幹，

就撈不著吃。

我有點兒窘，沒說話，她喀嚓一鏟刀把手上一隻大蘿蔔砍半截，咔地削一半，遞我：啞，可勁兒吃，這一個保證特別甜！你看老鄉說的話就是對，生地種蘿蔔就是甜！

我不接，告她我肚子涼，說時習慣地把傷手往身後藏。

她轉著眼睛看我，說，沒事兒，肚子涼也沒事兒，你就硬吃，回去喝熱水，趴熱炕，沒事兒，皮實點兒！你看這東北大地土壤優質，淨是好東西！你嚼過酸梅嗎？一種紫莖大葉的野菜。還有四葉菜，曲媽菜，野韭菜，我都吃，大量的維他命呀！她臉上一副胡吃海塞勁頭。

我說，你的腸胃是鋼絲兒編的？怪叫人羨慕。

羨慕你還不學？跟我學，沒壞處——你快吃。舒迪說著又一定要引導我似的，又大口吃起來。那副大嚼大咽的樣子，看著就好像她是在吃美味大蝦。

我就又吃起來。那塊蘿蔔確實特別甜。

吃著蘿蔔，她眼睛不斷巡視著周圍，手裡鏟刀這邊那邊鉤著，將到處亂丟的半截蘿蔔埋進土裡。她有點兒無奈似的笑說，你看，都多能浪費，這才多一會兒，就滿地的碎蘿蔔花啦，叫人提著心，指導員要這會兒來，麻煩就大了。你看看，其實，女生要饞起嘴來，更沒治。

我說，還是男生嚇人，他們拿土塊砍屯兒裡的雞，瞄準了，兩下就暈，然後把暈了的雞脖子一擰，提回宿舍放血，兩盆一扣，煮了吃掉。他們還這麼砍鴨子。餓瘋了，把貓都剝了皮烤。貓可是有九條命呀，很不好弄死，他們變著法兒整，手下狠著吶。死貓給烤熟了，說是「北京烤鴨」，人問，烤鴨怎麼四條腿呢？告說，是兩隻！

是啊，這哪還是知青啊，整個一幫流氓無產者。

忽然發覺她的眼睛緊緊盯住我那只傷手——糟糕，我露餡兒了。

她俯近我，把我的破綻捉住，好像發現了一個危險品似的將它輕輕提起，手套慢慢脫去。她的眉頭緊緊皺起來：我就看著有文章嘛，怎麼弄的？裡頭都瀰啦，都發炎了！你聞聞，臭的……

別嚇唬我，就是膏藥貼錯了，應該裹紗布。

她說，我有一袋消炎粉，回去趕緊上上，要不爛成大瘡疼死你！

可是已經晚了。那隻傷手眼看著長出膿瘡來，疼得一跳一跳的，而且連著手腕和胳膊都腫了起來，腫成一個滾圓滾圓的發亮的大肉棒。

我開始發燒，渾身亂打哆嗦，一點兒力氣也沒有。

舒迪跟林沂蒙說了我的情況，跟著就陪我上公路，截輛嘎斯，我們一道上團部醫院。

想不到醫生看完，上來就叫我住院。醫生說我傷口嚴重感染，弄不好要得敗血症。他給我洗膿，上藥，包上雪白的紗布，又給我注射一管破傷風針，一管青黴素油。

舒迪帶我進病房，裡頭四張小床都空著。

舒迪嚷嚷，嚶，這下可美了！你住下吧，我回去給你請假。

這是我來北大荒頭一次，一個人睡在一張白色的小床上。真是舒服極了。我的枕邊兩面不挨著人，伸腿運動隨便來，也再聽不見催人的哨聲。

從小我對青黴素最適應，燒當晚就退了，心情隨即也好起來。

回連這天是中秋節，都休息，我走進宿舍裡，空無一人。看那情形，好像一屋人全都上寶泉縣玩兒去了。我覺得這麼清淨正好。

上小賣部去買斤月餅。月餅比較乾，每塊上頭都帶小碎口子。小賣部的小時是塘沽人，她露著一排發黑的門牙告訴我，耗子啃的，別挑，都那樣。

獨自呆在鋪上，心裡想著遠在天邊的媽媽，姐姐，哥哥。悶著臉，將月餅一點一點細心地刮乾淨，正要吃，聽見旁邊屋子裡響起一聲哭叫，隨後是兩聲，三聲，很快連成一片——好久不曾聽這合唱式的哭聲了。那時候，學校請老貧農憶苦思甜，這樣的哭聲也是一片連著一片。隔壁幾乎是清一色的上海人，雖然爲了「五湖四海」，林沂蒙早就夾上被卷硬搬過去，仍是無法制止她們扎堆兒抱團的現象。我想，她們生在南方，離家最遠，這麼集體性地

想家，集體性地哭，又何嘗不是一種過節的內容。

但這哭聲沒個完了，像什麼人拿剪刀挑開了我的傷口，神經一陣顫抖，眼淚掉了下來。

窗外飄來說笑聲，好像外頭有人回來了。我這一臉的淚水，會叫別人笑話的，最好趕快離開。

——要想哭它一個夠，只有一處地方最好，那就是野地。

一直走到磚窯後面的大野地裡，像一隻流離失所的動物，腳步零零散散，眼睛昏昏濛濛，身邊一派萋萋荒草在秋風中擺動。

忽然看見三四個男生蹲在一隻廢沙炕裡點火，點一隻綁在木棒上的死貓。他們全都剃著光頭，眉毛也剃得光光的，看著白晃晃的森人。

前不久，男生一夥人迷上《智取威虎山》的楊子榮，以為把毛髮剃得一絲不剩，再長就能像人家楊子榮那樣鬚髮漆黑了。

貓似乎還沒死，無聲地抽動著倒置的身體，毛尾巴軟蛇似地左右擺動著。柴火剛剛紅亮，可憐的貓猛地一聲慘叫，激起幾名凶手起鬨式的尖嚎。

他們是為貓的掙扎歡呼，還是替它哀叫？我感到惡心，快步走開。

發現了一條空戰壕，覺得它正是為我準備的，不假思索併了雙腳跳進去。一陣潮濕的冷氣透過腳心穿到身上，把眼睛低下來，幾乎能與地面持平。看見前面幾座粗莽的磚窯，個個

青頭紫臉，豎在浩大的天地中噓著灰煙。想這些磚窯，它們承受歲月的重荷，也承受歲月的風化，而相比它們的我們，是否也將一天天衰竭下去？

太陽還是白亮的，太陽上面的天空純淨展放，像一隻宏大透明的圓蓋。高馭著這樣的天空，覺得陽光優美的流質正在背上汨汨淌動。這淌動提醒出來中秋的意味。

——不管怎樣，今日是中秋，老天他知道，人人都要一個清爽。

沉靜的戰壕裡，存有許多秋日的遺物，一團刮成小堆兒的敗葉，幾顆寒霜摧殘過的野果。彎腰扒開一處，看到一隻小螞蟻窩，掏出月餅，邊吃邊捻著指尖兒撮些小渣下來，螞蟻們敏捷集攏。我將身體蹲好，埋著臉，屏息靜氣觀看。眼睛凝著發起痴來，想像自己是在俯觀《格列佛遊記》裡的小人國。

卻再不可能回到孩提時代了，多麼遺憾！

北大荒土地黑油油，螞蟻也黑油油。個頭兒比小時所見要大也更顯出能幹。要入冬了，它們抓緊搬運最後的給養。蟻穴築成蜂糕一般的疏鬆狀，被一種慣性催著，它們一隻一隻緊跟隨，從綠豆大的穴孔內爬進爬出。不知它們是否真有味覺，卻能夠依稀地看清，在小穴孔周圍，印著粼粼點點的吻痕，一經看出這吻痕來，便又聞出空氣裡頭夾著鮮噴噴的腐殖質味道。

時間空前散漫，野間的氣息在體內瀰漫。耳中雖然還絲絲縷縷地纏著無可救藥的哭聲，

但是，全部感官在浩浩的天地裡充分打開著，令心情寬釋起來。一個人在自然中靜處，並能沉在一件無所謂的遊戲裡，這樂趣久違了，竟然這樣切近，珍貴！此刻，似乎意識到了生命的真實與完整，一種安寧帶給精神以極大的撫慰，叫我感謝上蒼。

但安寧忽然中斷，頭頂響起一長串呼喊——

「堅強些，船長！我永遠忘不了，那個死去的老人，他的頭，在微笑」……

呼喊像一種侵入，令人惱火，卻又如此叫人心驚。是一種奇妙的男聲，字句間蓄滿感情，音調高昂得好像加了擴音器似的。然而，怎麼想起來的，居然模仿《海岸風雷》的配音？山鷹之國（阿爾巴尼亞）的電影拍得感人，老二迪尼是反法西斯的勇士，他要被德國鬼子逮走，臨出門時他回過頭來，朝父親深情地喊。我被這高喊震住。我正沉浸在自己好不容易尋得的安寧中，聽覺靈敏到脆弱地步，立刻能辨出那模仿有多出色。

那節律的抑揚，音色的渾闊，簡直像電影，我感到身體裡面掠過了一道風。

從戰壕裡站起身，腦袋探出來，將視線遠遠地伸出去。

觸目灰駿駿的窯地，窯地外圍極開闊的原野上，勒著一根橡皮筋似的地平線。沒人過來。只有捉不住的聲波帶著些紫光綠光，在空中掃掠……

正納悶著，一陣轟轟隆隆的軋轆響從身後滾過來，掉轉頭，看見一輛鐵板車一顛一顛在兩隻磚窯之間穿動——推車人是舒迪！

舒迪在搜尋燒炕的木頭。她脖子吞在肩裡，頭往前探，厚實的大後背發出拱形，把工作服繃得緊緊的，腳步左晃右晃地故意使車行緩慢，每揀到一塊木頭，便將頭髮一揚，手上長臂猿似的將木頭高高拋起，砍給車斗裡一個脆生的「梆」！

那喊聲是她的？還從未聽過她這麼亮嗓子，現在發現，很不一樣呢。

重新蹲下，等著。想，別打攪她，叫她繼續。她果然繼續了。

她又吟誦古詩，膚淺的我竟不知是哪朝哪代哪一位的傑作——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她想不起來了，吟誦忽然停止，想一會兒又接上）……不應有恨，不應有恨……此事古難全！

吟誦變作了喊，有點兒放肆，可是，棒極了。我想爬出戰壕去給她拍掌，又怕嚇著她。她那麼專注，大約忘記自己在哪兒了。如此喊叫她激動，好像是充分膨大了生命似的，好像窯地到處張開了透氣孔。一切的寂寥和啞默，都為這膨大做了準備。無人知曉，無人攪擾，窯地以及整個曠野，都成了她的私人舞臺。她的嗓子簡直是金屬做的。她的聲音大起大落，好似是從體內挾出了靈魂來，這靈魂耀著光。

我還覺得，她是在替我喊。我看到，一大片閃著靈魂之光的聲波，向茫茫的天空飛去。解放了的喉嚨在充分地抒情，好多被遺忘的東西全數被掀頭出來。

她的聲調十分憂傷，憂傷背後，則是蒼涼。蒼涼，是一種力量，這力量打擊我，使得眼

淚又淌得簌簌的了。壓著響動默默蹲在壕坑裡，看淚滴無聲地沁到蟻穴中。

……雙輪車滾遠了，聲音漸歇。我悄悄探出頭。舒迪的身影在變小。將暮的天底下，又蒙著沉沉風煙，生機絕跡的土地板起面孔，落日最後的光芒框住她的身體，身前那輛鐵車同土黃的工作服貼到一起，粘成一個緩行著的剪影，緊挨地平線一寸寸劃過去。遠了。

戀戀地望著，眼裡痠熱，想，舒迪，這個奇特的傢伙！

11

中秋過後，連裡進行搶收大豆會戰動員，號召全連「大幹十天，跨河過江；誰英雄，誰好漢，割豆戰場比比看」！

大田已經霜降，上萬畝大豆必須在大雪到來之前全部搶收回來。因為泥濘，沉重的收割機派不上用場，只有再靠小鐮刀。指導員前邊揮刀吶喊，喊聲配上果決的手勢，一副神氣像是在指揮實戰衝鋒，鐮刀等於手槍。到處是起伏的脊背踴躍的腦袋，豆棵「叭叭」的折莖聲響成一片。

以林沂蒙為首的幾人，索性就跪在壟上瘋割，霜泥浸透整條棉褲腿。

我不抬頭，手上亦不停歇，然而即使前幾天沒患大傷，此刻我也絕對是要落後的。我的動作天生的碎亂，天生的慢，我的心裡老是對暴烈的收割場面抱著強烈的畏懼——這使我沒救。棉衣已經透汗，手揮得無力，腰那裡，好像要折斷，就想給那兩根豆壠跪下去。

可到處是齜牙咧嘴的白茬尖兒，整個豆地恍如一架碩大的釘床；最難忍的，還是乾渴。

——必須得找水喝，還得往下活吶！

丟下該死的豆壠，提著鏟刀，轉身向來時的地頭走。涼風掃掠臉頰，汗氣驟然飛走。看到天空其實好極了，藍瑩瑩的大平面多麼澄澈，地頭邊上橫卧著一道廢渠，一泓很淺的水窪已初結薄冰。

走過去，把鏟刀湊近了往下探一探，勉強夠底兒。「噠」，將冰面敲透，手掏進水窪裡，小心翼翼地抓上來一大張見稜見角的冰片。渴壞了，卻一丁一點珍惜地咬，將冰片的稜角一點點咬圓，眼睛睜一隻閉一隻，捏住透亮的冰片，在臉前慢慢地轉。

——呵，一隻奪目的水晶片！

世上的一切都顯得醜陋、發黑，惟有它玲瓏剔透清亮照人。貼著這個奇妙的發光體，看見太陽顯赫的七彩攏著冰片的邊兒，粼粼欲滴，天地在此刻變得柔和，陽光毛蓬蓬地穿過冰片，拂著我臉。我仰臉笑，心上寬鬆起來，一時將身後的豆壠完全忘掉。

我不知道，當我在為自己製造著這個小小的生動時，舒迪已經割完了一個來回，正獨自坐在離我不遠的壠坡上歇息，因此，她恰巧有機會從頭至尾觀賞了我這場自覺有趣的小把戲。她當然不明白我，怎麼那麼容易被小把戲吸引，並且發痴發傻？

她悄無聲息走我身後，給我一句低低的譴責——挺會玩兒的！

我嚇一跳，掉轉臉，看她滿臉蒙著黑土，眼睛卻炯炯地盯住我。

我怔了一下，覺得這個觀眾來得正好，向手上的冰片努努嘴，問她，好看嗎？

我舉著冰片向她笑，冰片輕薄，身體隨著笑聲小心抖索。

她好像是被我傳染了，或者更甚些，被我震動了。我發現她有些興奮，同時有一種奇怪的克制困住她。她咳了一下，薄而闊的嘴唇上露出一排白牙齒——美啊！她感嘆說，黑白分明的眼睛裡一時有些小火花在靜靜閃著。我覺得她的眼神奇怪，而難以解釋的是我居然有點心慌。我把臉扭了，揚手一個輕拋，薄脆的冰片悠揚地翻向空中。

好，碎了，粉粉碎——她說著，來捉我的手，捉著後，攥得緊緊的。

心裡有種被撼動的感覺，想這世上，假如有一個最實在的東西，那就是她的大手。它讓我定心，希望它就那麼一直攥下去。

——忘了你的活兒了吧！她說，鬆開手，舉一下鏟刀，很振作地向空中劃一個大圓圈，拋下我，拉開大步子，朝我丟下的豆壠走過去。我追上她。

屬於我的那兩條豆壠現刻遺剩在一片豆茬地裡，像兩條乾蛇趴在那兒，是過於顯眼了。眼看她兩隻胳膊矯捷無比，一把快鏟揮如笞帚，極有章法又毫不歇氣兒，一路響著脆生生的「叭叭」聲。好像，她對揮舞鏟刀抱有一種生理上的快感，這大概是使她出色的原因。

沒多大功夫，兩條標示著恥辱的乾蛇被斬成碎段。我大鬆了一口氣，走近她，遞上擦汗的毛巾，叫一聲，謝謝啦！

她站直了身體，長喘一口氣，看著我問，一會兒你怎辦？還在後頭打狼？要不要把你拴我褲腰帶上？

夜半時分，劇烈的腰疼逼我醒來。炕已經不熱，熱水袋也見涼，骨節裡頭好像注射了鹽酸。周圍幾人都在沉沉地安睡，鼾聲打得好香。遠遠傳來卡車飛駛在公路上的轟轟聲，窗子嘩嘩地顫響。多麼寶貴的時刻！窗上的朦朧說明，離吹哨頂多還有兩個鐘頭，卻沒一點辦法叫自己再睡，阿斯匹林的小藥瓶早就空了。我渴求再睡，渴求得心焦。

開始不住地掙扭，巴著自己窄小的地盤，咬牙翻身，又爬又滾，弄得氣力衰竭……月光隱沒了，稠厚的夜逐漸攏近我，神經陷入昏迷，睡眠的天使似乎飄過來。

然而高興得早了。身子下邊忽然一片濕漉漉的，好冰涼——是那個倒霉的熱水袋，叫我踹開了！倒霉的熱水袋比枕頭還大，是當年在上海，法國嫖娼送給媽媽的，年頭太久，膠皮老化，銅卡子也鬆了，哪禁得住我的大折騰。冰涼的水浸透了秋衣秋褲，又將被褥浸濕了大半。立刻到處都像沾著冰凌子，凍得我瑟瑟打戰。打開手電，惶亂地換得一套乾衣，爬下炕找尿盆，再回來，呆坐枕上抱緊自己，不知下一步該怎麼辦。

誰低低地喚了一聲「過來」——靜心辨一辨，喚聲粗啞地再響一遍。是炕頭那邊的舒迪在喚我。

躊躇一下，別無選擇，握緊手電，笨手笨腳搖晃著，邁過一個連一個隆起的被窩往她那

頭走。不免有點兒騰雲駕霧，恍恍惚惚，臉盤被手電光從下方照徹，大概顯得倉皇可憐。

……把手電關上。她說，聲音很親切，朦朧中兩條長胳膊提前伸出來迎接我。

會合的一刻，莫名其妙有點兒不安，感覺自己好像變作一道白光，抖抖顫顫地往深不見底的山谷中沉沒。

我進入一個陌生的處所。這處所溫熱，有點兒像夢境。緊縮的皮肉很快抖開，攜帶的涼氣消融一空。我游泳似地將四肢展平了。

但是舒迪身體大，使我們有些擠——這擠卻不討厭。

覺得她厚實的身體向我貼近，是十分友愛，十分小小的。她那濃黑的髮團，結實的臂膀，以及圓滿的前胸，一併傾倚過來了。她的呼吸吹起一小股熱風拂著我的臉。

我看不清她，黑暗中，她的五官是一些複雜的線條，似乎同白天的舒迪不大相符——黑暗中，我們躺在一起，身體默默倚著，十分的柔和，有點兒不可思議。而朦朧氣息在臉前流動，黑夜忽然像橡皮似的富有彈性。靜靜的黑暗與暖暖的體溫匯在一起，疼痛的神經漸漸安寧，失眠的鬼霧也消散開去——盡可以安睡了。

可是先不可能睡著。發現她整個人在悄悄地震動，似乎是想忍住什麼，似乎是想少占地方。而一種莫名的感覺將我攫住了。血液，心臟，以及頭腦，忽然全都服從它。

這時舒迪的手慢慢地掀起來，從後面環繞我，一下一下撫摩我的脊背。

撫摩格外的小心，好像我的脊背是蛋殼做的，好像那手正在梳理我皮膚上的細汗毛。

我產生了從未有過的震撼，這震撼帶著駭怕。可是，沒有比這再舒服的了，這是天下最奇特的戰慄，最細膩的溫存。我有些沉迷，沉迷在不知限度的快樂裡。驚奇地發現，生命中，原來有種非常動人的本能，直接抵抗了空虛、孤冷，以及疼痛。

——呵多麼好，相依相慰，多麼好！我沒有了意志，沒有了思維。肢體與精神全盤解散，彷彿毛巾浸在溫水中，每根經緯都鬆軟到極點……

于文謹問我，你是不是喜歡挨著老舒睡？瞧你們怪擠的，咱倆掉個兒吧。我老是做失火的夢，心驚膽戰的，不換不行，冷我也認了。

看她真是情願的，我就抓緊同她掉了個兒。

像溺水之人忽然抓住一條繩索，我朝舒迪撲過去，以全副的身心。一種從未體驗過的親暱縛住了我們，我們都對這神秘的親暱上了癮。以致於在工地上，一見到日落就會心顫，就會相互間拿眼睛來找。找到了，彼此間心領神會地注視對方，好像我們之間已有多好多秘密心照不宣。眼睛裡的光亮悄悄地耀著，相互糾纏一會兒，遙遙地點頭、拿表情說話。

在回歸的隊伍中，忍不住接近些，輕輕地拍一下肩膀，或是碰一碰手臂。這時，一種發自內心的、幾近入骨的溫情，比閃電還快，一下子湧滿全身。

我們的鋪位緊挨到一起，像是宿命的相連——在每一個夜晚。我們的時間完全匯合，身體的界限相互消融。黑夜是寧靜的，寧靜的黑夜是一個神秘的大漩渦，我們不可抗拒地被吸吞進去。意識還是清醒的，會在這刻想到塵世混沌一片，想到渺無人跡的荒原，我們是荒原上一個絕無僅有的小團體。

黑夜從未有過真正的靜，夜空裡面，好多的聲音在來回飛跑：狗的單叫，風的鳴號，車的喧響……那龐大的車輪，彷彿就駛在我們不結實的屋頂上。

宿舍裡，還有一種動物也不肯睡，它們比什麼都要折騰，它們是尖著嘴的老鼠大軍。它們兵分六路，有的又在臉盆架那啃香皂，啃香皂的老鼠似乎是很有色覺的，如果今日誰又拿出來白色的香皂，準會在夜間被它們集體搬走；而在炕角亂竄的幾隻，是絕對醜惡和貪婪的傢伙，要麼大嚼壓在枕頭下的零食，要麼不斷偷運這些零食，飛快的動作中，發出它們特有的殘忍聲響。有一次，快到天亮時，周細珠忽地尖叫起來，哭哭嚶嚶捂住頭頂，她說老鼠剛剛咬了她的髮箍，都咬著頭皮了！

——然而，舒迪在我身邊，手一捉，她就在。因此任何的討厭都被趕開，任何的齷齪都被隔絕。現刻，是我們最最放鬆的時候，一種麻木的軟弱，將一切都包攬了。

在被子里面，舒迪的行爲親切、熱烈。她非常喜歡摟抱人，那種摟抱我從未領受過，所以，先是覺得格外陌生、突然，在驚駭之中，眼淚甚至被激出來……然後，習慣了。

記得一個童話裡邊有摟抱動物，它高高大大，嗜好摟抱，形象卻有些嚇人，總是站在那裡，身體展成一個大字形，對著人渴切地喊叫：嘔，我要摟抱——我要摟抱！

從剛一結識舒迪，我就感覺，她這人身體裡邊有種細胞很旺盛，旺盛的結果，是一定要付諸於表現的，表現往往極盡溫存，溫存到親暱。我是不明白她，然而承認，我喜歡這親暱，非常喜歡。我發現，親暱能夠掀起快樂，這快樂亦能統治所有的感官。當她撫摩我時，她的手盡量輕，輕到一種甜蜜的程度。這會拆解我身上所有發疼的神經。因此，黑暗是暖的，富饒的，月亮的清光透過小小的黑窗照到我們中間，看得到她的兩隻眼睛像寶石一般珍奇地閃著……

她的手似乎是一把尺子，總是在測量我——皮肉的軟度、硬度，皮肉裡頭骨骼的分布與輪廓。憑此，她來琢磨我和她完全不同的地方。

我們確實太不一樣了。皮膚、身架、頭髮、臉，還有氣息，全都不一樣。一般說，她比我熟，而她的大、硬還有豐滿，實在是叫人驚訝。

顯然，身體的對比是一種快樂，一種上帝賜給我們的快樂。正是在對比中，我們發現了對方種種的差異，從而心裡感到新鮮，有趣，相互間有了真正的熟識。由於我的知覺好，總會感覺到，她通過手尺不斷地向我一寸一寸說明著什麼。而所謂喜歡，其實是無須用嘴來說

的。當兩人在挨得近近時，種種的柔和，已是一股子氣流，完全能夠以耳鼻來聽來聞，來吸取的——一種自足感，為我所擁有，這是對比的結果。

我常因此有些調皮的放縱。像孩子似的逗她，喜歡把胳膊繞在她的粗脖頸上忽悠自己，喜歡藏在她的背後突襲她的癢處。每逢暈到極點，要睡了，便倚緊她的肩膀。

早上，她通常是在地上。她端著臉盆拎著桶，第一個從水房回來，見到我剛剛睜眼，她會俯身過來拍我一下，或是站我腦袋前邊，輕輕地喚一聲——嘿，起來吧！

這一聲招呼比什麼都寶貴。一瞬間，心情會極好，好得簡直就像再次誕生一樣。

——懷著一份深深的感激，我迅速起身，開始這一天。

幹活兒休息的空檔，我們盡可能待在一起。這時，我們不得不克制自己，以免出現過分的親暱。

她常很抓緊地掏出一把小木攏子，遞我，叫我給她重繫那根短辮兒。她頭髮硬，髮絲兒一根是一根的，所以牛皮筋顛顛就要鬆了。繫小辮兒時她蹲著，我站著，她箍著我的腿，時而連著幾層褲管兒給我做按摩。她說我發育太慢，腿太細，不合標準。

——哪家的標準？當然是工農兵的啦。

我癢了，拿攏子攏她臉，叫她老實。她說，好，你要給我刮臉啦。

她問我，你喜歡倆人睡一塊兒嗎？

我說，當然了，我願意叫你的大熱胳膊伸進來。

她把嘴幽默地噘起，說，你不怕我身上的馬號味兒，我還怕把你壓折嘍……小賴包。你看你身上皺拉吧唧的工作服，就像是跟誰借的似的，那麼不合套。爲什麼？因爲你還沒長大吶，你是一堆白稀稀的材料捏的，像日本偶人……老也曬不黑，倒曬成個西紅柿。怎麼回事呢，是因爲你少層皮？瞧瞧這皮，哪兒是皮，就是一層膜，曝曬起來，你疼不疼？

疼啊！我紫外線過敏，沒治，越是在太陽底下越是慘，那副紫茄子相呀，叫我恨不得鑽地底下去……

我這樣說一點兒不誇張。說實在的，我一直是對自己過分的白感到難堪，覺得這是自己一個極大的短處。

中學時候班裡幾個紅衛兵，管我叫「小白骨精」。在追悼萬曉棠市長的萬人大會上，我們列隊站在海河廣場上，那天太陽特別毒，我曬昏了，仰倒在地，給班上以至全校出了醜。學農勞動上唐山柏各莊農場，在稻田裡掐稻螟，爲了防止綠絲絲的稻螟鑽進褲子裡，我將褲腿緊緊紮著，哪怕褲腿整個濕透了。一些積極的同學爲表現自己的無畏和「農民」化，成天赤著胳膊腿兒。他們笑話我，說，知道嗎，她那麼緊緊紮著，爲什麼？小白骨精哇，她不敢亮胳膊腿兒——見不得太陽！

可是，他們不知道，我多討厭自己，多希望和大家一個色兒。成天盼著快點兒把自己臉曬黑，在炎熱的中午，久久地站在家裡的陽臺上，身前放一盆水，一會兒淋一遍臉，將濕臉平平仰起來，朝著天上的大大太陽。陽光以無窮的壓力狠狠穿透我，一切都變的火熱，緊閉的眼睛裡燒起一片紅浪黑浪，咬牙堅持著，直到腦袋暈旋。

剛來這裡時，頭幾天扎在幹活兒的人堆兒裡，本地家屬老是不停地望著我，像發現了一個少有的怪物。她們不停地指著我的臉說什麼，我很不快，很納悶，只有忍著。

忽然一個大嫂走近我，我以爲她要跟我說話了，靜候她，卻見她一步步走過來，伸出一根手指按了我的臉孔，隨即又走開去。她朝那些人比劃著手指歪著臉，咧嘴說，呀——噁心！她們一齊起鬨似的大笑不止。

噁心——那個大嫂說。我永遠忘不了這個字眼。

我跟舒迪說，我希望自己一身皮變得又黑又厚，最好像個穿山甲。

她馬上說，我就是穿山甲，我能打通你的被窩洞！

她把頭偏過來問，咱們倆老這麼耳鬢廝磨地，你說，別人說不說？

——說什麼？有什麼可說的？管的著嗎？好就是好。

她手一擺，認可了我，大聲說，是呀管得著嗎，咱們好，有什麼錯？「階級友愛」嗎！默不作聲地望一望遠處的地平線，心禁不住有些晃蕩，看到薄暮正悄沒聲兒地將陰影落到我們身上。巴望了一天的夜晚，又在臨近。

想想這麼「耳鬢廝磨」的，是怎麼回事？是因為我崇拜舒迪，需要舒迪？

毫無疑問，我們之間懷有情感。水草樣的情感，它是這樣的糾纏人。它不是一種奢侈，不是一種數量，也許，它是一種品質。

當我老是想著她的名字，她的面孔，她的種種作為以及她的一份力量時，我為自己的過分依賴而吃驚，這樣的情形，分明將一切的苦悶和疼痛都遮蓋了，或是使這些苦痛有了排解。而我們之間過於的密切，不知覺間顯得隱密，多少有點兒像幹地下工作，甚至於像探險，這就更加重了難得的意味。

我們都被溫存打中了。溫存，誰說溫存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溫存，它的作用，其實也是可以改變世界的。首先，它已經改變了我。發覺自己被溫存所庇護，渾身就像套了一層盔甲，好多先前缺失的東西，不僅得到了補償，也得到矯正，甚至於對自己的整個生命都開始抱有信心；情緒上，也變得平靜了，平靜之中，覺得周圍其余一切，都離自己遠了。

是的，都遠了。生命不舒展，可是生命有溫度。現在不用怕白天的飛雪嚴寒，不用怕累得死去活來，我有舒迪——上山背條子，過河去打草，初冬的風雪道上，舒迪走在我前頭，我緊緊跟著，踩著她的大腳印，感到她是一堵擋風的牆。

我以為，我抓牢的東西，是生命的陽光，只要活著，我不會丟棄它。

12

舒迪給我顯擺她的「存項」，是三本舊書。完整的僅止一本：《鐵木兒和他的伙伴》，作者是蘇聯的蓋達爾。此書以前我有些印象，是說一夥兒童為使紅軍全心全意保衛祖國，如何自覺組織起來，不斷地替軍烈屬做好事兒。另外一本，從墨綠色的書脊上隱約看出來是斯蒂文生的《化身博士》，一本英國小說，以前我看過，那是小人書。最後一本，拿牛皮紙包裹，像是兩本書合釘在了一起，一翻，是《普希金抒情一集》和《普希金抒情二集》，可惜前後缺掉幾頁。

我按捺不住一陣狂喜，展開雙手連聲叫，都給我，都給我，你這個大財迷，為什麼不早說？

可是舒迪眨眼間東藏西藏的，把三本書變作了一本鐵木兒。

舒迪告訴我，不是她捨不得，確實是得留一手，原來她還有一本《卓婭和舒拉》，借給後勤人看了，哪想到趕上了團裡邊來人檢查宿舍。那個幹部是作訓股的胡股長，可真沒法兒

說，他一進後勤宿舍，就臉上帶笑參觀牆上的學習園地，忽然發現在炕頭上，摺著一本「外國書」，就拿過來翻翻，呵，怎麼都是老毛子的照片呀？他火了。當時正好炕底下燒著火，他刷地一下，把手裡書扔進紅彤彤的炕洞。嘴裡他還恨恨地叨叨著——哼，老毛子，美國鬼子，都沒好下場！

我聽了好笑，莫名其妙，當股長的，連英雄卓婭都不知道。

——你來兵團時，沒帶點兒書嗎？

沒有，就是一本《毛主席語錄》。現在手裡那幾本都是在寶泉買的，《寂靜的群山》之類的，給你你也不看。

可你們家原先肯定是有書，書海了。

當然海了。小時候，我們家的書全院子的人都來借過，大學宿舍淨是愛書如命的人，串門兒時一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討書借書，可借借就有不還的了。慢慢我家的一些書就成了全院裡來回流傳的書。甚至有時我到別人家裡去玩兒，會發現人家的書架上排著我家的書。我家書有記號，爸爸的藏書印章精美。但我從不找人家索回。

只可惜到後來，什麼書都得燒了。燒書是我跟媽媽每日必做的功課。我記得很清，那時我家做飯常常是少用煤，多用書。我家爐膛子洋式的，膛身高高的，我媽燒書一絕，線裝的都放下面，好走灰，精裝本地拿菜刀拆，拆完之後，大概兩三本能燒開一壺水。精裝書燒著

比較費勁，燒完的灰兒也還是那麼精美，一片是一片，黑黑亮亮的，不碎也不散，把它們倒到院裡垃圾箱去，我前腳提著空紙簍快快走開了，後腳就聽街道赤衛隊大娘在那兒指指戳戳，圍成一圈兒瞎詐唬——瞧瞧吧，瞧瞧吧，樓上那家，又燒啦……又燒的嘛東西？

——哼，變天帳，變天帳！

舒迪聽得絲絲地嘔牙花子，直叫可惜。

我說，可惜什麼？總沒去賣廢品。我媽最怕的就是把書賣成廢品。她說，那些書毒性大，上面都帶著你爸爸的印章和筆跡，拿它們賣廢品，不是找事兒嗎？

——你媽還是對的。舒迪說。

舒迪的「存項」像小鉤子一樣，把我的看書欲望全挑了起來，幾天裡人極興奮，滿腦子裡只惦著那幾本書。幹活兒只要不離開磚瓦廠，一到吹休息哨時，我就從工地往回跑，跑到宿舍把門關嚴，人上炕裡一趴，抓緊十五分鐘時間快看一會兒。

工地上人問，孫小嬰往回跑什麼？

舒迪給我遮掩：她跑回去喝藥！

真是黃金的一刻鐘啊，心裡砰砰跳著享受每一秒，書頁在手中嘩嘩翻動的聲音真是好聽。《化身博士》，來回看好幾遍。確實夠毒草的。我深深地替傑克爾惋惜。為什麼好好的，他要拿自己做實驗呢？

舒迪覺得我的問題可笑，真是老初一的腦袋！

她擺出老高三的譜兒來，給我解釋，這書是告訴你，人人都有惡念頭，都有可能變壞，發壞。有時候你越壓著，越是懸乎。

所以就人人都得改造？哈，你倒是不唯成分論吶。

我們開始瞎談，通常還有點兒討論的性質。討論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討論，這使生活有了一些趣味。好多離開了很久，遺忘了很久，爲我所深深心愛的東西，似乎又回來了。

我高興舒迪好似一個圖書館，電影院，腦子裡頭的「存項」簡直取之不盡，掏之不竭。相比她，我確實遜色得很。確實是看得太少，我的記憶裡最完整最生動的部分，老是種種的童話寓言。到後來，只要一張口，她就先提醒我盡量長話短說，注意節約唾沫。

排裡讓五班抽一半兒人給八里外的石灰窯運磚。舒迪說，道遠也不好走，孫小嬰你還在家碼窯吧。我不幹，執意要去。抓個空子攀住卡車的後擋板兒，使勁兒一縱身，翻進了車斗，腿腳沒站穩，被舒迪伸手撐住。她拍我後腦勺一下，說，行，這一路甯想鬆快了。

拉磚這活兒不是個好活兒，說出事就出事。連裡本該再派兩個男生一塊兒跟車，可是誰向連裡建議？男生女生一道上一輛卡車，是去運磚還是起鬨；顛來顛去會發生什麼事？指導員對此最能多慮了。

一上來卡車先是奔公路開，逢到下坡時，覺得身體忽地一下猛沉，再忽地一下被托起來，這感覺挺刺激的。腦子裡不由閃出外國電影裡在郊外兜風的吉普女郎。想這拉磚是世上最美的活兒了。

眼前一派蒼莽的北國風光。草木蕭索，山巒雄闊。山巒披著的雪色尚不厚重，曠野黑中夾白。然而寒風陣陣撲卷，臉皮感覺又扎又刺的。倒楣，我發現一忙乎，忘記戴口罩了，這一路上臉要特別疼了。

覺得風太厲害，我把在車斗的後角上，圍著身體抱緊自己，好似生怕會被大風吹散了似的，手裡緊拉住下巴底下的帽耳繩子，努力使自己背風。默默地望著山與山的連接，樹與樹的擁抱，以及風與風的追逐，眼角上總帶著舒迪的土黃棉衣，還有她腳上那雙大號棉烏拉。

此時，她正雙腿跪在磚行中間，正跟另外三個人輪番掰手腕子，那三人也跟她一個姿勢。她們背後，青青的天空和白色的公路隨著疾駛中的車一同顛顛著，一同閃著熠熠的光。身邊時時飛起一串歡實的笑聲，屬於舒迪的那一份最響亮。

她甩了她們，噲噲兩下子往我這頭爬來。朝我俯下身，我感覺臉周圍的冷空氣退開了。掰掰你的怎麼樣，嗯？她期待地盯著我，一條胳膊伸到我臉前，褪了棉衣袖，迎風光裸著。她身後，那三人靠著車頭擋板兒，笑嘻嘻地看著這邊。我不肯掰，說身上冷得厲害。這時一陣強勁的大風潮水似的，一下子灌得滿嘴都是。

舒迪笑我又哭喪臉，瞧瞧還沒到哪兒了，就這麼皺皺巴巴地——你說你老是怕風怕雨，老想著要能在被窩兒裡幹活兒多好，能行嗎？她不在乎我的白眼，繼續喊著說：別怕我說你，經不起風雨是衰弱的表現，衰弱，又是能量代謝有嚴重障礙！

喊著，她跟我掰起來。我好像聽見手骨裡發出了咯咯的聲音。結果自然不必說。她的手像一把大鉗子，我的反抗雖顯徒勞卻使身上一下子暖和了。她近近地看著我說，瞧你，一使勁就紅臉，一紅臉，連著腦門兒一塊兒紅！說著，她的手更加攥緊我。

我栽倒了，砸到她的腿上，她抱住膝蓋叫疼。

那頭傳來笑聲，她們為我的失敗而笑，笑聲躍進白燦燦的空中，和冷風一道飄著飛著。舒迪側轉臉，把手向著飛馳而過的山和路一下一下招搖，高聲叫道，「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那頭三人立刻報以掌聲。幾人隨後一齊喊唱毛主席的《沁園春·雪》。

我回味剛剛掰手腕子的滋味，絕對的掌握分寸，又絕對的狠。真想報仇，撿起車上一根草枝子，趁她不注意，掃刺她的脖子。

那脖子沒反應，好像掃的是皮革。好像她長年過著露天生活，皮膚硬生生也長繭子了。

驀地她將頭一扭，伸過手來逮著我。我們在磚上扭打起來。

然而必須得打住了。山道忽然險起來，卡車大聲轟鳴著翻越在崗坡上，凹坑一個連著一

個。必須雙手抓牢車擋板兒，不能有絲毫的鬆懈。氣氛變了，緊張中還有些暗暗的恐怖。

司機我們不認識，是團裡汽車隊的，他好像在跟道路賭氣，車子越開越莽撞。深深的野林子，腦袋上方，蔓長出來的亂枝杈掠來掠去，隨時有可能揪抓頭臉。

我們盡量埋著腦袋，可滿車紅磚將我們墊得太高，車身劇烈搖晃，在疙疙瘩瘩的草塔和突起的樹墩間磕磕絆絆。我窩著身子揪緊了舒迪。她雙手穩著我，說：別怕，怕也沒用。

突然一個極猛的顛跳，一陣「咚咣咣」巨響，磚上的人幾乎飛躍起來，與此同時什麼東西朝地面摔了下去。回頭看，左擋板兒撞開了，車尾上的三個人連著一些紅磚甩沒影了！一串尖利的叫聲乍響起來。舒迪輪起拳頭猛砸車樓頂，未等車完全停穩，她撲通跳下去，飛快向後跑。

她們三人傷得不算嚴重，但是看著嚇人，幾乎臉上都掛著彩，血口子鮮紅鮮紅的。劉文群當時在最邊上，跌下去先撞著一塊樹頭，一隻胳膊現在軟軟地當啣著。她哭著叨叨，準折了準折了，以後準落殘；王燕、許吾梅互相你給我擦我給你沾，都說，你比我強多啦……

舒迪滿面嚴肅，把傷員一個一個地攙回來，然後吆喝司機一寸寸倒車，將甩掉的磚頭一籬籬碼上車。磚甩掉了百十來塊兒。她不叫人幫，就自己單幹，虎裡虎氣的架式也使得別人只好袖手。我覺得，她奮厲之下幾乎是粗暴地揮霍著力氣，好像在生誰的氣。車又向前開了。風顯得更硬，冷颼颼地抽打著臉皮，磚行互撞的聲音叫人聽了皮肉裡邊發疼。顛騰越發

嚴重起來，車斗裡灰沙撲面，人隨時可能被風囓下去。艱苦的行駛，使汽車像一艘就要傾翻的漏船。每逢傾斜過度時，我嚇得心臟下沉。

一個傷員嗚嗚哭開，灰土斑斑的手捂著染了血的面孔。另外兩位也立刻受傳染，眼睛掛滿淚水。掛淚的眼睛睜得大大的，萬分害怕地緊盯車頭。

一種淪落於災禍中的氣氛統治全車。

滿面塵灰的舒迪，密切注視前方的路。我把身體用力縮著，腦袋抵住她的肩膀。她倚緊我，盡量顯得鎮定自若，說，沒事兒，晚上咱倆照樣還是一個戰壕的戰友……

這一天半夜裡，舒迪給熱炕烙醒了，她睜開眼，看我也正醒著，她來了精神，啞著聲說，我夢見上了赤道，腳丫子差點兒沒燙熟了。

我說，舒迪，其實你要是老在馬號幹也挺好的，在這二排當個破班長，一天一天的多累啊。她用力捅我一下，說，嗨，誰不累啊？大家都一樣，在哪兒都一樣。你這又是怎麼了？我不再說話，把臉蹭上她的寬腦門，又蹭她的眼睫毛。黑暗中，她將臉抬起，似乎很想看清我。她在我耳邊悄悄說，多好哇——這黑夜；世界越黑，世界越美，你知道，有些花，只在夜裡才開放、大放香氣……

休息日，水房二雷子截車往團部躍躍去了，臨走，他在宿舍外面喊，晚上你們再過來舀

熱水！

林沂蒙想做好事，過去把水房大竈的火挑了，拉開架式自己燒水。

舒迪見了，責無旁貨地也上手幫忙。我也過去了，和舒迪一塊兒往水房的大鍋裡添水。

冬天的轆轤井，井面凍得亮晶晶的，腫出來滑溜溜的冰殼，冰殼幾寸厚，使井口縮得緊瘦。我搖轆轤把，舒迪拎水桶。轆轤把是生鐵的，冰得人直粘手心。

我把袖管墊著，搖得很吃力。舒迪說，用力，用力，用力對你沒壞處。

那邊煞煤灰的林沂蒙忽然也接一句：孫小嬰，你也應該學著能幹點兒，你也該獨立了！林沂蒙使我不快，也不知她想起來什麼，要這樣說話。

我忍著。卻發現舒迪臉色不對，好像有什麼事情正使她心神不寧。

過一會兒，林沂蒙撩下火鉤子離開水房，舒迪也將手裡水桶歇了。一時間，水房裡很安靜，她默默地望著我，眼睛裡埋著愁雲。

——你怎麼什麼也不知道？名單裡有我。

什麼名單？

……忽然想起來，去石灰窯的名單！但是，怎麼可能呢？明明是說，只挑男生啊，而且是挑表現不好的男生。會叫你舒迪去，憑什麼？

心突然懸吊起來，一陣撞擊的亂跳。睜大了眼睛面對著她。

……我尙未意識，可是眼淚已經湧滿眼眶。

消息很快被證實。指導員在大食堂前邊宣布了充實石灰窯的人名單。十二個人中，舒迪是唯一的女生。同時一個可怕的理由忽然傳出來：舒迪父親自殺前，在廠裡貼過反動標語，算地道的現行反革命。

我接受不了這個事實，無法控制自己，一直在哭，尖利的哭聲時高時低，響徹女生宿舍。我絕望、衰竭，像一株被雷劈傷的樹，整個休息日裡不吃不起來，只是縮在被子裡邊嗚嗚哭個不休——石灰窯，那個遙遠的鬼地方，白慘慘光禿禿的灰石山，十足的西伯利亞流放地，憑什麼叫舒迪去？她幹得還不夠？她爸不好，跟她有何關係！

舒迪不勸我，默不吱聲地拾掇她的行李。拾掇完，盯著她的行李和旁邊的我發呆。舒迪人緣兒好，她的倒楣命運，使整個二排籠罩著一片陰雲。不斷地有人湊她身邊勸慰，低頭同她互留離別贈言，然後寫著寫著，就有人抽抽嗒嗒。

到傍晚，我哭暈了，睡著一會兒，感覺舒迪伸手捅我。她輕輕晃我的肩，說，起來，出去走走。她話說得鎮定，說時將大衣搭我頭上。

恍恍惚惚地隨她朝外面走，空氣冷颼颼的，心緊成一團。

穿過坯棚，來到一座空窯。從窯門鑽進去，在厚厚的磚灰上，相挨著坐下。暫時都無話，都沉思地坐著，把眼光投在腳前的碎磚上。

她說，你要是哭夠了，咱們就抓緊說會兒話。我點頭。

她又問：你會忘記我嗎？我亮起紅紅的兔子眼，瞪著她。

她把頭低下去，憋屈地說：欺人太甚。那會兒叫我在馬號，已經算夠虐待了，我沒計較，苦中尋樂，哪想到，這又石灰窯了……我父親寫一手好字，他們讓他抄標語，他抄了兩個通宵，累了，有兩張出了錯字，所以闖下大禍……我就恨我自己，當初，班裡只有三個名額，是來這個黑龍江兵團，我一時腦袋熱，拚命爭取，像搶似的，還割了指頭寫血書，把別人都震了。現在，我真是很後悔……這兵團，對我，太不合適了，也許，今後，我這人——難、好了……

我心疼地看她，發現，她窩著的後背一跳一跳地，她在哭！她哭得倔強、無聲，任憑淚水橫流，不擦。我驚慌地意識到，這次調動，狠狠打擊了她的心。

又吹吃飯哨了。我們無動於衷。就那麼緊緊挨坐著，聽風在窯內外來回呼號。天黑透了。是個有星有月的夜晚，月的冷光當空瀾散。

我們從窯裡出來，在硬硬的地上走。沒有目的，只是走。過了窯地，過了靶場，見到馬號一盞孤燈遙遙亮著。

老蒙患了怪病，一直起不來，馬號換了新人幹，我們不想再進馬號。

然而，太多的記憶，此刻湧上心懷，又相互撞著，躍入風裡。

默走好半天，來到那條黑黑的空戰壕跟前。舒迪示意我站下。

我覺得她的精神此刻仍陷在深深的怨憤裡，仍在拚命地往下壓。看上去她像鐵石一般靜默，方正的前額上貼了一小片閃亮的白光，好像油脂，臉上一道陰影勒得像傷疤一般，卻突出來鼻梁的直挺，眼睛裡面發著亮，凝望著寒寂的窯地。

她把頭抬起，對著月空，念起詩來：

「我們原是自由的鳥，飛去吧，

飛到那烏雲後面 明媚的山巒，

飛到那 藍色的海角，

只有風 在歡舞……」

——普希金的，那一首〈囚徒〉。舒迪不再像以往那樣灑脫，不再發出喊叫，抑鬱的聲音在幽深的夜幕中緩緩伸延。風，和曠野，以長遠的回聲，將這詩句傳播開來。

但是最終，她還是喊起來：

……不該這麼對待我……我一定要調回來！

她對著灰窯地高聲叫，空漠的夜把這喊叫一字一字吞沒。

驀地，她轉身，將我的肩膀鉗住，裹著我一同進到深壑般的戰壕裡。

戰壕裡竟有些微的暖意。我們中間隔著黑夜，月亮照在頭上。

舒迪一臉肅然，嘴唇失去向來樂觀的弧線，一珠淚凍住似的嵌在眼角上。

我試圖笑，翹起腳來伸手抹她的眼角，我說：堅強些，船長。

——舒迪，你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樣，你不會在石灰窯累垮的。

——說得對，我會活得好！

她氣勢磅礴，令我精神為之一震，看她眼裡有光芒在跳。

我說，舒迪，自從碰見你，我再沒孤獨過，你是唯一能夠幫我的人。我想，我要是個小布頭就叫你掖在兜兒裡，叫你帶我到天涯海角。

她搖頭不語，然後說一句：人人都是萍水相逢……

這話太傷感了，我聽不得，心中發抖。她又說，我們回去。

感覺到她挨著我的身體正在微微痙攣，似乎悲傷的情緒在她胸中搖動不停。

而忽然間，她將我的大衣掀掉，人顯得狂燥，好像什麼念頭突然在她身上呼呼燃著起來。她使勁抓著我，將我整個人拔離地面。一時我的後背彷彿葉片似的，來回擦掃戰壕裡潮濕的土壁。

——我要走了，要走了！她迭聲說，並不纏綿，好像一刻間極其憎惡不疼不癢的纏綿，一心要將它摧毀，換得一種急切要施展出來的東西。她說，孫小嬰，還會有人再來關心你，會的。我算個什麼，是不是？可你知道，我真想是個男生，真想是——懂嗎？

也許我懂，也許我不懂，但我一勁兒點頭。我覺得，她呼吸中帶起來的感情的熱力十分洶湧，甚至於有些嚇人。

我將眼睛移開，仰起臉來——那根大煙囪，現在極像巨人的手臂，依然是在向四外散著煙。大而無聲的煙團，發著白色，很分明地襯起夜幕的深暗。但是，煙團放肆地瀾漫著，雖然顯出一種威風，卻終究化入高於它億萬倍的月空。

月空，她架於一切之上，她才是世間最本質的東西，她多麼純潔，幽靜，多麼美！

月光如水，共同踩著銀晃晃的窠地向回走，共同踏著腳下黑長的影子，我們都把眼睛投向地面，注視大片的黑影子龐大的重合與移動。

夜魂漫漫走著，星星的分布顯得疏朗，親愛的朋友倚著我，我們好像駕著一隻孤舟，在深深的海中漂行。

連部的燈光在眼前亮起來。我摸到她的手，褪去手套，珍惜地捂著，覺得她厚厚的手繭很刺得慌，但掌心裡蓄著無盡的力量。

13

沒有舒迪的日子，生活顯出殘缺，殘缺使得心裡空落落的，接連好幾天，人處在失神的狀態中。充滿我整個感情世界的有安慰有色彩的東西，隨著舒迪的離去而告結束。我不知今後一天一天該怎樣挨下去，我又是孤寡的自己，覺得身邊的集體中沒有一個人，她的內心狀況跟我相似。

我躲不開思念。思念，是永無完結的生活中一份辛酸的內容。整日整日地想舒迪。總是做夢。夢裡舒迪和我在一起。她那本普希金我們拆開來，分得一人一本，我這本裡窩著角的一頁，被她拿鋼筆劃著兩句——

在西伯利亞的礦坑深處，

請將高傲的忍耐置於心中。

高傲的忍耐，舒迪她會有，我卻不知自己如何忍耐，更不知忍耐的意義以及前途何在。

舒迪蹤影全無，逝去的歲月變成無數幻象，盤結於腦中，占住了靈魂，因此才體會到極大的

空缺。我哀痛自己失去了太多，不止是舒迪，還有我的精神。

生活中，從沒有哪個人叫我這麼依戀過，今後也不會再有，要我快速解脫悲哀，像是比任何艱難還要難的，從中，我嗅到了生之至苦與淒涼。

我的日常表現一天天極差，幹活兒邈踴差勁不說，宿舍裡頭自己的鋪位能亂就亂。只要有點閒空，我便一言不發盯著一處發愣。劉文群作了新班長，幾次找我談話，談不起來，又聽到別人在議論我，裝著無所謂。我想，現如今，再沒什麼可怕，即使全世界的人都來議論我，輕視我，我也無所謂。

我開始盤算著，要隻身去趟石灰窯看舒迪。必須得去看她，因為已經告訴，再有一周，整個二排就要開赴葦場。

據說葦場才算得上真正的冰天雪地，要住帳篷，踏冰湖，嚼冰塊兒……自我保護不好的話，可以輕易地凍掉耳朵，凍殘手腳，還會迷路凍死在茫茫冰雪的蘆葦蕩裡。

心裡很憂慮，強烈地渴盼著見舒迪一面。彷彿明天就要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似的。說實在的，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能活到下一個春天。

周日這天一大早，我搭上連裡去石灰窯送糧的牛車。跟老板兒並排坐在磨得光亮的轆子上，棉手套下面捂著一隻洗白了的帆布包。

天是乾冷天，風不揚塵，砭人肌骨，太陽蒼白著輪廓，仿若一隻冰做的坨子。雪野浩

瀚，像白織錦似的鋪得平展展，陽光射上去，扎生生地晃出無數亮刺，使我不斷地閉眼睛。東西向的公路，是從西直向緊東走，正與太陽的走向相反。問老板兒，說要貓黑時候才到。

笨重的膠皮粘轆碾在無生命的雪道上，速度出奇慢，老板兒一點兒不著急，他不是一個愛說話的人，只是不停地吸他的旱煙袋。我也不開腔，默默地聽著輪子下面瓷實的雪道被碾得咯吱咯吱響。冰雪世界裡，唯有老牛是頑強地行動著的傢伙。

飽嗅著冰雪的腥氣，覺得背靠的麻袋岩石般冷硬，手指和腳趾凍得生疼了。

我想疼吧，只要有痛覺就不會凍死，到晚上，會有一個溫馨的重逢。

眼睛追隨日神的腳步，看她在一寸一寸走遠。心中開始顫索，去石灰窯的真正意味赫然顯現，竟至說不清緣由地有些慌亂，甚至疑慮如此地驅使自己是一種錯誤。

——冰雪之旅，來回百多里，只為一夜相聚。目的的背後，是什麼東西鼓動著？是友情，是憐愛，是依戀？可是，為何會隱隱地發慌呢？這樣地問自己，我又想到，舒迪是一個心曲深沉的人，她好像始終隱藏著一顆特殊的深邃的靈魂——是她的靈魂在左右著我嗎？

我猜不透她，所以我入迷。

而無可預知的情形，使相逢成爲一個奇大的冒險。

漫長的跋涉越來越顯出沉重。看天昏濛濛的樣子大概已經挨過了好幾個鐘頭了。渾身都在凍結，麻痺。我意識到，自己是在完成一次艱險的苦旅，投注的代價是生命。

……麻痺的身體正在傾斜，從迷糊中睜開眼，看見老牛謹慎地爬在一道溜滑的雪坡上。坦平的公路已經不見，白晝的殘輝照著灰莽莽的山丘，這山丘幾乎將天地填滿。上回來這拉磚，滿心裡只顧得害怕，根本沒在意石灰窯的狀態，現在才看清楚它，遠遠超過了想像。

高大而光禿的灰岩山帶著尖峭的稜角，彷彿一座被海水冲刷出來的古老孤島。山陰一面黯黑著，山陽一面則慘白，從一窩一窩凹進去的皺褶裡，響出來「叮噹叮噹」鐵器砸撬岩石的單調聲。

——就是這了。舒迪她就是在這。殘冷、荒寂，比西伯利亞還西伯利亞。

緊接著發現，快近山頂的地方，拔出來一柱極壯實的大煙囪。大煙囪筆直，凜然，似乎比磚瓦廠的那一管更為粗闊，也是先發制人地迅速給人以威懾，也是昂首插向灰黯天穹。大團大團的白煙懸罩半空，沉甸甸的，緩緩移動，彷彿一隻碩大的煙蓋子扣住了這座淒涼山峰。然而，細看那煙囪口上，時時地跳出來一簇簇紅中裹藍的火苗子，火苗子跳得歡騰，呼呼有聲，於是使得山峰自慘白之中升出一股古怪的活氣來。

我感覺，煙霧極密集地瀰漫在空氣中，鼻孔已經吸進了許多石灰的粉塵。這粉塵金屬粒似的摩扎頭臉，必定還帶著一種破壞性直刺人的胸肺。

嗨，可到了，熊色！（東北話，與混蛋近義）老板兒一嗓子叫起來，插了鞭桿先跳下去。我拔拔身子，身子木木硬硬的，腳不敢蹬地。

——嗷！孫、小、嬰……

舒迪在喚我？聲音從身後飄繞過來。渙散的精神為之一振。未及回頭，身體已被一雙手臂撐住。舒迪的手臂，依然那麼有勁。渾身振作，拿眼睛找她。忽地臉前遮滿一大片灰粉味的棉衣。她捂緊我，連呼吸都困難了。

——真噲人，你整個棉衣好像石灰口袋做的！我說。看舒迪的棉衣已經打遍了篩子眼兒，一片片爛棉絮羊毛似的翻出來，領口那裡齷齪得發光。

她笑看我，不說話。一陣來自於山梁的疾風呼呼掠過，掀起她的帽耳，將她的棉衣襟整個吹開，亮出來裡面滾熱的胸懷。

像眼科醫生解繃帶，舒迪將我棉帽子外邊的長圍巾一圈一圈地慢慢兒繞開。動作極其小心。帽子剛剛摘了，她把手指插進我亂糟糟的頭髮裡。輕輕的耙梳令我舒服。抬手去揪眼毛上的冰疙瘩，被她一把攔住，制止說：吁，眼毛要揪掉了。

她將濕毛巾蒙我臉上，再拎來一桶滾熱的水。我說，真沒勁兒洗了。她說，那你就坐板凳上，我給你洗。說著她蹲下去，給我解鞋脫襪。好久沒這麼泡腳了，現在被她一下下揉搓，有點不太適應。她不停問，還凍嗎，好多了吧？我說好多了，都快泡熟了。她笑，繼續揉搓著，逗我說，你就欠像林沖在草料場那樣，叫衙役給你倒開水燙燙。

環顧舒迪的小屋，覺得遠不如磚瓦廠，不僅是還沒有通電，一盞味道不好聞的馬燈，照

得各處灰灰濛濛的，牆上，直接就是泥巴，顯得過於簡陋，還顯得齷齪，炕裡頭排粘著一張張發黃的《兵團戰士報》。

她的被子沒疊整齊，像個正在冬眠的大動物似的，躲在黑暗中，一卷子大號的工作服堆在枕頭上。總之一切都給我沉悶感。

——可是，多好啊，又看見她了！

我洗完了，翻身上炕，秋褲也沒穿，輕輕爽爽在熱炕上做了個前滾翻。她又想起什麼了，問我那件蛋黃色小花的細府綢襯衣還有嗎？我說，怎能沒有，要放到夏天才穿。

她撇嘴說，那麼個頹廢顏色，夏天你也不敢穿。又問我：你有沒有裙子？

見我搖頭，她遺憾說，你應該一年四季穿裙子，看你那腿……真的，看一看吧，這生活裡，也不全是石頭！

我撞她一下，埋怨說，咳，人都快餓死啦。

去食堂的路很黑很絆腳，走在山坡上，我們互相揪著大袖子，一起唱道：

向共產主義發展，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

決不能走別的道路，決不能走別的道路！

這是列寧語錄，曲調很有味兒，蘇聯味兒，每個空拍都斬釘截鐵，一頓一頓的詞兒在前方迷濛的道上翻落著。

石灰窯的食堂也比磚瓦廠差得多。也是馬燈照明，也是一隻巨大的桶在中間的空地上隱約發亮。飯桌只是臨時性的木架子搭的，吃飯的人剛剛走散，桌上和地面上遺了好多黏糊糊的湯水，桶是翻倒著的，可以想見這裡的人大概都是挺野的。

舒迪進伙房端出一小盆荏子粥，叫我跟她輪流貼著盆邊兒直接吸溜著喝。另一道可供充饑的東西仍是發糕，糖精味兒比起磚瓦廠來還要重些。

舒迪沒有味覺似的，幾下就把嘴塞滿了，她一口一口潦草地吞著，叫我別嘔摸滋味兒只管多吃快吃。她問我，連裡伙食好嗎？

我答，好啊，好得都不用刷牙！

她擺擺頭，把手裡發糕一掰兩半，舉起右手那半，做了一個我不懂的姿勢，低聲念道——「明年在耶路撒冷」。

我問，你這什麼外國話？她腦袋不抬，說，你不懂，是我們這兒一夥子爛人的口頭禪。回來炕燒得更熱些，都上去待著。舒迪告我，石灰窯女生少，這屋裡就還一個本地姑娘，叫二丫，她在伙房幹活兒，每晚跟人打撲克「爭上游」，打夠還得好一陣子。說時她把洗臉架上的馬燈提過來，掛在炕裡牆角上，又彎腰掏出一隻小小的布袋子，在手裡噓噓地掂著，說，古巴糖，我的一點點儲備，款待你吧。

嚶，古巴糖！有沒有一百塊？我都能吃啦！我高興地揚手接。

我倆就頭頂馬燈，口嚼古巴糖，盤了腿在熱烘烘的炕上叙叨。

突來的相逢就像突來的節日，心裡很愉快，一路艱辛為此全抵消了，同時又發現，所感受到的愉快大大超出了意料，幾乎有點兒承受不住。一味地搶著話頭述說自己，說自己現在挺衝的了，不是說幹什麼都能跟上趟兒，而是神經線比過去硬實多了，也能不在意別人對自己的態度，開始學著自己看得起自己——卻原來，這是很重要的。

舒迪贊同我，說，對了，你就記住不要太細緻，細緻是你們祖上的惡習，你得去掉它，不然沒法活，你越細緻，你就越犯傻，犯疼。

我看出舒迪變化很大，一張臉明顯瘦了，兩腮已經凹進去，脖子上有明顯的粗筋大脈一條條突現，大約是拔力氣時生生拔出來的。那雙手也似乎不是我所記得的手了，它們已被石灰燒得焦乾，現出好多開裂的口子，握著時，好像沒有了靈活的彈性，僅剩下乾硬了。

我問舒迪，活兒很慘嗎？她翻翻眼睛，不說話，我湊近了要看看她的肩膀。當她只剩下了一件棉毛衫時，我驚訝她簡直是個重傷員。突出的鎖骨周圍爬滿紫黑的淤血，整個肩膀和後背，排烙著一長溜紫圓圈兒，是拔火罐留下的痕跡，腰部那裡，貼了一大圈兒已成泥巴色的傷濕膏。試著摸一下，她立刻哎喲一聲叫起來。

舒迪說，看過《悲慘世界》嗎，那個叫冉阿讓的逃犯是怎麼幹活兒，我們就怎麼幹活兒。幹得肋條裂了劈了，沒事兒，還會自己長上。真的，人的本事太大了。岩石跟鋼釘較

勁，鋼釘走形了，最後還是要比乎人，別看人的胳膊是肉做的，卻比什麼都要硬——人拿肩膀扛石頭，拿繩子拽石頭，別管石頭翻多少個兒，人不會翻個兒……

——出窯還用你嗎？

——哪能不用我？我身上十八般武藝吶，哪能浪費？

——出窯有防塵措施嗎？

——你一說話就露怯，防哪家子塵……

——不防塵，那勞動就不再是勞動了，而是懲罰！

懲罰就懲罰吧……你想想，公私合營以後，我爸他畢竟吃過了利息。人不能代代同命，他們上輩子曾經舒服夠了，到我這就該著挨罰。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舒迪發出如此沒水平的見解，太令我不快。要麼她是在瞎說。可是，她的語氣分明是正經的，她的眼睛在暗中閃著清醒的光。伸手拍一下她的寬腦門兒，我說，舒迪，你這麼想不對，地球不是只為了一部分人而存在的，任何人，只要你不是反革命，不是刑事犯，就不該受歧視，你看二戰時期的電影，猶太人排成大隊，老老實實到納粹跟前去登記，然後人人胸前戴一塊黃標記，證明自己不配活著，換了你，你戴嗎？

……戴，我戴。舒迪咧著嘴，認真說，隨後發出一聲嘆息。

這樣的嘆息，也許最強的人和最弱的人，都會發出來。直著眼睛看她，發覺那個永遠精

神抖擻的人已經不見了。現在的舒迪，身體是拱縮的，臉在幽暗中發青黃色，眼裡全是疲憊，好像一種強烈的苦悶，並非流於表面，而是深藏在心底了。

我說，舒迪……你不要灰心。

她索然擺頭：灰什麼心，我老是跟自己說，最好別有心。

——那天一人懸了，一塊石頭忽然掉下來，他趕緊一閃，整個的棉衣前襟給刮拉走了，黃布單咔嚓全砸沒了，只剩下一片白棉花——白撿了一條命。這類事兒多了。前天終於砸死人。此人以前是團部中學的歷史教員，別看人瘦成一根兒筷子，正經是滿腹經綸，就是脾氣太酪，在寮上任人不理，事故之後的轉天他才被發現，那時人還沒死，只是凍得梆硬，像一塊木板子似的，心臟居然還跳著，嘴裡啞著，一張一張，抬回來人剛要化開就死了。你想他要沒心，會疼一天一夜嗎？

現在舒迪不掩飾對自己處境的惱恨，甚至是深惡痛絕。她給自己一拳頭，眼睛抬起來看我——咱們不說這些。

她拉住我的胳膊搖晃著，說，總這麼軟乎……唉……這麼軟乎，你可怎麼使喚工具呢？我們躺下了，一同把眼睛望著牆角裡那隻幽暗的馬燈。

夜魂脈脈，馬燈像煤似的燃燒著。也許是分離的緣故，一下子睡一起，竟有些陌生的矜

持，然而互相傾聽著呼吸，氣氛是溫溫的。我們呼吸著一種共同的東西，好多是回憶。

我有些感動，感動舒迪硬實的身體又在默默佑護我。可是，她的胸腔裡隱約有呼嚕呼嚕的滾響。我好像聞見了微辣的石灰味兒，擔心她的肺葉已經被污染。伸出一隻手給她。她攬住我肩膀，低低的聲音說，孫小嬰，想你就像想鴉片！

她眼睛收攏了看我。不是普通地看，是注視，意味多端的注視。

——聽說過嗎？希特勒攻打史大林格勒時，士兵們受不住嚴寒，眼看就要全線潰敗，有個高級軍官想出個妙招兒，晚上，給每個士兵的睡袋裡分去一個女的。這女的有蘇聯戰俘，也有德國人自己的女兵。結果怎樣？就暖乎了熱乎了，硬是在前線多撐了十來天……

她低聲講著，眉毛一挑一挑的。我聽著新鮮。可是不知為何，心裡卻有些微微的退縮——是不是這盼望已久的相逢並非是那麼單純的？為何我會隱隱地畏怯呢？

我感到，一種異樣的恐懼強化著我的退縮，而身邊的舒迪意識間正在激烈跑步，她額頭上和眼角邊交錯的皺紋正在緊張地動彈，眼光一耀一耀地，顯得有點兒奇怪。

——她想什麼呢，是不是她打算看透包括我在內的這個夜世界裡的所有東西？

四周極靜，一些神秘的東西裹著濃重的黑暗朝我走近。理智已經不能辨清，那是不是可怕的。又進入海底兩萬里，好久不領略她的手了，海水般的手語，曾給我多麼舒服的感覺，現在又在還復。

可我發現，撫摩跟撫摩是不一樣的，現刻不僅是有些發冷，還帶了一種不可抗拒的氣勢。並且，她的呼吸也粗重起來。彷彿她的呼吸來自於山間的風；彷彿她的體內另有一個生命在踴躍——它幽深莫測，堅定不移，它令舒迪全身都變得熱燙了，似乎她全身的肌肉與骨骼都在一起瑟瑟地抖跳——昏暗之中，努力看她沉默的臉。她的下巴頰使勁往上翹，角度竟是有點野的，竟將這下巴頰當作一件武器敲撞我的臉。

我躲閃她，說，怎麼回事，你弄得我好疼。

剛這麼說著，身下忽覺一陣可怕的麻顫，她的手鑽進我的內衣，觸到她絕對不該觸到的地方——這個刺激雷火般撞來，令我從頭至腳打起寒慄。

寒慄的徹骨，叫我一生都不會忘記！

使勁甩脫她，掉過身去，閉緊眼睛，感覺淚水撲簌簌流到枕頭上。

她退縮了，她在我背後靜著，以此來做道歉。我不理她，不動彈，只是無聲無息地淌著淚。心裡知道，長期以來，為我所珍視的東西剛剛在一瞬間撞碎——靈魂惶惶飄墜，墜向一個黑得極深的地方。

再度醒轉，小屋已射進晨光，渾然的寂靜裡，老鼠正吱吱地在角落裡噬著什麼。

身邊倚著舒迪的肩膀，她睡得正沉，嘴巴張開，呼出均勻的長氣。臉孔這會兒比較舒展，卻舒展出一種極陌生的粗鄙。

提著心，慢慢抽出身體，飛速地穿衣，一面緊張地關注沉睡之中的她。炕火早已熄了，泥牆上鑲滿晶亮的霜雪，窗子雖未遮掛布簾，厚厚的冰凌擋著，好像盲窗似的，外邊什麼也看不見。

但是套車聲已經響起，片刻之後，我將離去。

忽然，我捂緊嘴，看到，舒迪的被子竟然同旁邊的被子完全打通著，那個叫二丫的本地姑娘，這會兒挨著舒迪的另一側，也睡得正香。二丫的上身不怕冷地裸著，兩隻圓胖的手臂投降一般朝上方揚著，發紅的臉上布著放任的笑。

噁心，我想到這個字眼。心頭一陣刺疼，強烈的恨厭幾乎使我跌倒。

蒼茫的晨光裡，整個石灰山呈現冰雪的暗藍。綴在鐵灰色天幕中的殘星尚未褪盡，滿眼皆是昏濛與陰冷，雪氣逼人。

然而老牛發出振奮的哞叫。車老板兒將一盞提燈掛到車轆子上，照見老牛臀部的霜氣像濃濃的雲團一般泛著。我磕著牙齒攀緊車轆，吃力地爬上去。

一條胳膊上及時撐過來一隻有勁兒的手——是她。

她一臉蒼黯，穿著破陋的棉衣，站在車轆邊悶悶地候著——咫尺間的距離，好像已成溝壑。我們無語，互不相看，乾乾地等著車老板兒。

她顯然是想說些什麼，她在悄悄地注意我，試圖找到機會。可怕的厭惡統治我，我不會

對她的關注領情，不會再給她機會——口罩遮掩住冷若冰霜的臉，不停哆嗦著的嘴唇，以及磕磕打打的牙齒，卻無法遮掩我的整個身體在寒冷與恨意的交匯中一勁兒地抖戰。

默默環視周圍，好像要將這石灰窯深深地刻進腦中。

我覺得，如此荒寂的山體只該出現在地獄。地獄中一頭奇大的白熊已經僵卧多年。

山沿間運石的雪路陡而彎，車轍與腳印壓踏的冰痕暗暗發亮，亮光清冷。雪路邊，凌亂地撒著繩索鉤鏈，鐵錘鋼釘，都是清一色的冷。

抬起頭，一團黑黝黝的煙雲橫拉在那管粗大煙囪的中央，不上升，亦不消散，彷彿也被凍住了。於是那煙囪猶如一隻巨大的十字架，俯臨整個石灰窯。

——離開，離開這裡！心在呼喊，滿眼寒徹的雪。

老板兒擺弄停當，坐到轆子上，鞭桿一敲，吆喝一聲，牛車鈍重地晃一下，動了。她跟幾步，朝我招手。我沒反應，別轉臉，牙齒咬緊口罩。馭著好幾麻袋石灰粉的牛車下坡速度飛快，一下就是山根腳。

昂起頭，再望一眼石灰窯，我想到，離開的是座廢墟。茫大團大團的白煙懸罩半空，沉甸甸的，緩緩移動，彷彿一隻碩大的煙蓋子扣住了這座淒涼山，而遍地雪野閃耀著的熾熾寒光，才是天地間的主調。我感到眼花，虛空，腦子裡散亂地搖著。耳內聽得不歇的碎響，是

瓷實的冰雪道抵抗著車輪碾壓的咯吱聲。

勉強看著冰雪在腳下流動，我把身體蜷縮了，靠住一袋石灰，團成一個無知無覺的東西，眼睛緊閉上。

不再害怕凍僵的危險，麻木地顛著自己，我睡了一路。

葦場，葦場有什麼了不起？走過了那個又像地獄又像廢墟的地方，再有十個葦場我也不會怕了——坐在去葦場的卡車上，我就這麼想著，甚至以為，自己現在算得上是飽經風霜了。

一路轟響，披雪臨風，北大荒貨真價實的嚴冬向我們綻露凶相。然而整個二排在林沂蒙的引領下不斷高歌，還朗誦，大喊，尤其當卡車往凹陷的雪坑裡衝，或者急轉彎的時候，滿車斗上立刻騰炸一片起鬨的嚎叫。顯然，面對人煙寂寥的風雪世界，起鬨足以給人壯膽。

我也喊得很響，甚至於喊出淚水，臉在喊聲中脹得通紅。很樂意自己的聲音被眾多的聲音吞滅著，腦中渾渾鬱鬱的東西一時被迅速掩蓋，又感到集體對我的寶貴。

我相信，恨是一種可怕的情緒，當我還無力承受那驚悸的一頁時，也許明智的辦法，只該將其抵除，從而逃避打擊。我想，舒迪，不過是我這一生中，所有需要經歷的難與苦的一部分，戰勝它，先得學會抵除，或者叫驅趕。強令自己，驅趕她，驅趕那一頁！

卸空了的卡車軋著雪路吼叫著遠去，拋下來的一行人整個屬於葦場了。此時，一路夾風的飛雪竟然奇蹟般的停了。眼前展露一派令人震驚的景象。天地廣袤無邊，上面鉛灰，下面雪白，一頂老綠色帳篷孤零地臥於其間，好像是個堡壘——它是我們的家。與帳篷相距兩三米處，豎起一座高高的鐵塔架子，黑蒼蒼扎天戳地的。不知原是做什麼用的，現在成了帳篷的唯一依靠。

現在茂密的葦海尚無蹤影，前方坦平如鏡的是一片大雪湖。大雪湖夢幻似的，以神秘的寂靜瑩潔的銀光迎接著我們。湖岸上，綿厚的雪被足有尺厚，雪被齊齊地壓著湖沿兒，將一條悠長的白弧線明澈地拉向遠方。雪湖鋪展得越是遠，越是有著奇妙的層次，幽深的胸懷裡擁裹著原始的單純。在烏烏塗塗的磚瓦廠幹各種爆炸騰騰的活兒，出坯棚進大窯，熟悉的是北大荒黑駿駿的泥土，卻不知還有如此清澈的冰湖泡子安恬地睡在這裡。

大家一時驚喜萬狀，一路的凍麻和顛簸一掃光了，人人都把圍巾帽子以及口罩拽開，露出一張張激動的臉。

——嗚，把咱們弄北極來啦！

——好大的湖泡子哇，像是玻璃鋼做的，早知道帶雙冰鞋了……

空氣實在透亮，貪饑地呼吸著，覺得透亮的空氣裡還帶著芬芳，一串串的女聲夾著這芬芳飛跑，將遠遠近近沉睡多年的雪世界攪得喧騰了。你推我搽紛紛往泡子跟前湊，蹭下岸

坡，小心翼翼往裡走，冰面硬梆梆的，互相攙扶的手臂撒開了，滑翔似的轉圈圈，或者是貓腰看，透明的冰面底下，好像藏著一個海龍宮——孫悟空借金箍棒的海龍宮，那些水草連鬚子帶葉子，全都分分明明——哇，有魚！

哎呀，這麼大的魚！誰在高聲詐唬，都蹲下去埋頭往底下去看。忽地一個挨一個地滑倒了，滑倒聲「嘭嘭啪啪」的，隨之一通開心的笑。

帳篷裡鑽出來一個高個兒男人，是連長。連長的喊聲在頭頂沙啞地響起來：小心呦，人多扎堆兒，要踩出冰窟窿！

立刻都呼啦散開，散得好遠，伴著一聲聲尖叫，好似玩兒捉迷藏。

——連長，這泡子底下這麼多魚，咱們還割什麼葷子，打魚得了！

——連長啊，真的，咱們打魚吧，……大缺嘴啦，缺大發啦！

帳篷是棉的，直接搭在凍土上，是先期來的老職工，在一天裡捏就的。將厚實的雪層鏟開，鍋頭一寸一寸刨出幾個坑，支了木架子，沉甸甸的帳篷就被撐將起來。再在凍土上面鋪一層木板子，即成睡床了。帳中央的空地上，橫躺一隻大煤油桶，一頭接出來鐵皮煙囪，一頭填燒木半子和煤塊兒，據說這是一種新式「地火龍」。現在一進到帳篷裡頭，便覺得暖氣很盛。只是到處過於昏暗，篷頂太矮，不免感到壓得晃。但是懷著一份新鮮的情緒，人人都興致勃勃地，把自己的行李打開來，各種用具放好地方。

我注意到，一隻書本大小的帳篷窗正對著我的鋪位，從小窗往外看，灰黯的天光像鑽石一般寶貴。

早早的還不到五點，割葷大軍便列著單行隊走出帳篷。一個緊跟著一個，在微亮的雪野中走。連長打頭，頭戴狗皮帽子，帽耳一左一右翻翻著，上下一身黑棉衣，小腿仍是緊扎著綁腿，鐮刀插在腰間麻繩圈子裡。他手裡拄根長棍，時而前後左右探一探雪層。連長最先邁出來一行大腳印，緊跟著他後頭的是林沂蒙。

腳印踩到我這裡，已經基本上形成一條小路。這小路，比整個雪地矮下去小半尺。好像我們腳底下有一架軋雪機，走過的地方闢出一道窄窄的溝道，而整個隊伍像是一列小火車，緩緩穿行在雪原裡。連長像車頭，每逢轉彎時，他口中喘出的白氣在清冽的上空徐徐飄散。

二排人現在大都一個模樣，一律的土黃棉襖，頭上扣著棉帽，帽子外面又圍圍巾又戴口罩，鞋是帶黑膠的棉烏拉。只有林沂蒙學了連長，腰上也繫麻繩一根，也將帽耳扇扇著，口罩圍巾都不要。每人的棉衣兜鼓囊著，裡頭裝著中午吃的饅頭鹹菜，隨著雪路漫長，能感覺它們在漸漸冷硬，料想，到該享用時，它們肯定會凍成冰疙瘩了。

天空太高太闊，天空與雪湖像是世界的全部，人只是一行微小的點點。腳下踩出咯吱咯吱聲音，讓我覺得雪也在發疼。

逐漸的，太陽蹣跚地出來了，寧寂地懸於天際。不像個太陽，倒像水果罐頭裡玉色的雪

梨片，嬌嫩而珍貴。古人說，夏日可畏，冬日可愛，確是不差。沒有溫度的陽光灑到雪湖上，晶明的冰面映現出琥珀的顏色，很美。這時的路線已經深入到雪沒小腿的地方。雪窩子一個連一個，雪窩底下的冰層隱隱透著寒光。全都盡量提著勁兒，學起來直立腳尖兒的芭蕾舞。連長的命令傳過來：跟緊嘍呵，不跟緊，迷路了，喊娘可來不及！連長埋頭破雪前進，趟出來的腳印更為深大，後面一個跟一個努力地踩著，隊伍搖搖晃晃拉開空檔。

有人嘟囔，連長……你步子別太大了，快趕上野營拉練啦……

葦子終於密集起來，是在大約走了將近兩個小時之後。忽然聞見一股濕潤的攪著冰雪氣息的葦香，見到莫大一片高過頭頂的葦海，鋪得如此豐饒爛漫，完全可以藏下一連的人馬。繼續走，繼續走，雙手撥開細溜溜的葦子，身邊發出「窸窸窣窣」聲響，打得帽耳裡發癢。這就是經秋越冬的葦子，能編製磚廠苦蓋坯子的簾子，還能運到造紙廠造紙，整個葦海像個無主的寶庫。那葦子，多麼光潔的莖桿兒，梢頭頂著纖茸的一團，開出瑩瑩秀色，合聚為海，如此淒迷，熱烈……

連長站下，帽子摘掉拿鐮刀高挑起來，在臉前劃一個大圓圈兒，吩咐大家說：就這塊地兒吧，都散開，自己劃片兒，割茬兒要低，打捆實在點兒——幹吧！大家聽了都挪開身，不約而同往葦海裡頭鑽，各自尋一個小領地，貓了腰伸鐮刀，開始割起來。都往深處去割，嚓嚓啦啦的割葦聲很快響成一片。一會兒功夫，人人距離拉大，忽然都沒了蹤影，只有不歇的

割聲響在耳中。

葦子高而密，彷彿一排屏障掩住自己。一個人，總算是一個人了，這一點非常的安慰人。突然使我享受到一種奇異的幽靜。心境頃刻轉換了，所有的苦惱一時都沒了市場。幽靜還帶來了鬆懈，使懶惰的天性復又抬頭。沒割多一會兒，就開起小差，摺倒一捆葦子坐上去。

獨自坐在葦子上，感受北國冬日的白晝那特有的寂然。仰起臉來看天，天是淡灰色的，一種深遠而寂寥的運行中，透出來高不可攀的氣勢——有些想家。及至想到兒時，曾經是等地盼望雪啊。每回降雪，若是大些，我會拉上哥哥，將小竹凳拴好一條長繩子，翻個個兒，我坐上去，哥哥拽繩子，圍著我們的後院跑個不休，哥哥累時，會突然拋下我，鑽到什麼地方朝我砍雪球，雪球砸到頭上臉上，好似冰蛋開花，眼內一片暈，多有趣的遊戲……

好久好久了，不去想這些，現在禁不住要想。天地純淨，除去天和雪，只顯這葦海。風吹葦海發出陣陣的哨音，稍歇時，葦子們竊竊低語，混泐視聽。眯起眼睛，看纖細的葦莖一根根在嚴寒中輕輕抖索傾斜，梢頭上，雪屑不停飛舞，像鹽似的顆粒掀了起來，落到我臉上，扎生生的，不化。

我看到，白雪統治眼前的世界，生命掌握在大自然手中，然而，啞啞的葦子們，那優柔的搖曳中顯出來對風雪堅韌的忍耐。似乎，柔軟的骨骼更是一種骨骼，足夠用來抵抗大自然的

喜怒無常的脾性。

我想自己，我該怎樣度過葦場生涯呢？

一旦歸隊就等於大會師。幾個小時的奮戰暫告一段落，互相找齊了，你呼我叫，聽連長點名。看每人都割了不少，都比我多不說，捆兒也比我的大。一座龐大的葦垛在一片割淨的葦荆地上像小城堡似的矗立起來。連長問大家，都吃乾糧沒有？

……怎麼吃呀？大冰坨子。

林沂蒙說，凍饅頭就冰塊兒吃唄，冰塊兒越透明越好，嚼著嘎嘣脆，甜的。不過，可要小心，別拿鏟刀碰舌頭，稍微一碰就粘一塊兒啦！

回去還是連長打頭，腳下比來時快多了，更顯出機械。誰也不說話，只是悶走，胳膊已經掄過勁兒了，鏟刀已成爲累贅，拖在手裡噹啞著。可人雖然累到極點，興致還是飽滿的。太陽開始西沉，葦海遙遠的邊際暮色合攏了，身前銀白的葦梢上，活潑地跳閃著玫瑰色的光芒——這是美麗而蒼茫的時刻，紅紅圓圓的夕陽給一天的辛苦劃上句號，在頭頂上罩下一片神異景象。

跟著走，跟著走，鞋巢裡頭踩著的玉米葉子還有烏拉草已經爛成團團了，雪屑融化著，將鞋面浸濕。林沂蒙又帶頭唱歌了，日落西山紅霞飛，戰士打靶把營歸……馬上便有人隨

著，滿空裡都是響亮的歌聲。越往回走，越注意到，身後留下來的雪湖啞然無語，連同那茂壯的葦海，像是從無人涉足似的，又沉入初始的寂靜。

作爲家的帳篷在傍晚時分掀起來一天的高潮。晚飯是凍白菜熬凍土豆，白天的饅頭現在換作二合一發糕了，仍叫人垂涎不止。但是，一定要再控制一會兒，一定要先洗一通，享一盆熱烘烘的水！眨眼間，煙囪跟前排出一長溜濕乎乎的棉烏拉，煙囪面上搭了一雙雙冒氣兒的棉襪。伙頭軍鳳娥是個本地人，她蹲在爐口那兒，將爐火捅得山響，一邊瞪著眼睛警告大家，烤襪子烤鞋的都照應著點兒，糊了可不管！

伙房設在一進帳口的地方，帳口一道棉簾子，飯菜的香氣同烤著的洗著的攪和一起，造出難以形容的氣味，沒處跑沒處散的，沒人在乎。又揭雁了！一揭雁，甜絲絲的香氣鉤得人流涎水，擁上去，如衆僧搶貢品。一團白熏熏的大蒸氣呼地湧罩過來，底下集聚著一顆顆貪饞的腦袋，饑不擇食，頭快扎到碗裡了，筷子勺亂響，一片咀嚼聲，每張臉上顎骨緊張地動。

兩頓飯制令人無奈，要人餓就餓透，飽就飽透，一旦倒到鋪上，發覺最最沉重的就是肚子。看自己的肚子，此時像一隻大腫瘤，完全不敢輕易挨碰。數一數，剛才追著別人，整整吃下去七塊長發糕！

真是不可思議。那嘴那牙那胃口，好似都是租來的。挨著我的周細珠個子不比我大多少，也是吃了七塊發糕，她不覺得怎樣，正坐在鋪上一捫心思地拆棉褲腿。畢竟是上海人，她和另外幾位，老嫌每天一身大棉衣大棉褲難看，說自己看著活像一隻倒豎的炮彈。她和另幾個同伴商量著，要將又厚又笨的棉褲改造改造，想要套上雞腿褲，走起來精神。覺得她們可笑，三九嚴寒的還要俏，也不怕凍出毛病來？

緩過勁兒來挑腳上的泡，穿根細線進去小心地拉，叫水流盡，看見裡頭的鮮肉通紅，疼得有些鑽心。

眨眼工夫，帳篷裡邊就朦朦朧朧了，一片昏暗，小窗子彷彿貼了一張藍色的糖紙。有人朝伙房那邊叫，連長，給瞧瞧幾點啦……

連長的鋪位架在竈臺邊上，和我們隔著一塊綠布單子以成界限，所以現在誰也不知道他的作息。都見過那塊老懷錶，是一個光榮的紀念品。當年連長抗美援朝時，扛著機槍參加上甘嶺戰役，懷錶是老班長犧牲前留下的。他好像是從大幕後頭走了出來，手裡握一盞煤油燈，高大的身架馱著龐大的黑影子挨到帳頂了，洗過的方臉膛被油燈照得發亮。

一種在磚瓦廠時我們從未見過的慈愛笑容在他臉上布著——現在六點半，你們要累了就睡吧，省點兒油，連長說。他的湖北口音一旦溫和起來相當好聽。好幾人從鋪上躍起來，沖著他尖噪細音兒地噴著叫，呵，連長真可恨，剛六點半就讓人睡覺，讓人變成豬哇！

——不行！才六點半，睡不著，太早點啦——瞧瞧我們的鏟刀，都捲刃了，你不管？你給我們磨磨刀，給我們磨磨刀吧……

連長便摺下油燈，彎著身體，將每人鋪下的鏟刀斂成一大抱，大步往他的「幕後」走去。這邊，大家又一齊喊：別走，連長！

——不走，幹什麼？連長轉臉問。

——講個故事吧。有人在那兒提議。整個帳篷馬上一片附和的叫聲，對，對呀，講故事，講故事！

煤油燈驅趕著黑暗，還驅趕著同黑暗連在一起的東西，白天的一切艱辛，此時全被遺忘，原諒，人人都安靜著，痴痴地聽故事。

連長作為最受歡迎的人，現在也是一個聽眾，他以很好的蹲功蹲在爐子跟前，手裡按個硬石片一下一下磨著鏟刀。「嚓啦嚓啦」的聲音給故事做著伴奏。也許都算不得是故事，只要講，隨便什麼。但大都是捉特務的小段子，叫人聽得嚦聲，有的哆嗦成一團。連長老是帶頭說一聲好聽，欣欣然笑著，把褲腿挽起來，將鏟刀倒提著，輕輕刮小腿上的汗毛——這麼來試刀刀磨得快不快，叫我們瞧著懸。

連長低頭看下鐘點，又告訴說，七點，不早了，都休息吧。

他抱上沒磨完的鏟刀，提著煤油燈，往他的幕後那邊走去。這邊一通鋪被卸衣聲。在黑

暗和燈油味兒之中，人人進到被窩裡。

爐子雖然燒得熱，被子卻是冰涼的。腳底下不敢馬上伸開，一時難以睡著。

睜大眼睛，看墨汁一般的黑霧蠕蠕地浸透四周，所有的輪廓都在黑暗中分化，漸漸靜止無聲。心裡邊，對一天早早的逝去有些不捨。

熟悉了葦場的一切，勞動的強度又顯出殘酷。五十捆的定額不斷地被強調，每天晚上林沂蒙拿支筆和本子記數，時不時地大著嗓門對完成的人給以口頭表揚。記到我時，紅著臉孔實告，沒有完成——那你完成多少？林沂蒙問，一臉的不滿。我說，三十。她記上，淡淡地說，明天你努力。

我知道我割的是最少一個。但就是這三十捆，我也是撒了謊的。

撒謊不單單就是撒謊，撒謊還會帶來自卑與羞愧。老有些心虛，攛掇自己，你得拼命。白天幹時，注意圈上一塊最密實的領地，埋頭哈腰一氣兒猛割，身上出汗了，試著脫掉棉衣，可是冷風穿胸而過，激得全身一陣哆嗦，還是穿上幹。帽子擦得高高的，嘴上叨著汗珠子，歇口氣點一點數，嗨，僅比昨天多了四捆！爲什麼，就是割不到那個數呢？是捆子打得粗了？不是。集垛時比較過別人的，我的捆不算最細也是倒數二三。

只有承認事實，我無能。

沮喪也不僅是沮喪，好多的往事被鈎連著一起撲向心懷，怕想起的人現在豁然在目。那

些情景，聲音，連同種種的感覺，全都包圍過來。心裡憋悶，叫自己想點兒別的，然而卻比任何時候都透徹地看清，現在的我，真是孤家寡人，沒有指望。找到一處較隱蔽的地方「上一號」——白色的天然廁所乾淨得高級，溫熱的尿液使一塊雪面酥塌下去，腳底響起嘎嘎的裂聲。竟暗暗地希望，要是裂出個冰窟窿，叫我陷下去一隻腳，就有理由叫嚷了，就有理由歇工。

瑩潔的雪面上印了一長溜兒細小的動物腳印，像一行精緻的手繡花邊。是田鼠的，這些機靈的傢伙，多冷都不會凍死，它們的家在哪兒呢？如果現在能有一個巫婆走出來，告訴我，你可以變成一隻田鼠，我會毫不猶疑地聽從她。

前方有稀稀嘩嘩的聲音，割葦子的動靜，很大，越來越大。扒開身邊的葦叢伸頭去看，相隔幾十米處，林沂蒙已快割過來。她的架勢了不起——帽子甩了，棉衣脫了，只穿件工作服，已經幹得汗流浹背，像剛剛出浴似的渾身冒白氣兒，她身邊割出來一片堂皇的大空地，一捆捆葦子戳立在那兒，像一夥結實的列兵在站隊。

想快躲避，躲避最好遠些。腳底下深一腳淺一腳地亂走。時而勉強地割上幾捆，再定一會兒神，再走。覺得自己這麼幹無定所，這麼打游擊似的，勞動態度真是有點兒像對付日本鬼子了。但是沒法子。

然後，垂著腦袋，跟著隊伍，一步一步往回走，覺得兩腿灌了鉛似的沉重，膝蓋裡疼得快要斷了。

凜冽的寒氣卻使得頭腦清醒。眼望白雪皚皚的世界，心中迷茫，厭嫌來去的雪路一天遠似一天，像是在往天邊走。鬱鬱地想到，又是一天結束了，一鏟一鏟，一捆一捆，眼睜睜又送掉了一天。

好像歲月老人也在隊伍前方匆匆地拉著腳步。我慨嘆，生命，那絕對的，僅有一次的生命，就將這樣一天一天白白地過去了……漫漫雪路延長著惆悵，彷彿看清了辛勞而又貧乏的一生的盡頭，我感到可怕。

苦悶不會使食欲減退，反而更膨脹它。似乎食物完全可以填充空虛。傍晚時分，當自己又撐成豬，仰倒鋪上，看著自己鈍重的身體和別人同樣愚蠢，心中不由得難過。

人的種種活動在帳篷裡淤塞著，包括吃和洗，包括排泄，大家彷彿一同擠在一列破車廂裡。很疏遠地聽著身邊別人的叫喚，看著別人忙碌，心遠在千里之外。我覺得奇怪，衆多的身體每時每刻都挨在一起，密度是那麼的大，可是頭腦裡，還是能夠區別出來單個的自己。

但是空間裡人與人如此緊密地擁擠著，並未帶來足夠的溫暖。身體下邊一天比一天陰冷，被窩好似廣寒宮，險惡的風，老是在腰椎那兒吹著，好似要鑽遍全身的骨肉。想想在連

裡時，總是有燒透了的熱炕，還有能夠烤燙了用毛巾包著貼到腰上的方磚。這些，如今只能權做回憶了。

掏掏鋪底下，驚訝地發現，薄薄的墊板已是濕濕的了。千年的凍土已被體溫捂化了兩寸，一層毛茸茸的冰花正在褥子下面的帆布上閃著寒光，砒霜樣的寒光。接下來要發生什麼？關節炎——我想，決不能得關節炎。明日務必要在回來的路上，打一大捆烏拉草，鋪到底下。無論怎樣，一定要保護好兩條腿。

很想和人說說話。想將打草墊鋪的事兒跟身旁的周細珠說一說，又想，算了。白天，在路上，看她穿上新改得的雞腿褲，在我身前走得美滋滋的。我在她後邊小聲說：我怎麼看不出哪點兒好呢？不料她立即回頭，給我一句：「儂十三點！」她說得那麼無情令我吃驚，而回來之後老半天她都不搭理我，大概是我真的得罪她了。

連長正在帳口出來進去地擔著桶挑雪塊兒，林沂蒙招呼大家先都起來，學一會兒毛主席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她說，學一會兒，再講故事。學以前，她照例表揚好人好事。

我沒味兒地聽著。近來我不怎麼喜歡她，不喜歡她越來越粗裡粗氣的聲音，總是領導者的神氣兒，尤其是對我不加掩飾的輕視。

那天晚上，連長磨著鐮刀，想起要給我們講一段。我們馬上豎起耳朵，向他聚攏過來。連長竟然講起他老家的神話傳說，叫「七仙女」。故事很熱鬧，有員外，仙女，還有三郎什麼的。一時我們大受吸引忘了睡覺。連長也很來情緒，幾個晚上連下來，故事越講越有味兒。甚至他還在大家都睡下之後「備課」，有人看見連長大半夜裡打著油燈，在一個小本子上記下來圈點各樣的符號。給我們講時，哪裡忘記了，他便看他的小本子。

可林沂蒙腦子又繃著弦兒了，她反感連長講「七仙女」，每回總顯得煩躁，在地上來來回回地走動，要麼添煤，把爐火捅得躡出煤煙，要麼劈裡啪啦翻動地上的鐮刀。

連長說，小林，別翻動亂了，沒磨的跟磨過的都混嚙。她不客氣說，你們怎麼就不怕啊，你們耗的油太多了！她這樣說話，有點兒叫連長尷尬。連長就擰擰手說講完了。我們不幹，但連長堅持不再講。

《愚公移山》是另外一種故事，似乎就這一篇現在最實用了。

湊在黃弱的燈光下，看林沂蒙洗得不大乾淨的臉上一本正經布著嚴肅，額頭上的皺紋隨著鏗鏘的朗讀不住跳動。《愚公移山》讀完，又讀《青年運動方向》：

延安的青年幹了些什麼呢？他們在學習革命的理論，研究抗日救國的道理和方法。

他們在實行生產運動，開發了千畝萬畝的荒地。開荒地這件事，連孔夫子也沒有做過。

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麼做標準呢？拿什麼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並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兒……

誰也無緣認識孔夫子，只知他是弟子三千，一本《論語》廣為流傳，背誦起來琅琅上口，什麼「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夫子沒有開過荒地，我們這些學生，明擺著是比他和他的弟子們強了。

一會兒帳中又響起來《共產黨宣言》。馬克思用詞兒總是比較講究。注意聽到幾個饒有色彩的新詞兒，什麼「溫情脈脈」，什麼「面紗」，還有「幽靈」。

念著，林沂蒙問，「脈脈」，怎麼讀才對？是讀「賣賣」嗎？有人答：沒錯。我遺憾沒字典，挺高明的詞，要能好好查一查，是可以記住的。

這兩天又趕上「倒楣」期了，經血比往日遺得多，有點突如其來。隱在葦叢裡默默收拾，看下面鮮紅鮮紅像一朵朵花瓣綻著，與潔白的雪地形成太分明的反差，十分的刺眼。紙備得不夠，將手絹口罩全用上，好歹收拾完了，費力地站起來，一陣暈，冰雪的寒氣迅速擊透全身。手腳凍得木了，掙著跳蹬幾下，再仰身躺在葦捆上，將眼閉了，一點點緩力氣。

沉寂中，耳內惟有天籟之音，感覺陷入虛幻，彷彿雪世界中走出一位慈悲老人，他在寧寂的上方靜靜注視我。我眼睛不睜開，僅憑感覺來靠近他，說不清一種極脆弱的滋味，忽然就掉下眼淚來。

心裡紛亂不定，總是忍不住回想不太久遠的過去。舒迪對我的好處，一件件全想起來。好些事，以為自己大都忘記了，卻原來歷歷可數。記憶真像一隻知覺敏銳的隱秘的生物，稍微一個信號刺激，它就在腦海裡不停地爬動。而最近切的，是又淌在鴨蛋河裡。那回打草，舒迪看我淌水太不利索，乾脆背著我，她那呼呼的氣喘，大腳步的跨度，節奏，以及四面圍攏著的腥腥水氣，現刻全都可聞可感。偶爾又發生幻覺，看見冰湖上一串大腳印，以為是她剛剛走過去；時時聽見她在帳篷裡說話，為我梳頭髮。她說，你的梳子不該是黃色的，黃色是頹廢的顏色……瞧你媽媽，拿那麼大的果醬瓶子裝凡士林，至於的嗎？哪輩子使完？

她那個《葉爾紹夫兄弟》（蘇聯一本小说）大茶缸換到了我手上，分手後，我已經用了幾百回了，現在使它漱口，老是看見她不斷張閣的嘴，一排牙齒閃著微光，有點兒殘冷。

極不願想的東西一併升起。一絲隱痛，黑色的，猶如一粒子彈，橫飛過來，洞穿身體——她究竟想幹什麼？那絕對算不得親暱——叵測的舉動，無法解釋的行為，已經嵌入內心深處，卻總是難以思索。

那當然是反常的——是因為它反常，才可怕嗎？不，也許從一開始，她身體裡，就有一種曖昧不明的東西……生活，為何常常沒有真相？也許整個世界都是難以解釋的？

我回答不了自己的問題，更討厭這樣胡亂思考。可是躲不開想念的幽靈。割著葦子，我

用另外的聲音自己跟自己說話：

——你別再想她了，行不行？

不行。

為什麼不行？

誰知道？

連裡來了拉葦子的馬車。我問老板兒，有時馬車去石灰窯嗎？老板兒說，去哇，那沓拉石灰燒多啦，幾天就得一趟！

立刻回帳篷草草寫封信，煩老板兒代我捎走。

給舒迪寫的信，只是一句話：「問候你，盼信——葦場孫小嬰」。

寄走一份盼望，覺得自己愚蠢，難道就那麼輕易地原諒了她？

連長要改善伙食，帶一部分人上湖裡打魚，我也跟著。

連長好像力士參孫似的使大力氣，用尖銳的冰鑷子在湖面上鑿出一個冰窟窿，然後握上鐵筴籬往窟窿裡頭轉著撈，魚就活蹦亂跳地上來了，我們拿臉盆一條條撿啊拾啊，一片歡呼聲。但這活兒難在鑿窟窿上，冰層足有兩尺來厚，一點一點地鑿，要鑿好長時間，連長哼吃哼吃一個人使勁兒，我們只能在一旁袖手乾看，一點忙幫不上，渾身自然就冷極了，爲了禦寒，先不得不在冰面上來回瞎跑躑。

我跑得遠些了，發現葦場還有人家，傍著湖岸的遙遙一角，有個不大的屯子。也是頂了草蓋的泥屋，高高的柴草垛，罩著一種辛勤而溫暖的氣息。

一些鮮族婦女哼著小曲兒，從遠處趕著牛拉的爬犁走過來。爬犁上垛著滿實的葦捆，是她們的勞動果實。爬犁行到湖心，她們叫住老牛，歇了下來，圍成一個圈兒，在雪湖岸邊攏了火堆烤乾糧吃。那乾糧也是冰坨子，被草包著，插在一根乾枝上，讓火燒上一會兒，就冒出熱氣了。她們席雪而坐，掰著烤熱的乾糧，大吃大嚼，對冰天雪地毫不介意，被火熏黑的臉上露著白牙齒，邊吃邊大聲說笑。

有個婦女把頭轉來，發現了待在近處看著她們的我。

——嗨，閨女，過來，烤烤火！她熱情招呼我。

我湊過去，感到呼呼的火氣撲臉，將頭上的兔皮帽子摘掉。呀，呀，看這閨女，多細粉兒啊！

她們紛紛叫著，拽我的手看，問我多大了，家在哪裡？

我很窘地笑著，把手抽回來，帽子再扣上，快步跑開了。

我們的收穫很可觀，打上來的鲫鱼子、狗魚和泥鰍，活潑鮮亮，可愛之極。可惜是眨眼間就僵住，變成一個個冰溜子，拿起來，梆硬粘手。我們不斷揀拾，在湖心上集了一個小小的魚垛子，足可以吃它一陣子了。同時還有一些青蛙。那青蛙是紫色的，連著皮兒，跟魚，

還有紅辣子面、固體醬油，一起翻熟了，很是好吃。

大家吃得開心，頭又扎到碗裡了，發糕也又過了量。有人撐得在地上亂蹦；有人捻著一小撮長長的泥鰍鬚子，四處炫耀能吃的戰績。又有人揀了剩下的生魚，貼在爐口烤著吃。烤魚味兒與烤鞋味兒同樣撲鼻。人人吃得心滿意足了，仰在鋪上瞎聊。

林沂蒙說，知道嗎？陳毅給國宴發明了一道菜，是泥鰍做的。先讓泥鰍吃幾天雞蛋黃，然後拿它們跟豆腐一塊兒煮，泥鰍怕燙，緊著往豆腐裡頭鑽，一會兒熟了，切成薄片，嗚，一圈兒白，一圈兒黑，又一圈白，一圈黃，那份的鮮美……這道菜叫什麼？「泥鰍鑽豆腐」！

吃完之後一個最大的結果，是仰在鋪上，望著發黑的帳頂子唱歌。猛唱海唱，由林沂蒙領頭，把握著大方向，凡她認為是好歌，都唱一遍，甚至唱了小學時學過的牧歌——

翠綠的草地上哎，跑著白羊，

羊群像珍珠撒在綠絨上……

唱得最起勁兒的，要算《長征組歌》。帳內彷彿住了一支合唱團。我們一氣兒唱了好幾十首。滿溢著強烈青春的歌聲如海潮，如松濤，在帳內環轉震蕩，帳篷盛其不下，向外沖去，合了風聲，奔行於空，啊啊地朝著遠處飛響。

我覺得嗓子有點兒裂疼，自覺住聲，只做聽眾，一顆心理在歌聲裡，一陣陣激蕩，又想

起遠方的舒迪。

也許是應了樂極生悲的話。這天夜裡奇冷，帳外狂風呼嘯，雪筥帚橫掃篷頂的沙聲持續不斷，時而，篷頂呼地向上膨起一下，再撲地歪斜。

連長顯得有些不安，生怕有人凍僵了，一次次提著油燈過來，貓著腰，小心地看看這個掀掀那個，手下輕推一片片肩膀，一再說，動彈動彈再睡！總算挨到凌晨，連長仔細點過名，說：好啊，都喘著氣哪，你們看看咱們的帳門吧，雪堆可堵實著了。

吃早飯時，聽見連長跟林沂蒙商量說，今天冬至，不出工了，老天說變臉就變臉。

林沂蒙反對，她不住地揮著胳膊，說，變個天怕什麼，人定勝天嘛，照出不誤。

連長悶了半天，面帶顧慮搖頭，說，今天足得零下三十度，按說咱們是可以歇工的……

林沂蒙忽就詐唬起來，什麼？零下三十度？太好啦，向毛主席保證，咱們能創造奇蹟！

——向毛主席保證向毛主席保證——林沂蒙一再說。連長不再說話，隨她了。

我感覺到一種非常的氣氛。吃早飯時，人人都要辣子麵，我也要。舀一大勺攪到湯子裡，不敢喘氣兒，生往下吞，好像給身體裡填進了火藥。整裝時，又在臉上搽了厚厚的凡士林，將能套上的都套上，能戴的都戴好。看看別人，也一樣，個個穿成一隻倒豎著的炮彈。

口罩與低低壓著的帽沿之間，露著一條窄窄的細縫，剛一走出帳篷，便從這條細縫中感覺出冬至的非常天氣。凜冽的寒氣將呼吸一口噎住，誰也不再發聲了。沉默的隊伍疾步前

進，發現幾天來踩實著的道兒毫無蹤影了。一夜大風刮得太狂猛，雪世界重新有了一番調整——不該刮平的地方刮平了，卻到處隆起來大雪包，像是剛剛砌出的白色墳墓，時時給我們擋路。雪湖顯得格外肅穆，灰色的天空布著一種可怕的鎮壓性。

到了目的地，剛割了兩捆，便感到沒法伸鐮刀了。

冷啊，扎心扎肺的冷，人彷彿是赤條條地踩在冰面上。手腳俱硬，生疼。邪邪的風又捲起來了，一下子扯開帽耳，聽得滿天裡滾著震耳欲聾的鳴叫，又看到前方捲起一團團白旋渦，好奇怪的白旋渦！是怒號著的風將地面的沉雪翻騰到半空，不可一世地盤旋回轉，眨眼間，視線攪渾了，肺腑裡灌滿冰雪的腥氣。邪風狂奔在葦海中，氣勢浩蕩，似乎是想掃除掉地上任何活動著的東西。四周昏天灰地，別說幹活兒了，就是站住都困難，而人的身體已經同那些表層的積雪一樣，片刻內都變成最脆弱的東西。

一種重心被剝奪，將要扶搖而去的危險，籠罩一切……

連長當然知道這危險。哨聲吹起，比蟬聲略大了一些，在風的嚎叫中飄搖。

每個聽到的人都迅速向連長靠近。連長臉面灰黑色，鬚髮則像白頭翁似的掛滿霜雪。他瞪著眼睛大聲嚷，颳大煙泡兒啦，抓緊集垛，快點兒，快點兒！

是大煙泡？！會聽說過，北大荒大煙泡兒最是厲害。足能將一個孩子掀捲到數里之外，將房屋颳得散架。恐慌之下，所有的人都極其緊張，來來回回跑著忙乎。

連長一再怒叫：一次抱兩捆，快，快，總是磨磨蹭蹭，總是磨磨蹭蹭……集垛完畢連長下令整隊，跑步回去！

林沂蒙把兩腳使勁一跺，固執地說，剛到這就回去，太可惜了，再割會兒！

連長不客氣地朝她粗吼：現在聽誰的？我說了算！趕緊點人數！

可這時忽然發現不對，人頭缺了周細珠和盧小芬。有人說，剛才看見周細珠跑來跑去找她的寶貝圍巾，她那條綠拉毛圍巾被風吹沒啦，盧小芬也幫她找去啦！連長聽了怔住，更是急了，惱著吩咐林沂蒙先帶隊伍回去，他返身去找那兩個。

又下雪了，雪如鋼針似的鋒利，在半空中橫走，達達地打著臉上身上。口罩成了塊冰疙瘩，卻不敢去掉。眼睫毛上冰凌連綴，勉強透出來視線，生平沒見過如此狂烈的大雪。空前密集的雪片，與風擁持著爭搶著。

天地慘然一片，全部陷入新一輪的覆蓋與吞沒——真正的白色恐怖啊！

一隊人統統低著腦袋壓著胸，在風雪中奔跑，跌跌撞撞，兩步一出溜，跑成一串滾動著的小白點。跑了好長時間，方向竟然拿不準，不由得慌張，有人憋不住，尖聲哭起來。

林沂蒙跑她跟前憤憤地叫，你嚇破膽啦？有什麼了不起的！

不知繞了多少彎子，總算見到那個鐵架子尖兒了。這個救命的東西，現在細小得像枚頭髮卡子，高高地隱在白濛濛的半空中，使人人心底發熱，歡呼聲七零八落地響起來。跟著，

孤立的帳篷也顯形了，已被冰雪著實捂住，趴成一個蔫蔫的白堆兒，彷彿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進到帳篷裡，人人像長毛狗似的一抖一抖地甩雪，累得不願講話，臉如臘腸般彤紅，彤紅的則發白，這便是上凍的徵兆。誰也不敢歇息了，都從帳外盛進來一滿盆雪，使勁搓手腳搓臉，感到有知覺時就發疼，發辣。

大約過去兩小時，連長把周細珠和盧小芬找了回來。兩人進了帳篷時還在傻跑著，模樣極是嚇人。尤其周細珠，她兩隻胳膊投降降似的上舉，將棉衣蒙在腦袋外面，下身的雞腿褲整個成了雪褲子，硬硬地打不出彎。她不能像盧小芬那樣進了帳子就嗚咽不止，她那顧頭不顧臀的作法，使得整個頭臉和圍巾口罩一塊兒糊成一個大坨子，嘴張不開不說，棉衣徹底卸下後，又發現手套怎麼也脫不掉了。

本地的鳳娥有經驗，趕緊拿剪子鉸她的手套。手套鉸爛了，才見到十根直楞楞的手指，九根發白，一根發黑。

林沂蒙拎了一大桶雪進來給她猛搓，搓了好一會兒，她的手終於紅腫了，她疼得亂叫，卻又舉起一根手指頭喊：儂睜睜，儂睜睜，這一根黑指頭，啥麼回事啊，一點知覺也無有！

她把嘴拉扁了，哭了。

鳳娥把周細珠那隻手按進冰水裡，說，拔拔看，拔拔看，你們吃凍梨不是這麼拔的嗎？

哭著的周細珠要上廁所，平時最要好兒最要面子的她，現在由我和林沂蒙幫她解又濕又緊的雞腿褲。之後她又耍鏡子，蹲在那裡細看，流著眼淚，看自己紅紅紫紫的臉上起來大水泡，亮亮的大水泡彷彿是剛被開水燙過。我的臉上也起來好幾個，火燒火燎的，勸慰她，沒事兒，回來一擠，流出水，會好的。她用有了知覺的一隻手小心地撫摸自己不堪端詳的臉，顫聲說，不能硬擠的，叫它自己破了流出水自己萎縮，要不然，我們都得破相了……

連長脫了帽子，埋著腦袋坐在鋪頭上。該吃飯時，他站起來又要走，說上朝鮮屯去，借馬車，送周細珠上醫院。

——風雪這麼大，就是借到馬車，怎麼可能趕到醫院呢？

連長好長時間不回來，很叫人擔憂。帳篷裡四下看不清，煤油燈燃起來，四圍的黑暗更顯得深湛了。可是，周細珠那根手指一直紫黑紫黑的，浸泡沒一點兒效果。

到半夜，終於聽得煙泡兒止歇了。帳外響起馬蹄聲，連長跨著大腳步進來，身上結了厚厚一層亮冰，彷彿套了一件錫製的鎧甲，兩眼通紅通紅流水。

他還是不肯吃飯，不肯耽擱一分鐘，噲著嗓子噴出一串雪氣。他招呼周細珠，趕快裹了棉被上外頭的爬犁去！

臨走，他嚴肅囑咐林沂蒙，我不回來，你可不要帶人出去。

透過帳篷的小窗子，我目送那架馬拉的爬犁，看它在肅穆的雪夜中孤零零的，碾著雪道

碴拉遠去，爬犁周圍濺起一團團波濤似的雪煙。

雪煙中，連長緊緊把著纜繩，身架固執堅實，好像鐵鑄的一般……

兩天後，指導員忽然代替連長出現。指導員告訴我們，周細珠是二級凍傷，那根手指搶救不及，壞死了，到團部醫院就被鋸掉。他說，咱團很重視這個事故，追查連長的責任，電話會議時對連長作了點名批評。

指導員決定停工兩天，學習整頓。他講，近來團裡事故頻頻，接連通報——一連伐木排戰士在山上帳篷裡打架鬥毆，造成失火，三人燒成重傷；八連一人因開小差被批判，前不久竟然偷偷上了冰封的黑龍江，去對岸投蘇修；尤其獨立一團最成問題，三名上海女知青偷著往家跑，沒錢買票，在鐵路上扒貨車，在貨車頂上互相抱著取暖，半道全部被凍死。

我們聽得心悸，指導員又細講一個更嚴重的：一名哈爾濱男知青，一心要享受探親假，先沒批准他，他就對指導員不滿，半夜偷撬戰備倉庫，盜出一支衝鋒槍，上連部將指導員打死，然後連夜占山頭，帶走兩箱彈藥整整打一天，逮不住這個人，於是找他平日裡最要好的同學，喊他下山來，說領導同意你回家，好說……他下來途中忽然又後悔，要再上去，連長一個側撲，把他按倒了。此人軍事法庭判處死刑。

指導員說，現在邊境線一帶形勢極其緊張，國內階級鬥爭新動向不斷，極大地影響了知青的情緒，人心不穩，不定，我團政治股遵照師部命令，要求各連搞短期整頓，抓緊思想教

育和路線教育，教育既要及時又要嚴肅認真。指導員帶我們學他捎來的報紙。反覆念《人民日報》刊載的《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

耳朵側著聽讀報，心思難以集中，因為指導員帶來了信，除去家裡來的，還有舒迪的。

——這一夜相當幸福。我將自己捂嚴實，手電光裝滿被窩。

一切恰到好處的靜。回信這樣快，完全出乎意料，竟捨不得拆，一直忍到現在，現在我心怦怦跳。把信寫成詩了，像她人一樣，總愛獨特：

又看見你，孫小嬰！

看見你發藍的眼睛……瑩潔的臉，

我把我的十字架忘掉。

歲月如磐，你我心相連，

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

談笑凱歌還。

但是……假如我曾傷過你——請你原諒！

讓風，把我的思念和祝願——送給你。

遙祝你順利，遙祝你堅強，

緊緊地握你的手！

石灰窯舒迪

幾行字讀了數遍，讀得每個字都在跳舞。淚水順著臉頰流淌。

對舒迪的渴望旋風般襲來。手電光暗了，滅了，電池終於耗盡，眼睛沒入黑暗，那些字，亮在心頭。

——人，得靠著情感生活，從情感出發，誰是誰非原是無所謂的——舒迪，我原諒你。腦袋伸出被窩——又起風了。

風尖嘯著，將帳篷打得啪啦啪啦響，彷彿要將這帳篷連根拔起來。

風流掃掠大腦，毫無困意。緊著身子，穿上大衣，繫好皮帽，游魂似的走到帳外。

獨自默立在雪夜之中，靜聽風神咆哮，望天地如煙似霧，虛虛茫茫。雪粒冰沙不斷地朝臉上打來，淚凍結了，心沉沉蕩著，悵然無比。

——舒迪，我的朋友，你在哪兒？

沒有回應。黑夜中，雪湖寒光閃耀，遍布死亡的肅靜。只有風妖活得歡實。風妖舉著刀劍陰沉地劃拉世界，似乎不把一切切碎，決不收兵。

心裡忽然升起一個強烈的念頭，希望那風妖也切碎自己，使我也成雪煙雪霧，一路穿越遙遙空間，奔向石灰窯，去擁抱我的朋友！

一封信構成特大的節日，心裡懷了一份強烈的感動。寒徹的冰湖上升起一條奇妙光帶，

虹光射穿葦場的疆界，向寥遠的天際延展。

總是回想舒迪，回想她獨具的強韌與樂觀，聰明與幽默。好多豐富多彩的神聊以及笑鬧，現在盡在耳邊。

那晦暗的一頁，算得了什麼？哦，再別想那一頁，總之，你不可能敵視她。

三月裡一個好天，連裡終於來了老職工拆除帳篷——葦場生活就此宣告結束。我也和別人一樣，帶著一臉凍瘡一身虱子，回到磚瓦廠。

15

連裡放我們三天假，整理內務。水房被女生壟斷了，結滿冰疙瘩的井邊蹲著好多人，一雙雙手洗得紅蘿蔔似的。都把被子褥子拆了，大盆放火爐上煮個不停，晚上先蓋棉花網套睡。

我頭上染的蝨子老是弄不淨，奇癢。鳳娥給我拿來家裡的篦子，幫我刮，可是我忽然看到，在那支篦子上，密密麻麻藏滿了灰白色的小蝨子。

我大叫一聲，把篦子摔地下。鳳娥不高興，嘟囔著走了。

宿舍人說我傻瓜，說，你那本來就是她傳的，你別再讓她來咱屋啦。

我說，就算是她傳的，也不該不叫人來，在葦場，人家鳳娥起早貪黑地，沒少為大夥服務。

可你沒見她回回邊甩鼻涕邊和麵？把人髒死！

就是，你們注意了，人家多冷也是光著大脊梁鑽被窩，好似一個原始人……嘿，我還

發現，人家倒楣時，不用棉紙，用什麼？沙袋！人家多少年，多少代，就用泥巴糊糊的沙袋墊，別提多噁心啦……

宿舍裡七嘴八舌，聲討本地人鳳娥。連帶說屯裡老鄉如何的埋汰、不吝（本地口語，意為骯髒）。聽說他們一向晚上不洗不涮，還長輩小輩擠在一條火炕上睡覺；做了媳婦的女人，爲了表示疼公公，夜裡都把公公的腳插到自己的腋下暖著……真的假的？

我聽著新鮮。

注意到牆腳上一瓶敵敵畏還沒用完。靈機一動，拿它對上肥皂水來洗頭髮。想不到立刻噲得厲害，險些背過氣去。忍著噲，閉緊了眼睛強洗，整個人全是敵敵畏味兒了。

大夥兒呆了臉，傻看著我，說，嚯，真勇，真勇哇，孫小嬰殺蟲子，拿敵敵畏洗頭，是要搭上命啦！

也許蟲子又帶給我一種頑強的毒菌，剛剛洗完頭，我就病倒了。又發起燒來。服過幾片藥，躺在炕上乾熬，心裡灰慘慘的。

原想去石灰窯看舒迪，卻聽說她不在，她剛剛被團裡抽走了，去參加巡迴講用。

……講什麼？講活學毛著心得體會，講鐵姑娘怎樣脫胎換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講用材料這就要發下來了……

我真爲舒迪高興興奮，可是想到，不知何時才能見著她，又不由得遺憾。發著燒，這遺

憾變成哀傷。

這天晚上，指導員到宿舍來巡視。他走過來，推了推我的被腳，說，孫小嬰，你別總驚巴巴的，聽我說一個新聞，你就會樂了——探親假，就要開始了！

宿舍裡頓時炸營了，噉地一通亂叫。都在炕上跳腳，連聲喊毛主席萬歲。

指導員笑吟吟地朝大家擺手，說，別亂，別亂，探親假不能一窩蜂，還得有組織有部署，每人作個申請計畫，準備排隊，一人就享受十二天，絕不能超假。

待指導員要離開時，我呼地把被子一撩，坐了起來，睜圓一雙眼睛，朝他舉起手，幾乎帶著哭腔要求道——指導員，我要第一批，我要第一批走！

想不到，連裡這回開恩，真的讓我第一批走了。同行一共六人，天津的有兩個。指導員叫我們六人寫保證書，十二天之後準時返回連隊，給後頭人做榜樣。

病跟著就好了，匆匆做回家準備。

同時就想上團部去找舒迪，再看看葉丹燒。畢竟是頭一次探家，得跟她們辭個行。

然而，舒迪連個影兒也沒尋著。團裡幹部說，講用團人都帶著材料上師裡集訓去了，得訓個十來天吶。

在加工廠找到了葉丹燒。見面時，她正在一個大棚子裡幹活兒。

一種極醜的活兒，是在一隻大黑桶裡洗豬皮。她兩手拴著長長的膠皮手套，按在冒著

白熱氣的黑水裡，裡頭大概浸著硝酸。一塊塊豬皮帶著厚厚的脂肪和血污，又沉重又黏糊，她使一把刷子用力打著洗，白色的熱氣熏熏地撲臉，味道不單是難聞，肯定還會腐蝕人——她幹活兒還是那樣實在。跟我說著話，手裡一刻也不停，兩條軟髮辮鬆散地垂耷下來，像西藏的女人那樣濕漉漉地緊貼臉頰。

因為我在身邊，她的臉上始終帶著微笑。可她人比在磚瓦廠時候更要瘦了，清瘦清瘦的臉上沒有一絲血色，稍微一笑，就有好多小皺紋密密地布出來。

她說我胖了，問我葦場生活怎麼樣？我稍加描繪，她就表示出極大羨慕。

我說，還是你這好，用不著喝風吞雪的，瞧瞧我這一臉的凍瘡吧。

她的眼睛透過大熱氣仔細看我，粘膩的手套褪下一隻，拿手背掙開眼前一絡濕髮，手指伸過來小心摸我臉一下。

她輕輕地嘆一口氣，說：真是的，你怎麼一點兒不會保護呢，弄得像隻花貓似的。

我說，我可足了，你不知道周細珠多倒霉了……

休息的功夫，她帶我回宿舍。看她鋪上有件織了半截的毛活，是青灰色的，一隻袖筒好大。我問，你這是給誰織呀，累不累？

她居然跟我坦白，說最近談了一個男朋友，她是她們籃球教練。工人出身，大高個兒，北京二中老高一的，也是因打球好進的加工廠。我皺起眉頭，表示不滿：你怎麼敢在這談男

朋友？她拍我一下，怎麼不好啦？什麼敢不敢的？以後，你也會的。

她坐下，把毛活架起來，眼睛看著手裡，捷快地織，手指因為粗糙，免不了時時地掛線絲兒。毛線球繫在一隻花手絹裡，滾到炕頭。我默默地給她抻著線，問她，這線是好線，是寶泉買的吧？她搖頭說，我父親以前一件大毛衣拆的。

——呵，都給籃球教練織了？你也真捨得！

——回來我也給你織一件，織天藍色的，咱們買新線去，好嗎？真的，我一定給你織，我不給你織平針的，織元寶針的，拿細針織，好嗎？

——不好，把你們寶貴時間剝奪了，多不好。

她抬頭看我，慘白的臉上泛起少見的紅暈。

她告訴我，加工廠談男朋友的，不止她一個，可是情形很不一樣。他倆一直都是明的，出來進去從不避人，神態自自然然的，地點以大食堂為主，大食堂窗戶大，晚上亮著燈泡，他們在那兒說話，光明正大的——真的，你知道大食堂的窗戶有多亮，向毛主席保證，我們從不做半點見不得人的事——可好多人不這樣，總是鬼鬼祟祟藏著談。

你們這兒是不是有點兒解放過頭了？磚瓦廠可沒這麼鬆快。
……就是你不知道罷了。

知道又能怎麼樣？這麼不管不顧地在北大荒談戀愛，不是太邪乎了。難道，你想在這兒

安家嗎？

安什麼家？哪兒跟哪兒呀？你不要瞎想，都還這麼小。不許你再瞎說，要不我扎你啊。——你扎，把針扎折了，叫你織不成！

離開葉丹嬈，心裡有些亂。

我對葉丹嬈的變化感到不解。我想，愛像一隻大鳥從她的天空中降落，應該是件好事，本來她天生就應該好好地享受它的。也許她現在發現，能有一個男生跟自己好，這是生活裡一個莫大的安慰，還是一個莫大的榮耀，從中，她又找到一種寄托和保護。是這樣嗎？

可是，為何我不能為她高興，更羨慕不起來？在我的眼前，老是出現她洗豬皮的一幕。很記得她那張慘白而清瘦的臉，那臉上除了疲憊還是疲憊。我無法理解，當她好不容易結束了一天的辛勞，如何還有一份興致到大食堂裡去——頭上照著一隻大燈泡子，堂而皇之地跟她的籃球教練「說話」？——我既然無法理解，也就傳染不上她那份幸福感。暗暗地，我竟感到隔膜，覺得和她有些生分了似的。

又沒見到舒迪，心中更加的孤索難受。

就帶著這種難受的心情，乘上回家探親的火車。

十二天的探親假眨眼就過去了。心裡顫抖著，跟站臺上的姐姐揮淚告別。火車挨過兩天兩夜，下來時，依舊是冰天雪地，依舊是迎著寒冷的風——獨自一人，站公路上截車。

踩著咯吱咯吱的雪道，又回到磚瓦廠。鑽進煙熏火燎的宿舍。

手提包裡被媽媽裝滿零食，每樣都給同屋人分享些。沒一會兒，人人人口裡響出來大嚼糖果的聲音。媽媽從稻香村買的白果黏糕，一眨眼被個勤快的傢伙架進了臉盆裡，放了水，再扣上另一隻盆，墩在過道的牆爐子上蒸起來。

埋頭將自己的鋪蓋打開，所有物品盡量碼齊整，盡量縮小到三尺寬的鋪位上。

心裡鬱鬱地想，瞧吧，這就是自己整個生命的面積。

忽然過道裡一團亂，有叫有打的，軒然大波。

又是刺頭兒陳梅英，這回她跟燒火牆的啞巴打，上了手了。起因不過是幾塊榨菜。陳梅英咬定她的罐頭榨菜被啞巴偷吃了三塊。她有數，仔細數過了。還說啞巴把她抹饅頭的豬油瓶子換了地方。

啞巴是本地人，未成年的小丫頭，都出去幹活兒時，就她一人在家燒火牆——啞巴也不含糊，挨了陳梅英兩記耳光之後，也凶惡起來，嗷嗷叫著，死揪住陳的髮辮往下拽。

陳上手搯破啞巴的嘴唇，紅紅的鮮血抹了啞巴一臉……林沂蒙沒在，戰鬥持續好久。終於勸歇了，我們屋將門掩緊，一通議論。

——瞧瞧吧，幾塊榨菜就你死我活的，這就是上海人。

——還以為小啞巴好惹，回頭，人家又該給她們放蟲子啦！

放蝨子是啞巴的拿手戲。聽說，剛分配啞巴進住上海人宿舍時，她們全都叫她住窗頭，又在挨著她的一側，夾立了一塊又厚又長的板子，以隔擋蝨子過界。

有一天，有人發現，趁那些上海人不在屋，啞巴把一隻盛了蝨子的小土罐開了口兒，往旁邊鋪上使勁抖甩過去……

黏糕蒸糊了。臉盆端進來，一點兒分量也沒有了。揭開一看，僅剩一片黑色的糊嘎巴兒。幾人就敲又砸地分了那糊嘎巴兒，遞到嘴上一點點噓著吃。

我好心疼，把頭深深低下去，蹲在炕洞口前燒火。

不斷上躡的火焰舔著木頭的稜角，稜角漸漸圓了，木頭就酥成了碳和灰。凝視炕火，聽身邊鏗鏗響起搓衣裳的聲音。頭上搭的濕衣裳已不能再多，屋子潮得牆泥大塊大塊掉，可還是洗，無盡無休地洗。

眼睛移到泥濘的地上，定定地看著一雙雙髒鞋子——這些，就是和我的人生緊緊相連的一切。

是的，一切，一切都在重新開始。沉悶黯淡的生活，就像沉悶黯淡的土地。

已是冬末，活兒主要是編葦簾子。葦場打回來的葦子在籃球場上成一個大垛，高高的葦垛像是足夠編一輩子的。連裡叫搞突擊，大食堂的地上鋪開場子。白天黑夜不停，人們三班倒。

兩個人一夥兒，坐板凳上編，有時是跪著。在地上打牢四五列釘子，繫好麻繩做為經線的底兒，再幾根幾根地續葦子。幹這個活兒，也有定額，兩人一班兒，一天最少十五個，算最低數。為編得緊實，不能夠戴手套，所以手指極勒得慌，很快滿手都貼了橡皮膏。而最難受的，還是幹得胸口窩得生疼，胃裡的發糕不斷往上冒酸水。

林沂蒙和我一夥兒幹，她發現我的速度很難見長了，不高興。想著法子叫我幹別的。

瓦廠停電了，侯玉才讓我們排支援人鑽到瓦窯裡出窯。林沂蒙讓我去——那窯裡火燙火燙的，剛一進去就有一種渾身被燒烤的感覺。眼睛在熱浪中難以睜開，眉毛頭髮要燎出火焰。咬緊牙關閉著眼幹，手指剛一碰到燒好的瓦片，便吱地發出一聲響，手皮跟瓦片粘上了。實在受不了，我第一個躡出窯外，紅頭漲臉地喘大氣，其他人也都先後鑽出來，蹲著歪著在窯外換氣過風。

都懷疑這座窯門是剛剛捅開的，侯玉才這人心狠，絕對不是一忙給指派錯了。有人說，要是下午出多少還能好一點，咱們跟老侯好顏要求一下，下午出吧——卻沒有人肯主動去找侯玉才說。

正躊躇著，正好看見侯玉才躡躡過來。他手裡扛著一把長長的二齒鉤，看那樣子，是要再去捅前面那座窯門。

我大著膽子向他走去。問道，侯排長，我們這個窯燙得厲害，是不是剛剛捅開的？

他站住，看我，也許我紅頭脹臉的樣子使他感到很興奮，甚至他還朝我咧嘴一笑。但是，忽然發現，他的目光變得陰冷了。

他梗脖子，大著嗓門跟大夥兒嚷，誰說剛捅的？媽拉個巴子，捅了三天啦！

他這麼兇兇一叫，那裡幾人害怕，身體立刻動彈了，默默無聲地，一個跟上一個又往窯裡鑽去。

我沒有動，也不知是哪裡來的勇氣，再次說了一遍，侯排長，你記錯了，這麼燙的窯，肯定是剛剛捅開的！

他沒有想到我這麼不知輕重，竟敢當眾和他爭持。他火了，臉色紫青，向我圓溜溜地瞪起眼睛，還高高舉起手裡的二齒鉤，他怒吼道，媽拉個巴子，你說，你幹不幹？幹不幹？

我很怕他，本能地向後退著步子，可是，我的聲音卻奇怪地高起來，幾乎是喊著說，

——你就是剛剛捅開的！

他手裡的二齒鉤朝我橫鋤過來，我躲避那嚇人的鉤頭，快步跑上窯前的跳板，躲到眾人當中。

幾人擋住他幫我說話。一個老好人順著他說，沒錯，窯門捅了有日子啦，侯排長別著急，我們能出，能出。

姓侯的不罷休，威風凜凜地繼續操著鉤子站在跳板前頭，死死地瞪著我，嘴裡不斷罵著我生平從未聽過的最難聽的話。不僅罵著，他還狠狠地叫——就你一個事兒多，哈？你給我老老實實進去幹，看你燙得死燙不死，燙得死燙不死！

因為凶神惡煞，他的臉顯得可怕，並且更醜，一種野蠻的殘忍性在他的醜臉上深深地刻死了。

——我終於哭了，哭得很響，用大聲的哭來抵消害怕。

與此同時，心中升起一種恨，不僅是恨侯玉才，還恨整個生活。

又快到春天了。這段時間人心浮躁，好多人享受過探親假，不免帶回來各種各樣的變化。的確涼，東風表，武裝了好幾人，好幾人還戴上了假領子和乳罩。乳罩先都戴得隱蔽，後來林沂蒙回來，帶了頭，明朗朗地戴著它洗身子，於是乍眼的乳罩立刻就推廣了。

宿舍裡，老有走來走去單穿乳罩套著半透明的的確涼襯衣的人，大概覺得太是愜意了，不管多冷她們都捨不得套上毛衣。與此同時，女生宿舍裡忽然又刮起了品頭論足之風，忽然喜好津津有味地談論人的長相。談論誰誰眉毛長得好，那就叫卧蠶眉；誰誰下巴生得俊，真像王丹鳳；你們知道什麼樣算杏核眼嗎？就葉丹嬈那樣算最標準了……

編著簾子，人人的注意力都在場子中央那隻半導體上。《人民日報》上，最近登載了五首革命歷史歌曲，包括：《畢業歌》《抗日戰歌》《工農一家人》《大刀進行曲》《戰鬥進行曲》，號召全國人民學唱。半導體挺高級，三波段的，林沂蒙新帶回來的，她想用它來教人學歌，鼓舞士氣。一開始幹活兒就調好臺，放在那兒，讓高昂歌聲給勞動做伴奏。

然而，畢竟是處在邊境上，這樣的高級半導體信號過於靈敏，使得干擾聲吱吱喳喳彷彿瀑布似的灌滿了。最厲害的干擾還是來自蘇修，像莫斯科的「和平與進步」廣播電臺，信號一來，先是一段節奏極強的進行曲，跟著一個陰險的聲音報告說——這裡是莫斯科廣播電臺！聽著心跳，覺得實在夠懸的。都知道，老毛子他們播出的政治新聞和政治評述堅決不能聽的。但是，一來就有極純粹的中華文藝節目，甚至還有曾經遭到過強烈批判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以及老舍的小說《月牙兒》。便叫人難以錯過了，也不知道老毛子怎麼還懂得播放這些中國的「毒品」——《月牙兒》居然給製成悱惻動人的廣播小說，聽得我們一個個幾乎要落淚。即使林沂蒙也聽得怔怔的，一點兒沒有以為是大毒草就馬上要關掉的意思。還有朝鮮臺美國臺；朝鮮臺音樂好聽，美國臺一般有講經布道的宗教節目，唱詩聽起來像貝多芬的《歡樂頌》，挺激動人心。日本國的NHK廣播電臺比較新穎。有一個蹊蹺欄目叫做「春夏秋冬」，總津津樂道地講如何烹調。一回講日本一個飯店生產一種茅臺酒丸子很受歡迎。來往中日間的友好人士吃著這種丸子，一同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我們聽著都嚮往得很：那茅臺酒丸子，保證好吃極啦……

這時候，連裡的伙食由一向的公伙改爲了私伙。每人開始拿飯票買著吃飯了。連裡說，這是爲的根治浪費。一時間，食堂裡頭一開飯就排起大隊。於是，私有的種子也萌芽了。宿舍裡出現了煤油爐子。先是上海人興起來的，拿煤油爐燒稻米飯，稻米飯上放幾片臘腸，或

者霉乾菜，熏得滿宿舍滿過道都噴香。天津北京哈爾濱幾個城市的青年開始跟著學，想法子也都弄到一個煤油爐。煤油爐一經興旺，宿舍裡熱鬧了，煮麵條的煮奶粉的煮菜煮豆的，花樣繁多，香味兒不絕。

因此而帶來了不少的麻煩——食堂常被偷盜，倉庫老是被撬。男生早就有人一向的流氓無產者習氣，現在更有了市場，更加的傳染開來。屯裡誰家菜地拾掇得好，夜裡準會遭青年劫掠，甚至剛剛見綠的韭菜苗葱苗也被剃了頭。女生相比男生膽子小得多，可也不含糊。陳梅英居然和兩個夥伴在晚上潛入雞舍偷玉米棒子，還潛入馬號去偷黃豆。

一天半夜，鄒平平過來叫起我，帶我上後勤宿舍吃煮土豆。原來她們那個宿舍地底下隱蔽著一個菜窖的分口，被發現了。她們便在半夜偷偷爬下去人，拎隻提籃，裝滿了遞上來，草草洗一洗，拿隻大號的鐵水壺煮。熟了，沾著鹽麵吃。吃得發撐了，胃裡泛酸水，不礙事兒，轉過天來照吃，還是在半夜吃……

這類事，通常都包不住，被連裡知道後，大會批，小會說，再由團支部個別教育。有的挨批者自己就是團員，也不是很在乎，再犯事時往往還有他（她）。

現在，團支部再搞義務勞動開始費勁。謝剛和林沂蒙招呼大家給食堂幫忙，晚飯後都到豆腐房去磨豆腐，實際是人代替牲口幹。人要做一夜的驢子，這活兒實在特別折磨人，去人越來越少，只剩一些五好戰士。輪不過來，團支部乾脆給大家硬性派班，一次四個人。便誰

也躲不了了，老老實實過去做貢獻。那豆腐房裡的大石頭磨盤轉啊轉啊，吱鈕吱鈕叫，流著白色的漿汁。底下的桶子滿了，又滿了。全都睏得不行，靠歌子來提神：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

我們啞著嗓子唱，仰望豆腐房外深藍的夜空，上方一彎細瘦月牙兒。
月牙兒，多麼貧弱，多麼黯淡，就像我們的日子。

我感覺到，在所有的浮躁散漫，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不良的現象中，透出來人的極大的精神上的缺憾。冬日漫長，春日依然有些寒冷，可是好多的知覺又在醒過來。這是我來北大荒的第二個春天，稍有了空間，我會獨自走外面去。踩著剛剛恢復了彈性的土地，看到即是相當隱蔽的地方，也生出來密集的綠，頭一批豐盈起來的金花菜和婆婆丁，又可隨手摘下，嚙進嘴裡細細咀嚼——一個人走在春景裡，感覺到春風自由地來回橫吹。草針，花粉，不斷地打到面頰上，腦海裡奔湧著，無盡的活力在身體當中躍動。

然而，自然的舒展同思想的鬱悶正好相反著，焦慮的陰影在此刻濃重地罩過來。我看清，萬千的生命，在春風中繁茂著，飄蕩著，屬於我的那份，我能夠真切地感悟到，甚至以手指觸摸到，但是，我深知，絕對不可能把握她。

顯然，我已改變，勞動關，生活關，看來都過得差不多了，日常的種種繁難艱苦，基本都能受住，基本已經可以算得上是一個隨和的、能夠忍受、能夠克制自己的人了。但是我發

覺，無論怎樣的改變，在精神上，永遠難以驅除掉的，是那巨大的來自於精神的空虛。我當然了解空虛的根本，了解自己晝思夜想、急切渴望的東西是什麼。

……書，在今日，沒理由去想，卻又難以終止時時刻刻老是在想。想家裡會有多少好書啊，它們漂亮的書脊排成一行行，頂天立地地站在書架上……當我還沒來得及重視它們，享用它們時，它們已經永遠地離我而去了——這才是真正的無所有一無所有，真正的終生遺憾！我了解，現在有太多太多的空缺，存在腦子裡，使腦子像一個廢棄的罐子。

在這世上，我大概沒有一件能夠透徹了解、透徹知道的东西——我對世界的知識僅限於勞動。勞動，使我的雙手有了力氣，可人就像風中的草葉，浮在半空中，任由風兒吹得東飄西蕩。這種狀態，居然像是永久的。日子有如牛步，慢慢地走著，走著，過一年就像過一個世紀，看不到一絲一毫變化的曙光。

在探親假裡，我見到鄰家來了一幫新高中生，他們有幸趕上復課開革命後的新政策，可以以上完高中，雖說也常常學工學農，但是總之還都算是無憂無慮的學生。我看著他們說說笑笑，心中羨慕，同時也就自憐得很。很想不通，我們年紀相仿，因為什麼，我必須得脫離學校，遠去邊疆，成天價使喚鐵鍬和鎬頭？

他們注意到我，覺得好奇，一定叫我說說知青的生活。我說著，忽然間他們全笑起來。

原來我說，我去的地方就像在北極，別提有多冷了，假如你們日後也得走，就去南方，去找一個像南極那麼暖和的地方。

——南極就暖和啊？他們一個個眨眼睛，笑著問我。

我發現自己露了大怯，一下顯出來小學生似的無知與可笑。他們毫不客氣的笑聲連同他們的目光，令我無地自容。

後來，他們當中一個小女生小聲地問我，你是不是也要在那裡扎根呀？我答，不知道。是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要在那裡扎根，正像我不知道南極……

——馬號依然安靜，馬們善良濕潤的大眼睛，依然向我閃著友好的光；雞舍的小雞們因為溫度低而長不大，叫聲小裡小氣的，零碎的腳步顫顫巍巍的。

觀望天上大塊的雲朵投射在廣闊原野上的陰影，看黑黝黝的屯子，好似是鐵器時代的東西。此時它們更顯得低矮，破爛，那副傾斜塌軟的樣子，像是一腳就能踢倒似的。

我總是不能真正走近屯子，覺得它遙遠，陌生。是因為在心裡，我對老鄉們的生活格格不入嗎？

我常以疑惑的眼光注視他們的孩子，孩子手指漆黑，捧著一隻粗碗，碗裡一些粥糊，跟我們吃過的憶苦飯顏色差不多。他們的樂趣來得非常簡單，喜歡將一隻老鼠尾巴沾上點兒髒水，用鏟刀尖兒按在冰地上，埋頭欣賞老鼠怎樣在冰地上轉圈圈，怎樣難以扭脫自己凍牢

的如同釘死在地的尾巴。一會兒功夫，可憐的老鼠僵了，死了，孩子看著嘎嘎樂。孩子就這麼嘎嘎樂著長大起來。像他的父輩一樣，日復日，年復年，具備了像土地般的忍耐力，掌握住種種勞動本領，習慣於那一種只須多勤懇而無須多智慧的生活。

——那種日未出而作，日落盡未息的生活，如此鈍重沉悶，世代輪迴著，使生命多麼貧乏無謂啊！

是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要在這裡扎根，就像我不知道南極。

在一個晴朗的周日，終於又見到舒迪，是在團部宣傳股的裡間屋，屋子面積雖小，卻有桌子椅子和木床，像一個清靜的小家。分別將近半年，舒迪模樣變得多了，除去瘦硬，人更加顯得蒼黯。大概因為這陣子老是扣著帽子，頭髮壓得很死，後腦勺那兒一翹一翹的，好像烏鴉毛，衣裳倒比先前整齊多了，很板生地穿著一身藍布制服，風紀嚴謹，好像一個女政治幹部。

與我的想像不同，見面時應有的歡欣，在她臉上看不到。打破一種莫名的拘束，我先來主動說話，說，看你也沒多少鐵姑娘的架式，現在，就在這宣傳股高就了？

她糾正我：不是高就，是幫忙，主要收發值班。

我告她剛享受完探親假，帶了點兒慰問品來。說著，把手裡的挎包打開，給她掏出五個松花蛋來。

她的眼睛立刻緊盯松花蛋，嘴唇毫不掩飾地一勁兒抽動著。看這情形，我便替她敲開了一個，剝淨蛋殼，遞到她手心裡。她有點兒躊躇，稍微忍一會兒，那琥珀似的圓東西被她三口兩口吞到嘴裡。她的臉鼓起來，無聲而快速地蠕動著嘴巴，同時又在桌面上達達地敲下一個，跟著是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好像她是在完成一件規定的重要任務——一直不理會我，調動了所有的精力吃蛋，所有的神經都為緊張的咀嚼服務，沒有一丁點客氣，一丁點窘迫，默默地又急急地。幾分鐘功夫，五隻松花蛋，全部報銷。

我替她噎得慌，遞給她茶缸子，她不喝，摺下，自始至終保持純粹的咀嚼和乾咽。乾咽結束，才勉強喝幾口水，臉上始終帶著一種模糊的嚴肅性，眼睛凝視著桌子面上那堆灰色的碎蛋殼。

她說，這松花有股子樟腦味兒，你把它們存箱子裡了。

不存箱子裡就得餵老鼠。

我沒說樟腦味兒不好，挺好的，叫人想家。

那你怎麼還不排除親假？

她抬頭，把臉對著白色的牆面，說，這是團部，不比連隊，個個都比賽著不回家，家這個詞兒太遙遠了，好像已經成了古典。

古典不古典的，總該抓緊回去一次啊。

我跟舒迪說，火車到天津時，正是凌晨三點，天還黑黑的，只好雇輛小平板車。車子在寂靜馬路上跑，聲音沙沙沙的，好聽極了，雖然是冬天，迎面吹來的風都是軟絲絲的，城市的風啊。上樓敲門，媽媽濕著眼睛先叮囑我，千萬把衣裳盡量脫到大門外邊，她要噴藥水，完後還要煮。轉天，睡醒長長的一大覺，媽媽帶我上勸業場的烤鴨店了，是毛主席以前去過的那個，裡面牆上掛滿毛主席接見烹飪師傅的大照片，吃飯還等於參觀受教育……

你就沒受我的教育——我是說，我到磚瓦廠講用時，你不在。

我探親假沒回來，真遺憾，我相信，你的事蹟報告比誰都過硬！

——說點兒別的吧。她煽煽手，制止我，走過去，關上窗子，跟我說外頭又陰天了，有可能得下雨。

我沒有注意窗外，發現她的腿腳有些癩，使走步的姿勢不大好看，似乎是右腳上傷過。她倚在窗前仔細端詳我，說，你倒胖了。

我說，主要是在葦場胡吃悶睡墩的，一頓發糕照著七八塊吃。

就說起葦場來。說到周細珠出事兒，她皺眉頭說：林沂蒙膽兒也太大了吧，這樣瞎冒險，肯定是爲了出風頭。

就是爲了出風頭，她還跟指導員振振有詞地賴連長，說都是他講《七仙女》講的，講得人腦子亂七八糟，沒鬥志了，颳個大煙泡都頂不住。知道凍死的人死以前多半都會大笑嗎，因爲幻覺中，見到了大火。真的，我們離著凍死也不遠了。你瞧瞧我這臉，一塊兒塊兒凍瘡老是不利索，剛回連時，真像花貓一樣，然後回到家，我媽一細看我，就捂著手巾嗚嗚哭起來了。

我一細看你倒想樂——她終於笑了，眼角皺紋一條條羅著那麼多。

她走近我，胳膊伸過來抓我的手，使勁攥一攥。

這動作是一個提醒，提醒我們共同度過的日子。一時都靜下來。

——你猜猜，現在我有空幹什麼？練字，在舊報紙上仿著練。

——真夠愚蠢的，那樣也只能練練仿宋體。

仿宋體怎麼不好？仿宋體特有用，團支部還讓我抄黑板報呢。

欸……你要有一技之長了。

我要有一技之長，也是最低級的一種，哪像你，都高級幹部啦。——高級點心高級糖，高級老太太上茅房！

舒迪隨口說兩句當年的順口溜兒，我咯咯笑起來，她也隨著我笑。空氣活躍了。這時才問起她的腳，果然是有了問題。石灰窯塌過一回窯，當時她正在裡

頭站著碼窯，快碼到窯口時，沒想到底下爐條禁不住了，轟隆一通響，她埋在了裡頭。掙出來後人哪兒哪兒都沒大事兒，就是右腳拖拉著，走不穩步子。上醫院看，踝骨折了，再接好之後，樣子就變了，怎麼練都走不俐落，幾乎成個跼腳兒了。

我寬慰她：看著不算厲害，回來上天津反帝醫院（骨科醫院）再好好治治。

治治倒不難——就是重新砸斷再重新接上。

……嘔，多疼哇！

疼算什麼，「要奮鬥就會有犧牲」。

——呵，是你講用時的口號吧？

沒錯，這口號貫穿始終，我發揮淋漓盡致，到處博得掌聲。她又笑起來，嘴張得很大，渾身抖動，笑聲尖銳，好像什麼東西在她體內突然間爆炸。

笑罷，她沉下臉，忽然又一言不發了。

覺得她是帶著不快，似乎是在厭煩什麼，厭煩得厲害。我敢肯定，她精神上不怎麼愉快，也許正在掩飾著強烈的鬱悶。我猜不透這鬱悶的原因。

爲調節氣氛。我告訴她，連裡現在熱鬧得很。男女生百分之四五十正在破天荒地聯誼交往，誰誰臉皮厚全不論場合，誰誰失魂丟魄一夜夜寫情書。

——你不攪和吧？

當然不攪和。

林沂蒙呢？

她可不閒著，那一位是衛生員郭小剛。她腰肌勞損，郭小剛給她按摩，按摩出來感情了，衛生室成了他倆的了，還一塊堆兒學《哥達綱領批判》呢！我是真鬧不明白，一個個的，怎麼都那麼大興趣？

不叫興趣，叫青春衝動。你不懂。

有什麼不懂的，我也飽經風霜了。

……唔，飽經風霜的兵團戰士。

什麼兵團戰士，不就是農工嗎，到三十歲，也還是農工，八級的。

你還差得遠呢——看看我這手，像不像螃蟹爪？我怎麼幹的？我能一人出一座露天窯，一人裝一卡車白灰，雖然腳底燒得冒泡，嗓子一口口吐血，不一氣兒幹完，決不帶歇的。

所以你是標桿兒嘛。我比不了。我這人，天生缺少榮譽心。

乾脆說虛榮心多好？

她忽然口氣很冷。我被噎住，和她一塊兒沉默了。

感覺時間不早了，即使截上卡車，回連也得天黑。我站起來，說，得走了。

她肩膀一歪，踮著腳走過來，抓住我的胳膊，連同挎包的帶子，喘著說，別走，別走，外面在下雨！

我說，我喜歡下雨，下雨心裡才爽快。覺得胳膊被攥疼了，她手裡頭使了邪勁兒，我疼得叫起來，又坐下——的確下雨了，雨聲淅瀝瀝的，突出著周圍的靜。

不開燈，屋裡光線暗弱，從中散發著一種潮濕而又孤寂的氣息。

她坐椅子上，我倚小床邊。沉默中，我知道她在盼望，這盼望也是我的。

很奇怪自己此時此刻的情緒，一臨到要走要離開她，心裡就又酸又軟。

可是，得走，必須走。

我倆一起站在雨中，站在團部的大道上，等著截車。雨不算大，只是稠密，帶著一股苦絲絲的味兒。頭上戴著舒迪給我找的草帽，她自己則乾淋著。她悶著，臉色很灰暗，眼睛透過濕濛濛的光線，遙望車子駛來的方向。

問起來馬號的老蒙，她叫我回去替她問好。

我告訴她，老蒙死了，上吊死的。入殮時，男生打賭，賭誰敢給死人穿鞋子，一時鬧鬧嚷嚷像玩兒遊戲似的。

這個老蒙頭……他教了我不少本事。他一個駝背，病懨懨地，怎麼非得選上吊的路呢？她沉沉嘆口氣。

我低頭看著腳下，想到馬上又要一個人上路，心中不免淒涼。

把身體靠近她，小聲說，舒迪，我會再來的。她不看我，只和我握了握手，點下頭，又抬頭，把嘴張開來接雨，細雨絲絲縷縷抖著，落到她的口腔裡。

她虛著眼睛皺著臉，朝著黯淡的天空慢慢說道，你信不信吧，咱倆，永遠不可能真的分手——爲什麼？不知道。反正，假如說我是地窖裡的土豆，你就是土豆上的芽子。

這麼比喻有點兒邪乎，但並不討厭，我笑了一聲。

一輛嘎斯車向我們駛來，黃車燈一路筆直地掃亮，馬達格外震人。

舒迪轉身將我擋住，張開胳膊，衝駕駛樓大聲喊道：師傅，停，停，她去磚瓦廠！

二排長忽然換了老職工。原因比較嚴重，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主角竟是林沂蒙。林沂蒙和郭小剛友誼得出圈兒了。一天夜裡下大雨，兩人在衛生室裡膽大妄為地「爛幹」。這事兒是瓜地老魏發現的，他跟連裡說，當時他想叫門要藥，可是燈一下關了。一會兒又去，看見手電恍恍惚亮幾下，裡頭兩人正團團地抱著。於是他不走，在雨裡扒著窗縫兒看了個夠。

一時間連裡上上下下都議論這件事兒，好幾個晚上連部燈亮著，召開排以上的幹部批判會，批判會增加老職工和團支部代表。叫林沂蒙和郭小剛一次次交代，別人做批判。

據說林沂蒙態度坦然，毫不隱瞞，自我批判也極到家。不過有些人難以滿足，老是叫她細說，細說，再細說！到後來，她的交代添枝加葉，有點兒像是瞎編了。指導員和連長顯得心重、沉痛。批判時，指導員甚至掉下淚來，他憤憤說，林沂蒙你對得起誰？叫你們發展革命友誼，不是叫你們一塊兒「爛幹」，你兩個太走火了！林沂蒙你想沒想過，你今天已經成

了咱磚瓦廠思想鬥爭的對象啦……

工地上盛傳著林郭的「爛幹」細節，我聽到的雖然是些隻言片語，仍足以令我心驚肉跳。我實在不能明白，她為何和郭小剛那樣做？做了之後，又為何那樣赤裸裸地貶損自己？我很感慨，先進得像一面大紅旗的林沂蒙，一旦出事，形象竟立刻一落千丈。

一天到晚，她人跟在二排的隊伍後面，盡管姿態還強撐著原來樣子，似乎依然懷有許多傲氣，可是假若細看，會覺得她的臉上已經消退了昨日的精神。

看著她的大變化，我不免心生惻隱，時不時主動和她搭訕幾句，她很勉強地應和著，眼睛漠漠地看別處。可我注意到，只要她發現郭小剛也在周圍幹活兒（他們出事後，郭小剛的衛生員也被拿下了，人被充在一排裡勞動），眼睛立刻敏銳，立刻閃爍出光來，那目光閃耀著，越過衆人的頭頂，像歸巢的鳥似的一直落到了郭小剛的肩頭上。

我奇怪，男女生之間一旦親密起來，發展是挺可怕的，似乎挺容易就走火入魔。

幾月前，連裡曾經盛傳一個反面的新聞，一師某團一個挨著烏蘇里江的連隊，有一個徐州的男知青投敵過江了。是因為跟一個女生關係過分，被連裡批判。他心裡一嘔氣，乾脆走極端，涉過江去變成敵我矛盾。那邊老毛子見他毫無價值，天一亮，就在邊防站升起旗子給信號，要求會晤。他人就又被送回來，馬上就被捕進了師部看守所，也許那個看守所在關押上不太人道，他又越獄了，很有本事地回了趟徐州，偷偷藏在家的窗外看老母親，整整看

了一夜。然後，再扒火車回來自首，服刑——死刑。

宿舍裡忽然討論起來「欲望」這個字眼。

都說，在林沂蒙的交代中，反覆提到過這個詞兒，具體什麼意思呢？

都說，誰知道，誰知道哇？

我覺得有人在裝假。那麼，我知道嗎？

曾經幾人結伴上團部去看電影，看阿爾巴尼亞的新片子《創傷》。照例是露天大場子上放映，身前後盡是不相識的人。後來我感覺害怕，先是從後背，忽然一隻涼手鑽進了我的毛衣，停在腰部那裡。我嚇得哆嗦，身子狠狠一抖，把它抖跑了，我不敢回頭，縮著腦袋擠出去。然後好幾天裡心有餘悸。

現在琢磨「欲望」的意思，好像就等於那隻陰險的手。我不明白那隻手究竟想幹什麼，可是覺得它肯定是代表欲望。那是羞恥的，害人的。

我奇怪宿舍裡每人在對這個字眼的討論中，都不自覺地顯出一份激動，一份過於熱衷的興致，甚至她們的笑聲忽然間都大得可怕，變得那麼詐唬，放任。由此，又把話題引伸開，說起懷孕生孩子，這更是一個神祕問題了。

大概是我最幼稚可笑了，劉文群先來問我：你知道女的怎麼就會生孩子嗎？

我老實回答她，以前我姐告訴我，和男人結婚之後，醫生要給女的打一針，於是就懷孕

了。

屋裡嘩地一通笑叫，竟至於前仰後合的。

于文謹反駁我，說，不對，我認為，這事是靠傳染！

真的，結婚之後，一男一女不是擠在一個床上睡覺嗎？一睡覺，互相使勁兒挨傳染，就有了第二代。

許吾梅點頭，說，對了，有道理，咱們一個炕上睡，不是經常一個倒楣見血，第二天另一個也倒楣見血嗎？

——可是，林沂蒙他們，幹嘛要那麼整呢？

才知道哇，男女到一起，最後就得那樣，什麼打針啊，傳染啊，純粹一派胡言！

太可怕了，咱們人，還算高級動物嗎？

高級動物也是動物，高級動物說歸齊也得那樣整，人類就是這樣繁衍後代，這叫生存法則！

哪家的生存法則？明擺著是低級趣味，是下流，跟生孩子是兩碼事。

怎麼兩碼事？你懂什麼，大傻瓜！

你懂，你怎麼懂的？你有過實踐啦？

大家面紅耳赤，要嚷破房頂了，實在是誰也沒學過這門課。

林沂蒙提出來要調走，調石灰窯。連裡同意了。同時還有郭小剛。因此有人議論，連裡怎麼搞的，這麼一來不是成全了壞人壞事嗎？

我倒覺得，他們好像是在演一個十九世紀的愛情故事。

收拾東西時，林顯得潦草、匆忙，面孔緊緊地皺著，一句話也不說。連裡沒給派車，也許是她自己不讓派。她把箱子留下，臉盆暖壺都不帶，行李悠到身後背好，腰上扎緊皮帶，頭戴綠軍帽，一副裝備格外的精神，好像她這不是去石灰窯，而是像當年那樣，步行去井岡山長征串聯。

我們要送她一程，她和我們一一握手，神情平靜說，不要送，我還會回來。說罷身體一震，來個向後轉走。她昂頭上了路，腳下呼呼生風。

我在這邊目送她，心裡忽然非常的酸。想當初，第一天來磚瓦廠，我惶然孤索，獨自站路口上發怔，還是她，鄭重並且友善，第一個接的我。

公路上閃出郭小剛的身影。他們會合了，說話聲清脆地傳過來。

他們併肩往前走，身後襯著遙遠的永遠無法翻越的群山的輪廓。那輪廓彷彿一道厚厚的屏障。

我給舒迪寫信，把林沂蒙的事兒告她。接到了回信，她說近日極忙，先不寫什麼，暫且抄上一段毛主席指示供我學習：「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

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習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這段指示不是最新的，是毛主席前年什麼時候說的，那時走在馬路上，聽大喇叭裡唱著這段指示譜成的歌，早就家喻戶曉。現在，舒迪忽然想起什麼來了，又把它抄給我？反覆看毛主席的話，主要是說理工科大學還要辦。想當年，爸爸就喜歡問我數學成績，而我也就是數學成績常能叫他高興。他總是說，小嬰，別學我，也別學你媽媽，好好地就學數學吧，宇宙之大，核子之微，無處不用數學，記住了嗎？將來，你萬萬不要搞文科，文科範圍太大，太複雜了，很多的問題你永遠都不會懂的。

如今，我已經理解了爸爸的話，我多麼願意照他說的，好好地就學數學啊！可是，又哪裡有我選擇的機會呢？在什麼都沒有明白的時候，一種強大的力量已將一切都中斷了。

我上連部去借報紙，找不到叫人特別感興趣的新聞。平時，留心指導員的言談話語，沒發現半點兒有關那條指示的內容。這天正幹著活兒，忽然就聽說磚瓦廠接下來了工農兵上大學的名額，連裡已經決定了，讓一排切泥條的賈權還有三排燒窯的範小三兒去，把他倆送團裡，和各連推送的人一起分配，分到某省市某大學去！

這事兒炸彈似的傳開來，當知青的聽了，都在臉上掛出複雜神情。

賈權大家不說什麼，他長年切泥條，踏實認幹，曾經被機器血糊糊地切開了虎口，現在他手上帶著大傷疤，還是切泥條，就是喜歡那個崗位，探親假裡，只享受了一個星期人就返回來了。本地的範小三兒卻叫人議論，他平日賴賴乎乎一臉鼻涕牛，作風總有點兒像魯迅寫的阿Q，燒窯時不踏實，老跟本地女孩兒打逗取樂，還偷著燒地裡的向日葵盤和玉米棒子吃；此人以前小學也沒上過，現在倒要搶先上大學了，豈不是浪費名額嗎？連裡大會解釋說，範小三兒是烈屬後代，他爺爺以前跟趙尙志打日本鬼子，犧牲了。這麼一解釋，底下都不說什麼，標準也就固定了——上大學，非得有個實打實的好理由不可。

忽然一個消息令我吃驚，舒迪作了個高姿態，把上大學的名額讓了出來。我聽了很生氣，簡直難以忍受，吃完晚飯就截車上團部。

見到我的一刻，舒迪先怔住了，又很快垂下頭，心事重重地盯著地上。她抽煙了，大炮捲得很不利索，煙氣很凶，大團大團的煙霧濃濃地朝我飄移過來，像灰色的心情。

想直截了當問問她，你快把命都陪出來了，才得到那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竟拱手相讓，是吃飽了撐的？

氣卻只能堵在心裡。看她死死地在沉默中埋著臉，可憐的灰臉，深聳的眉頭，掩藏的眼睛，那一卷卷大炮狠吸狠抽的勁頭，叫我無話可說。我嗆得咳嗽，不住地抬手揉著發辣的眼睛，不滿地說一句：石灰窯時候，也沒看你抽煙。她不搭話，猛地抬起胳膊來，把燃著的煙

頭往桌面上砍。我過去碾了，我們的身體不經意地碰撞，都不動，像是一同意味輕微碰撞的效果。無言中，她捉住我手，把我的手捂到她垂著的頭上，這才發現她腦門火燙。

我說，你在發燒。她苦笑：燒有兩天了，一嘴燎泡，這發燒的滋味，也挺好。

我扳她的肩膀，把她的身體扳開，叫她喝水服藥，在小床上摺平了，將被子蓋好。然後我把頭轉了，看桌上打開著的報紙，一張大照片，上邊好多人，敲鑼打鼓喜氣洋洋的，底下寫：「北京平谷縣村民送子女上大學」；《人民日報》社論：「億萬工農兵的願望實現了」。

她忽然伸手過來，嘩一下打掉了報紙，摔給我一句，你不是來看報的！你覺得我很混是不是？哼，你錯了，我比諸葛亮還明白吶。

她向我解釋：團裡有個保密員叫小丁，也是天津的，人幼稚缺心眼兒，一天到晚往參謀長屋裡跑，後來就和參謀長有染了，再後來又被參謀長的兒子上。父子倆為她打架不止一回。後來參謀長就想哄她走，一直沒有找到法子，這回行了，名額剛說給我，轉天政委就找我談話，拿話點我，我說什麼好？那個小丁我們聊過，人可憐，精神挺絕望的，我能無動於衷？沒多考慮，心裡一硬，讓了算了。

——參謀長什麼東西，看著就賊眉鼠眼的，那個保密員，成天就這麼幹保密啊？她就不會上兵團司令部去揭發他？

說得輕巧。她要敢揭發，能到今天？

舒迪說，有些壞人，你就等著著道義來懲罰，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像二師一個團長，抗美援朝時還當過戰鬥英雄，今日此人卻是畜生一條。一年裡毀了女知青一百來個，號稱一個連，就以團部招待所為根據地。結果怎樣呢？槍斃了。瀋陽軍區軍事法庭判的，判以前，先叫他整日裡放豬勞動，據說全給他放公豬，後來執行槍斃的是兵團警衛營幾個男知青，個個不手軟，把那畜生打成個篩子眼兒……

——該！叫他壞，我們知青不是好惹的。

……你好惹嗎？舒迪火燙的腦袋朝我抵了過來，我感覺她身體有些搖晃，喉嚨裡邊發出苦吟。

我說，咱們上團部醫院看看。她使勁搖頭反對：不去，死不了，別叫人家笑話我鬧情緒。

鬧情緒就鬧了，能怎樣？

我還是願意胳膊膊折了藏袖筒裡。

她過來扒我肩膀，伸手揪我的袖子，輕輕轉弄一隻鈕扣，思忖著說，我在石灰窯時，一個老職工歷史複雜，思想更複雜，他老愛這麼勸慰我，他說：你要把心裡的井扣上蓋兒，你要學會不為自己掉一滴淚。

她讓我給她捲支煙，看我不動彈，她忍著，說，不叫我抽煙，你就也躺下，不早了，關燈休息吧。

的確是不早了，已近深夜，因為是在團部，覺不出來靜，走廊外面一直有來來去去的腳步聲和開門關門聲。

回連是不可能了，只有聽舒迪的——把燈拽了，衣裳不脫，躺到她邊上。

窗上有月光照射，月亮顯得很近，水銀色，大而堂皇，泛著白亮的光。我把身體側仰著，把眼睛直望窗外，凝視那輪月亮。

好久不見這般動人的月亮了。一種遙遠的氣氛，在灑滿月光的屋子裡瀰漫。

火燙的舒迪躺在身邊，保持著出奇的靜。我了解這靜絕對是不自然的，是一種意志叫她如此。意識到這個心裡戰顫，竟有些百感交集的。閉上眼睛，叫自己什麼也別想，快睡。

整整一夜，舒迪難得一動，就那麼半臥半臥地僵著，像月亮地裡執行戰鬥任務的邱少雲。

到凌晨，發現她早已比我先醒，人倚靠著窗角，靜靜地坐那兒抽煙，好像是已經抽了很久，煙頭暗暗的紅亮緊挨著她灰黃的臉。

見我睜眼睛，她掐了煙，緩慢地抬起一隻手來，按住自己的腦門兒，憔悴的臉對著我虛弱一笑——她說，得謝謝你來這，瞧我這，退燒了。

心裡突然猛烈地抽搐，呼地撲過去，將她緊緊抱住。不打算再有任何的控制，把臉貼上她微涼的額角——我們久久相擁。

相擁著，晨時的寧寂氣氛被打破，一股熱流迅速襲遍身體，這感覺令我欣慰。那種發自內心的無比純粹的情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震動我，迷惑我。

可是，我得走了。我繫好外衣，背上挎包，說，光退燒不行，你還沒有全好呢，你老實在屋裡待著，別送我，叫我自己上路。

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叫你自己上路。她說，聲音又低又啞。時間在這一刻慢了下來，發現她在一味地注視我。

我們目光相接，她顯得遲疑，憂慮，像正深思著什麼。

她挨近我，雙手按住我肩膀，懇切說，再多耽誤一會兒，就一會兒，有件事還想問你——你覺得……上學，真有那麼重要嗎？

當然了，很重要！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敢說，這生活裡，就上學才是最大最大的真實！可同時，它也是最大最大的夢想……

她放開我，搖搖腦袋，表示很不同意。她說，現實紛紜多變，有好多東西，你怎麼能肯定，什麼是真實，什麼是造假？

你到底在想什麼？要說什麼？

我想，你要真的這麼看重上學，你就跟我走吧……上新建連，最好是最最邊遠的新建點兒。

……我不明白。

我也不特別明白，可是我想，你沒別的路可走，沒有，這是唯一的機會——只有在新建點，你可以重新表現，我也可以幫你。

你是我的救世主啊？我笑一聲，馬上又止住，看那張發灰的臉，現刻格外凝重、沉鬱。我愣住，舒迪竟然沒有一絲一毫開玩笑的意思。

一個至關重要的念頭，一個計劃，像一道耀眼的光，頃刻將一切都照亮了。

那個早上，我沒能及時趕回來，我們耗到快中午，一直說這件事兒。舒迪像一位鼓動員似的，一個勁兒地鼓動我。她認為，她完全不適合長期在團部機關幹，近來時常犯惡心、失眠，她覺得是因為長期出慣力氣了，坐辦公室純粹受罪，尤其她受不了團裡這個官兒那個官兒來回地使喚，心中極窩氣。她打定主意，要跟團裡提出來下去，下到邊遠連去。這個邊遠連她已經選好，是剛建了沒不久的水利連，連長她認識，原是石灰窯老排長。

她有把握這個要求被批准，並且還得叫她任個連級。

她攥著拳頭使勁朝著屋頂振臂揮一下，說，我想，當個連級沒問題，嗨，當個連級，我要好好施展施展！

所以，她就相信，到時能夠幫我上學。

一個夢想。多好的夢想。就像那個叫馬丁路德金的人反覆說的：「我有一個夢想」……舒迪說，她看見內參消息，中共中央批轉了北大、清華關於招生的請示報告，正式規定，以後招生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他們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從今年各連的情況看，條件並不複雜，主要一關即是推薦關，其餘迎刃而解……

可是，人家為何推薦我？我非得有特殊貢獻才行啊！我努力得了嗎？你忘了你說的，像我這種人，注定是要渺小，再玩兒命也不行。

——以後我再不會這麼說了，我現在只說，人活著，就是活一個難題，你得解答自己的難題。舒迪這樣說時，身體一癱一歪地靠住門框，眼睛火熱地看著我，她捉牢我的手，使勁，又叫我疼到心裡。

——我行嗎？我是否行？是否具備那種力量？去極其落後的新建點兒，打生井，點油燈，從頭幹起，幹到所有人的前面，叫所有的人對我刮目相看，從而感動上帝……以我這人一向的素質和本領，尤其一向的耽於後進的心理，此舉，無異於自己打翻自己。

可是，這確實是唯一的出路！我不是成天憂慮，以為今日的生活令人窒息，非我所甘願；不是強烈地感到不能上學的痛苦嗎？是的，上學，它實在是我最生命中最最前列的渴望。

……可是，就是因為渴望，便有權利選擇嗎？

舒迪又給我上了一個例子。一個叫畢盛的北京知青，在團部醫院工作，主要作手術臺上的器械護士，眼裡長期見多了無可彌補的手術事故（譬如割盲腸，把人家的輸卵管給切了），於是晝思夜想能夠深造，當一名高明的外科醫生。他為了感動醫院領導，使他們能夠把他送進大學，竟然作出一個驚人之舉，找了一個夥伴當助手，自己給自己割盲腸。手術艱難無比，危險極了，卻居然成功了。然而，手術切口雖然癒合良好，事情的結局卻糟得很。如此孤注一擲拿自己身體下刀的做法，被說成是野心勃勃、走資產階級白專道路，醫院貼滿批判他的大字報……

舒迪說，這小子當然是走不成了。可你仔細想，在那一刻，當他朝著自己的小肚子舉起鋒利的手術刀時，胸中得有多大的勇氣？你看清楚了，實現夢想，非得有他那種破釜沉舟的精神不可！

……我行嗎？我是否行？每天都要被這個問題糾纏著，反覆地想著舒迪的每一句話——說這些話時，她的樣子。

這天正吃什飯，聽到好些人在議論葉丹嬌。葉丹嬌，她怎麼啦？

她們都說我，你怎麼不知道？你跟她這麼好；她出事兒啦！

他的男朋友走後門參軍了，上部隊打籃球，她受不了，老一個人警扭著，還掉眼淚，後

來又有兩北京男生爭著要跟她好，她誰也不搭理；那天晚上，他們倆在大食堂裡纏她，又當著她的面掐架，一下子頭破血流了，她看不過，上去勸架，這就倒楣了——他倆朝她撒野，忽然把她身上的衣裳嘩啦一拽，好幾層，整個拽開了……

——嗨，誰知道具體那是怎麼個過程，反正這事兒馬上成了加工廠一大新聞；打那以後，她就完全垮了，除了幹活照面兒，平時很少出屋，吃飯沒人打來她就餓著……唉，這個葉丹嬈，真是倒了楣啦！

心裡一沉，摺下飯碗。上公路，截輛卡車往加工廠奔。

到加工廠女宿舍，一眼看見葉丹嬈愣著神兒坐在炕角，她的臉朝著牆，像參禪打坐似的。可能這樣坐著，眼裡除了牆面，別無其他，會對她好些？小心走過去，叫她好幾聲，她才慢慢掉過頭來。很遲緩地向我抬一抬眼睛，嘴上抽動了一下，彷彿想笑，卻沒笑，只不過定了定神，又把臉朝向牆面。

好久不見，她的變化太大，慘淡的臉黃黃的，下巴削出來個尖兒，眼窩深陷，頭髮胡亂散開。那呆呆地袖手望牆的樣子，充分說明她心裡的天空已完全暗下去。

我不知該做什麼，乾乾地候在一旁，心裡悲哀之極——丹嬈，難道我們再也不能像從前那樣一起說說話了嗎？

有人過來攛掇我勸她，說，她得了精神病，老是這麼坐著，跟誰都不說話，一掉淚就是

一夜，丁點兒聲音也沒有，這麼下去不壞了呀！

可是，我又能怎麼勸她呢？一再地苦想著。先走出去，上供銷社，給她買點兒紅糖和點心。回來，把東西悄悄摺到她身後。挨著她後腦勺，低著聲說，丹嬈，那都算不了什麼，你別太在乎了，別一下就叫自己這麼垮了——以後，咱們的路，還長著吶，你一定得振作起來……

她沒反應，還是凝神看牆，看牆的眼神呆怔而遙遠。

我注意到她枕頭邊上有一封家信。留心將她家的地址在心裡背熟了。想一會兒快上郵局給她媽媽發電報，叫她媽媽快點兒想法來接她回北京看病——我得走了。剛走到門口，就有人拽我。我回頭，發現葉丹嬈動彈了。她的臉終於從牆角的陰影裡移出來，手摸著下炕，人像老了似地，扶著炕沿兒，一寸一寸往前移動。她的眼睛濕漉漉的汪著淚水，好像兩隻積水的池塘。我趕緊向她伸出手，快步走回來。那雙盈淚的眼睛掠過周圍一切混亂的東西，直直地朝我盯著——她的視線飄搖不定，好像是心裡極不希望我走，又好像是執意要送送我。

她的手心冰涼，身體衰弱地抖著，我得一直扶著她，她才能不倒。

我說，丹嬈，你還坐下，還坐下，我先不走，我們一塊兒吃點兒東西好嗎？她沒有反應，只是木木地倚站著，沉默地看著我，空茫之中含著無限淒涼。她看得我心寒冷，有多少悲傷的內容都在這默視之中點點滴滴地傾訴出來……忽然間，她的嘴唇翕動不已，眼睛瑩瑩

閃動，淚水，紛紛地淌下來。我攙緊她，坐下，忍不住隨她一起哭開了。

那是個傷心的夜晚。離開葉丹嬈，哪也沒去，直接搭車回磚瓦廠。

丹嬈令我悲傷，痛惜。以前一直以爲，她是很強的，今天發現，其實她和我一樣，也是一個很弱很弱的人。精神病，意味著人先從精神上垮了。怎麼會這樣？因爲他對她太重要了，一種寄托和一種保護其實是一回事，他走了，意味著那些東西傾塌了，消失了，所有的孤零感、壓抑感，重新變成可怕陰影，壓迫著靈魂。那場羞辱，雖說是很偶然的，卻足以將她最後的力量最後的自尊摧毀。

久久地想著丹嬈，心裡覺得疼痛。一種深深的聯繫感，使得我不能不悲哀。並且又不能不深入地想自己。我感到，丹嬈的悲劇，對於我，不僅是一個莫大的刺激，更是一個莫大的警醒。現在，再來掂量那個計劃，忽然悟到它的嚴肅性和緊迫性，忽然感到一種來自於靈魂的急不可耐的渴望。

丹嬈不僅使我產生了強烈的要重新做人、做個強者的渴望，她還使我忽然間看清楚——人生，最爲苦痛的東西，並非是受苦。真的，好長的時間裡，我應該能夠懂得，受苦，艱辛，這是人生的一部分，是人人難以逃脫的生之重擔，也可說，義務；可是，孤單——零落，這卻是人生的惡症，倘若不想辦法醫治它、排遣它，活著，無異於受難。

——我還夠不上受難，是因爲，有一個人，在這世上，同我心連心。

是的，對於我，舒迪，意味了很多。

這是不言而喻的。那天，爲說服我，舒迪苦口婆心，說了一車的話，而最令我難忘的，是她說話時，那番滔滔不絕，刻不容緩的氣勢；那急切的話語，連同急切的呼吸裡，飽浸著多麼誠摯的熱望。此刻，當我回味時，彷彿又見到她那特有的親如手足、熱切有力的目光。現在，我不再是幼稚的了，我知道，在感動中，我對舒迪懷有著無可替代的依戀，這如此重要，簡直就像生活中的鹽一樣。

我向連裡提出申請，要到水利連去。指導員一臉讚許，拍著我肩膀一個勁兒搖晃，說，好，好樣的，我找團書記，叫他考慮你入團！

謝謝當晚就鄭重找我談話。謝謝說，最近中央剛剛發布一個關於整團建團工作的通知，號召搞好「吐故納新」，要把文革中湧現出來的先進青年吸收入團。我趕快表示，我還差得遠吶，以後再爭取吧。他不知道我這又是犯了顧慮。我顧慮一旦涉及入團，肯定就得詳細調查家庭背景，而我寧肯一生不入共青團，也不願忽然被調查個底兒掉。

在一個無眠的黑夜，我趴在枕頭上，靜聽著世界深部的聲音，握筆給舒迪寫信。寫著，覺得一種奇特的能量從腳底升上來，像汁液似的，一點一點，充溢到體內。

恰如舒迪所料，她的請調報告順利通過，組織任命很快下來，任她爲水利連指導員。下

連之前，她先回一趟家。回來，打起背包開進新連隊。下連不久團裡又招她跟著去山西昔陽學大寨。此時全團各處凡能見標語的地方都刷上大紅字：

「走大寨道路，做大寨式的人！」「大寨能做到的，我們也一定能做到！」

這一來，接我的事不得不耽擱數日，待她從大寨學習回來才算可行。

17

水利連派了一架小馬車來接我。午飯吃過，二排的夥伴們送我遠行。

她們不明白，主動提出要上新建點去吃苦的我，心裡究竟怎麼想的，怎麼會是滿面戚容默默含淚坐上的馬車？

——是因爲對磚瓦廠戀戀不舍嗎？

車把式是個上海知青，一張臉又黑又瘦，帶點兒調皮相。他很利索地當空一甩鞭子，朝我嚷一句：長途旅行開始了，你做好準備，一會兒注意看好你的家當！他自我介紹叫小崔，讓我瞧他的褲子和高筒靴，都已是濕呱呱的了。他說，道兒難走，一會兒得爬小山，再下大草甸子，全程大約六個來小時吧，天黑之前爭取趕到。

時值深秋，太陽寂寞地穿過墨綠色的叢林，破碎的光斑灑在小路上，四外朦朧，皆顯迷茫。當車子跑出山包，眼前便橫出一派淒淒荒草灘。草高而密，秋風吹來，一片波浪起伏。塔頭時時隱現，馬車開始顛簸不已。我緊著身體，雙手死揪住拴著行李的繩子，在車板上邊

一跌一撞地，極是狼狽。狼狽著自然沉悶著，好久不說一句話。

忽然發現一隻小馬駒似的動物在前方零落地跑過去，問小崔，那是什麼？他說，傻狗子呀，怎麼的，你連傻狗子都沒見過？棒打狗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裡——這叫老北大荒的生活！知道嗎，咱們現在走的道兒，是當年慈禧太后藏金窖的必經之路呢。

我不信，小崔笑：那我告訴你，我見過熊瞎子，你信嗎？

——真事兒，他說，剛到水利連，有隻熊瞎子時不時老來騷擾，於是我們一行幾個人，跟著修連長，去山裡找它，找到時還離著八丈遠呢，我們都嚇壞了，都想快溜，可老修不含糊，梆梆梆，給那傢伙一梭子！然後扛回來，把它上交團裡了，不過四隻掌子我們給扣了，擱大鍋裡煮，煮半天也嚼不動，又撈出來，包了泥巴使勁燒，呵，那是膠質肉啊，慢慢就給燒黏糊啦，只可惜，沒有調料，怎麼弄也是一點不好吃……

小崔挺能神聊的，我聽著覺得解悶兒。

又趟進一個繞不開的水窪子。小馬的肚皮淹進水裡，車軋轆不停地打陷，便跳下來跟著推。爛泥頓時沒入腳面，鞋子咕唧咕唧浸透黑水，褲子也和小崔一樣成了濕呱呱的。濺著泥的身上不由得陣陣寒戰。心中慨嘆，好難的路呵，沒有比這再難的路了……

小崔除了還留有一點兒上海口音，其餘一切都像本地人了。得空就要狠抽煙袋鍋，極

粗糙的手很溜乎地往外甩鼻涕，甩完，展開手掌往鼻孔下面一抹搓。

我問他：那裡還是沒水沒電嗎？他說，快有水了，正在組織人力打深井，電一時沒有，就使勁用煤油，反正也是管夠，不過使那麼多油幹什麼用？又不能喝。白天勞動量這麼大，人人都是早早就鑽被窩歇著。他回頭打量我一下，提醒我：就你這身子骨，一天可挖不了幾方。他說的是修水利挖土方。告訴我，基本定額，每人每日三方，如果你超了，多一方獎勵一毛鈔票。我問，那你吶，這定額，你能不能完成？

他搖頭，又擺出一副得意狀，說，我一分也沒挖過，我不用挖，你沒聽見我使喚牲口一直是用上海話？嘿，我小崔就是靠這一招兒，叫牲口只能乖乖服我管。明白嗎？咱們水利連整個馬號，離了我小崔，那就別想轉啦！我才發現，小崔是一個十足的刁鑽鬼。

小馬又不好好走了，小崔叭地一個響鞭猛抽過去，小馬的身體騰地跳一下蹄子快起來。

我打了一個哆嗦，譴責他：喂，你抽著牠眼睛啦！

——這還算回事啊？你不抽牠，牠就偷懶。

它頂多才一歲，一歲就跑這麼遠路，你不覺得它可憐嗎？

誰不可憐？瞧我，第一個就從木材廠給開出來了，就因為指導員看不上。可我也沒法叫他看上……哼，大半夜的，叫我們幾個起來，去團部醫院輸血，一驗，就我最合適，一次就

是四百CC，他媽的，歇了好幾天人也沒勁兒，什麼補養也不給。一生氣，我就跑團裡，找著參謀長，撲通給他跪下了。我告狀：他們連裡叫我去輸血，回來不給一點兒好吃的！結果怎麼的？參謀長給了話，叫連裡當天給我殺雞發紅糖。唉，可是爲嘴傷身啦……嗨，水利連人，大多數都有療兒，我算最不錯的了，有人是一貫的偷雞摸狗，正經算壞份子，尤其他們北京來的小流氓，好幾個現在在團裡備了案，都吃了豹子膽，聚眾鬧過罷工呢。連裡大會批他們，連長一上來，先大喊一嗓子——傅衛東，你是北京人的「英雄」！

……不過嘛，你倒是個例外……小崔嘿地一笑，轉過臉來，說，我知道，你不是開出來的，你是到水利連來當大排長的！

我臉立刻紅了，趕緊埋下頭——舒迪是怎麼回事，一上來，竟這樣「幫我」，不是拿我練了嗎？可是，再一琢磨，好像這不失爲一個高明的策略，也許，只有這樣的開始，對我才是有利的？

小馬車終於上到一條比較現成的小道，咯噠咯噠地快跑起來，我的心也跟著劇烈顛動。北方的太陽開始西落，風變得疾而硬，一派深鬱的寒涼，籠罩空靜的大地。漠漠之中見不著村屯和人，只是純粹的荒野，偶有一方歪斜的草垛靜靜臥著，像寂寥世界中經年遺留的東西。

視線有些恍惚，似乎本來明確的部分現刻全數變得模糊，似乎前方莽莽蒼蒼橫貫著一片荆棘之海。這海好大好大呵，漫漫無邊。

——但是，我知道，我的曙光，我的救星，我的整個新生活，就深深地隱在這海中！越是臨近了，心理上越有一種怯生生的嚴陣以待的感覺，好像自己是醜媳婦要見婆娘似的，格外害怕將被一群生人圍觀指點。而我慶幸，是在天即將黑透的時候到達的新連隊，濛濛昏暗正可以遮蔽我。

遠遠見到一圈子小土房很集中地卧在一塊傍山的凹地中，黯淡的草泥屋頂上，蠕蠕地冒著灰煙，一股熟悉的燒草味兒撲進鼻子，可想而知，這裡充做燃料的東西僅限於柴草。

打頭的一扇屋門敞開，出來一個幹部模樣的人走上斜行的坡道。他一派軍人風度，臉上掛著笑容，朝我們招手，叫：來啦呵，好，小孫同志！這就是佟連長了，他聲音洪亮，面孔和善，上來就幫著解行李，再把我帶進連部。從來也沒有被領導這麼重視過，我有些難爲情。坐在條凳上，面孔臨著油燈，靜聽佟連長介紹情況。知道這裡女青年剛夠一個排，大都是團部學校剛剛分來的小丫頭，年紀比我稍小些，另外有八九個是各連甩下來的知青，不太好調理。

佟連長說，小孫你來了擔任正排長，副排長鄧小結現在正幹著。小鄧這丫頭能幹，以前是咱團部學校裡的團書記，你倆配合錯不了！

正說著，門外喊「報告」，鄧小結進來了。她雙頰圓鼓鼓，眼睛亮晶晶，孩子氣地笑著，主動過來拉我手。這個細小動作叫我喜歡。

我們一起離開連部，提了行李上排裡去。道兒已經看不清，只靠手電來照亮。快到期時，看見了舒迪，她正在一片黑暗中站立著，身旁傍著一座黑黝黝的又高又厚的草垛。她走過來，腳步重而快，帶著一點兒跛。雖是黑天，以我的視力，仍然看得清她的頭和肩特有的輪廓，還有她的眼睛。她在黑暗中望著我，眼光跳閃著，越來越近。

水利連重視幹部，叫我和鄧小結單住一個小屋，說這樣便於商量工作。屋子比磚瓦廠的宿舍要低矮得多，油燈照出來一種類似土窯洞的感覺，泥牆沒糊報紙，窗洞也簡陋，窗框的粗木條上還帶著發黑的樹皮。然而炕洞口早塞滿柴草，濃烈的煙氣中裹著綿綿的溫暖。

引起我加倍注意的，是一隻泥坯搭的小架子上碼著許多書，主要是中學課本，還有一冊老新華字典。

鄧小結出去打水時，舒迪挨過來，幫我揭掉了圍巾。她語音沉實地說，條件不好，你別傷心，以後咱們就同甘共苦。我聽了強笑，把臉埋下來盯著行李，低聲說，誰傷心了，是濃煙太嗆了……

水利連其實算不上完全的新建點兒，前身曾是一個勞改營，住過百十來口子壞人，後來逐漸減員，逐漸遷空了，團裡現在又在這裡扎寨建連，為的是學大寨。要將一帶荒草甸子開

墾出來，必須先搞農田基本建設——興修水利。待溝渠遍布，水脈疏通之後，拖拉機才可派上用場。這當然是龐大的工程——千頃荒草甸子上憑靠人工挖渠，每條水渠約有幾華里長，寬兩米，深一米，兩側打上斜坡。假如有條件從飛機上看看，一定會像一條一條的黑龍。

修水利道理簡單，實踐則難，千年生成的荒草甸，緊上層的草皮一銹多深，底下草根盤根錯節挖不斷，須用鐵銹一塊塊切斷，銹頭上要磨出尖刃，切斬時，人踩在銹幫上，一下一下跳，再一銹一銹往前戳。草皮起得多了，黑油油的原土隨之呈現，這時候腐殖質腥鮮的氣息撲鼻而來；黑土深有半米，黑土之下是膠質土，也叫膠泥板兒，往往含著細碎江石，能使尖銳的鐵銹鏃刃，而板結的膠泥因長年積了冰水，往往十分黏銹，甩時要又舉又摔的，花大力氣。

統計員老梁大步走來，高著聲問我：孫排長，您也來一塊兒地嗎？現在量不量？這當然是說給他人聽的。

這時我身後圍了一大排人，有男有女的，都扛著一把銹，剛剛在一片草甸上站住腳。

——目光，目光，不是來自幾個人的，而是來自所有不相識的人——我已成為這天早上整個挖土工地的注意中心。

把心一橫，銹插到地上，我衝老梁笑，說：好吧，來一塊兒就來一塊兒！老梁彎下腰來，比著米尺仔細給我量段兒。

開挖了，鍬是昨晚舒迪事先拿過來的，鍬把滑溜，鍬面輕巧，一片尖刃在閃光。深深地埋頭，哈腰、蹬腳。表演——或者該叫示範，開始了。我看見自己忽然間變成另一個人：身體奮勇地在鍬上躍跳；鍬刃鋒利晃眼，草根的斷裂聲無比清脆；平著雙臂，將大大的土塊端起來……

耳旁逐漸響起來說笑聲，打逗聲，怪叫以及口哨。可以辨出來所有這些聲音與我之間的聯繫，但距離已經拉開來了——每人都再幹自己的了，已經不再注意我——我不是弄種，也不能「引人入勝」。

我卻已經累暈了，滿面通紅，渾身精濕，腿上因為緊張而痙攣發抖。

我被放過了——是暫時的。暫時的假象。我大清楚自己，到底是半斤還是八兩。

命令自己：別直腰，千萬別直腰，一定要堅持住！

可是，我一面想著堅持，一面卻對自己本來的狀況懷有恐懼，生怕突然間露餡兒，露出醜陋的狐狸尾巴。我大清楚自己，到底是半斤還是八兩。

站在半人深的土坑裡，感覺是剛給自己修了壕坑。腳下濃重的濕氣有些陰森，腐殖質深處裸露出長年封凍的冰碴兒，黏重的泥塊兒被鐵鍬送到地面上，發出沉悶的修蓋墳墓的聲音。

我想到埋葬。

中午不回去，馬車送飯來，熱熱的包子和菜湯。包子是大蔥和的豆腐餡兒，一個有二三兩的樣子，我一氣兒吃掉叁，吃得好香。喝湯時，沒注意背風，著實被噙了一口。

鄧小結過來，一下下地給我拍背。她驚疑地細看我的臉，有點兒擔憂地說，排長，你連眼睛都累紅啦。

我說，是煤油燈熏的，昨天晚上和你說話，睡得太晚了。

她還是一個勁兒看著我，問道，排長，你咋是那麼幹活兒的？你那麼幹，是會累死的！

我不再說話，擺了擺手，朝小熊走過去。

小熊也是本地女孩子，還是個班長，她遞給我半個鹹鴨蛋，說，排長，你吃，你吃吧。我接住，貼到嘴邊，一點兒點兒吃。黃黃的蛋心裡一個小小的紅眼兒，這麼好的東西，好像有十年沒有見過了。

小熊身邊是小鹿，小鹿一手攥一頭鹹蒜，問我吃鹹蒜嗎？我搖頭說，聽說你們一休息就急急渴渴截車回家，就是為的從家裡捎好吃的東西？

她倆一塊兒應一聲嗯訥，都把眼睛眯起來笑，笑得那麼實在。

問起來，才知道，排裡十來個本地女孩到了傍晚，都能完成定額，好幾人還超額掙到獎金，尤其小熊，天天超額，被人叫做「推土機」。

下午再挖時，「大洋馬」先跳進我的「掩體」，很親熱地纏我，說，排長你好白叻，是

真正的白，洋白洋白的！

聽鄧小結介紹過，她名叫戚玉娟，是三個上海人中的老大，曾經在原來連隊裡當出納犯了錯誤，現在幹活兒懶得很，爲了能求排裡人幫她幹點活兒，總是動鬼心眼兒，一會兒給張三一把糖豆，一會兒送李四兩塊餅乾。但她對北京的老蔣兒——她的男朋友倒特勤快，有時間就端上洗衣盆上井邊給老蔣兒洗衣裳。我看她身材修長，穿衣打扮著實隨便，指甲還修得尖尖的，說話一再地翹著細手指，一副十足的愛洋愛美的勁頭。

可我覺得她講究出來的，只是一種毫無內涵的空洞的美。

——她來我這兒，殷殷勤勤囉嗦半天，主旨是叫我過去幫幫她，她說，她的關節炎又犯了，腳腕子那裡痛得嘞，實在蹬不上勁啦。

幫著大洋馬挖，又認識了另外兩個上海人。其中一個叫扈秋的小個子引起我注意，她蒼黃頭髮灰面孔，神情帶著淒楚，和我打招呼時，聲音好似蚊子叫，樣子顯得很畏縮。

聽說這個扈秋曾懷了私孩子，上個月剛剛在一個本地人家裡偷偷墮了胎。所以現在看她舉動的姿勢，顯得有些走形，在鏟土時，她病怏怏的身體幾乎是蹲著的，要蹲好半天，鏟把才能撐起來——我離開大洋馬，向扈秋走過去。

18

我看出一排人並非都接受我，很明顯，有幾人對我並不友好，其中一個叫張宏衛的，最跟我過不去。

在工地上喝水的時候，大家都規規矩矩排著隊，一個喝完，就把缸子往後邊傳。我緊挨著張宏衛後面排著，她喝了好半天，有點兒故意磨磨蹭蹭甚至想要獨吞似的，因爲水桶裡頭水已經平了底兒。終於，她把缸子往後傳了——居然毫不客氣地掠過了我，把缸子傳給我後面的人。我忍著，再一個個等，從頭等，總算輪到時，水桶徹底空了。

無奈地乾咽幾下，回到原地，又拿起鏟。想想這一下午，一直悶頭挖土，沒顧上喝一滴水，心裡格外憋屈。這時忽然聽見有人在身後使勁拿腳踢那隻空水桶，一通噹噹噹的聲音，好生響亮。回頭去看，正是她在那兒踢，臉上掛著挺解恨的樣子，分明是要故意氣我。

我轉過身，聽見她嘴裡清楚地罵出一句，操，甭想當官兒小姐！

我心裡來火了，想過去質問她，你爲什麼找茬兒？

鄧小結在底下勸我，別在乎「貓眼兒」，她就是那樣。

她說張宏衛就是喜歡發狠，動不動罵罵咧咧，張口閉口總是「老娘」怎樣，剛一來時，爲了爭地盤，她和屋裡人都打遍了，最後她的鋪位占得比誰的都寬幾寸，所以一直很孤立，跟誰都搞不好，人也就越來越損。有蚊子時候，她在夜裡給看不順眼的人陰損地撩蚊帳，讓蚊子進去死咬，還偷偷把屎撒在別人的臉盆裡頭……

貓眼兒張宏衛是北京人，以前是團裡木材廠的看料員，曾跟人合夥盜竊原木，被抓住。難怪了，現在看她外表上，總免不了一種「三隻手」特有的神氣兒，一雙眼睛老是刁斜著盯人，眼裡閃著幾道陰火。

晚上，和鄧小結上排裡的大宿舍去。這裡遠不如我和鄧小結的小宿舍有秩序。小結進來就做整理，燒炕，我則蹲下去給每人磨鋏刃。

這是一天中難得的空閒，兩個天津人正手把手地教一夥本地女孩兒鉤窗簾織襪子，用折的手套線。她們專心致志地鉤鉤織織，氣氛和諧，像一群有組織的紡織娘。幾個上海人仍在洗衣刷鞋，偶而扭頭跟我們搭句話。

惟獨張宏衛，坐窗根底下愣著，擺出一副特別獨的神氣。

我琢磨，她大概是因為沒有第二個北京人，才這樣的顯獨罷。我應該主動跟她說說話。可是看看她，也實在是叫人堵得慌。她毫不掩飾一種極不友好的，甚至是蔑視的勁頭，一直

在那兒離得遠遠地，不用正眼看我。只好不理會她，裝著對她毫無感覺，悶頭幹自己的。

想不到，當我該磨她那把鋏時，她忽地從炕上跳下來，使勁兒一抽，將她的鋏拽走了，話也不說，用力把她的鋏往屋腳的泥地上深深一扎，鋏像個人似的示威著立在那裡了，她又回炕上去。我忍不住說一句，你不願意磨，明天要窩工。她聽了，坐著把腰一插，滿不在乎地衝我說：老娘就是要窩工。我不示弱地站起來，說，窩工可不行。

她腦袋一歪，興奮地怪叫一聲，呔，想厲害啊？操！她伸出一根手指向我鉤著，很賴皮地說：老娘就喜歡厲害的主，你過來，過來……

她臉上掛著冷笑，眼光像虱子似的帶著陰險。我過去，身體直對著她，看她要怎樣。她盯緊我，腦袋俯過來，聲音放低了，說，大排長，把你那把鋏換給我，行嗎？我有點兒怔，覺得這人真夠惡，她怎麼就知道那把鋏？憑什麼要換給她？無賴！

可是，出乎意料地，我卻做了完全違心的事——快步出門去，將那把鋏取了過來。張宏衛始終在那兒坐著，詭秘地盯著我，陰險的目光一點兒不肯放鬆。見我取了鋏進來，她顯得更得意了，厚顏地叫，嚶，真換啦？那你遞給我！她在炕上站起來，朝我伸手，仰著臉等著。

我像在做一次敬獻——她高高在上，眼皮耷拉著，傲裡傲氣伸出手，接走我的鋏。

我像是不大在乎她，神情是絕對鎮靜的。可是到了晚上，一躺下來，整個人便倒塌了

——那個痛心的姿勢，我難以忘記。永遠記得她當時拙劣的樣子；記得周圍的人怎樣看著我，我想起韓信的故事。

輾轉反側睡不著，氣咻咻地灑眼淚。實在想不通，我沒惹過她，她爲什麼和我過不去？天底下，怎會有這麼可惡的人，她好像生來就是壞心眼兒，就喜歡隨便拿捏人。

鄧小結也沒睡，就著油燈聚精會神看她的課本。油燈的小火苗尖兒上一縷一縷的黑煙舔著她的臉。發現我在落淚，她起來了，遞給我毛巾，勸我別把張宏衛放在心上，她說，你要是往心裡去了，張宏衛就正好得逞——你做得對，假如不跟她換揪，就會讓她降住。

可是，我心疼。

就是老得做心疼的事嗎。

她說這話，叫我吃驚，有點兒不好意思說，我叫你見笑了，沾點兒事就這樣。

她說，我沒見笑，我覺著，你挺好接近的，沒有架子，像我姐。

我不由俯近她說，看看，燈煙熏得你鼻子眼窩都黑了，還不睡。她說，你也是啊，你怎麼還不睡……：你有心事吧，跟我說說？

她眼神裡帶出一種真摯的關切。

我承認，我絕非一個很有城府的人，難能將一份大計劃死死守在心底。舒迪總是不在連裡，即使在，我們也不便多在一起說話，逢到需要她的時候，她無法像我所盼望的那樣，會

在身邊出現。因此我常常感到，需要朋友——我需要朋友，近來老是希望著，能夠把心裡話掏出來，告訴別人，不是一般的別人，而是朋友。

和鄧小結朝夕相處，時間雖然不長，卻讓我感到了難得的慰藉。

當辛苦的白天終於結束，人如遭了棒打似的躺下來，便會看到這個淳樸的女孩關切的眼神，善解人意的笑臉。在我們小小的屋子裡，浸染著一種我很久以來沒有體驗過的平等與放鬆。

舒迪先跟我說過，鄧小結的父母都在團部，是不小的幹部，具體哪個股不知道，只知道他們原先是從朝鮮戰場下來的，他們當時十萬大軍轉業，集體開進北大荒，風餐露宿，煞是了不起。作爲團部的幹部子弟，鄧小結從來不炫耀。我想，那樣的父母，肯定會給她一顆明朗純正的心。可是，以她單純的見識，是很難了解我的，她對我的體貼與關切，是從何而來的呢？

也許，人世間所有的溫情，首先並不是發自於了解，而是發自於善心，一種至誠至真，不求代價的善心。面對這一顆善心，我想，我只有一條路可走，坦白——在那個夜晚，我對她做了徹底的坦白。

鄧小結鑽出熱被窩，咚地下地，在她的寶貝「書架」上翻，翻出一隻小本子，又爬回炕上，順手捻一下油燈，給我念一段：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充實自己的頭腦，才

能成爲共產主義者。

看見沒有？列寧說的。毛主席也說過，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

——沒說的，排長你放心，我支持你，好好配合你，你大膽幹好吧，明年，保證你能被選送！

那你呢？我看得出來，你也特別想上學。

嗯。可是我要排隊走，排在你後邊——你走了以後，我再走。

這話太叫我感動了，我抓住她的手，眼內一陣熱。

扈秋跟其他人不說話，跟兩個上海人也不大合得來，整天裡沉默寡言的，頭上總戴著一頂工作帽，帽子底下埋著一張過分順從的不聲不響的臉，那張臉好像越來越憔悴。我時時留心她，總是覺得她身上有一種叫我願意接近的，又從心裡感到非常憐惜的東西。

這天晚上，正趕上一塊兒上廁所，我們打了招呼。我主動問她，禮拜天，來咱連的那個大個子上海人，是你朋友吧，他幾連的？怎麼當天自己就趕回去了？看她眼圈兒立刻就紅起來。她把頭垂下，小聲說：不趕回去，怎麼辦？男生那邊誰也不肯收留他。

我說，下次他再來，你把他領到我們屋，鄧小結禮拜天回家，我去大宿舍給你倆讓位，

你倆在我們小屋待一會兒，總得讓人家歇歇吧。

……謝謝你，你一來，我就覺得你好……

她說著，後背忽然厲害地抖動起來，盡管她使勁忍，終於還是哭了。

她哭著，像要分辯似的叫起來：我們只有一次，只有一次！

扶著扈秋走出廁所，我們一起往廁所後面的大荒野躍躑。天陰黑著沒有月亮。踩著初冬的枯草，臨著冷風，她跟我說她的傷心故事。

他們原都是一連的，都是上海的老高三，又從小做鄰居。上兵團時，雙方家長互相託付，叫他們到了東北堅持分到一起，有個照顧。以後真分到了一起。礙於兵團不准戀愛的規定，兩人始終只是暗暗關照著，雖然感情一天天成熟，仍然嚴格遵守著紀律，從沒有過一點兒過轍行爲。探親假時，倆人是一道走的，到該回來的最後一天，她去他家收拾提包，晚上，他有點控制不住，央求她留下，她服從了。其實這也是雙方家長的意思，他們總是攛掇說，你們得成個家了，都有二十五歲了，快成個家吧。——萬沒想到，那一夜會有了孩子……他們在連裡本來都是挺好的，他做統計，她當老師，可是肚子那裡剛一明顯，小學校的孩子們就有起哄的，立刻全連上下都知道了這個「新聞」。她和他在全連人面前做檢討，受批判，統計和老師都給擡下來了，還把他們都調開。分手之前，他們商量做流產，不敢上團部醫院做，而是找了個本地人做。本地人是個男的，手藝是家傳，這兩年據說找他的知青不

止十幾個。可他手下弄得好疼，她忍不住尖叫。她的男朋友等在屋外聽著大哭，又使勁兒捶打自己。她聽見他打著自己，貼著門縫高聲喊——扈秋扈秋，是我害了你！

扈秋說到這裡，眼淚大把大把淌，我的手都被浸濕了。無邊的黑暗中，她的低低訴說，彷彿苦水一般浸透我的心，就陪著她一起哭。

我勸扈秋，他那麼體貼你，你應當高興，就當是一種代價吧。

扈秋不停地嘆息：可是，這代價也太大了，我們已經完了，全完了。

——別這麼悲觀，你們都好好幹，還會有希望的。

希望什麼？我的身體壞了，幹不上去了，他呢，也是灰心喪氣得很，在新連隊整天把腦袋壓得低低的。我們，只不過是活著吧……

我曾經是沒救的，我也同情沒救的別人。在那個晚上，走在大荒野中，讓扈秋把心裡的委屈掏個乾淨，一再地安慰她。

她給我一個想不通的疑問，主要集中在這一句：我們只有一次，只有一次！

我不能理解，這所謂的一次，它的實質內容究竟是什麼？到底是什麼，那麼重要，那麼急切，使得兩個老高三在將要乘上火車的前夜，失去了理智？到底是什麼，如此無情，強大，一舉奪去了他們的一切？

是愛嗎？是愛迷惑了他們，共同制造了那個「一次」？

可是，有多少書本，電影，都曾一味地描述愛的美妙和浪漫啊。

我懵懵懂懂，想不明白，關於「一次」的內容為何如此可怕，只想到，將來有一天，我也會碰上這個叫「愛」的東西。

我當然不能測知那時我的表現會怎樣，只相信，有一個原則是不会變的——我絕不是那種女孩兒，絕不願以一生來恭候一個男子；人生，那麼短暫，那麼寶貴，我堅信，倘若一旦意識到叫愛的這個東西要吞沒我，連及我所為之奮鬥目標時，我保證，自己一定會理智至上的。

沒有了那把鍬實在是不行。挖一會兒就累得喘不上氣來，汗水從每一個毛孔裡涿涿地滲出來，卻見不出多少成果，我急得面紅耳赤。

鄧小結及時過來，一邊說話一邊幫我猛挖，土坑剛見出點兒形，她丟個眼色快走了。舒迪忽然來了，一臉的不悅，使勁兒瞪著我，往坑裡扔下一把鍬來，說，你拿著——記好了，貓眼兒要是再敢找你要，你決不能客氣，要想個法子，狠狠治她！

我接住鍬，仰著臉對她說，謝謝你雪裡送炭，可是，你就不能下來待一會兒嗎？她通地跳進來。

她近近地挨著我，皺著臉沉了一小會兒，又壓著嗓子指責我，你不要對扈秋同情照顧。

她說：你要是這麼幹，排長沒法兒當好了，告訴過你，她們都不怎麼樣，對誰也不要有偏向，這是當排長的大忌。我聽了沉默。

她繼續說：有人議論，你不僅在排裡向著她，還在周日裡給他們那一對兒騰房子，這太出圈兒了——當然，你不能再像以前，你是要爭取到每個人，可是，也別因此給每個人當孫子！

她不多囉嗦，說完噲地一躍，躡了上去。我拄鋤站在土坑裡，非常遺憾地看著她操勞的背影遠去。心中非常空落——她就那麼走了，離去時，她甚至沒有看我一下。好久好久，我們沒在一起待會兒，一起說話了，好像，她的脾性已經大變。對我來說，她再也不會像一個聖誕姥兒，肩背一隻大紅口袋，供我一次一次掏啊掏啊。

環境改變人，全是環境造成的。水利連絕不僅只是艱苦，在千般的艱苦中，還包含著罕見的殘酷。

男生中相當一部分人確屬破罐兒破摔的「壞分子」。一開始，單是聽他們的笑聲，我就會情不自禁地膽寒，感到一種惡，一種殘忍，在他們心中穿過。甚至我想，如有必要，他們中的某人足可以殺人的。

他們看上去，和野人差不多，喜歡赤著身體穿黃棉襖，敞開的領口裡邊從來沒有襯衫，攔腰拴一道麻繩子；有的把黃大衣剪掉了半截，下擺露著破爛的棉花邊兒，有的模仿老

毛子，不穿鞋，腳上裹著髒兮兮的包腳布，說是學習「十二月黨人」；一律的不理髮，亂蓬蓬的頭髮像荒草，肩頭破著大洞，臉上沾著黑泥巴……從很遠地方，便能聞見他們身上一陣濃濃的酸臭味兒。

而他們卻不能容忍別人講衛生。一個上海男生老愛掃床單和洗衣裳，遭到他們的忌恨。趁他不在時，一夥人將他的澡盆砸成一張大鋁餅子。如此懲治，仍覺不解恨，又趁他睡著時，在他枕頭邊上撒尿，使他驚醒，惶然地下跪，他們方才罷休。

他們以高幹子弟傅衛東做領頭的，幹什麼都有恃無恐，成幫成夥兒。平日在食堂裡出現總是蜂擁而上，所謂「湧向冬宮」。湯飯一塊兒打到一隻大盆裡，主食使筷子插著，擠湊一堆兒趴到桌上叫囂著吃，稍不如意就梆梆地敲桌子，扔筷子，把筷子插到露出耗子屎的發糕塊兒上朝四處亂砍。這一天改善生活，一盤帶了肉的菜他們嫌給的少，便破口大罵掌勺人。掌勺人來自哈爾濱，說話衝，沒一會兒，都惹急了，立刻幾個北京人跟幾個哈爾濱人同時剝了衣裳打群架，一會兒功夫，雙方都鼻青臉腫頭破血流。轉天便合夥借著傷疼不出工了，吃過早飯，一夥子人堆在食堂裡，相互擠兌著抽旱煙，賴賴嘰嘰地歪著腦袋，雙手在胸前交叉，扯開嗓門兒胡亂唱。

舒迪上食堂去叫他們，被起鬨。他們喊她，喂，老舒頭、大老爺們兒。亂叫著說，老舒頭，你過來瞧瞧，咱們鞋底兒、鞋底兒漏了大窟窿，繩子、繩子掉進炕洞燒成了灰兒……

操，還出他奶奶的屁工哇！

舒迪火了，上去一把揪住傅衛東，叫他站起來。他是個蔫壞的小白臉，蒸不熟、煮不爛的角色，明著不敢動手，底下卻使狠性子。舒迪突然被重重絆倒。她又迅速爬起來再揪住傅衛東，叫他老實站起來！

他東倒西歪勉強拔起身體，旁邊兩個一邊架住他一邊頻頻朝舒迪作揖。舒迪衝他們喊，你們不幹，可以，叫會計一天扣五塊！喊完，她板著臉等。

半分鐘後，他們幾個沒招兒使，終於蔫蔫地走出來……

舒迪的角色難作，經常不得不像一個犯人看守，甚至於那天竟動用了修連長的步槍。那天夜裡馬號後面響起一通狼嚎，連長不在，舒迪聽到有情況，爬起來端上槍奔出去，對著狼嚎的地方，梆地放響一槍。那狼不叫了，倒改成人嚎，才知是傅衛東他們故意整的。她大步跑過去，照著那個嚇哭的人腦袋上邊再放響一槍，算做警告。

很明顯，倘若不是靠著冷心腸，舒迪很難度過每一天。當初她打算「好好施展」，而今不過就落實在一個冷字上——只能如此，冷，是一種鎧甲，一種戰術，否則工作無法奏效，誰叫這是水利連。

因此上，對於我們之間，舒迪所持的策略，首先是淡化，一種貌似一般的淡化。她既明白，偏向是大忌，她就寧肯顯得嚴肅有加。好多的場合，她堅持不看我，不同我說一句

話，連丟個眼神那樣的小動作都被她完全克制住。

我並不反對這淡化，是因為我知道，這是表面的，是「機智」的假象，而我們之間那分牢固的情誼，已經轉移到心裡，已經內心化了。

然而我承認，我常常很想她，非常想。這個牢牢攫住了我命運的人，我對她的需要，現在超過以往任何時候。當她站在前面給全連人訓話時，我會默默地陷入一系列綿軟難忘的回想，想得心中渴切。我真希望我們能夠單獨在一起安靜待會兒，當她扛著工具，和我擦肩而過，那個瞬間裡，我常常抑制不住，想要伸出手去，拉住她，抓緊她的棉衣袖或者手套，好好地捂上一會兒……

有一次，在她住的小屋裡開連務擴大會，散會時，我腳步拖遲了一點兒，我發覺她很及時地抓住這個小空隙，趁著跟前人影紛亂，傾身向前，問我，你們那邊，大炕燒得熱嗎？我趕緊點頭，說，熱，熱得很。她卻嘆氣說，我要是有分身術就好了。說罷她忽地甩手，像是迅速抖掉了什麼，掣轉身子，又非常投入地過去和連長討論事情。

——「我要是有分身術就好了。」

——「大炕燒得熱嗎？」

久違了，僅此而已，僅僅一句問話，一個願望，卻叫我枯澀地回味良久。

她那種貫常的嚴肅的冷，那種淡漠的後面，抑制著多麼巨大的情感，我能夠體會到。我

感到擔憂，擔憂時間長了，此種情形將要永久固定下去，而一個人的心腸連同情感便會逐漸僵硬，石化。我模模糊糊感到，我對舒迪的依賴事實上正在為一種敬畏偷偷移換——不論我是否願意，她都離我一天比一天遠了。

19

又上凍了，一夜之間大地凍得梆硬，鍬尖戳到地面立刻被反彈起來，地上扎出一個個小白點，必得配了十字鎬才可撬起沉重的凍層。尖利的西北風一陣緊一陣地叫嘯，打得棉衣和鞋帽都像鐵做的，腳底下難以蹬出大力氣，手裡鍬把更難握緊，挖水利進度日益銳減。

修連長去團裡開會，回來後馬上召集大會，宣布水利連冬季的新任務：上四方山，打基備石。

四方山山形見稜見角，海拔大約四百米。山岩的質地，一小部分是風化石，其餘大都是花崗岩，用以做各種修築工程的基備石，再好沒有，但是，要將它們敲打下來，一定得拿出大寨人戰天鬥地的氣概。人們都散開來，兩兩配對兒，一個掌鉞一個使錘，在山梁各處砸大石頭，震耳欲聾的聲音逾勁得很。不砸的人穿來穿去做搬扛，或者推獨輪車，或撐鉗子合夥挑，工地上不時掀起人們哼唷哼唷賣大力氣的號子。

舒迪過來，手裡拎把大錘，腳用力蹬踹一塊棱角突出的峭岩，高聲招呼我：二排長，你

先別搬石頭，來給我掌釘！我心裡一激靈，摺了手裡快步過去——八磅重的大錘被舒迪舉過頭頂，一下一下地掄起來了。

錘聲呼嘯，每回砸下來都彷彿劈雷灌頂，彷彿整個大山都被震動了。腳下不由得打顫，心臟猛烈地顛晃。眼睛緊盯手裡的黑色釘頭，看它一分一分穿整岩石。

舒迪的力氣揮展到最高點，像一束束火苗從我的虎口穿越而出——鈺當、鈺當，世界只剩下這鋒銳的聲音。這是如此強大的東西，震駭著我的神經，我耳鳴，哆嗦，覺得自己快要受不住。

突然間她走錘了，死沉的鐵砧疙瘩滑到我手上，立刻腦頂發麻，五臟六腑全疼起來。盡管戴著手套，仍感到挨砸的地方骨頭似乎給劈開了。

此時，整個採石場，像是愚公子孫在世，我倆的形象十分乍眼，停錘是絕不可能的。低頭使勁兒忍著，看到淚珠掉到岩石上，微不足道的濕點被一層灰色的岩粉遮沒了。

所有的疼都必須咽下。鋼釘像是長在了岩石上。我沒有鬆手，舒迪亦沒有停錘，錘聲一勁兒呼嘯著，彷彿成爲蒼涼世界中一道永不停歇的風。

這是一段最最艱難的日子，在每一個白天，艱苦像瀑布一般兜頭瀉落，我感覺意志已經達到所能承受的極限。

夜間醒來，渾身彷彿剛剛被嚴刑拷打過，每一條皮肉都緊緊糾連著，齊心協力咬著神

經，咬得我發抖，發慌，恨不得蹦跳，喊叫。伸手摸摸枕頭底下，小藥瓶又空了，阿斯匹林又是一片也沒了。持久的乾疼像無數的水蛭死纏身上，狠狠吸吮我。想要趕開它們，決不可能，滿手的裂口纏著橡皮膏，我無法按摩哪怕一寸的皮肉。

前日的情景逐一地來到腦中，在檢省自己是否又是「先進地」闖過了一天的同時，我如此透徹地體嘗了生之艱澀——執意扮演強者，像塊岩石似的堅韌，其中的至苦，每一寸每一分，是何等的煎熬啊。

居然，我的肩膀也壓上了槓子，兩百來斤的大石塊兒，四人挑著走，好像挑著一面大磨盤，只覺得肩上的骨骼吱嘎作響，眼裡好像軋出血來……她們是本地人，她們從小有鍛煉，但我不行。雖然事先給肩膀上縫製了厚厚的棉墊兒，血泡還是一個個地壓出來，壓破了，血和棉墊兒軋成一個硬片，轉天，換個肩膀，血泡又出來一排；再轉天，去推車，帶傷的手艱苦地把住車轆，腳步制住蹣跚的姿態，下山時，一路快跑，覺得是車子在拖拽著我。

堅硬的石道上，身後彷彿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揮著一條無形的鞭子，不停地趕著我。負著重壓，牙關緊咬，挑著，跑著，感覺自己萬分可憐，像一粒碾在磨盤中的穀子……

鄧小結均勻的睡聲襯托著黑夜的靜。在她睡著時，我醒著，這是莫大的不幸。缺睡的眼睛對著靜夜圓睜，竟有強烈的失明感，伸出胳膊向昏黑的空中捶搗，一陣更爲心悸的劇痛再次襲上身來。

——我知道，疼是證明我存在著，我的生命還存在著，可這生命，只是用來累垮的！

——白天奔趕著的那個人，她是我嗎？我為何要讓自己如此改頭換面，趕著鴨子上架？為何要如此殘狠地處治自己？在逞強爭勝的背後，我原是一個多麼虛弱、多麼懦弱的人，我對疼痛的感受力，遠遠大於我身上其他的能力——可能的話，永遠地做個弱者，那才是我的本性啊！

精神有些混亂，感覺著現實的反面，竟至於從黑沉沉的夜中嗅得一種氣息，這是我本來的氣息，我是如此熟悉它。熟悉它柔軟、脆弱的內質，這內質，其實多麼親切、溫馨，多麼好……

但是，白天那個人，她在幹什麼？她要從生活中得到什麼？她對未來抱什麼希望？她不知道她賭的是自己的命？面臨的艱難其實是災難？

是啊，目標，為了一個生活的目標，必須暫時不要生活——可這目標，就像一顆遙遠的星星；而痛苦，卻是每一分鐘的事——這已經不是活著，是懲罰！

像一個乘船的遇難者，我覺得四面翻滾著深黑的漩渦。我精神惶亂、錯亂，切齒地發恨，恨那些壓迫我、殘害我的難與苦；我看清自己永遠也不能夠征服它們，我相信，這個正在改變著我的世界，從根本上，是要消滅我。消滅就消滅吧，我已經瀕臨崩潰，已經看到，死亡要比活下來好，死亡，是件多麼甜蜜的事呵……

可是，又嗅到天亮的味道了。窗外似有一線白光扎眼，白光隨著哨聲掀起，即刻閃爍一片，無數的提醒像無數枚針，鋪天蓋地，裹挾而來。

渾身悸顫著，迅速坐起，口中不斷哈著白氣，匆匆穿衣——穿衣站起的人，絕非是我。真實的我，已經分離，分離成一條卑微的小人魚，待天完全亮起來時，它便迅速遁形，化作一隻冰涼的鹹水泡沫……

走在去四方山的路上，一隊人不聲不響，笨重的裝束看上去，就像一群灰撲撲的史前動物。

一步步接近著突突震響的粗礪世界，心裡極其厭嫌絕望，卻維持表面的假象，佯作鎮靜平和。一路上人人都撒著手，只有我和鄧小結毫不輕鬆地扛著氣管子，推著車子。一路來回七八里，每天如此，每一步都別想鬆懈。氣管子是生鐵的，扛在肩上，儼然一個沉甸甸的冰柱子。

一再地問自己，是誰叫你窩窩囔囔老扛著它？那一條曙光照耀的路，它在哪儿？！

舒迪從身邊疾步過去，一聲不響，身體帶起肅肅的風，腳上的傷殘很奇怪地一點兒痕跡也顯不出來。想追上去告訴她，舒迪，我不行了，我的決心已經崩潰了，勇氣已經鼓不起來，你告訴我，該怎麼辦？

我看見驚心動魄的一幕：舒迪像個雜技演員吊掛在一側山壁上，身上攔腰繫著繩子，繩子一頭從上方什麼地方拴住。她失去重心，貼著山壁在高空打飄。打了好一陣飄，身體才找到支點。然後，一手握著鋼釵一手鑿錘子，腳蹬住高高的岩壁，一錘一錘地打炮眼。儘管那地方高，仍可清楚聽到她得得蹬踏石壁的聲音，以及鑿打的噠噠聲。

每一分聲響都敲打著我的心。要不去看她不去感覺，是不可能的。

昂首望她，身體也像她一樣升向空中懸吊著。我感到頭昏，腿在發軟。可眼內的舒迪像隻鷹，盡管鷹的翅膀隻不過是那根麵條般細軟的吊繩。放炮的剎那，底下的人趕緊躲避，轟隆隆的炸響震得我心跳都停止了……眼睛透過煙塵，尋找點炮的英雄。發現她又在另一處吊掛著——不斷地拿腳狠踹鬆動了的危石，隨即敏捷攀定住，身體倚著繩索，從腰上抽傢伙，鑿打聲再次從頭頂尖銳響起。

——人人都是疼的，區別在於你要沒心沒肺；你別老想著你的疼，你就不疼！舒迪老是這麼說，我也信她的話，一直跟自己說，堅持下來，要盡量遲鈍，要比他人少知覺。可是，現在，我越來越覺得這麼想不僅一點兒不能奏效，還非常可笑。我相信，舒迪她很難受，很疼——她的肌肉正在急劇抽搐，膽量達到極限，力氣快要衰竭……

捱到休息日，屋裡空靜下來，鄧小結等人搭上熱特（東北話：拖拉機）回家了，我獨自躺在炕上，躺了快半天，不知如何驅散心中一團灰氣。午飯吃過，佟連長跟我說，舒迪人一

天都在四方山，她在那兒招呼團裡的卡車拉石頭，你要找她，順便替伙房把午飯給她捎去吧。

看見我一人來到四方山，舒迪有些吃驚。找了一處背風的地方靠住，三口兩口把包子吞了。我抱歉說，夠涼的，也沒熱水給你。她梗著脖子乾噎著說，就是，現在要有口熱水，能喝得五臟六腑都鬆開了。

這時天空陰暗，一陣邪風掠過峭拔的岩角，發出貓叫的厲聲。鼻子激得酸酸的，抬眼望前方，感覺寒流又在逼近，嘶鳴的風中夾著雪的腥氣。

舒迪不在乎天氣的變化，後腦勺倚著一塊寬大的石板，拿眼睛反覆打量我，說，你怎麼看著氣息奄奄的？這麼會兒功夫就凍紫了，臉盤兒啊眼睛啊都像凍小了一號。

我說，你最好掏面鏡子叫我照一照。唔，沒有鏡子，就拿嘴描繪一下吧：告訴你，你現在是一張紫臉兒，兩隻腫眼，紅鼻頭，灰嘴唇，帽檐底下一撮兒黃頭髮，乾黃乾黃的，像枯草，臉皮兒粗糙得像土豆，還是那種麻土豆……嗨，我看你呀，還是別限制自己，該戴口罩，還是戴口罩，凡士林還是蛤蜊油的，多抹幾回。

描繪結束，她笑了起來，笑聲有點兒尖，還有點兒損。

我非常不快，反擊說，你拿我當漫畫畫了，你就願意我這麼「氣息奄奄」的吧。

她收住笑，把臉沉了，問，你不愛聽？那你想聽什麼？

——我不知道我想聽什麼，反正，別拿我開心。

——怎麼拿你開心了？不就實話實說嘛。

她又笑一聲，把手伸過來，隔著橡皮膏，搓摩我那輕易不能觸碰的手指。身體使勁一抖，抽回手，突然氣咻咻地拋出來一串質問——告訴我，你憑什麼叫我來水利連？就是想看我受罪是不是？看著我氣息奄奄，死去活來，你才高興，是不是？！

我的聲音衝得很，一時完全不管不顧了。卻又忽然噎住，說不下去。我哭了，眼淚刷刷刷止不住。把頭轉過去，面對空曠的四方山，大放悲聲。

是憋了太久的眼淚，極頂的委屈極頂的痛苦，一下子全都搖動起來。

盡管我一直是在愛哭的，卻還從不曾這麼放肆過。

突然的痛哭使舒迪愣住。可她勸我，在我身邊踱了一會兒腳，不見了。待我哭夠了，發現她人在拉石頭的卡車那邊，那邊轟轟的馬達聲，人們抬石的吆喝聲，一陣比一陣響。但感覺上，卻有著奇怪的隔絕，覺得那些聲響離我很遠。我身邊沒有人，沒有聲息，只有孤獨和靜。空靜，死靜。世間唯一的聲息，就是令人窒息的靜。

雪，終於灑下來了，時灑時停，顯得猶疑不決。一會兒功夫又變得密實了，漫天皆是烏蛋大的旋轉的雪團——灰色的山岩頓時慘白起來。

我倚著冰冷的石板，身體瑟縮地裹緊，懶得再動一動。枯澀的眼睛怔怔地凝望滿空落雪。從來沒有這麼專注地看落雪。看那雪優柔、紛揚，彷彿是有生命的群體，彷彿是大朵大朵的百合花，它們相互擁抱，迷醉地狂舞，為嶄新的降落而歡呼雀躍；風、嚴寒，使它們在降落之時聚攏得緊密，漸漸由軟性變為硬性，形成厚厚的冰雪層，與地面結合一體，簡直是死命地巴住了地上的一切……滿眼皆是雪影雪魂，我差不多要凍僵了。

凍僵的感覺有點兒像被捆綁，皮肉在勒疼。卻不再虛空了，身體勒成一個團兒，被一種奇怪的重力拖墜著，緩緩地，朝著一個無底的深處下沉。

……下沉的感覺接近於麻醉，很美。

舒迪走過來了，突然間站定，猛地一把扯飛我的帽子。我一驚，裸在風雪中的腦袋轟地一下升起怒火，拚命朝她撞去。她沒頭沒腦地將我捂住，重重地搗我。我栽倒了，仰躺在雪中。她不僅不拽我，還把一團渣乎乎的雪使勁砸過來。

她擰眉立眼，無情地瞪著我，忿忿說，你就是寧肯凍死，也不願過來幫一把，是吧？！

——你不願過來幫一把，為什麼？你是誰？你覺得你跟別人不一樣，哈？！

——你以為你是溫室的花，你來到這是委屈啦，受罪啦，哈！你是什麼人，不就會哭嗎，還接著哭！一個個大雪團，夾著她凶狠的怒叫，接二連三地在我頭上、臉上炸開來。

我氣瘋了，腦袋發燒，眼裡一片連一片的花白，渾渾亂亂的。但一時無從抵擋，只能是

哭。突然間我收住了自己，瞅準她一隻鞋子，緊緊抱住，死不撒手，她撲通一聲摔倒，我馬上尖叫著爬過去，塞給她一個硬實的大雪團。我們揪到一起，不屈不撓，掐著揉著，互相亂砸，在雪裡滾成一個碩大的人團。

——眨眼之間，天已全黑，卡車都已走完，只有雪還在沙沙地落。

一種遠離塵囂的靜，冷然又肅然地包圍我們。

還砸啊……砸吧，看你還多大勁兒……

全都喘吁吁地，話說得勉強。身體也軟塌塌地，七扭八歪地像兩隻北極熊在雪裡翻騰。

終於，她主動攙住我，啞聲宣布休戰。

她替我撿來棉帽子，給我扣好，緊緊。這時我們的棉衣整個裹上一層晶亮的冰甲，適才凍得發青的臉現在變得火燒火燎，與此同時，繃緊的心一下子鬆開來，好些怨憤好些痛楚，霎時間盡被化解。

一切都看不真切，舒迪掏出電筒，撇亮，一圈淡黃的光穩定地烙在身前的雪石上。我們互相倚住，一起默默地盯著這隻光圈。她把臉湊過來，呼出熱氣噓我的眼睛。

我靠緊她，問，爲什麼這樣惡狠狠地對待我？

看你像個廢物點心，我就來氣。你知道這些天，咱連石頭打了多少立方？三千多！你聽見沒有？

我又不聾，連這些石頭都張著耳朵聽呢。

有一天，當我們一根黑髮也沒有了，或者所有頭髮全都掉完的時候，我們就來問問這些石頭：喂，你們還記得什麼呀……

她忽然聲音大起來，把兩手扣著在臉上做話筒。雪世界裡回聲震盪——還記得什麼呀？我也學她，捂著手掌朝前頭喊——記得她拿雪疙瘩砍人嗎？

回聲到處旋轉。舒迪拉我起來。

我們離開黑糊糊的岩石堆，像一對巴格達竊賊似的，低低貓著腰不吭聲。手電關掉，白雪映射的螢光幽幽地罩著前後後龐大的石影。我們的腳在群雕般的石叢中，一步步邁過，滿眼盡是巨石突出的威嚴輪廓，呼吸格外冷冽。

——快點兒再快點兒，叫雪封了道兒可就麻煩了！舒迪用力拽我的棉衣袖，我們快跑起來，互相緊緊揪扯著，腳底一個勁兒地打出溜兒。

真想慢點兒往回趕。

現在心裡出奇地開朗，那久違的溫暖、熱切的情感，此時全在感覺中復活著……

幾天來連裡不安生，接二連三出事。

先是一排長秦銘惹了禍。他在後山打柴時，掏了一窩狼崽子。狼崽子有三隻，毛茸茸的黑灰色，只有巴掌大，像剛出生的小狗仔。秦銘把它們揣回來，攏在炕上暖著。宿舍裡人覺

得好玩稀奇，鬧騰到半夜都不睡。霸道的傅衛東，爲了能自己占住一隻，竟叫起賭來，把他那隻歐米伽手表狠命往火牆上摔。

沒想到，鬧到後半夜，宿舍外面來了一群狼！

荒野之狼的叫聲實在聽不得，嗷嗷嗷，嗷嗷嗷——一聲比一聲森得慌。全連人都驚醒了，可誰也不能出去轟。女宿舍那邊一通詐唬，再睏的人也沒覺了。一個個都跳到地上，臉擠著臉，驚愕地瞪著窗外，有嚇得大哭的，不亞於狼嚎，有人拿燒火板子頂緊了門口。

鄧小結朝那邊喊，你們別亂啦，越亂越麻煩！

到後來，舒迪和佟連長大著嗓門吼著命令秦銘：快把狼崽子撒掉了，全都放出去！一隻別留！可是傅衛東偏偏對著幹，當秦銘開門要滾出草筐時，他硬是強劫了一隻留下。狼卻是有數的，發現還回來的崽子少了一隻，不幹，仍是嚎叫不止。過會兒，傅衛東將手裡那隻小狼崽甩出窗子。竟然已是屍體。狼群憤怒了，嚎聲淒厲無比，經久不散。然後，豬舍那邊又傳來尖利的叫聲。我們扒窗細看，見一隻小豬仔被一隻狼咬著耳朵拖了過來，一群惡狼沖撞著，匯集上去撕咬……

佟連長端槍奔出來了，連著鳴放三槍，狼群驚散開，卻不肯走遠。移動的黑影子在那裡來回徘徊著，豬舍那頭依舊亂叫。最後還是舒迪想了辦法。拿硝胺雷管在附近點著，朝著豬舍前邊猛扔過去——轟隆一聲巨響，再一聲巨響，狼群終於全數逃匿了。

狼禍的餘音繞梁三日而不絕。秦銘傅衛東的檢查剛剛在連務會上通過，馬號小崔又做了更壞的事：竟然把附近養鹿場一隻小鹿的肚膛給剖開了。

不久前，團裡在水利連附近剛建了一個養鹿場，鹿不多，僅五十來隻，但價值金貴，據說成年的公鹿一隻值人民幣六千多，母鹿一隻五千。飼養員從各連精選出來後，先派到長白山學了短期班，鹿場四周插上許多小紅旗，場內自有一套嚴格管理的措施，平日裡規定，非養鹿人員一律不準隨便靠近。

水利連出的惡性事件值得重視，轉天團裡就派人來，專門成立了專案組。專案組負責人是團政治部魯主任，爲了把案子迅速鋪開，當即召集全連聽他作報告。

他聲音洪亮，非常能講，從亞非拉國際形勢一直講到了國內、兵團。說當前形勢是亞非拉第三世界人民緊密團結，一致對外，無產階級陣營日益壯大……國內形勢一片大好，不是小好……忽然話鋒一轉，發出一串串質問——可你們這裡，搞得好嗎？不好！都擦亮眼睛看一看，階級鬥爭，就在你們面前！一隻剛剛出生的小鹿哇，竟然連膛都給剖開啦，不是喪心病狂嗎？誰幹的？給我查！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連裡幾個有前科的壞分子被圈了起來，包括前日鬧罷工的傅衛東，整日裡專人負責訓話，讓他們作交代，這時候就揪出來了小崔。

小崔說了實話，他和二連車老板老棒子（是本地貧下中農）早就有交情。前天上山拉樹頭時忽然碰見了。老棒子告訴他，自己老婆患心臟病快要不行了，赤腳醫生告訴，要是還想掙掙，除非弄顆鹿心來，得是小鹿的，得把小鹿的心跟紅糖熬了，熬得爛爛的，一氣兒服了，或許能有救。小崔回來就想折了，一咬牙，真把這事兒做了，而且連夜騎馬出連隊，將熱呼呼的鹿心給老棒子送了過去……小崔以為坦白能從寬，交代極為徹底。但專案組人認為，事情絕不會這麼簡單——他背後肯定有壞人。

小崔咬定沒有，事情從始至終就他一人所幹……

專案組決定要專門教育小崔，要好好滅一滅他和他背後壞人的氣焰。召集全連開批判大會，一開就是兩個晚上。還把二連的老棒子也揪來了，兩個人一起在前頭低著腦袋站著，各班代表上去念批判稿。然後，他們倆人一道被帶走，說要押到團裡去認真細究。

帶走的陣勢比較嚇人，竟將他們兩人的棉衣剝去，單著一件薄薄的衣裳給捆成個五花大綁，在連裡著實轉了兩圈兒，算是鄭重地遊街，以警告他人，隨後，才給他們弄到熱特上拉走——專案組就此撤離水利連。

我跟舒迪說，大家都覺得這事搞得有點兒過折了，好多人認為，從一個方面看，小崔也是助人為樂。

舒迪正煩，灰著臉說，你別跟他們議論，咱連夠亂的了！

這些天，氣溫在轉暖，中午前後，地上的冰雪開始融化，爛泥像腳鏟似的巴在鞋子上。屋裡邊，厚厚的冰凌在窗框上塌酥了，水滴答下來，牆上地上，一片濕跡。走在上工的路上，見到滿坡的禿樹上掛出一星星的淡綠，雖然顯得微薄，卻叫我從心裡興奮。

勁風吹來，看滿坡的細樹枝子掀騰翻動，嘩嘩啦啦像水浪似的，一株連著一株推移過去，似乎一種頑強而嶄新的活力，在樹叢中奔跑著，似乎滋潤的樹液在樹幹內環流，恰如溫熱的血在體內環流一樣。

過春節時，舒迪給我們屋寫來新的條幅，我覺得特別好——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一種純粹屬於春天的心情，對我來說比什麼都寶貴。

四月裡的陽光明媚得很，熱度盡管有限，達到休息日，已經沒人在炕上待著了，都勤勤快快地忙著拆洗。洗得井沿兒周圍又都是水汲汲的，轆轤從早到晚吱鈕鈕響，膠皮簍子像一個歪皮球，使得快要爛了。

我沒有跟大家一道拆被子拆棉衣，覺得已經用不著。只是拎出箱子裡一些衣物來曬一曬。乾刷子嗖嗖地刷著毛衣毛褲，鼻子嗅到濃烈的樟腦味兒，覺得那麼熟悉好聞，彷彿手指間捉到了遠方的氣息。

心裡邊，那個密藏著的，指南針似的東西，又在勃勃地跳動著。我為自己能在眾人中提

早地擁有覺悟而激動，又難免有些微微的緊張。

我意識到，我用整個生命，以及所有機能，長時間渴盼著的目標，就快要來到了——冬天走了，鐵石般的寒冷再不會威脅我，我要跟冰雪絕緣了，終於送走了最後一個冬天——現在迎接的，該是我在北大荒的最後一個春天。

我固執地認為，這「最後」的字眼是確實的，是因為我發現，我已經擁有力量，我的生命度過了水利連最艱難的冬天，從而變成了另外的一種，它是夠得上堅強的。用不著再做很多的察省，來證明我的堅強是否是事實，總之我已經可以肯定自己。我盼望著，到了夏天，這份肯定將按部就班地見出結果。

然而我卻不是自大狂，我很知道，如此情形並不等於，在內心深處，我就獲得了充分的自信。是因為，畏懼艱苦，畏懼勞動，這仍是屬於我這個人的永遠的真實，是本性，或者說，「烙印」。我既然認定，現在是我在北大荒度過的最後一個春天，實際已經說明，我的畏懼比之我的進步，威迫力要大得多。因此我太清楚，我只有藉時間的短，來維持我所能達到的堅強；主觀上我相信，只要時間是短的，我就能夠堅持住，就能夠不出或少出差錯。而那貨真價實的堅強，對於我，大概很難完全認識，大概罵盡一生都不會具備了。

連裡又接到新命令，我們要派出去一些人，上一個叫蘑菇溝的地方去蓋房子——為地方林業局蓋。蘑菇溝離邊境線極近，快到八團了，要住帳篷。連裡開會做動員，人們議論紛

紛，大都不滿意，說咱連得罪誰啦，這麼受整治？石頭不是剛砸完嗎，團裡哪個連隊是這麼往外撒人吶。

我沒發牢騷，端坐在那兒聽舒迪給講，團裡現在如何虧損，供應上如何成問題，快連黑麵都吃不上了。這次去蘑菇溝建房，雖然是給團裡卸包袱，也並非壞事，哪裡需要就到哪裡去，這是革命戰士的宗旨，可以好好受鍛鍊；我們也並不是人人都去，全連只去少數人，組成臨時的營建排，男女紮兩個帳篷，秋後任務完成，全部返連……

聽著心裡發沉，很有些焦慮，有一種突如其來的擾亂感，覺得自己是肯定得去的，那麼，上學的事，會不會受影響？

名單下來，果然有我（鄧小結帶著一班人留下）。營建排排長由我和秦銘兩人擔任，一般情況下，連長指導員不常過去。

捆著行李，舒迪進來，看鄧小結前後幫我忙著，她拍了拍我的後背，說，名單還行吧，都是在連裡比較認幹的人；你準備得足實一點兒，到了那兒，穩紮穩打，自己萬事注意點兒！

她遞我一個紙包，打開來看，是一隻寫滿字的筆記本和一本《馬克思傳》，筆記本的皮子上寫著「抄書集錦」幾個方字。我納悶，集得什麼錦？有沒有毒草？

舒迪叮囑我，這本子你不要亂傳，回來時，親手還我。我轉身要跟她說話，她擺擺手壓住我，說，等著，沒幾天我會去你們那兒。
說完她開門匆匆走掉了。

20

蘑菇溝居然是個好地方，是緊挨黑龍江的一處幽靜的叢林峽谷。我們的兩隻綠帳篷紮在山腰上，被密密的叢林掩映著。叢林中大部分是高壯的紅松、雲杉，還有挺秀的白樺，透過這些大樹，可見山下的黑龍江，浩瀚的江水清清淩淩，像寬而長的青練，江上行駛著船隻，一種濃烈的鮮腥的水味兒撲鼻而來，肺腑裡頓時暢亮極了。

遙望江對面，除了深深的叢林，還有高高的瞭望塔，後面堆築著整齊的白房子。林業局人說，那是蘇修的哨所和小鎮，還說，蘇修一個空軍飛行小隊駐紮在那兒，有時，直升飛機會上空中嗡嗡地做偵察。

初次來到這裡，稀罕勁兒彷彿是到了天國似的，大家摺下行李就往江邊跑。恰逢林業工人放木排，景象壯闊無比。七八棵長原木齊嶄嶄地釘成大木排，一個工人豪邁地站於其上，手中劃著一根帶鉤的長桿子，順流而下。江面剛剛解凍，時時還會漂浮過來大大小小的冰塊，玻璃似的冰塊被木排撞著，發出喳喳拉拉的聲響，有的被撞得碎裂，晶亮地散開來，極

是好看。林業工人望見我們初見世面的呆傻樣子，笑著打起唿哨，立刻有幾個男生接上去囉囉地跟著叫。

一會更稀奇的景象又出現了：一艘蘇修的白輪船像電影一般，吐著虛虛的淡煙突突地駛過來，汽輪機的轟轟伴著優美的音樂清晰可聞，在四百米寬的江面上，白輪船嚴格地把著主航道的半邊。船頭昂揚，切出大朵的浪花，是那麼漂亮眩眼。

一夥白兮兮的蘇聯人站在甲板上，紛紛向我們揚臂招手，還發出呼喊。我們一下子辨出來，這是友好致意的表示，不禁也都爭先掀掉了帽子朝他們呼叫：你好啊——你好！

與此同時，一聲汽笛長鳴，清澈而嘹亮，猶如春雷震天響……

壯闊的放排，漂亮的客輪，令我們的情緒萬分活躍，好像我們不是來幹活兒而是來磨菇溝旅遊的客人似的。帳篷裡頭歡聲笑語，好不熱鬧。帳篷還是如我在葦場時的樣子，蘇式的，七米寬、二十米長，像個小車廂，兩邊列開大通鋪。由於地上極潮濕，鋪面搭得比葦場時稍微高起一些了，用的是剛剛砍下的細木桿，褥子鋪上去不免硌得慌。便都出來進去的抱草墊鋪。

鋪剛剛墊好了，外面大師傅喊，吃飯嘍。食堂是臨時搭就的小木屋，要把飯打回帳子裡邊吃。溝裡人家的狗老熟人一般進來蹭躡，搖著尾巴討剩飯，還把身體趴著鑽到通鋪底下，搜索我們的存貨，使得軟忽忽的大通鋪一會兒鼓凸起來一個大包兒，像在海上坐船似的。

相隔了一段清靜的時間，現在重又匯入集體的大環境，覺得哪兒哪兒都是非常擠的，哪兒哪兒都受到限制。一種群居的混亂與嘈雜，緊緊包圍我。可是很明白，絕不能再把這包圍當壞事。我已經感覺到，就從此刻開始，一些人灼灼的眼睛，正於近處悄悄地頻繁地給我打分。

我一直在忙著。打水，掃地，擦煤油燈，拴繩子，將每一扇帳篷窗捲好。

暗暗地想，我知道該怎樣抵擋這些眼睛；磨菇溝，將是我通過的最後一站，我要盡最大努力，給自己掙到滿分。

我們的任務是給林業局蓋大禮堂。從圖紙上看，這禮堂規模很小，好像要跟北京十大建築媲美似的。地方建築師給我們詳細講了一番之後，本地的架子工便開始搭架子起跳板，我們齊著基礎線打地基，一時鐮鋤齊舞，車輪飛轉。因為是男女混合排，幹活兒氣氛好不高漲。

最愜意的時候是在傍晚。收工了，誰都想要好好地洗一洗，守著現成的江，當然就在江邊洗。江水給陽光曬了一天了，洗起來，煞是舒服。一時江邊到處是洗洗涮涮的聲響，女的把工作服扣子解開，一把一把掏著擦，臉盤都紅嘟嘟的，鮮如一朵朵淋水的大花；男的全都光膀子，一面洗一面互相打水玩兒，黃亮的脊背映給水中顛晃的光影。

我老是揀一塊大石頭坐在江邊，將褲管捲起，鞋襪褪掉，裸出一雙沒顏色的腳浸到江

裡。小腿以下整個沒入江水，微涼之中不乏暖意，腳掌踩到的江泥出奇的細膩。把手洗淨了，一捧一捧向臉上撩水，見到一苗一苗的小青魚輕輕地游過來，它們一點兒不怕人，掀起小小的尖嘴來啄我的腳趾，大概以為那是一種新植物了。

日落之際，深紅色淺紅色的雲靄，把西面天空染成薔薇色，碧汪汪的灌木後面，散踱著安閒吃草的牛羊，微隆的山巒盡在眼前，烏青的江水在腳下奔瀉，兩三隻船在不遠處緩緩行駛——它們上方，白色的江鷗橫空掠過，柔美的小翅展成三角形，口內啾啾叫著，十分的可愛，那種毫無疆界感的樣子，像是一個超世的精靈。

我一生從來沒有如此近切地領略過大自然如此酣暢、古老的景致，一種彷彿來自於中世紀的寧謐的美，給我的精神以極大的靜定感。

在人群中，總是累的，因為在人群之中被忽略的時候太少。每一天，每一分鐘，難得尋到安寧。而抓得空閒獨自坐在江邊清靜一會兒，實在是難得的享受。純然的靜寂裡，彷彿整個人都浸泡在宇宙中，無數的生命在接近我，向我發播神秘的聲音、幽幽的香氣——又摸到時光了，飛奔的時光。

我發覺，時光的個人意味，現在充分地顯現出來，而我好像不是一個已經頑韌地幹過十幾個小時活兒的人，又在還原著那個柔弱善感的我。

相比之下，最讓我喜歡的是看船。我喜歡久久地看船，那船，無論什麼樣子的，總讓我想到遠行，無比自由的乘風而去的遠行，不管彼岸在何方，遠行，總是令我神往、心動。當四下裡畢靜，光線烏暗而曖昧，聽得一聲汽笛在闊大的空中鳴響，這就像是人間第一聲喧囂，比早晨第一線的陽光更要警醒人。

——我嚮往、心愛那船，是因為我太愛幻想了嗎？是吧。我覺得，有時，好一點兒的心境，是從幻想中得到的；在一種熱切的幻想中，伸展精神，投注情感，這實在是一種很有益的習慣；而堅決地相信著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情，把它作為生命的支撐，掙扎奮鬥，使之逐漸地表現出可信與確實來，這實在要歸功於幻想。

我想，現在我深深地懂得，世上一種力量的強大，它叫做幻想！

每天，秦銘帶著男農工都幹砌牆的活兒，我則帶著女的全部打小工。要不停地上磚、搭跳板、拉沙子，攪灰和挑灰。我既打算時時幹在別人前頭，就得不吝惜肩膀，挑著兩桶灰泥上跳板，這活兒必須多多地幹。灰桶不可想像的死沉，走在跳板上，一心想要掩飾自己的笨拙，盡量提著勁兒，盡量顯得輕盈，幾挑兒頂下來，人像一隻氣喘吁吁跑了長路的狗。

發覺有一雙眼睛，老是在來回地盯著我。假如我同他對視了，他不僅不躲閃，還不容察覺地一笑。肯定我動作中過分的緊張，全身心對付重壓的掙命勁兒，都被那傢伙看在眼裡。我感到難為情，又有些不快，心裡說，你看什麼看呀，你看得我更費勁了！

有一回，正在折桶時，聽見秦銘小聲問我，你有點兒夠噲是吧？

我很尷尬，裝作沒聽見，鉤住兩隻空桶扭頭就下跳板。又被他追一句，不是有繩子嗎，咱倆試試，你在下頭拴上繩子，我往上拽。這時身邊沒別人，只他站在我跟前，面孔非常明確地衝著我，他的眼睛裡，隱藏不住一種笑意，是我在男生中所見到的最和善的眼睛。

試著拿繩子拽了兩桶，覺得拽倒是能拽，但是明顯是要耽誤大工的活兒。

我解了繩子，跟他說，想偷懶哪行，最好的法子還是挑。

說完我下去了。到上磚時，他又不由分說通通地走下來，說，我來扔吧，你上去接著——我聽從他了，配合不錯。他扔磚又輕又準，聲音颼颼的好聽。然而，更加倍地感到他處處注意我，那目光像是蛛絲一般閃著亮，細密地交織著，掛滿我全身。

我努力將它們擺脫掉。

一再地想，該死的目光，它們算何物啊？它們輕薄薄的，就像空氣，像風，無所謂來去，也無所謂感覺，我在意它們乾什麼呢？

可越這樣想，越覺得它們黏得牢了。

由於我們的磚常常供得過量，又由於架子工的技术有些拙劣，幾乎每天都會出現局部塌架的事故。

這一天，我恰好正站在塌架的一角，當時覺得腳上一斜，再一空，咔嚓一下身體馬上要

倒下去了，猛地猝不及防，一條胳膊被有力地揪住，腳底有了著落——是秦銘救了我。

在地方工長叫人重新拴好塌壞的架子時，他又跑下來，幫我篩沙子，一面篩一面偏著頭細看我，他問，你沒事吧，剛才可真懸啊？

此時我驚魂未定，還在紅著臉，卻仍然只關心一件事，就是不叫任何人看出來心裡惶惶的畏縮。我掩飾自己，朝他感激地點頭，嘴裡說不出話來。

他拄了锹看我——無可逃避的眼睛，一如既往地帶著笑，還帶著一種分析性，似乎是非要把我看穿不可。一會兒他褪下手套，從褲兜裡摸出一塊手絹遞給我，說，瞧你一臉的汗，都帶著磚沫進到眼裡了……

雪白的手絹，像是魔術師變出來的，男用的那種大型號，疊成方片，接到手裡又柔又軟，哪裡捨得？遲疑一下，還是把它輕輕按到眼睛上。

我努力作出一種平靜的又多少有些遲鈍的樣子，可是知道，這個來不及多想的細節已經進到了心裡。

他問我，你怎麼把袖子挽得這麼高哇？怎麼不像有些女的，把自己捂得嚴嚴實實的？你好像特別不禁曬，還特別不禁咬，是不是？

他認真地看我胳膊上許多的小粉疙瘩，隨口哼起來本地一支小調：

六月啦裡真苦惱，

蒼蠅叮來個蚊子咬啾啾，

——咬哩咬哩金疙瘩！

我不禁笑起來。他也笑，又說，瞧瞧你，這麼多汗，是嚇的吧？我看你這人，其實膽量是小小的，哪裡像個排長啊？看你帶的一夥子女生，誰都比你個子大，倒都得聽你的。

這番話就叫我不大高興了。可是，他說話時的口氣，微微含笑的眼睛，卻起了一種另外的作用。我說，我是不像排長，還得跟你學習。

他馬上像模像樣地教導起我來，說，我覺得你光注意以身作則而不注意發揮每個人的主動性，這不行，你得想法叫她們都幹起來，給她們分配好了，兩個小工供一個大工，活兒全套都做，可不要包辦啊。

我搖頭：有些人不是很自覺，總說不是太貧了嗎？

當排長的還怕貧麼？怕貧就是面皮薄，不好，你得學面皮厚，面皮厚不要緊，只要骨頭夠硬就好啦……

上海男生，好多人說普通話總是要有齒音字，總是去不掉一些軟兮兮的詞兒，比如面皮，比如好啦。秦銘不僅是有典型的上海味兒，而且他說話時每句尾音都好像過於的溫潤，

像傍晚波光粼粼的江水，聽著很舒服。把手絹還給他時，一種勇氣升起來，大膽地打量他。

他的臉不像他的聲音那麼「溫良恭儉讓」，每一處線條都是分明的，稜角有些硬，皮膚已曬成發亮的琥珀色，較強的陽光下面，看得清一道傷疤很滄桑地勒著，從寬實的額面一直動向一側眼角，當眼睛眨動時那傷疤就一抽一抽的，不過這並未破壞整張臉的英氣與端正。

一刻間他也瞧著我，眼光富有內容，似乎一種少見的心疼的感覺在他的眼裡流動著。

我心裡微跳，眼睛挪開，聽他溫和地說，手絹對我沒用，你用吧，你用好啦。

我有點兒慌，急忙說，不行不行，還你。

可是眼見他飛快地戴上泥巴手套，我沒法子還給他了。雪白的男用大手絹此後總在我褲兜裡攔著，再也沒用過它。似乎，它本身的作用，就在於托著一份輕輕的重量，輕輕地蹭著腿。

一種陌生的美，含著微微的刺激，悄悄撥動我心。我天性之中對於溫良的敏感，如此又被牽動起來。

不知為何，那天之後，注意到秦銘開始戴一頂草帽。草帽很破，像是撿的，歪著扣到頭上，眼睛也就藏進了陰影裡。

我開始看不清他。看不清造成的結果，是投給我更加繁密更多意味的注視，令我心裡更加地受到擾亂。思味這擾亂的根本原因，我承認他身上有一種新鮮的男性魅力，使我很難不

被吸引。

我回避吸引不去看他。卻有更多的時候要想。

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滋味將我牽住，覺得那狡猾地隱在草帽底下的持續的注視，持續的微笑，越來越顯出力量來，是那樣地迫近，逼人。

我告誡自己，你要理智，要理智，要保持一貫的清醒頭腦。

很顯然，這蘑菇溝，絕對不是可以開始一樁愛情的地方！

但是難以自持地，和秦銘在一起的時候反倒增多起來。

每天收工之後，我和他不約而同地延長了檢查砌牆質量的時間。我們隔著剛剛砌起來的磚牆，互相臉對著臉，一句句地說話。逢到吃飯時，聽見他在帳外煞有介事地敲著飯盆喊，開飯囉，我會及時地跑出去，迎著他機靈的眼睛，一起端著飯盆，到江邊的林子裡去吃。鬱鬱蔥蔥的林子裡，有些矮樹樁，倆人一同坐下來，飯盆擱在膝蓋上，就著江風，邊吃邊聊，好不愜意。當他們男生進到我們的帳子裡來開會，他會像獵犬似的聞出哪兒是我的鋪位，趁人不注意，偷偷往我的褥墊底下掖塞幾塊上海糖。他說過，他總是拿這糖跟林業局人換煙抽，所以轉天，我會一塊不少地再還他。這時，他像孩子似的撅起嘴，一定要看著我吃掉一塊，再吃一塊。那糖，水晶球似的在我口中咯棱棱轉，甜到心裡。

秦銘的性格基本屬於快樂型，一份快樂大約在他很小時候就形成了。他喜歡講小時候逃

學的故事，說他經常爲了玩兒而逃學，回回深夜回家，在家門口脫下鞋子，拎著上樓梯，生怕地板出聲音。鬧資反路線時，他雖然是工人出身，卻沒積極地加入紅衛兵，等到學校裡頭幾派拉開戰場打架時，他又跟幾個小夥伴熱衷於玩熱帶魚看毒草電影，過了好長一段無憂無慮的日子。

我問他，你想家嗎？他擺擺腦袋，說，告訴你老實話，我是很少想，我是繼母，這位繼母恨不得我能不想家。探親假那幾天，老覺得上海處處都是擠擠插插，小裡小氣的——已經老不習慣家裡的生活了。

——那你，「老」習慣北大荒了嗎？他居然不假思索地點頭，眼睛裡邊，忽然帶出一份徵詢的意味，又仔細地來看我。

我還保留著獨自坐於江邊的習慣。現在爲了求得高質量的靜，我會遠遠離開人影貫出的駐地，走到兩里以外的地方，這裡挨近的草叢更高更厚，選定一個暗處，深深裏匿住自己，久久地默對空闊的大江。江風涼爽，白日的熱灼完全減退，精神逐漸復原。

然而，我暗自驚異心情的改變。感覺心裡總是很濕很滿的，安靜難以純粹。

很惱火自己，怎麼總是想到他呢？想他瘦高的身架，長而直的腿。長期的幹重活兒，使他兩隻肩膀壓得走形，看著有些高低不平。他通常總喜歡穿一件深藍的跨欄背心，一旦將它剝去，裸著的脊背上亮出來太陽烙下的「從」字，兩道皮肉白兮兮的，看著像另一個人的。

想起在冬天打石頭時，曾經有一次看見他受傷。

那天一夥兒男生（又以傅衛東爲首）圍著一塊特大的石頭叫陣。秦銘一邊快步過去，一邊不斷地揮胳膊喊張三王五，他說，嘿，咱們一塊兒，咱們一塊兒，有什麼了不起的！跟著就見四個人圍好了，一起哈腰拽繩，肩頭橫了粗粗的抬槓。可是起槓的瞬間出事了。隨著一聲口哨，都看見傅衛東在邊上站得高高的朝抬槓的三個人一使眼色——三個人便都貓住腰不起，惟獨秦銘起——秦銘倒楣了，剛一鼓勁兒立刻哧溜一下仰著臉歪倒下去。石頭紋絲未動，他卻一聲聲叫著，痛苦萬狀的，身體怎麼也掙不起來了。傅衛東見狀，滿臉怪笑地抬手指著他說，嗨，秦大排長，你著什麼急吶，你怎麼敢先起槓呢？瞧瞧，來個老頭鑽被窩吧！我們看傅衛東這人太壞，弄不好秦銘就得殘廢了。

幸虧幾個本地老鄉跑來，看了看，發現秦銘一隻腳由於使勁兒過折，踝骨整個擰廢了，快成外八字了。他們問，秦銘你治是不治？不治可麻煩啦。秦銘哼唧著說治，治，幫幫忙，快點給我治吧。他們便拿好架勢，一個上去抱腰，一個上去拽腳——嘎巴一聲，那腳響了一下，他嗷地慘叫起來。就這樣，硬是給他的腳正了位，一癱好幾天……

他算得上是個「骨頭夠硬」的一個人。

想著這個秦銘，想著他之於我的好印象，禁不住要時時地向周圍尋望，傾聽，奇怪地覺得，他會在近處出現。這感覺使我不安，難道，是心裡在盼望嗎？

我發現，不管我如何地自我告誡，不管我是否樂意，我已經被他拿走了許多——這是很可怕的，而最大的可怕在於，當我意識到這是個陷阱時，卻對它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一步一步地朝它走過去……

有一天，這感覺奇蹟一般成爲事實——秦銘真的在我身邊出現。

那時，正有月光皎潔地照著，他的身影長長地鋪在江水和草叢之間。他穿一件白襯衣，沒戴草帽，月光刻得他的臉上所有線條生動之極，領口那裡，一小片胸膛在發亮。

他直截地凝視我，向我走近——隨著腳步越來越近，我感到顫慄。

沒有退路，只是無可救藥地看著他。

幾秒鐘後，我初嘗了被他衝動地擁緊、亂吻，這像一陣大旋風，足以轟毀一切。

……我哭了。

舒迪來到磨菇溝，當晚召集開會，表揚營建排這一段幹得好——孫小嬰以身作則，工作細緻……秦銘砌牆砌得好，林業局人都稱讚，他快趕上八級瓦工的水平了——估計，一切進展順利的話，到上凍之前，我們將勝利完成任務，搬師回連……

舒迪給營建排揀來一袋子麵粉幾筐土豆一小桶豆油，叫伙房給炸一回油條。吃得大家興致勃勃的。開著會，有人還在嘴上甩皮帶似的大咬著油條。然後一大早，她又跟當地人借了魚網、滾滾，帶人上江邊去，跟漁民學習下魚掛子打魚。到中午時，食堂大竈裡真的瀰漫出來香噴噴的熬魚味兒。一種叫「奧花」的魚，吃起來肥美細嫩。

大夥兒肚裡的饞蟲剛被奧花魚鉤起來，這天就趕上了江上漲大水。不知怎麼搞的，江對岸老毛子的一個儲木場和一個豬圈叫大水給泡了。一時高高的江面上，有幾頭淹得半死的豬和一根根圓木漂移過來。林業工人瞧見了，紛紛喊叫著，有人抄傢伙打撈。舒迪見狀不可等閒，搶先撲通跳下水去，揮著胳膊猛勁兒往前游，死死拽住了一頭最大個的白豬。可是夠懸

的，眼看著舒迪一個勁兒地嗆水，上不來了。兩個伙房師傅趕緊扒了衣裳撲通跳下去。我們在江邊看見了，一起使勁兒喊，加油哇加油哇；我們熱烈歡呼：毛主席萬歲——有肉吃啦！舒迪拽我到江邊去談心，一開始她神情開朗。我得知，她的預備黨員批下來了；水利連裡，最近這些日子裡又成立了戰士委員會，安了籃球架……

聽著舒迪一勁兒說著，我在想，從她帶來的報紙和鄧小結的信上，一點兒也沒見到有關今年選拔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的消息，這是為何呢？

憋著不問她，只把眼睛注視著江面。由於沉暮時分光線朦朧著，江面一派迷茫，大約我的臉色也是迷茫的。

舒迪在端詳我，那份開朗不見了，忽然以乾巴巴的口吻問我，你在想什麼？你好像變化又很大，要說現在你更像土豆了，你不會再生氣吧？我勉強笑笑，不做回答。

她又說，蓋房子這活兒曬人，瞧你曬得皮都暴了，可以撕了。說著她把手伸過來，在我的胳膊上撕下一小塊兒曬暴的皮膜，按手心裡看著——你說這該叫蠶蛻呢，還是叫蛇蛻？

我想讓我們之間的話題有點兒內容，便問她，《馬克思傳》裡說，燕妮從小嬌生慣養，馬克思竟然願意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記憶中，是個迷人的公主。這些你怎麼看？

她衝我搖頭，說，我倒更記得後面的燕妮，她像一個飽經風霜的勞動婦女那樣，不屈不撓地對付生活上的種種困難。

我又問，那什麼叫「真正的女性的氣息」？

——這是《馬克思傳》裡的話嗎？我不記得有這話，你看得夠細緻的，你熟記的地方也夠新鮮的。

——我還熟記了你本子上抄的《野草》，這也新鮮嗎？魯迅寫得很深刻：「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經朽腐。我對於這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還非空虛……」

我忽然昂奮，一口氣往下面背，完全不容打斷——

……我希望這野草的死亡與朽腐，火速到來。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這實在比死亡與朽腐更其不幸。去吧，野草，連著我的題辭！

我的聲音在發抖，情緒顯得混亂，我知道這混亂現在暴露得不是時候，可是實在控制不住了。舒迪嚴肅地看著我，那雙帶著洞察力的眼睛令我慌得慌。

沉悶好一會兒，她又說我，你是變得厲害，不光書背得好，其他好多地方也都能耐大見長了，昨天，上來先看見你第一眼，在那跳板上，你挑著兩桶灰，走得穩當，實在是能耐大多了，像個標準的農工。

都挑了快一個月了，還不穩當？可是也別太過獎了，也許這輩子我也夠不上一個標準的農工。

怎麼這麼謙虛？知道嗎，團裡來了長春電影製片廠的人，來挑像楊子榮、柯湘（革命樣板戲裡的人物）那樣的工農兵A B角。一窩蜂跑去不少毛遂自薦者，可惜一個也沒要，不是身架子太瘦，就是臉皮兒太白。我心想，其實他們長影人真要有慧眼，你孫小嬰現在應該算是最合適了……你怎麼不說話？是有心事吧？我發現，營建排近來男女交往又方興未艾了，你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你看我怎麼樣！

我看你有點兒刺兒，好像，心裡很躁，好像連呼吸的節奏都躁得厲害。是浮躁？急躁？怎麼啦？發生什麼事兒啦？別瞞著我。

她的眼睛現刻又深又亮，逼得極近，顯然是急於等我回答，卻又分明已經對我身上最細一根神經的變化瞭如指掌。

我感到窘迫，有一種做了賊的感覺。說實話，昨天我們一照面我就感覺出她已經什麼都知道了，但她佯裝不知，是希望我自覺來說。而現在，我真想跟她傾心談一談，從沒有任何時候像現在這麼強烈地想要談。可是，一種本能的隱匿之心告訴我，千萬要保持沉默。

我聽見她長長地嘆口氣，好像是打算勸慰我，說，你最好沉著點兒，種瓜得瓜，現在可是一刻千金，眼看著，就快要摘桃子了。

也許是太盼望了，聽著她這話，我忽然眼圈兒紅起來，淚水瑩瑩地望著浩淼的江水。迷

濛的視線裡，一株野百合帶著完整的根莖流過來，鮮艷的小花盤在水面浮仰著。

舒迪欠身把它撈起來，拿手掙著水。

——人和人走的路都不一樣，很快你就會發現，你是所有人當中最幸運的一個。聽她這樣說，我默不吱聲，心裡想，這話說得太早了點兒。

舒迪又慢慢說，最近，獨立一團一個哈爾濱知青出了大事兒……

他是天天聽莫斯科電臺聽壞的——他給那邊寫了一封信，說自己最大的心願是想上學，問是否能給他以幫助。他把這信裏到蠟紙裡，疊成一個小紙船，夜深人靜時候，悄悄放到黑龍江裡，看江水能不能把它送到對岸去。居然就能了。沒過幾天，一個潛伏本地的特務偷偷找到他，說你願意過去嗎？你的信那邊收到了，那邊說可以讓你上學，你要真上就別猶疑。他沒猶疑，假裝成偷跑回家的樣子，跟著特務走了。通過很隱蔽的地下交通站，他被特務送到了江對岸，在蘇修的特種學校嚴格受訓三個月，全是學特務本領，期間他還作報告，宣講中國的山下鄉如何成問題，自己如何如何壓抑等等。這一天，對方下命令要他回到原來的地方搞秘密工作，蘇修給他一小捆新人民幣，還有仿造的哈爾濱糖果，一卷子近期的《黑龍江報》。他回連了，精神大變，主動跟指導員檢討自己開小差的錯誤，大講哈爾濱形勢好，還給大家發糖果，幹活兒態度開始積極。於是他成了一個好戰士，不斷受到表揚。不久，他們師裡不斷發現有假鈔流通，師裡團裡層層開緊急會，讓迅速破案。他們指導員忽然就想到

這個哈爾濱知青不大對勁兒，到宿舍去找他，說想借點兒錢。他竟然非常的大方，馬上借指導員一百元新票——指導員事不宜遲，連夜上交團裡，果然，那是假鈔！

他被槍斃了？

當然，這就叫上賊船，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現在什麼賊船沒有？

我沉默，把臉抬起來看天空。

眨眼間已是漫漫黑夜了，月亮彷彿金貝殼似的照耀著夜空和江水，照耀著我們。

眼睛掠過舒迪的頭頂，看前方岸邊一隻停泊著的大船，大船上微明的燈火一閃一閃的，顯得很遙遠又很切近。那個晚上，秦銘提議，上那隻拋錨的大船上去下棋，我同意了。

船上感覺很妙，像到了一處漂漂搖搖的新地方。船上一個大副和秦銘很合得來，在我們一起下棋時，他湊過來幫著出主意，口裡不時地哄叫著，嘿，你們倆真對上眼啦，腦袋瓜比賽著好使啊……

身上感覺涼颼颼的，我跟舒迪說，江風起來了，咱們回帳篷去吧。

她不言語，脖子硬硬地扭著，使勁盯住我們身後那道黑屏障似的林子。忽然她口氣生冷地說，回去，別叫那位鬼鬼祟祟的，藏著受罪！

這天一下工，人們就傳消息說，溝裡晚上要演電影，《我們的友誼遍天下》，要麼叫《小小銀球連四海》，還不去看哇！

幾月前的廣播裡，報導了中國乒乓球隊在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獲得了四項冠軍，這個大新聞被拍成紀錄片，現在溝裡駐紮的邊防部隊搞愛民活動，特意給放映一回，機不可失。收工時，我和秦銘一塊兒收拾灰槽灰桶，他跟我說，就在邊防軍營地的小籃球場子裡放電影，咱倆一起坐啊？說定了，咱倆一起；坐銀幕背面去，那裡人少。

果然，銀幕正面人頭攢動，好似廟堂集會一般，繞出去，坐到銀幕背面，的確是挺好看的。可是，如此公開地和秦銘坐一起，令我不安，沒一會兒，就想快和他分開。《新聞簡報》剛一演完，日本名古屋輝煌的景致就出來了，人們大為驚詫，嘖嘖讚嘆，秦銘也叫，嘿，老漂亮呦！趁他不注意，我悄悄溜掉，到籃球架子的腳上獨坐。

一會兒，看見秦銘貓著腰在幢幢人影中四下找，眼睛好似探照燈一樣搜索不停。我逃也似的再跑開。

一氣兒逃離放映場，我想到上溝裡的小醫院去看一看扈秋。三天前，扈秋在一回塌架時把胳膊摔折了，正在溝裡小醫院做接骨。

結果在扈秋的病房裡，話說得多了，時間耗得飛快。返回時，看電影已演完，籃球場上一個人影也沒有。

只好獨自尋了來路，匆匆往回趕。

約莫六七里長的小路，亮著時走算不上什麼，可現在天黑黑的，就覺得很難了。塔頭一時顯得那麼多，還有坑坑窪窪的小溝掩在茅草之中發亮光，不免深一脚淺一脚地，前後左右又見到點點的螢蟲兒紅紅閃閃地飛著，像是一夥子壞人在那裡聚著抽煙。不由得怕得很，腳下又忙又亂，心中後悔，真不該看著看著電影半截跑開。

忽然聽得身後一陣腳步聲，回頭看，避之不及被來人兜頭抱住了。

——嗷，可逮著你啦！秦銘興奮地嚷：看你還往哪裡跑？嗷，現在可沒人了啦……

拗不過他，胳膊被緊緊地箍著。

我倆越走越慢，越走越慢了。是北國夏夜幽深的靜寂令我們如此，是草野間凝集的香氣令我們如此。

當共同走進蘑菇溝最大的松林中時，一種深深的倦怠，終於使我們止步不前了。

江水在樹隙後面夢幻似的隱現，斑駁之間，本質的清澈中呈出一種灰紅的顏色。腳步一旦停下，四面便靜得不行，甚至連夜露滴落到葉片上的細響都能夠聽到。我們默然面對，互相看著身上單下的疏闊的樹影，覺得腳下厚厚的積葉、草棵、苔蘚，全都那麼柔軟，那麼富於彈性……雙腳懸空了，頭抵住他的下巴，被他輕易扳倒。

一種想要全部放棄的無限虛空和昏茫，將我制住，看什麼都是暈轉傾斜的了。

他吻疼了我，好像是要給我的臉上印痕似的。

一直以為，我所領悟的愛情，絕對的與身體沒有關連，只是純粹的出於精神上的需要。可是，我解釋不了，為何一到真正接近時，所有的感官立刻就會敏銳起來，發生無可替代的快樂？

快樂之中，我軟弱地想，哦，所謂愛情，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具體的頭和背——秦銘和我，我們是否擁有明天，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一刻，不可抗拒的美麗——人生，什麼樣的力量能夠抵擋這美麗呢？

這一刻，我看不清他是否紅臉，他是否看得清我的迷亂？

突然間，颯地一聲傳來犀利的哨響，像一枝發光的冷箭穿過昏朦的林子。

立刻都驚住，噲噲站起來，側耳細聽。

一陣嚻嚻啦啦的腳步聲從身後重響過去。響得轟然可怕，彷彿就踏在心上。

一夜沒有睡覺，早上睜開眼，感到心律不齊，手腳在發抖。到江邊去洗臉，隔著綿厚的大霧，聽見舒迪在近旁胡嚕胡嚕漱口。我們相距至多五六米，誰也沒理誰。洗漱完畢，見她把頭轉過來，遙遙地盯視我。對著那張陰鬱的臉，我不做辯解，把身體漠然掉過去。

近日江霧非常厲害，從夜間開始，直到上午十點前後才逐漸退散，帳篷裡邊因此潮濕得很，幹活兒到休息時，大家都抽空跑回來，將濕忽忽的被褥搭到外面繩子上曬太陽。於是這

天工地上發生的事情開始我沒看到。剛剛曬完被褥，隨著人往工地上走，忽然被一串暴怒的喊叫嚇了一跳：不合格，就是不合格！你以為耍滑頭我看不出來嗎？

——是舒迪在喊，已經不是喊，簡直是咆哮。快步趕過去，一幕情景令我不忍目睹。舒迪怒髮沖冠，鐵青著臉，手裡灰鏟子直指秦銘剛砌起來的那面牆，責令他馬上返工重砌。

我不敢相信。怎麼啦？那面牆，明明是砌得很好的呀。

秦銘皺著臉，拿手裡的瓦刀一下一下割牆面上粘著的碎泥，抵觸著，說，瞧瞧這些灰泥，已經都石化了，你看不出來嗎？

——我什麼看不出來？！

哐、哐、哐，舒迪拔起腳來，一通銳不可擋的猛踹，那面牆整體搖撼兩下，轟地倒塌了，險些砸到秦銘身上。

秦銘一個飛跳，閃開，再站住，將一雙眼睛驚異地看舒迪。

他沒有尋到答案，彎下腰來，憋屈著一塊一塊拾撿地上的亂磚頭。

舒迪轉身，發現幾個觀看者中有我，睜圓眼睛，高聲叫道，孫小嬰，你發什麼愣，快給這裡重新供灰兒！

一刻間，心裡因為氣惱，手腳都在發抖，想跑開，跑得遠遠的，卻硬著頭皮聽從她，肩起沉重的灰泥桶，快速將秦銘的灰槽兌滿了。腦海裡，彷彿也成混沌一片。

中午打飯時，見舒迪在食堂前面牽馬拴車，知道她就要下山去。

摺下飯盒，走到樹叢那邊，把自己藏到一片片的被褥中，在死靜的空間裡，聞著太陽的氣息，緊緊閉上眼睛。難過地回想剛才秦銘的樣子，那麼無辜、難堪，那麼倒楣，是因為我。

我想不通，舒迪和我，我們之間，長期以來，相互懷有著的，究竟是什麼？一個人，想要永遠地左右另一個人，向她走近，向她施恩，同時又永遠監管著她，這是否太霸道，太可怕了？那一刻，那一張臉，冷得冒寒氣，那雙眼睛則高燒著熊熊怒火。是怎樣一種不共戴天的仇恨令她如此？

悶悶地想著，突然身邊的被子被掀動，一陣猛烈呼搨，她站到我面前。她盯著我，乾乾地問：你怎麼啦？

我把臉一轉，朝著白色的被裡，硬聲回答：沒怎麼。

——你說沒怎麼，就是怎麼了，你就不怕別人說你？你太蠢了，他，算什麼？他不過是草帽下邊的一張臉。

你管得太寬了……你走吧，走開。我使勁推她，推不動。

你想想吧，你為什麼來這裡？還叫我提醒你？

我來是為我自己，你想要控制我，不可能……

你這人，不懂得控制，還得教育。

你是在嫉妒他。

呵，怎麼不說我嫉妒你？嫉妒你這位天之驕子，只想著把什麼都不放過……可是，我告訴你，你就別想啦！

——就別想什麼？你說個明白！我追問。

她卻不再說，用力揉開我，啪地將一塊棉被角打到我臉上，身體跟著一鑽，人不見了。

扈秋回來了，她從溝裡醫院轉到團部醫院，總算好利索了。她逮個機會告訴我，現在團裡正在接待招生團，各連隊指導員都到齊了，準備開招生會議——眼看著，招生指標就要下來了！

我的腦子轟地一熱，每根神經都緊張起來。她看我神情有變，好心叮嚀說，這幾天儘一定要小心，要小心！

下雨天不出工，一帳子人全都在鋪位上等著。地上一片稀泥，踩上去啪噠啪噠響，雨柱達達地敲著帆布蓬頂，幾處犄角上已經泛出大面積的濕跡。沒有人在乎雨會下多久，更沒人抬眼看一看那些濕跡。她們縫手套、寫信、嚼著炒豆說悄悄話。昏暗之中，神情面貌看不清楚，只覺得她們都好像忘卻了晴天時的辛苦，話語是濕潤的、鬆快的。

我躺在昏暗中，心中冷靜，望著低矮的蓬頂，看一團團的影子重重貼著，游移著。感覺上方像有一層黑色的水霧覆蓋下來。然而，一個燦如星辰的東西，正在暗中閃著抖顫的光

——我看得見它，它離我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想到我一直在苦苦地尋求它，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流了多少眼淚。時時感覺到，它神秘地存在於身體內部，作為一種驅趕我、鞭打我的力量，現實中的一切都是由它帶動著，不論多麼苦，多麼難，只要和它背後的意念聯繫起來，便覺得什麼都不在話下。是的，什麼都不在話下，只因為它是唯一的、唯一的目標。「可是，我告訴你，你就別想啦」——這當然是警告，多尖刻的警告！

但是，她是對的，誰又能做「天之驕子」呢？對我來說，那像詩一般美麗浪漫的東西，也許只該是一片遙遠的彩雲。我昏了頭，居然忘了，在那風流雲散的快樂後面，有著怎樣不可逾越的障礙；我真蠢，我根本沒有權利，卻和自己開了一個近於危險的玩笑。

心裡焦慮不安，感覺舒適就要回來了，萬分地盼望她。剛剛吵過的一場架，現在全數化為烏有。

白天，站在高高的架子上，配合大工（不再是秦銘了）砌頂子上的女兒牆，眼睛不由自主地朝前方出溝的小路上巴望。傍晚，獨自在小路附近徘徊，希望第一個迎到她。

相信無論怎樣，舒適都會及時告訴我最重要的消息，一如既往地為我籌劃。

山坡上，青草是過於濃綠了，叫人疑為毒草。許多說不上名字的野花，在晚風中輕盈地搖晃，蟲鳴如脈搏似的打著節拍，好像是嫌這草野世界太死靜了。

好像今天才注意到草野世界的死靜。我發現，花草們的生命，雖然也旺盛、繁密，長勢上，竟至要顯得迅猛得多，卻永遠是在默默等待——這是一無指望、沒有目的、一味的等待本身。像這樣的等待，何等漫長，何等虛妄呵！一種虛妄的美，絕對的被動，絕對的無知無覺，因而，不是大無謂，太可悲了嗎？

而人生，怎能如一寸草莖，一朵小花，一粒隨風而逝、無可選擇的種籽，或一株孤弱無言的樹苗呢？

目之所及，時常會見到不相識的路人。一個本地大娘，挎只草籃，一蹲一起地拾揀牛糞，一個男孩跟在她後面雙手捧著一塊發黃的東西吃。看清那東西是南瓜，他們喜歡吃那種蒸熟的南瓜，據說像蛋黃一樣好吃；不遠處一個女孩子在打草，小而薄的肩膀將巨大的草捆馱起來，一步一步往叢林深處走。

眼睛越過她的頭和背，去望西面一片銀亮的大水，彷彿能夠望見屬於我自己的彼岸……

這天快要全黑的時候，終於見到，前方的草路上出現了舒迪的身影。

她沒趕馬車來，背著挎包徒步疾走，面孔緊緊地皺著，不時地拿袖筒擦抹臉上的汗。

突然間我感到萬分緊張，迅速將身體遮隱起來，等候她從我的身邊匆匆趕過去。

一直到召集開會時，始終沒機會跟舒迪說上一句話，原因不僅在我——很明顯，她也在回避我。面向全排傳達上面的招生精神時，她人顯得極為平靜，好像預先做過練習似的。

她說，我們要選送最優秀者，兩名，拿到水利連去平衡，要自下而上認真選三次，都先在各班報名表態，從報名人中，圈出候選人做參評對象。

選舉委員會除舒迪之外還有兩位，是林業局的工人代表。

舒迪布置人們在帳篷裡頭分開班，進行表態報名的第一項。女生班由我組織。上來先有三個知青報名，說的都差不多。說咱們的動機不用問，就是為的武裝頭腦，建設祖國。我給她們做記錄，手指一個勁兒地亂打抖。

輪到我了，聲音有些放不開。我說，我來兵團時，初一剛剛學了幾個月，我覺得自己沒有文化，非常想上學，但是，名額有限，我雖然報名參加評選，還是做好了兩手準備……轉過天來，每人手裡一張小白紙，根據舒迪念的候選人名單寫上自己同意的人。

到唱票時，我的心已經跳得不行了，努力把臉壓得低低地，把身體站到唱票人後面去。唱票結束，我的票數占了第一位。

——我紅著臉，勉強跟大家說一句，謝謝大家選我，現在散會。

男生班和女生班所選的人頭不很集中。到最後一輪，評委會叫幾個被選人暫時回避，都去帳篷外面等候。帳篷裡面，男女混在一起，再決定性地選一次。

我和另外三個人——加我兩個知青，兩個本地青年，一塊兒在帳外蔦蔦地等候。感覺他們也都像我一樣按捺不住內心的緊張。

聽得見帳篷裡面開鍋似的亂闐闐。舒迪的大聲音忽然突出得很。她先在前面重新講一個「三要原則」：要不投人情票，要公正對待，要考慮候選人的一貫表現！

然後裡面稍稍靜下來。

帳外的空氣似乎凝結不動，時間每分每秒極其難熬。

終於聽見舒迪宣布，散會。第一個從帳門鑽出來的人竟是秦銘。

我們的眼睛陡然相撞。他對我咧嘴一笑。

從未見他這樣笑過，隱隱帶出幾絲苦味兒，隨即便掉頭，默默離開了。

秦銘沒有報名，這是爲什麼，我猜不透，也沒問他。

從上學的事剛一鋪開，尤其在我報名之後，我們之間，立刻就變得疏遠了。

晚上，舒迪板著一張生分的臉，把結果告訴我：經過反覆評選，營建排定下來兩個人，一個我，一個本地的馬安順。舒迪說，注意，這不是最後結果，不能夠板上釘釘，要等連裡整個平衡完了，一切才能落實。我說，好的我知道了。

她問我，你知道什麼了？你知道在等待的關鍵時刻，言行上要怎麼注意？迎著她那雙尖銳的眼睛，我用力點了點頭，再清晰回答一遍：我知、道、了、了。一扭頭，看她已經走掉。

下山前，舒迪再次一本正經地「指示」我：這次她下山去先不會再返回來，假如我的名字定死了，三五天後連裡會派文書上來接我；假如文書沒來呢？——那就說明，我在群眾中

還沒有基礎，誰也無力回天，我只能正確對待，明年再爭取……

不知爲何，在最關鍵的日子裡，我一點兒也不肯往失敗上想，一點兒不想所謂「明年再爭取」的話。也許是孤注一擲的我太沒勇氣了吧。

三五天的時間，對於我，像是一個漫長的世紀。心裡很受罪地懷著一種強烈的負疚感，感到自己一下子對不起所有的人。於是深埋著臉，不敢正眼看人，只要稍稍有了一點兒空閒，就抓緊爲集體做事。

由於來這兒的人員都是經過了篩選的，這時身邊並沒有張宏衛那樣的刺兒頭，大家基本上都跟我處得不錯。然而，心裡就是覺得氣氛不對，覺得有了衆矢之的之嫌；曾幾何時一再伴著我的孤立之感，現在又回來了——孤立和獨立，是這樣的不同，這樣的令人羞慚。

難熬的日子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看清了自己。我與人難交流，精神上始終是一個孤魂，是因爲，在靈魂深處，我懷有著一份固執的自私。

可是，我大想上學了，就是爲了上學，我才這樣的。

我只能這樣……你們大家，能不能原諒我呢？

晚間的沉靜使江水清淩淩的聲音十分突出，獨自蹲在江邊，給食堂裡漂洗籠屉布，望見前方的大船甲板上不斷閃出秦銘的身影，跟他在一起的還有本地的四丫頭。

四丫頭模樣生得俊，人也潑辣大方，這些天裡很起使勁地驃著秦銘。

我不相信秦銘跟四丫頭是真好。

評選結束的當晚，秦銘跑到江邊借了一條小木船，到江裡獨自划了一個多鐘頭。天正黑，江中心水流湍急，他一下沒把好，小船越過了主航道，便把蘇修邊防哨警戒江面的「江兔子」也就是巡邏艇給驚動了，立刻做出行動，貼著水面喂兒喂兒叫著，快速兜著大圈兒蹣跚過來，眼看就要把秦銘連著小船圈走了。秦銘趕緊倉皇跳江，游到了一艘漁船上，讓漁船上的人把小船給鉤回來……

秦銘上岸時，我夾在人們中間，看他落湯雞似的只剩條短褲，瑟瑟地抖著一身濕水費力地往前走，樣子不僅顯得狼狽還顯得弱，一種從根本上遭受了打擊的弱。

然後白天在工地上，我們更像互相商量好了似的，敏感回避著。眼睛一旦碰上了，馬上都跳開。我發現，他神情非常沉悶，他臉上的抑鬱出乎我的預想，顯然那抑鬱裡頭包藏著對我的強烈不滿。我為此不快，但不想同他談話。現在雖然我已經將自己及時勒住，可以很客觀地對待他了，可我仍沒把握，到了他跟前，理智是否能夠占得上風。

森森的江水在眼前流動，水天空濛之間，彷彿有一陣高叫聲在縈回蕩漾，大約又是秦銘下棋下到了險處罷。

——誰叫你總看遠處，不看棋，更不看我？

一旦輸棋時，他常愛這樣抱怨。在下工時，他又愛問我：剛才你在哪兒呢？你心裡老在

想著我嗎？

我老實回答他：在非常累時，就會想的，我想，還有人比我更累。

——秦銘，我相信，以後，我還會老想你的。想你蹲在牆根兒底下，一次次拿橡皮筋給我修理手錶鈕（舒迪借我的一隻老式蘇聯錶），你管這叫「收拾錶耳朵」；想你在江邊洗漱完後，等在回帳蓬去的濕草徑上，給我看你剛用水碗撈到的一條小花魚——將它倒進我的臉盆裡；想你在陽光裡怎樣地笑著看我，在月光下，怎樣發瘋地攪亂我；還有白手絹、上海糖……但是，所有這些，都抵不上我看見你逃離了「江兔子」之後，那副頹唐無助的樣子給我的刺激來得刻骨銘心。

——我深知，我是大大傷了你，欠了你，你是我自私自利的一個沉重代價。

凝望著江水，回想地理老師講過的，任何的江河都是大自然在史前時期一次巨大的撕裂，撕裂的結果，是新的江河、新的疆界的形成。

我看到，撕裂如此真實地發生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倘若命運真的垂顧於我，我將和今天的環境，和身邊的人，突然斷裂開來，未來的生活，將和現在的一切不再連接，現在的一切，只有在想念中回味了——這些對於我，盡管是好事，卻令我在情感上，如此震顛不已。

在夜幕中，拎著水桶，肩搭籠屉布，滯重著腳步緩緩離開寂靜的江邊，忽覺臉上一片濕漉漉的涼，難以相信自己竟然哭了。

文書小盧如期來到蘑菇溝，接我一人回連待命，等候團裡下通知書（馬安順被連裡平衡下去）。

小盧來到的這天，始終見不到秦銘的人影兒。

到晚上，知道秦銘和四丫頭出了事：兩人在一米來深的沙坑裡脫了衣裳亂滾，被林業局的工地保管員拿手電照見轟了回來。

出過醜的四丫頭在帳篷裡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並非很在乎，她叨叨說，有啥嘞，俺兩好，犯了你們誰啦？趕明換個地界行不？俺們樂意！嗨，秦銘說了，保證出不了事，要是出了事，就送到上海去，叫他娘給養著……

聽著四丫頭叨叨，我心想，可以不用跟他辭行了，誰叫他做了這麼不齒的事。

——這是一個太牽強的理由，但總歸，算個理由。

早上，小盧去幫老板套車，帳篷裡空蕩蕩的，人都在工地上。

我最後一回做完帳篷裡各處的衛生，把自己的一些不準備帶走的衣物一份一份分發在每個人的鋪位上。

分發著，心裡邊有種難以言說的淒惶，覺得自己的身體也正在被一點點地分離，打散。

背著挎包鑽出帳篷，忽然發現秦銘正站在帳口。

他穿一身沾著汗鹹的髒工作服，草帽沒有戴，手上頭髮上盡是泥巴，臉是一張沒有絲毫

快樂的委頓的臉，整個人看著顯得勞累、抑鬱。

我低下頭，極力保持鎮定，勉強說，謝謝你，還來送我。

他不說話，乾站在那，腳下像是生了根似的，似乎在拼命壓制著一股強烈的情緒。

我靜靜等他，眼睛注視他身後在陽光中湧動著的樹和風。

忽然發現他咬著嘴唇遲疑地盯著我，低聲問，告訴我，你早就這麼計劃著了，是嗎？

我心裡一抖，滿面羞憤，整個臉紅脹起來。

生怕他再往下問什麼，飛快地掉轉身離開他。彷彿看到他在我後面一張鄙夷的臉。

和小盧坐上馬車，那句問話還在耳邊緊緊追著，響如寒風。

——他是以疑問來鄙夷我？還是他真的抱有疑問？

道旁，樹黑壓壓的，草叢紛亂地跳著。

秦銘，你該蔑視我，鄙夷我，把我往最壞處想吧……然後，忘記我。

但也許，那樣的疑問構成我們之間最後的一線聯繫，打在記憶裡，將會比什麼都要牢固的。

想到聯繫，我扭過頭去，向幽深的山谷最後望一眼。

一團朦朧的霧氣正從山谷裡升起，升到藍盈盈的天幕裡，形成一片高遠縹緲的白雲。

鄧小結看見我眼裡滿是笑意。正想好好說會兒話，大洋馬進來了，上來就尖著嗓子叫，叻，大排長叻，儂怎麼曬成這個樣子了呀？

我說，你別大驚小怪的，江邊太陽毒，你去了，再怎麼防護，也免不了要脫層皮。

張宏衛還是老樣子，白著眼珠走過來，嘴一歪一歪地說，這回你是飛鴿牌兒的了，快要走了，臨走，是不是給咱們這些永久牌兒的積點兒德？你跟指導員遞個話，立刻馬上把司務長給撤了，大伙兒強烈要求：酸菜缸裡又發現老鼠，尾巴耳朵都給泡爛了，撈上來，怪物一個，哪天，這連裡要是出個鼠疫，可就全團聞名啦……

晚上去連部，舒迪沒在，我先翻報紙。一眼看見一條振奮人心的好消息：《中國成功地進行了一次核試驗》！一張很醒目的照片上，巨大的蘑菇雲直沖雲霄。

心裡非常振奮，多麼尖端的科技難關，終於叫那些科學家給攻克了。他們真偉大，他們的人生，多有意義。

舒迪回來了，見我埋頭看報，說，又看得過癮啦，是不是有點兒「洞中才數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覺？我說，不是洞中，是山裡。

心裡很是高興，她已經跟我和解了。

她端詳我的臉，說，你看著像個印地安人，還瘦得厲害，過來叫我量量，還剩多少斤？

她橫著胳膊繃住勁兒，讓我抓緊了，往上使勁一抬，跟著就搖了搖頭。

我說，好了，快告訴我，通知還得幾天下來？

你就這麼急？不想想老戰友還有幾天相處？

她長吸一口氣，雙手按到我肩上，一通搖晃，說，祝賀你，總算成功了。

她按得我好疼，希望她再叫我疼點兒。

可是忽然發現她的臉色什麼時候已經全陰下來。

她離開我，在屋裡慢慢兜圈子。

我問，怎麼了？

知道了很不好的消息：葉丹燒喝了敵敵畏，勉強被搶救過來，人已夠嗆，腸子燒穿了，她家裡人火速趕來，把她接北京去了，估計即使進了反帝醫院（北京老協和醫院），人也得終身落殘；林沂蒙情況也很糟，石灰窯又塌方了，趕上她正在窯內碼著灰石，一下子砸個正著，她忍著傷抓緊救出另一個同伴，自己就慘了，肩胛骨連著脖頸傷得很重，天氣熱，周圍

沒有正式醫院，傷口惡化，造成敗血症，人現在已送到師部醫院急救……

我聽得痛心，眼圈頓時紅起來——怎麼回事啊？我還想這就去她們，跟她們辭行……行了，眼下怎麼著也沒用。還是那句話，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都沉默。

……可是，可是我就奇怪，你怎麼就能完璧歸趙呢？

她扭頭看我——看你以前哆哆嗦嗦一步三晃的，現在倒都頂下來了，筋骨沒斷腿腳靈便，所有零件還都那麼全乎。

我想說，但我心裡有傷，你看不到——話到嘴邊又收住。

舒迪埋頭思忖著，說，其實，犧牲也有各種各樣的。

……我還記得在大寨時，看見道上一個老農民窩丘著身子曬太陽，嘴上叨著片菜幫子，是發了黃的蕎菜幫子。我上去問他，大爺，您怎麼啦？怎麼不吃綠的菜幫子吶？大爺有氣無力說，綠的哪有哇？綠的都給你們吃啦！我才知道，來大寨參觀學習的車子太多了，來人走哪吃哪，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到處是人是車，都吃什麼呢？就吃人家老農民的菜和糧，本來也是極有限的，爲了宣傳，徹底貢獻，哪怕人都餓昏了，餓死了——這算犧牲吧？

那你呢？你這個老標桿兒，不算犧牲呢？

當然算了。我正經算犧牲品，這沒什麼可說的！

……舒迪，你怎麼辦？你對自己今後，怎麼想的？

什麼怎麼想的？你成功了，你就好好地去學，不要替古人擔憂。

說著她又沉悶了，眼神發暗，定定地看著一跳一跳的燈芯子。黃黃的光亮中，她臉上皺紋刀刻般明顯，兩腮上內陷的凹坑更加的深了。

我把眼挪開，凝看她身後的土牆，我心裡默叨：對不起，舒迪，我不能留下來，和你共度歲月；我要走了，要走了，這就和逃跑差不多……

她站起身來，衝著門口說，走，上外頭去溜躑？

水利連整個罩在夜幕中。北國的夏夜極其溫靜，迎面吹來的風裡，有一股沉香氣息，聞起來很舒服。

我們肩膀相摩，一步一步繞著連隊的地界慢慢走。我忍不住頻頻回首四望。一時覺得，所有過去的日子都從黑黝黝的地平線那裡升了起來。

舒迪漸漸與我拉開距離，自己待在後面，一聲不吭地駐足肅立。

我們之間，相隔濃重的夜色，她的表情便看不清楚，但她遠遠站立在那兒的樣子，給我的感覺，像一個極其固定熟悉的背景。

我想，無論未來將會怎樣，這背景，永遠屬於我。此時，我的神經變得格外細敏，身邊的夜像深不見底的海，我在海中漫游似地行走。漸漸地，覺得自己全身在猛烈地發抖，腳下

像在跑著。

——我看見我像風一樣，在自己的生活面前奔跑……

忽然發現，進入了瓜地，似乎聽見舒迪說，你看清楚了嗎？那些瓜，快要全熟了，你要不走，可以大吃一陣子，是真正的朝鮮啞瓜。

我轉身，朝背後看，舒迪不在，早就不在了。

我喊她，回應我的，只是一派茫茫黑海。一種孤單無所依的感覺突然令我慌無所措。

轉天團部招生辦的人把我找去，讓對口學校前來招生的老師面試。

這才知道，我的具體去向，不是大學是中專，天津一家師範學校。

面試我的人，不是想像中的老師模樣，看著像個工人師傅，他有一對大黑眼珠，臉也是黑黑的。他人看上去實在，和善。他說，你就叫我董師傅。董師傅說，他原來是工宣隊的，後來留在學校裡幹政工了。

他一再地打量我，眼睛裡流露著莫大的驚奇。

他叫我孩子，問我，孩子，你們幹什麼活呀？怎麼摔打成這副模樣兒？

我說，我沒有病。他點頭，轉悠著大眼睛，好像一個很可憐我的長輩似的，俯近我，鼻悄悄說，孩子你想家嗎？我告訴你，你能回家啦！

我一笑，控制著猛烈的心跳，把眼光平靜地盯住他制服口袋上一隻金光閃閃的鋼筆。

他問我，你說說，你想學哪一門兒？咱們學校有文科、理科，還有音樂、美術。

我不假思索回答他：我想學數學。

一切忽然間來得極快。通知發下來的第二天便叫上鶴崗火車站集合。團裡給我們這批光榮上學的人包了半節車廂，全部享受半價待遇。

早上六點半，佟連長的哨聲響了，小結跑過來，使勁摟我一下，又帶人上工去。我跟在大家後面，說著送別的話，隨後站住了，獨自停在半路上。

走回來，跟舒迪把箱子捆實，抬到小馬車上控好。

小馬車上到公路不久，舒迪截住一輛去鶴崗運煤的卡車，叫老板兒先趕馬車回連，她跟我搬著箱子換卡車。

卡車空著斗的緣故，顯見十分猛烈，一路風馳電掣，斗內剩餘的煤末子不斷向臉上撲灌，耳朵裡轟轟隆隆非常混亂地叫。

我們把住駕駛樓後邊的槓子，努力站穩，繃著面孔，不說一句話。到了鶴崗車站，她叫我看著行李別動，她去給我辦手續。

這時見到各連陸續也到了人，神氣也都和我們差不多。

守著行李，感到有點兒頭暈，是剛才車子開得太快了，還是精神上有些神不守舍？眼睛癡痴地盯著腳下發黑的土地，我想，確切無疑，是要永遠地走了。

最後一趟抬箱子時，我這邊老是傾斜，幾次打滑出溜，撞到了舒迪的膝蓋。她很不耐煩，猝然說我：你怎麼老抬不好？你說你哪一樣行？自己手續，自己不管！她聲音很大，簡直是斥責，火氣不打一處來——是發什麼邪火哪？

心裡感到虛弱，本能地小心翼翼起來，努力逃避她的眼睛。

暗暗猜測，也許，她今天才忽然明白，長期以來一直在極力敦促、幫助我，做了件什麼事；也許她今天才忽然看清楚，我這個人，本質上最難以救藥的東西是什麼。

……她為此惱怒、憤怒了？她所具有的修養已經不夠再繼續寬讓我了？

總算忙完了，她依舊嚴嚴肅肅繃著臉。此時，我們跟著別人一起站在簡陋的站臺上等候招呼。望見前方兩道彎曲的鐵軌在陽光下亮得扎眼，鐵軌上面的天空迷離深遠。

此時，應該說些什麼，卻極難開口，她似乎越發心緒不寧，似乎還在悶悶地生我的氣。我便想，算了，好多的話，還是不必說出為好。

約莫等候了幾分鐘，忽然聽得身後一個幹部朝這邊喊起來：送人的先都離開這兒，先都回去啦，去上那輛大客，快點兒快點兒，大客要回團啦！

心裡立刻揪緊，看一眼舒迪，奇怪她的神色比剛才更顯得生硬。

她不看我，臉壓得低低地。忽然，呼的一下，她把手上拎著的棉大衣朝我的臉照直砍過來，幾乎是粗魯地說一聲：拿著吧！說完，她撤轉身子往後走。

我愣怔著，接住棉大衣，看她急步走遠，眨眼間就跨上那輛回團的大客車。怎麼回事？舒迪，難道你忘記了，我再也不用不著棉大衣了，而一會兒到了傍晚，你在長途車上，會很冷很冷的。

緊跑幾步追上去，擠進那輛車，發現她在最後一排，就把棉大衣舉起來使勁再砍過去。

……這時，就是在這時，我看到舒迪一張臉已經完全走樣——那張臉掛滿眼淚，急驟的眼淚，使五官變了形，使整個身體劇烈顫索。

驚異中，心被狠狠一刺，不能再看她，快速抽身下車。

大客車笨重地拖著厚厚的泥垢，悶聲吼叫著開走了，一團濃烈的煙塵遮蔽了視線，曾多少次緊緊相握的手，還沒來得及再碰一下……我看不清四面八方了，四面八方忽然變做渾渾一片，只覺得身體陷入深淵。孤寂的深淵，沒有聲音，沒有內容，巨大的空洞包裹我。

舒迪她在哪兒？會在哪兒？

像風一樣，她隱而不見，一去不返，永遠不再是伸手可及……

汽笛鳴叫，火車啓動，分離的溝壑倏忽間越來越大。

這巨輪飛轉氣勢磅礴的鋼鐵之龍，是世界上最熱忱的東西，還是最最冷酷的東西？為何一蹬上它，心會如此悸痛，只剩下灑淚的衝動？

車廂裡，人很滿，歡聲笑語與我隔膜著。側了臉緊挨著一面車窗，盡情地讓淚水潑潑湧

流。

一隻手輕輕拍拍我肩膀，是身邊的女生，她剛剛收住一通歌唱，一勁兒地喝汽水，汽水打到一隻茶缸子裡，上頭寫著「敢叫日月換新天」。

——她叫我也喝點兒，說，你快喝，山海關汽水，八百年沒喝過這汽水了！

看我無動於衷，她納悶地俯近了，問，你是怎麼啦？怎麼有那麼多的眼淚啊？你應該笑笑吧，快睜開眼睛好好看看，咱們這都到哪兒啦？

我不言語，不接她的汽水，心想，不用提醒，我知道現在到哪兒了。

迷夢般的窗外，景物迅速更換，綠色大塊覆蓋。

有一道白山黑水的屏障，總在我的視界內固定著，始終不會移開。

最遙遠的也是最近切的，最虛幻的正是最著實的，情形恰如陣陣撲臉的熱風中，挾著許多麥芒似的微粒。

我知道，對於我，這些微粒遠比麥芒要堅實、頑硬，它們每一粒、每一點，已經深深地烙進腦海，成為今後一生的伴隨。

列車呼嘯不歇。意識間，清晰出一段文字，原是舒迪抄在她那個集錦本子上的；

令我奇怪的是，惟獨這段文字沒有注明來處，好像，它就是特意備我現刻來回味的——

兩扇五米高的大門在我的身後關上了。我哭了。我自己也

不相信，我怎麼會在走出外界的一剎那哭起來。我哭什麼？……

有一種感覺，好像是我把自己的心從最寶貴的，最親愛的東西上，從難友們的身上扯開了似的。大門關上了。我好像是在走入來世似的……釋放，就是死亡的另一種形式。

聯副文叢34

沉雪 第十九屆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評審獎

1998年11月初版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定價：新臺幣200元

著者 李晶、李盈
執行編輯 賴韻如
發行人 劉國瑞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23620308·2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2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1865-4 (平裝)

補遺

——今日的小孫小嬰，總是吃驚於窗外時光的奔馳，這奔馳如風一樣常常吹得她發抖。每得空暇，她喜歡獨守一隅，緊護著自己，花費大量的時間精力，將以往逝去的「愛情的博大」，與現實感受的「絕對的冷漠」（普魯斯特語）相對照，從而衛護住一份自由，充分地回視並且感受自己的存在。

她翻檢老照片，看著少時的自己——那雙眼睛，那張臉，是陌生的，另一個人。她想起一句詩，是這樣說的，「你所認定的事物，注定了你。」她想，假如說，生命中確有某種隸屬於本質的東西，那麼，即使是歲月的流失，也無從改變它。

——她一步、一步，徜徉在過去之中。

這徜徉，無所謂過去、現在；大量的內容，包括疑問，值得她用盡畢生去想。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刪修於天津

一九九七年十月廿六日校正於北京

沉雪 第十九屆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評審獎 /

李晶、李盈著．—初版．

—臺北市：聯經，1998年

面；公分．

ISBN 957-08-1865-4(平裝)

857.7

87013319